崔四唐書

K242.42
2
2:8
BP22/02

舊唐書

後晉 劉昫等撰

第八册

卷六七至卷八四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北京圖書館藏
A399450

舊唐書卷六十七

列傳第十七

李靖 客師 令問 彥芳　李勣 孫敬業

李靖本名藥師，雍州三原人也。祖崇義，後魏殷州刺史、永康公。父詮，隋趙郡守。靖姿貌瓌偉，少有文武材略，每謂所親曰：「大丈夫若遇主逢時，必當立功立事，以取富貴。」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，每與論兵，未嘗不稱善，撫之曰：「可與論孫、吳之術者，惟斯人矣。」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，後歷駕部員外郎。左僕射楊素、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。素嘗拊其牀謂靖曰：「卿終當坐此。」

大業末，累除馬邑郡丞。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，靖察高祖，知有四方之志，因自鎖上變，將詣江都，至長安，道塞不通而止。高祖克京城，執靖將斬之，靖大呼曰：「公起義兵，本爲天下除暴亂，不欲就大事，而以私怨斬壯士乎！」高祖壯其言，太宗又固請，遂捨之。

太宗尋召入幕府。

武德二年，從討王世充，以功授開府。時蕭銑據荊州，遣靖安輯之。輕騎至金州，遇蠻賊數萬，屯聚山谷，廬江王瑗討之，數爲所敗。靖與瑗設謀擊之，多所克獲。既至硤州，阻蕭銑，久不得進。高祖怒其遲留，陰敕硤州都督許紹斬之。紹惜其才，爲之請命，於是獲免。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，率衆寇夔州，趙郡王孝恭與戰，不利。靖率兵八百，襲破其營，後又要險設伏，臨陣斬肇則，俘獲五千餘人。高祖甚悅，謂公卿曰：「朕聞使功不如使過，李靖果展其効。」因降璽書勞曰：「卿竭誠盡力，功効特彰。遠覽至誠，極以嘉賞，勿憂富貴也。」又手敕靖曰：「既往不咎，舊事吾久忘之矣。」

四年，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。高祖從之，授靖行軍總管，兼攝孝恭行軍長史。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，三軍之任，一以委靖。其年八月，集兵於夔州。銑以時屬秋潦，江水泛漲，三峽路險，必謂靖不能進，遂休兵不設備。九月，靖乃率師而進，將下峽，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，靖曰：「兵貴神速，機不可失。今兵始集，銑尚未知，若乘水漲之勢，倏忽至城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此兵家上策。縱彼知我，倉卒徵兵，無以應敵，此必成擒也。」孝恭從之，進兵至夷陵。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，孝恭欲擊之，靖曰：「士弘，銑之健將，士卒驍勇，今新失荊門，盡兵出戰，此是救敗之師，恐不可當也。宜且泊南岸，勿與爭鋒，待其氣

衰，然後奮擊，破之必矣。」孝恭不從，留靖守營，率師與賊合戰。孝恭果敗，奔於南岸。賊委舟大掠〔一〕，人皆負重。靖見其軍亂，縱兵擊破之，獲其舟艦四百餘艘，斬首及溺死將萬人。

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，至江陵，屯營於城下。士弘既敗，銑甚懼，始徵兵於江南，果不能至。孝恭以大軍繼進，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、鄭文秀，俘甲卒四千餘人，更勒兵圍銑城。明日，銑遣使請降，靖卽入據其城，號令嚴肅，軍無私焉。時諸將咸請孝恭云：「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，罪狀既重，請籍沒其家，以賞將士。」靖曰：「王者之師，義存弔伐。百姓既受驅逼，拒戰豈其所願。且犬吠非其主，無容同叛逆之科，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。今新定荆、郢，宜弘寬大，以慰遠近之心，降而籍之，恐非救焚拯溺之義。但恐自此已南城鎭，各堅守不下，非計之善。」於是遂止。江、漢之域，聞之莫不爭下。以功授上柱國，封永康縣公，賜物二千五百段。詔命檢校荆州刺史，承制拜授。乃度嶺至桂州，遣人分道招撫，其大首領馮盎、李光度、甯眞長等皆遣子弟來謁，靖承制授其官爵。凡所懷輯九十六州，戶六十餘萬。優詔勞勉，授嶺南道撫慰大使，檢校桂州總管。

六年〔二〕，輔公祏於丹陽反，詔孝恭爲元帥，靖爲副以討之，李勣、任瓌、張鎭州、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。師次舒州，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，陳正通、徐紹宗領步

騎二萬屯青林山，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，築却月城，延袤十餘里，與惠亮爲掎角之勢。孝恭集諸將會議，皆云：「惠亮、正通並握強兵，爲不戰之計，城柵既固，卒不可攻。請直指丹陽，掩其巢穴，丹陽既破，惠亮自降。」孝恭欲從其議。靖曰：「公祏精銳，雖在水陸二軍，然其自統之兵，亦皆勁勇。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，公祏既保石頭，豈應易拔？若我師至丹陽，留停旬月，進則公祏未平，退則惠亮爲患，此便腹背受敵，恐非萬全之計。惠亮、正通皆是百戰餘賊，必不憚於野戰，止爲公祏立計，令其持重，但欲不戰以老我師。今若攻其城柵，乃是出其不意，滅賊之機，唯在此舉。」孝恭然之。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，苦戰破之，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，惠亮奔走。靖率輕兵先至丹陽，公祏大懼。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形援，公祏擁兵東走，以趨遊仙，至吳郡，與惠亮、正通並相次擒獲，江南悉平。於是置東南道行臺，拜靖行臺兵部尚書，賜物千段、奴婢百口、馬百匹。其年，行臺廢，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丹陽連罹兵寇，百姓凋弊，靖鎮撫之，吳、楚以安。

八年，突厥寇太原，以靖爲行軍總管，統江淮兵一萬，與張瑾屯太谷。時諸軍不利，靖衆獨全。尋檢校安州大都督。高祖每云：「李靖是蕭銑、輔公祏膏肓，古之名將韓、白、衞、霍，豈能及也！」九年，突厥莫賀咄設寇邊，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。頡利可汗入涇陽，靖率兵倍道趨豳州，邀賊歸路，既而與虜和親而罷。

太宗嗣位，拜刑部尚書，并錄前後功，賜實封四百戶。貞觀二年，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。三年，轉兵部尚書。突厥諸部離叛，朝廷將圖進取，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，率驍騎三千，自馬邑出其不意，直趨惡陽嶺以逼之。頡利可汗不虞於靖〔三〕，見官軍奄至，於是大懼，相謂曰：「唐兵若不傾國而來，靖豈敢孤軍而至。」一日數驚。靖候知之，潛令間諜離其心腹，其所親康蘇密來降。四年，靖進擊定襄，破之，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，送于京師，可汗僅以身遁。以功進封代國公，賜物六百段及名馬、寶器焉。太宗嘗謂曰：「昔李陵提步卒五千，不免身降匈奴，尚得書名竹帛。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，克復定襄，威振北狄，古今所未有，足報往年渭水之役。」

自破定襄後，頡利可汗大懼，退保鐵山，遣使入朝謝罪，請舉國內附。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，往迎頡利。頡利雖外請朝謁，而潛懷猶豫。其年二月，太宗遣鴻臚卿唐儉、將軍安修仁慰諭，靖揣知其意，謂將軍張公謹曰：「詔使到彼，虜必自寬。遂選精騎一萬，齎二十日糧，引兵自白道襲之。」公謹曰：「詔許其降，行人在彼，未宜討擊。」靖曰：「此兵機也，時不可失，韓信所以破齊也。如唐儉等輩，何足可惜。」督軍疾進，師至陰山，遇其斥候千餘帳，皆俘以隨軍。頡利見使者大悅，不虞官兵至也。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，虜始覺。頡利畏威先走，部衆因而潰散。靖斬萬餘級，俘男女十餘萬，殺其妻隋義成公主。頡利乘千里馬

將走投吐谷渾，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。俄而突利可汗來奔，遂復定襄、常安之地，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。

太宗初聞靖破頡利，大悅，謂侍臣曰：「朕聞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往者國家草創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稱臣於突厥，朕未嘗不痛心疾首，志滅匈奴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今者暫動偏師，無往不捷，單于款塞，恥其雪乎！」於是大赦天下，酺五日。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，譖靖軍無綱紀，致令虜中奇寶，散於亂兵之手。太宗大加責讓，靖頓首謝。久之，太宗謂曰：「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，有功不賞，以罪致戮。朕則不然，當赦公之罪，錄公之勳。」詔加左光祿大夫，賜絹千匹，眞食邑通前五百戶。未幾，太宗謂靖曰：「前有人讒公，今朕意已悟，公勿以爲懷。」賜絹二千匹，拜尙書右僕射。靖性沉厚，每與時宰參議，恂恂然似不能言。

八年，詔爲畿內道大使，伺察風俗。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，言甚懇至。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：「朕觀自古已來，身居富貴，能知止足者甚少。不問愚智，莫能自知，才雖不堪，強欲居職，縱有疾病，猶自勉強。公能識達大體，深足可嘉，朕今非直成公雅志，欲以公爲一代楷模。」乃下優詔，加授特進，聽在第攝養，賜物千段、尙乘馬兩匹，祿賜、國官府佐並依舊給，患若小瘳，每三兩日至門下、中書平章政事。九年正月，賜靖靈壽杖，助

足疾也。

未幾，吐谷渾寇邊，太宗顧謂侍臣曰：「得李靖爲帥，豈非善也！」靖乃見房玄齡曰：「靖雖年老，固堪一行。」太宗大悅，卽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，統兵部尚書侯君集、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、涼州都督李大亮、右衞將軍李道彥、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總管征之〔四〕。九年，軍次伏俟城，吐谷渾燒去野草，以餧我師，退保大非川。諸將咸言春草未生，馬已羸瘦，不可赴敵。唯靖決計而進，深入敵境，遂踰積石山。前後戰數十合，殺傷甚衆，大破其國。吐谷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，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。初，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總管，以後軍期，靖薄責之，甑生因有憾於靖。及是，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。太宗命法官按其事，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。靖乃闔門自守，杜絕賓客，雖親戚不得妄進。

十一年，改封衞國公，授濮州刺史，仍令代襲，例竟不行。十四年，靖妻卒，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衞、霍故事，築闕象突厥內鐵山、吐谷渾內積石山形，以旌殊績。十七年，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。十八年，帝幸其第問疾，仍賜絹五百匹，進位衞國公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太宗將伐遼東，召靖入閣，賜坐御前，謂曰：「公南平吳會，北清沙漠，西定慕容，唯東有高麗未服，公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臣往者憑藉天威，薄展微効，今殘年朽骨，唯擬此行。陛下若不棄，老臣病期廖矣。」太宗愍其羸老，不許。二十三年，薨于家，年七十

九。冊贈司徒、并州都督，給班劍四十人、羽葆鼓吹，陪葬昭陵，謚曰景武。

子德謇嗣，官至將作少匠。

靖弟客師，貞觀中，官至右武衛將軍，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。永徽初，以年老致仕。性好馳獵，四時從禽，無暫止息。有別業在昆明池南，自京城之外，西際灃水，鳥獸皆識之，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，野人謂之「鳥賊」。總章中卒，年九十餘。

客師孫令問，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欵狎，及即位，以協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。先天中，預誅竇懷貞等功，封宋國公，實封五百戶。令問固辭實封，詔不許。開元中，轉殿中監、左散騎常侍，知尚食事。令問雖特承恩寵，未嘗干預時政，深爲物論所稱。然厚於自奉，食饌豐侈，廣畜芻豢，躬臨宰殺。時方奉佛，其篤信之士或譏之，令問曰：「此物畜生，與果菜何異，胡爲強生分別，不亦遠於道乎？」略不以恩眄自恃，閒適郊野，從禽自娛。十五年，涼州都督王君㚟奏迴紇部落叛，令問坐與連姻，左授撫州別駕，尋卒。

大和中，令問孫彥芳任鳳翔府司錄參軍，詣闕進高祖、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、敕書、手詔等十餘卷，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，文宗寶惜不能釋手。其佩筆尚堪書，金裝木匣，製

作精巧。帝並留禁中，令書工模寫本還之，賜芳絹二百匹、衣服、靴、笏以酬之。

李勣，曹州離狐人也。隋末，徙居滑州之衛南。本姓徐氏，名世勣，永徽中，以犯太宗諱，單名勣焉。家多僮僕，積粟數千鍾，與其父蓋皆好惠施，拯濟貧乏，不問親疏。大業末，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，勣往從之，時年十七，謂讓曰：「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，人多相識，不宜自相侵掠。且宋、鄭兩郡，地管御河，商旅往還，船乘不絕，就彼邀截，足以自相資助。」讓然之，於是劫公私船取物，兵衆大振。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，勣與頻戰，竟斬須陁於陣。

初，李密亡命在雍丘，浚儀人王伯當匿於野，伯當共勣說翟讓奉密爲主。隋令王世充討密，勣以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，密拜勣爲東海郡公。時河南、山東大水，死者將半，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，開倉賑給。時政教已紊，倉司不時賑給，死者日數萬人。勣言於密曰：「天下大亂，本是爲飢，今若得黎陽一倉，大事濟矣。」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，即日克之，開倉恣食，一旬之間，勝兵二十萬餘。經歲餘，宇文化及於江都弒逆，擁兵北上，直指東郡。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，赦密之罪，拜爲太尉，封魏國公，授勣右武候大將軍，

命討化及。密遣勣守倉城，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；化及設攻具，四面攻倉，阻壍不得至城下，勣於壍中爲地道出兵擊之，大敗而去。

武德二年，密爲王世充所破，擁衆歸朝。其舊境東至于海，南至于江，西至汝州，北至魏郡，勣並據之，未有所屬，謂長史郭孝恪曰：「魏公既歸大唐，今此人衆土地，魏公所有也。吾若上表獻之，卽是利主之敗，自爲己功，以邀富貴，吾所恥也。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，總啓魏公，聽公自獻，此則魏公之功也。」乃遣使啓密。使人初至，高祖聞其無表，惟有啓與密，甚怪之。使者以勣意聞奏，高祖大喜曰：「徐世勣感德推功，實純臣也。」詔授黎陽總管、上柱國、萊國公。尋加右武候大將軍，改封曹國公，賜姓李氏，賜良田五十頃，甲第一區。封其父蓋爲濟陰王，蓋固辭王爵，乃封舒國公，授散騎常侍、陵州刺史。令勣總統河南、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。及李密反叛伏誅，高祖以勣舊經事密，遣使報其反狀。勣表請收葬，詔許之。勣服衰絰，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，墳高七仞，釋服而散，朝野義之。

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，復進軍攻勣，力屈降之。建德收其父，從軍爲質，令勣復守黎陽。三年，自拔歸京師。四年，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，累戰大捷。又東略地至武牢，僞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，勣夜潛兵應接，克之，擒其僞刺史荊王行本。又從太宗平竇建德，

降王世充，振旅而還。論功行賞，太宗爲上將，勣爲下將，與太宗俱服金甲，乘戎輅，告捷于太廟。其父自洺州與裴矩入朝，高祖見之大喜，復其官爵。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、徐圓朗，累遷左監門大將軍。圓朗重據兗州反，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，尋獲圓朗，斬首以獻，兗州平。

七年，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，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，勣領步卒一萬渡淮，拔其壽陽，至硤石。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，又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，鎖連大艦以斷江路，仍於江西結壘，分守水陸，以禦王師。勣攻其壘，尋克之。惠亮單艇而遁。勣乘勝逼，正通大潰，以十餘騎奔於丹陽。公祏棄城夜遁，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，江南悉定。

八年，突厥寇并州，命勣爲行軍總管，擊之於太谷，走之。太宗卽位，拜并州都督，賜實封九百戶。貞觀三年，爲通漢道行軍總管〔三〕，至雲中，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，大戰於白道。突厥敗，屯營於磧口，遣使請和。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。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，相與議曰：「頡利雖敗，人衆尚多，若走渡磧，保於九姓，道遙阻深，追則難及。今詔使唐儉至彼，其必弛備，我等隨後襲之，此不戰而平賊矣。」靖扼腕喜曰：「公之此言，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。」於是定計。靖將兵逼夜而發，勣勒兵繼進。靖軍既至，賊營大潰，頡利與萬

餘人欲走渡磧。勣屯軍於磧口，頡利至，不得渡磧，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，虜五萬餘口而還。

時高宗爲晉王，遙領幷州大都督，授勣光祿大夫，行幷州大都督府長史。父憂解，尋起復舊職。十一年，改封英國公，代襲蘄州刺史，時並不就國，復以本官遙領太子左衞率。勣在幷州凡十六年，令行禁止，號爲稱職。太宗謂侍臣曰：「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，安撫邊境，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，情識之惑，一至於此。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幷州，遂使突厥畏威遁走，塞垣安靜，豈不勝遠築長城耶？」

十五年，徵拜兵部尚書，未赴京，會薛延陁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。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，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，擊大破之，斬其名王一人，俘獲首領，虜五萬餘計，以功封一子爲縣公。勣時遇暴疾，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，太宗乃自翦鬚，爲其和藥。勣頓首見血，泣以懇謝，帝曰：「吾爲社稷計耳，不煩深謝。」

十七年，高宗爲皇太子，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衞率，加位特進，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太宗謂曰：「我兒新登儲貳，卿舊長史，今以宮事相委，故有此授。雖屈階資，可勿怪也。」太宗又嘗閒宴，顧勣曰：「朕將屬以幼孤，思之無越卿者。公往不遺於李密，今豈負於朕哉！」勣雪涕致辭，因噬指流血。俄而沉醉，乃解御服覆之，其見委信如此。

十八年，太宗將親征高麗，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攻破蓋牟、遼東、白崖等數城，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，以功封一子爲郡公。二十年，延陁部落擾亂，詔勣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。至烏德鞬山，大戰，破之。其大首領梯眞達官率衆來降，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，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，送於京師，磧北悉定。

二十二年，轉太常卿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；旬日，復除太子詹事。二十三年，太宗寢疾，謂高宗曰：「汝於李勣無恩，我今將責出之。我死後，汝當授以僕射，卽荷汝恩，必致其死力。」乃出爲疊州都督。高宗卽位，其月，召拜洛州刺史，尋加開府儀同三司，令同中書門下，參掌機密。是歲，册拜尚書左僕射。永徽元年，抗表求解僕射，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。四年，册拜司空。初，貞觀中，太宗以勳庸特著，嘗圖其形於凌煙閣，至是，帝又命寫形焉，仍親爲之序。顯慶三年，從幸東都，在路遇疾，帝親臨問。麟德初，東封泰山，詔勣爲封禪大使，乃從駕。次滑州，其姊早寡，居勣舊閭，皇后親自臨問，賜以衣服，仍封爲東平郡君。勣又墜馬傷足，上親降問，以所乘賜之。

乾封元年，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男建所逐〔六〕，保於國內城，遣子獻誠詣闕乞師。總章元年，命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，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綠水。賊遣其弟來拒戰，勣縱兵擊敗之，追奔二百里，至於平壤城。男建閉門不敢出，賊中諸城駭懼，多拔人衆遁走，降款者

相繼。勣又引兵圍平壤，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、郝處俊、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，掎角圍之。經月餘，克其城，虜其王高藏及男建、男產，裂其諸城，並爲州縣，振旅而旋。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，禮畢，備軍容入京城，獻太廟。

二年，加太子太師，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。其年寢疾，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衞正卿，使得視疾。尋薨，年七十六。帝爲之舉哀，輟朝七日，贈太尉、揚州大都督，謚曰貞武，給東園秘器，陪葬昭陵，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。及葬日，帝幸未央古城，登樓臨送，望柳車慟哭，并爲設祭。皇太子亦從駕臨送，哀慟悲感左右。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，所築墳一準衞、霍故事，象陰山、鐵山及烏德鞬山，以旌破突厥、薛延陁之功。光宅元年，詔勣配享高宗廟庭。

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，皆散之於將士。初得黎陽倉，就食者數十萬人〔七〕。魏徵、高季輔、杜正倫、郭孝恪皆客遊其所，一見於衆人中，即加禮敬，引之臥內，談謔忘倦，及平武牢，獲僞鄭州長史戴胄，知其行能，尋釋放，竟推薦，咸至顯達，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。又，初平王世充，獲其故人單雄信，依例處死，勣表稱其武藝絕倫，若收之於合死之中，必大感恩，堪爲國家盡命，請以官爵贖之。高祖不許。臨將就戮，勣對之號慟，割股肉以啖之，曰：「生死永訣，此肉同歸於土矣。」仍收養其子。每行軍用師，頗任籌算，臨敵應變，動合事機。

與人圖計，識其臧否，聞其片善，扼腕而從，事捷之日，多推功於下，以是人皆爲用，所向多克捷。洎勣之死，聞者莫不悽愴。

與弟弼特存友愛，閨門之內，肅若嚴君。自遇疾，高宗及皇太子送藥，卽取服之；家中召醫巫，皆不許入門。子弟固以藥進，勣謂曰：「我山東一田夫耳，攀附明主，濫居富貴，位極三台，年將八十，豈非命乎？修短必是有期，寧容浪就醫人求活！」竟拒而不進。忽謂弼曰：「我似得小差，可置酒以申宴樂。」於是堂上奏女妓，簷下列子孫。宴罷，謂弼曰：「我自量必死，欲與汝一別耳。恐汝悲哭，誑言似差可，未須啼泣，聽我約束。我見房玄齡、杜如晦、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，亦望垂裕後昆，並遭癡兒破家蕩盡。我有如許豚犬，將以付汝，汝可防察，有操行不倫、交遊非類，急卽打殺，然後奏知。又見人多埋金玉，亦不須爾。惟以布裝露車，載我棺柩，棺中斂以常服，惟加朝服一副，死倘有知，望著此奉見先帝。明器惟作馬五六匹，下帳用幔皁爲頂，白紗爲裙，其中著十箇木人，示依古禮芻靈之義，此外一物不用。姬媼已下，有兒女而願住自養者聽之，餘並放出。事畢，汝卽移入我堂，撫恤小弱。違我言者，同於戮屍。」此後略不復語，弼等遵行遺言。

勣少弟感，幼有志操。李密之敗也，陷於王世充，世充逼令以書召勣，感曰：「家兄立身，不虧名節，今已事主，君臣分定，決不以感造次改圖。」卒不肯，世充怒，遂害焉，時

年十五。

勣長子震，顯慶初官至梓州刺史，先勣卒。

勣孫敬業。高宗崩，則天太后臨朝，既而廢帝爲廬陵王，立相王爲皇帝，而政由天后，諸武皆當權任，人情憤怨。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，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，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，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，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累左遷，俱在揚州。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温謀，據揚州。嗣聖元年七月，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，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，云「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」，璋乃收敬之繫獄。居數日，敬業矯制殺敬之，自稱揚州司馬，詐言「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，奉密詔募兵進討」。是日開府庫，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及丁役、工匠，得數百人，皆授之以甲。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，敬業斬之以徇。遂據揚州，鳩聚民衆，以匡復廬陵爲辭。乃開三府：一曰匡復府，二曰英公府，三曰揚州大都督府。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，領揚州大都督，以杜求仁、唐之奇、駱賓王爲府屬，餘皆僞署職位。旬日之間，勝兵有十餘萬。仍移檄諸郡縣曰：

僞臨朝武氏者，人非温順，地實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陳，嘗以更衣入侍，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，密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庭之嬖。入門見嫉，蛾眉不肯讓人；掩袖工讒，狐媚

偏能惑主。踐元后於翬翟，陷吾君於聚麀。加以虺蜴爲心，豺狼成性，近狎邪僻，殘害忠良，殺姊屠兄，弑君鴆母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猶復包藏禍心，窺竊神器。君之愛子，幽之於別宮；賊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嗚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鷰啄皇孫，知漢祚之將盡；龍漦帝后，識夏廷之遽衰。

敬業，皇唐舊臣，公侯冢胤，奉先君之成業，荷本朝之舊恩。宋微子之興悲，良有以也；袁君山之流涕，豈徒然哉！是用氣憤風雲，志安社稷，因天下之失望，順宇內之推心，爰舉義旗，誓清妖孽。南連百越，北盡三河，鐵騎成羣，玉軸相接。海陵紅粟，倉儲之積靡窮；江浦黃旗，匡復之功何遠。班聲動而北風起，劍氣衝而南斗平。喑嗚則山嶽崩頹，叱咤則風雲變色。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？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？

公等或家傳漢爵，或地協周親，或膺重寄於爪牙，或受顧命於宣室。言猶在耳，忠豈忘心？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何託？倘能轉禍爲福，送往事居，共立勤王之師，無廢舊君之命，凡諸爵賞，同裂山河〔八〕。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！

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，追削敬業祖、父官爵，剖墳斲棺，復本姓徐氏。

初，敬業兵集，圖其所向，薛璋曰：「金陵王氣猶在，大江設險，可以自固。且取常、潤等

州，以爲霸基，然後治兵北渡。」魏思温曰：「兵貴神速，但宜早渡淮而北，招合山東豪傑，乘其未集，直取東都，據關決戰，此上策也。」敬業不從。十月，率衆渡江，攻拔潤州，殺刺史李思文。先是，太子賢爲天后所廢，死於巴州，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，置於城中，奉之爲主，云賢本不死。孝逸軍渡淮，至楚州，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，屯兵高郵以拒之。頻戰大敗，孝逸乘勝追躡。敬業奔至揚州，與唐之奇、杜求仁等乘小舸，將入海投高麗。追兵及，皆捕獲之。初，敬業傳檄至京師，則天讀之微哂，至「一抔之土未乾」，遽問侍臣曰：「此語誰爲之？」或對曰：「駱賓王之辭也。」則天曰：「宰相之過，安失此人？」

中宗返正，詔曰：「故司空勣，往因敬業，毀廢墳塋。朕追想元勳，永懷佐命。昔竇憲干紀，無累安豐之祠；霍禹亂常，猶全博陸之祀。罪不相及，國之通典。宜特垂恩禮，令所司速爲起墳，所有官爵，並宜追復。」勣諸子孫坐敬業誅殺，靡有遺胤，偶脫禍者，皆竄迹胡越。貞元十七年，吐蕃陷麟州，驅掠民畜而去。至鹽州西橫槽烽，蕃將號徐舍人者，環集漢俘於呼延州，謂僧延素曰：「師勿甚懼，予本漢人，司空、英國公五代孫也〔九〕。屬武太后斲喪王室，吾祖建義不果，子孫流落絕域，今三代矣。雖代居職任，掌握兵要，然思本之心，無忘於國。但族屬已多，無由自拔耳。此地蕃漢交境，放師還鄉。」數千百人，解縛而遣之。

史臣曰：近代稱爲名將者，英、衞二公，誠煙閣之最。英公振彭、黥之迹，自拔草莽，常能以義藩身，與物無忤，遂得功名始終。賢哉垂命之誡！敬業不蹈貽謀，至於覆族，悲夫！衞公將家子，綽有渭陽之風。臨戎出師，凜然威斷。位重能避，功成益謙。銘之鼎鍾，何慚耿、鄧。美哉！

贊曰：功以懋賞，震主則危。辭祿避位，除猜破疑。功定華夷，志懷忠義。白首平戎，賢哉英、衞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賊委舟大掠　「委」字各本原無，據通典卷一五八、冊府卷三六五補。

〔二〕六年　「六年」上各本原有「十」字，據本書卷一高祖紀、通鑑卷一九〇刪。

〔三〕頡利可汗不虞於靖　「頡利」，各本原作「突利」，據本卷下文及通鑑卷一九三改。

〔四〕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……五總管征之　「侯君集刑部尚書」，各本原無，又「五總管」，各本原作「三總管」，據通典卷一五五、御覽卷二八九、新書卷九三李靖傳、通鑑卷一九四補正。

〔五〕爲通漢道行軍總管　「通漢道」，各本原作「通漠道」，本書卷二太宗紀、卷一九四上突厥傳、冊府卷三五七、通鑑卷一九三均作「通漢道」，岑仲勉突厥集史認爲應作「通漢道」（因通漢鎮得名），據改。

〔六〕男生　各本原作「男產」，與後文「虜其王高藏及男建、男產」有矛盾，據本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、冊府卷九八六、通鑑卷二〇一改。

〔七〕就食者數十萬人　「食」字各本原作「倉」，據冊府卷八四三改。

〔八〕同裂山河　英華卷六四六、唐文粹卷三〇上此句下尚有「若其眷戀窮城，徘徊歧路，坐昧先幾之兆，必貽後至之誅」四句。

〔九〕予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　「人司空英國公」，各本原無，據本書卷一九六下吐蕃傳、唐會要卷九七補；惟唐會要無「國」字。

舊唐書卷六十八

列傳第十八

尉遲敬德　秦叔寶　程知節　段志玄　張公謹 子大素 大安

尉遲敬德，朔州善陽人。大業末，從軍於高陽，討捕羣賊，以武勇稱，累授朝散大夫。劉武周起，以爲偏將，與宋金剛南侵，陷晉、澮二州。敬德深入至夏縣，應接呂崇茂，襲破永安王孝基，執獨孤懷恩、唐儉等。武德三年，太宗討武周於柏壁，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。金剛戰敗，奔於突厥，敬德收其餘衆，城守介休。太宗遣任城王道宗、宇文士及往諭之，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。太宗大悅，賜以曲宴，引爲右一府統軍，從擊王世充於東都。

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，諸將疑敬德必叛，囚於軍中。行臺左僕射屈突通、尚書殷開山咸言：「敬德初歸國家，情志未附。此人勇健非常，縶之又久，既被猜貳，怨望必生。

留之恐貽後悔，請卽殺之。」太宗曰：「寡人所見，有異於此。敬德若懷翻背之計，豈在尋相之後耶？」遽命釋之，引入臥內，賜以金寶，謂曰：「丈夫以意氣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，公宜體之。必應欲去，今以此物相資，表一時共事之情也。」是日，因從獵於楡窠，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。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，敬德躍馬大呼，橫刺雄信墜馬。賊徒稍卻，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，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，數合，其衆大潰，擒僞將陳智略，獲排矟兵六千人。太宗謂敬德曰：「比衆人證公必叛，天誘我意，獨保明之，福善有徵，何相報之速也。」特賜金銀一篋，此後恩眄日隆。

敬德善解避矟，每單騎入賊陣，賊矟攢刺，終不能傷，又能奪取賊矟，還以刺之。是日，出入重圍，往返無礙。齊王元吉亦善馬矟，聞而輕之，欲親自試，命去矟刃以竿相刺。敬德曰：「縱使加刃，終不能傷，請勿除之，敬德矟謹當卻刃。」元吉竟不能中。太宗問曰：「奪矟、避矟，何者難易？」對曰：「奪矟難。」乃命敬德奪元吉矟。元吉執矟躍馬，志在刺之，敬德俄頃三奪其矟。元吉素驍勇，雖相歎異，甚以爲恥。

及竇建德營於板渚，太宗將挑戰，先伏李勣、程知節、秦叔寶等兵。太宗持弓矢，敬德執矟，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。賊衆大驚擾，出兵數千騎，太宗逡巡漸卻，前後射殺數人，敬德所殺亦十數人，遂引賊以入伏內。於是與勣等奮擊，大破之。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於

建德軍中，乘隋煬帝所御驄馬，鎧甲甚鮮，迴出軍前以誇衆。太宗曰：「彼之所乘，眞良馬也。」敬德請往取之，乃與高甑生、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，擒琬，引其馬以歸，賊衆無敢當者。

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，黑闥軍來襲李世勣，太宗勒兵掩賊後以救之。既而黑闥衆至，其軍四合，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，大破賊陣，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。又從破徐圓朗，累有戰功，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。

隱太子、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，密致書以招敬德曰：「願迂長者之眷，敦布衣之交，幸副所望也。」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。敬德辭曰：「敬德起自幽賤，逢遇隋亡，天下土崩，竄身無所，久淪逆地，罪不容誅。實荷秦王惠以生命，今又隸名藩邸，唯當以身報恩。於殿下無功，不敢謬當重賜。若私許殿下，便是二心，徇利忘忠，殿下亦何所用？」建成怒，是後遂絕。敬德尋以啓聞，太宗曰：「公之素心，鬱如山嶽，積金至斗，知公情不可移。送來但取，寧須慮也。若不然，恐公身不安。且知彼陰計，足爲良策。」元吉等深忌敬德，令壯士往刺之。敬德知其計，乃重門洞開，安臥不動，賊頻至其庭，終不敢入。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，下詔獄訊驗，將殺之，太宗固諫得釋。

會突厥侵擾烏城，建成舉元吉爲將，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，將加屠害。敬德聞其謀，與長孫無忌遽啓太宗曰：「大王若不速正之，則恐被其所害，社稷危矣。」太宗歎曰：「今

二宮離阻骨肉，滅棄君親，危亡之機，共所知委。寡人雖深被猜忌，禍在須臾，然同氣之情，終所未忍。欲待其先起，然後以義討之，公意以爲何如？」敬德曰：「人情畏死，衆人以死奉王，此天授也。若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雖存仁愛之小情，忘社稷之大計，禍至而不恐，將亡而自安，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，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，非所聞也。以臣愚誠，請先誅之。王若不從敬德言，請奔逃亡命，不能交手受戮。且因敗成功，明賢之高見；轉禍爲福，智士之先機。敬德今若逃亡，無忌亦欲同去。」太宗猶豫未決，無忌曰：「王今不從敬德之言，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。事今敗矣，其若之何？」太宗曰：「寡人所言，未可全棄，公更圖之。」敬德曰：「王今處事有疑，非智；臨難不決，非勇。王縱不從敬德言，請自決計，其如家國何？其如身命何？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，今悉入宮，控弦被甲，事勢已就，王何得辭！」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，然後計定。

時房玄齡、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，不得復入。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，玄齡等報曰：「有敕不許更事王，今若私謁，必至誅滅，不敢奉命。」太宗大怒，謂敬德曰：「玄齡、如晦豈背我耶？」取所佩刀授敬德曰：「公且往，觀其無來心，可並斬其首持來也。」敬德又與無忌喻曰：「王已決計剋日平賊，公宜卽入籌之。我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。」於是玄齡、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，敬德別道亦至。

六月四日，建成既死，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，元吉走馬東奔，左右射之墜馬。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，橫被所繣，墜不能興。元吉遽來奪弓，垂欲相扼，敬德躍馬叱之，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，敬德奔逐射殺之。其宮府諸將薛萬徹、謝叔方、馮立等率兵大至，屯於玄武門，殺屯營將軍。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以示之，宮府兵遂散。是時，高祖泛舟於海池。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。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高祖所。高祖大驚，問曰：「今日作亂是誰？卿來此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秦王以太子、齊王作亂，舉兵誅之，恐陛下驚動，遣臣來宿衛。」高祖意乃安。南衙、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，敬德奏請降手敕，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，於是內外遂定。高祖勞敬德曰：「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。」賜珍物甚衆。太宗升春宮，授太子左衛率。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，並合從坐籍沒，唯敬德執不聽，曰：「爲罪者二凶，今已誅訖，若更及支黨，非取安之策。」由是獲免。及論功，敬德與長孫無忌爲第一，各賜絹萬匹，齊王府財幣器物，封其全邸，盡賜敬德。

貞觀元年，拜右武候大將軍，賜爵吳國公，與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。會突厥來寇，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。賊至涇陽，敬德輕騎與之挑戰，殺其名將，賊遂敗。敬德好訐直，負其功，每見無忌、玄齡、如晦等短長，必面折廷辯，由是與執政不平。三年，出爲襄州都督。八年，累遷同州刺史。嘗侍宴慶善宮，時有班在其上者，

敬德怒曰：「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？」任城王道宗次其下，因解喻之。敬德勃然，拳毆道宗目，幾至眇。太宗不懌而罷，謂敬德曰：「朕覽漢史，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，意常尤之。及居大位以來，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孫無絕。然卿居官輒犯憲法，方知韓、彭夷戮，非漢祖之愆。國家大事，唯賞與罰，非分之恩，不可數行，勉自修飭，無貽後悔也。」十一年，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，册拜敬德宣州刺史，改封鄂國公，後歷鄜、夏二州都督。十七年，抗表乞骸骨，授開府儀同三司，令朝朔望。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。

及太宗將征高麗，敬德奏言：「車駕若自往遼左，皇太子又在定州，東西二京，府庫所在，雖有鎮守，終是空虛。遼東路遙，恐有玄感之變。且邊隅小國，不足親勞萬乘，伏請委之良將，自可應時摧滅。」太宗不納，令以本官行太常卿，爲左一馬軍總管，從破高麗於駐蹕山。軍還，依舊致仕。

敬德末年篤信仙方，飛鍊金石，服食雲母粉，穿築池臺，崇飾羅綺，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，不與外人交通，凡十六年。顯慶三年，高宗以敬德功，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。其年薨，年七十四。高宗爲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，册贈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謚曰忠武，賜東園祕器，陪葬於昭陵。

子寶琳嗣，官至衛尉卿。

秦叔寶名瓊，齊州歷城人。大業中，爲隋將來護兒帳內。叔寶喪母，護兒遣使弔之，軍吏怪曰：「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，將軍未嘗降問，獨弔叔寶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此人勇悍，加有志節，必當自取富貴，豈得以卑賤處之。」

隋末羣盜起，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。賊衆十餘萬，須陁所統纔萬人，力勢不敵，去賊六七里立柵，相持十餘日，糧盡將退，謂諸將士曰：「賊見兵卻，必輕來追我。其衆既出，營內卽虛，若以千人襲營，可有大利。此誠危險，誰能去者？」人皆莫對，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。於是須陁委柵遁，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。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，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，柵門閉不得入，二人超升其樓，拔賊旗幟，各殺數人，營中大亂。叔寶、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，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，煙焰漲天。明月奔還，須陁又迴軍奮擊，大破賊衆。明月以數百騎遁去，餘皆虜之。由是勇氣聞於遠近。

又擊孫宣雅於海曲，先登破之。以前後累勳授建節尉。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，軍敗，須陁死之，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。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，密得叔寶大喜，以爲帳內驃騎，待之甚厚。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，爲流矢所中，墮馬悶絕。左右奔散，追兵且至，唯

叔寶獨捍衛之，密遂獲免。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，化及乃退。後密敗，又爲王世充所得，署龍驤大將軍。叔寶薄世充之多詐，因其出抗官軍，至於九曲，與程齩金、吳黑闥、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，下馬拜世充曰：「雖蒙殊禮，不能仰事，請從此辭。」世充不敢逼，於是來降。

高祖令事秦府，太宗素聞其勇，厚加禮遇。從鎮長春宮，拜馬軍總管。又從征於美良川，破尉遲敬德，功最居多。高祖遣使賜以金瓶，勞之曰：「卿不顧妻子，遠來投我，又立功効。朕肉可爲卿用者，當割以賜卿，況子女玉帛乎？卿當勉之。」尋授秦王右三統軍。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。錄前後勳，賜黃金百斤、雜綵六千段，授上柱國。從討王世充，每爲前鋒。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，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。世充平，進封翼國公，賜黃金百斤、帛七千段。從平劉黑闥，賞物千段。

叔寶每從太宗征伐，敵中有驍將銳卒，炫燿人馬，出入來去者，太宗頗怒之，輒命叔寶往取。叔寶應命，躍馬負槍而進，必刺之萬衆之中，人馬辟易，太宗以是益重之，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。

六月四日，從誅建成、元吉。事寧，拜左武衛大將軍，食實封七百戶。其後每多疾病，因謂人曰：「吾少長戎馬，所經二百餘陣，屢中重瘡。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，安得不病乎？」十二年卒，贈徐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，以旌戰陣之功焉。

十三年，改封胡國公。十七年，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。

程知節本名鐃金，濟州東阿人也。少驍勇，善用馬矟。大業末，聚徒數百，共保鄉里，以備他盜。後依李密，署爲內軍驃騎。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，隸四驃騎，分爲左右以自衛，號爲內軍。自云：「此八千人可當百萬。」知節既領其一，甚被恩遇。及王世充出城決戰，知節領內馬軍，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，單雄信領外馬軍，營在偃師城北。世充來襲雄信營，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。行儼先馳赴敵，爲流矢所中，墜於地。知節救之，殺數人，世充軍披靡，乃抱行儼重騎而還。爲世充騎所逐，刺槊洞過，知節迴身捩折其槊，兼斬獲追者，於是與行儼俱免。

及密敗，世充得之，接遇甚厚。知節謂秦叔寶曰：「世充器度淺狹，而多妄語，好爲呪誓，乃巫師老嫗耳，豈是撥亂主乎？」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，知節領兵在其陣，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：「荷公接待，極欲報恩。公性猜貳，傍多扇惑，非僕託身之所，今謹奉辭。」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，世充懼，不敢追之。

授秦王府左三統軍。破宋金剛，擒竇建德，降王世充，並領左一馬軍總管。每陣先登，

以功封宿國公。武德七年，建成忌之，搆之於高祖，除康州刺史。知節白太宗曰：「大王手臂今並翦除，身必不久。知節以死不去，願速自全。」六月四日，從太宗討建成、元吉。事定，拜太子右衛率，遷右武衛大將軍，賜實封七百戶。

貞觀中，歷瀘州都督、左領軍大將軍。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，改封盧國公，授普州刺史。十七年，累轉左屯衛大將軍，檢校北門屯兵，加鎮軍大將軍。永徽六年，遷左衛大將軍。顯慶二年，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。師次怛篤城，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，知節屠城而去，賀魯遂即遠遁。軍還，坐免官。未幾，授岐州刺史，表請乞骸骨，許之。麟德二年卒，贈驃騎大將軍、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子處默，襲爵盧國公。

處亮，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，授駙馬都尉、左衛中郎將。

少子處弼，官至右金吾將軍。

處弼子伯獻，開元中，左金吾大將軍。

段志玄，齊州臨淄人也。父偃師，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佐，從高祖起義，官至郢州刺

史。志玄從父在太原，甚爲太宗所接待。義兵起，志玄募得千餘人，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。從平霍邑，下絳郡，攻永豐倉，皆爲先鋒，歷遷左光祿大夫。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，文靜爲通將桑顯和所襲，軍營已潰，志玄率二十騎赴擊，殺數十人而還，爲流矢中足，慮衆心動，忍而不言，更入賊陣者再三。顯和軍亂，大軍因此復振，擊大破之。及屈突通之遁，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，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。

後從討王世充，深入陷陣，馬倒，爲賊所擒。兩騎夾持其髻，將渡洛水，志玄踊身而奮，二人俱墮馬，馳歸，追者數百騎，不敢逼。及破竇建德，平東都，功又居多，遷秦王府右二護軍，賞物二千段。

隱太子建成、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，志玄拒而不納，密以白太宗，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、元吉。太宗卽位，累遷左驍衛大將軍，封樊國公，食實封九百戶。文德皇后之葬也，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。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，士及開營內使者，志玄閉門不納，曰：「軍門不可夜開。」使者曰：「此有手敕。」志玄曰：「夜中不辯眞僞。」竟停使者至曉。太宗聞而歎曰：「此眞將軍也，周亞夫無以加焉。」

十一年，定世封之制，授金州刺史，改封褒國公。十二年，拜右衛大將軍。十四年，加鎭軍大將軍。十六年，寢疾，太宗親自臨視，涕泣而別，顧謂曰：「當與卿子五品。」志玄頓首

固請迴授母弟志感，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。及卒，上爲發哀，哭之甚慟，贈輔國將軍、揚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謚曰忠壯。十七年正月，詔圖形於凌煙閣。

子瓚，襲爵褒國公，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。

子懷簡，襲爵，開元中，官至太子詹事。

張公謹字弘愼，魏州繁水人也。初爲王世充洧州長史。武德元年，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，授鄒州別駕，累除右武候長史。初未知名，李勣驟薦於太宗，尉遲敬德亦言之，乃引入幕府。

時太宗爲隱太子建成、巢王元吉所忌，因召公謹，問以自安之策，對甚合旨，漸見親遇。及太宗將討建成、元吉，遣卜者灼龜占之，公謹自外來見，遽投於地而進曰：「凡卜筮者，將以決嫌疑，定猶豫，今既事在不疑，何卜之有？縱卜之不吉，勢不可已。願大王思之。」太宗深然其言。六月四日，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。及斬建成、元吉，其黨來攻玄武門，兵鋒甚盛。公謹有勇力，獨閉關以拒之。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，封定遠郡公，賜實封一千戶。

貞觀元年，拜代州都督，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，又前後言時政得失十餘事，並見納用。後遣李靖經略突厥，以公謹爲副，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，曰：「頡利縱欲肆情，窮凶極暴，誅害良善，昵近小人，此主昏於上，其可取一也。又其別部同羅、僕骨、迴紇、延陁之類，並自立君長，將圖反噬，此則衆叛於下，其可取二也。突利被疑〔一〕，輕騎自免；拓設出討，匹馬不歸；欲谷喪師，立足無地；此則兵挫將敗，其可取三也。塞北霜早，糧餱乏絕，其可取四也。頡利疏其突厥，親委諸胡，胡人翻覆，是其常性，大軍一臨，內必生變，其可取五也。華人入北，其類實多，比聞自相嘯聚，保據山險，師出塞垣，自然有應，其可取六也。」太宗深納之。破定襄，敗頡利，璽書慰勞，進封鄒國公。

轉襄州都督，甚有惠政。卒官，年三十九。太宗聞而嗟悼，出次發哀，有司奏言：「準陰陽書，日子在辰，不可哭泣，又爲流俗所忌。」太宗曰：「君臣之義，同於父子，情發於衷，安避辰日。」遂哭之。贈左驍衛大將軍，謚曰襄。十三年，追思舊功，改封鄒國公。十七年，圖形於凌煙閣。永徽中，又贈荊州都督。

長子大象嗣，官至戶部侍郎。

次子大素、大安，並知名。大素，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，兼修國史，卒於懷州長史，撰後魏書一百卷、隋書三十卷。

大安，上元中歷太子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時章懷太子在春宮，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。宮廢，左授普州刺史。光宅中，卒於橫州司馬。

大安子洸，開元中爲國子祭酒。

史臣曰：敬德奪矟陷陣，鼓勇王師，卻賂報恩，竭忠霸主。然而奮拳負氣，非自全之道，文皇告誡之言，可爲功臣藥石。叔寶善用馬矟，拔賊壘則以寡敵衆，可謂勇矣。知節志平國難，拜隼旟則致命輔君，可謂忠矣。而並曉世充之猜貳，識唐代之霸圖，可謂見幾君子矣。志玄中鏑不言，竟安師旅。公謹投龜定議，志助儲君。皆所謂猛將謀臣，知機識變。有唐之盛，斯實賴焉。

贊曰：太宗經綸，實賴虎臣。胡、鄂諸將，奮不顧身。圖形凌煙，配食嚴禋。光諸簡册，爲報君親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突利　各本原作「突厥」，據新書卷八九張公謹傳、通鑑卷一九三改。

舊唐書卷六十九

列傳第十九

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盛彥師 盧祖尙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羨等附

侯君集，豳州三水人也。性矯飾，好矜誇，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藝，乃以武勇自稱。太宗在藩，引入幕府，數從征伐，累除左虞候、車騎將軍，封全椒縣子。漸蒙恩遇，參預謀議。建成、元吉之誅也，君集之策居多。太宗卽位，遷左衛將軍，以功進封潞國公，賜邑千戶，尋拜右衛大將軍。

貞觀四年，遷兵部尙書，參議朝政。時將討吐谷渾伏允，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爲之副。九年三月，師次鄯州，君集言於靖曰：「大軍已至，賊虜尙未走險，宜簡精銳，長驅疾進，彼不我虞，必有大利。若此策不行，潛遁必遠，山障爲阻，討

之實難。」靖然其計，乃簡精銳，輕齎深入。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，破之。伏允輕兵入磧，以避官軍。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，靖與薛萬均、李大亮趣北路，使侯君集、道宗趣南路。歷破邏眞谷，踰漢哭山，經途二千餘里，行空虛之地，盛夏降霜，山多積雪，轉戰過星宿川，至於柏海，頻與虜遇，皆大克獲。北望積石山，觀河源之所出焉。乃旋師，與李靖會於大非川，平吐谷渾而還。

十一年，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，授君集陳州刺史，改封陳國公。明年，拜吏部尚書，進位光祿大夫。君集出自行伍，素無學術，及被任遇，方始讀書。典選舉，定考課，出爲將領，入參朝政，並有時譽。

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，太宗徵文泰入朝，而稱疾不至，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。文泰聞王師將起，謂其國人曰：「唐國去此七千里，沙磧闊二千里，地無水草，冬風凍寒，夏風如焚。風之所吹，行人多死，常行百人不能得至，安能致大軍乎？若頓兵於吾城下，二十日食必盡，自然魚潰，乃接而虜之，何足憂也！」及軍至磧口，而文泰卒，其子智盛襲位。君集率兵至柳谷，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，國人咸集。諸將請襲之，君集曰：「不可，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，使吾恭行天罰，今襲人於墟墓之間，非問罪之師也。」於是鼓行而前，攻其田地。賊嬰城自守，君集諭之，不行。先是，大軍之發也，上召山東善爲攻城

器械者，悉遣從軍。君集遂刊木塡隍，推撞車撞其睥睨，數丈頹穴，拋車石擊其城中，其所當者無不糜碎，或張氈被，用障拋石，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。遂拔之，虜其男女七千餘口，仍進兵圍其都城。智盛窮蹙，致書於君集曰：「有罪於天子者，先王也。天罰所加，身已喪背。智盛襲位未幾，不知所以愆闕，冀尙書哀憐。」君集報曰：「若能悔禍，宜束手軍門。」智盛猶不出，因命士卒塡其隍塹，發拋車以攻之。又爲十丈高樓，俯視城內，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，皆唱言之，人多入室避石。初，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，有兵至，共爲表裏。及聞君集至，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，智盛失援，計無所出，遂開門出降。君集分兵略地，遂平其國，俘智盛及其將吏，刻石紀功而還。

君集初破高昌，曾未奏請，輒配沒無罪人，又私取寶物。將士知之，亦競來盜竊，君集恐發其事，不敢制。及京師，有司請推其罪，詔下獄。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，上疏曰：

君集等或位居輔佐，或職惟爪牙，並蒙拔擢，受將帥之任，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，舉措肆情，罪負盈積，實宜繩之刑典，以肅朝倫。但高昌昏迷，人神共棄，在朝議者，以其地在遐荒，咸欲置之度外。唯陛下運獨見之明，授決勝之略，君集等奉行聖算，遂得指期平殄。若論事實，並是陛下之功，君集等有道路之勞，未足稱其勳力。而

陛下天德弗宰，乃推功於將帥。露布初至，便降大恩，從征之人，皆霑滌蕩。及其凱旋，特蒙曲宴，又對萬國，加之重賞。內外文武，咸欣陛下賞不踰時。而不經旬日，並付大理，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，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，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，似遺其功。臣以下才，謬參近職，既有所見，不敢默然。

臣聞古之人君，出師命將，克敵則獲重賞，不克則受嚴刑。是以當其有功也，雖貪殘淫縱，必蒙青紫之寵；當其有罪也，雖勤躬潔己，不免鈇鉞之誅。故周書曰：「記人之功，忘人之過，宜爲君者也。」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，糜億萬之費，經四年之勞，唯獲駿馬三十匹。雖斬宛王之首，而貪不愛卒，罪惡甚多。武帝爲萬里征伐，不錄其過，遂封廣利海西侯，食邑八千戶。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，雖斬郅支單于，而湯素貪盜，所收康居財物，事多不法，爲司隸所繫。湯乃上疏曰：「與吏士共誅郅支，幸得擒滅。今司隸乃收繫案驗，是爲郅支報讎也。」元帝赦其罪，封湯關內侯，賜黃金百斤。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，而王渾等論濬違詔，不受節度，軍人得孫皓寶物，并燒皓宮及船。濬上表曰：「今年平吳，誠爲大慶，於臣之身，更爲咎累。」武帝赦而不推，拜輔國大將軍，封襄陽侯，賜絹萬匹。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，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，文帝亦不問罪，雖不進爵，拜擒虎上柱國，賜物八千段。由斯觀之，將帥之臣，廉愼

者寡，貪求者衆。是以黃石公軍勢曰：「使智，使勇，使貪，使愚。故智者樂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貪者邀趨其利，愚者不計其死。」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，棄人之短，良爲此也。

臣又聞夫天地之道，以覆載爲先；帝王之德，以含弘爲美。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，猶能宥廣利等，況陛下天縱神武，振宏圖以定六合，豈獨正茲刑網，不行古人之事哉！伏惟聖懷，當自已有斟酌。臣今所以陳聞，非敢私君集等，庶以螢爝末光，增暉日月。倘陛下降雨露之澤，收雷電之威，錄其微勞，忘其大過，使君集重升朝列，復預驅馳，雖非淸貞之臣，猶是貪愚之將。斯則陛下聖德，雖屈法而德彌顯；君集等愆過，雖蒙宥而過更彰。足使立功之士，因茲而皆勸；負罪之將，由斯而改節矣。

疏奏，乃釋。

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，而以貪冒被囚，志殊怏怏。十七年，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，君集激怒亮曰：「何爲見排？」亮曰：「是公見排，更欲誰冤！」君集曰：「我平一國來，逢屋許大嗔，何能仰排！」因攘袂曰：「鬱鬱不可活，公能反乎？當與公反耳。」亮密以聞，太宗謂亮曰：「卿與君集俱是功臣。君集獨以語卿，無人聞見，若以屬吏，君集必言無此。兩人相證，事未可知。」遂寢其事，待君集如初。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。

時庶人承乾在東宮，恐有廢立，又知君集怨望，遂與通謀。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，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，問以自安之術。君集以承乾劣弱，意欲乘釁以圖之，遂贊承乾陰圖不軌，嘗舉手謂承乾曰：「此好手，當爲用之。」君集或慮謀洩，心不自安，每中夜蹶然而起，歎咤久之。其妻怪而謂之曰：「公，國之大臣，何爲乃爾？必當有故。若有不善之事，孤負國家，宜自歸罪，首領可全。」君集不能用。

及承乾事發，君集被收，楚石又詣闕告其事。太宗親臨問曰：「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，故自鞫驗耳。」君集辭窮。太宗謂百僚曰：「往者家國未安，君集實展其力，不忍置之於法。我將乞其性命，公卿其許我乎？」羣臣爭進曰：「君集之罪，天地所不容，請誅之以明大法。」太宗謂君集曰：「與公長訣矣，而今而後，但見公遺像耳！」因歔欷下泣。遂斬於四達之衢，籍沒其家。君集臨刑，容色不改，謂監刑將軍曰：「君集豈反者乎，蹉跌至此！然嘗爲將，破滅二國，頗有微功。爲言於陛下，乞令一子以守祭祀。」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，徙於嶺南。

張亮，鄭州滎陽人也。素寒賤，以農爲業，倜儻有大節，外敦厚而內懷詭詐，人莫之知。大業末，李密略地滎、汴，亮杖策從之，未被任用。屬軍中有謀反者，亮告之，密以爲至誠，

署驃騎將軍，隸於徐勣。及勣以黎陽歸國，亮頗贊成其事，乃授鄭州刺史。會王世充陷鄭州，亮不得之官，孤軍無援，遂亡命於共城山澤。

後房玄齡、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，薦之於太宗，引爲秦府車騎將軍。漸蒙顧遇，委以心膂。會建成、元吉將起難，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，一朝有變，將出保之。遣亮之洛陽，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，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，多出金帛，恣其所用。元吉告亮欲圖不軌，坐是屬吏，亮卒無所言，事釋，遣還洛陽。及建成死，授懷州總管，封長平郡公。

貞觀五年，歷遷御史大夫，轉光祿卿，進封鄢國公，賜實封五百戶。後歷幽、夏、鄜三州都督。七年，魏王泰爲相州都督而不之部，進亮金紫光祿大夫，行相州大都督長史。十一年，改封鄖國公。亮所莅之職，潛遣左右伺察善惡，發擿姦隱，動若有神，抑豪強而恤貧弱，故所在見稱。初，亮之在州也，棄其本妻，更娶李氏。李素有淫行，驕妬特甚，亮寵憚之。後至相州，有鄴縣小兒，以賣筆爲業，善歌舞，李見而悅之，遂與私通，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，收爲亮子，名曰愼幾。亮前婦子愼微每以養愼幾致諫，亮不從。李尤好左道，所至巫覡盈門，又干預政事，由是亮之聲稱漸損。

十四年，入爲工部尚書。明年，遷太子詹事，出爲洛州都督。及侯君集誅，以亮先奏其將反，優詔褒美，遷刑部尚書，參預朝政。太宗將伐高麗，亮頻諫不納，因自請行。以亮爲

滄海道行軍大總管，管率舟師。自東萊渡海，襲沙卑城，破之，俘男女數千口。進兵頓於建安城下，營壘未固，士卒多樵牧。賊衆奄至，軍中惶駭。亮素怯懦，無計策，但踞胡床，直視而無所言，將士見之，翻以亮爲有膽氣。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，破之。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。

有方術人程公穎者，亮親信之。初在相州，陰召公穎，謂曰：「相州形勝之地，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，公以爲何如？」公穎知其有異志，因言亮臥似龍形，必當大貴。又有公孫常者，頗擅文辭，自言有黃白之術，尤與亮善。亮謂曰：「吾嘗聞圖讖『有弓長之君當別都』，雖有此言，實不願聞之。」常又言亮名應圖籙，亮大悅。二十年，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，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。太宗遣法官按之，公穎及常證其罪。亮曰：「此二人畏死見誣耳。」又自陳佐命之舊，冀有寬貸。太宗謂侍臣曰：「亮有義兒五百，畜養此輩，將何爲也？正欲反耳。」命百僚議其獄，多言亮當誅，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，明其無罪。太宗既盛怒，竟斬於市，籍沒其家。歲餘，刑部侍郎有闕，令執政者妙擇其人，累奏皆不可。太宗曰：「朕得其人也。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『反形未具』，此言當矣。雖不即從，至今追悔。」遂授道裕刑部侍郎。

薛萬徹，雍州咸陽人，自燉煌徙焉，隋左禦衞大將軍世雄子也。世雄，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。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〔一〕，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。尋與藝歸附高祖，授萬均上柱國、永安郡公，萬徹車騎將軍、武安縣公。

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，藝逆拒之。萬均謂藝曰：「衆寡不敵，今若出鬬，百戰百敗，當以計取之。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，觀賊之勢，必渡水交兵。」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，待其半渡擊之，破賊必矣。」藝從其言。建德果引軍渡水，萬均邀擊，大破之。明年，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，賊已攀堞，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，直掩賊背擊之，賊遂潰走。

及太宗平劉黑闥，引萬均爲右二護軍，恩顧甚至。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。建成被誅，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，鼓譟欲入秦府，將士大懼。及梟建成首示之，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。太宗累遣使諭意，萬徹釋仗而來，太宗以其忠於所事，不之罪也。

萬均，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。柴紹之擊梁師都，以萬徹爲副。未至朔方數十里，突厥四面而至，官軍稍却。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，斬其驍將，虜陣亂，因而乘之，殺傷被野。鼓行而進，遂圍師都。俄而師都見殺，城降，突厥不敢來援。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

塞北，以功授統軍，進爵郡公。及靖將擊吐谷渾，請萬徹同行。及至賊境，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。萬徹單騎馳擊之，虜無敢當者。還謂諸將曰：「賊易與耳！」躍馬復進，諸將隨之，斬數千級，人馬流血，勇冠三軍。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，獲其雜畜二十萬計，追至河源。

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，累封潞國公而卒。萬徹尋丁母憂解職，俄起爲右衛將軍，出爲蒲州刺史。會薛延陁率迴紇、同羅之衆渡磧，南擊李思摩，萬徹副李勣援之。與虜相遇，率數百騎爲先鋒，擊其陣後，騎皆散，賊顧見，遂大潰。追奔數十里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獲馬萬五千匹。以功別封一子爲縣侯。十八年，授左衛將軍，尚丹陽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尋遷右衛大將軍，轉杭州刺史，遷代州都督，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。太宗從容謂從臣曰：「當今名將，唯李勣、道宗、萬徹三人而已。李勣、道宗不能大勝，亦不大敗；萬徹非大勝，卽大敗。」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，各賜以貘皮，萬徹預焉。太宗意在賜萬徹，而誤呼萬均，因愴然曰：「萬均朕之勳舊，不幸早亡，不覺呼名，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。」因令取貘皮，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，侍坐者無不感歎。

二十二年，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，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，入鴨綠水，百餘里至泊汋城，高麗震懼，多棄城而遁。泊汋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，萬徹遣右衛

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，萬徹及諸軍乘之，賊大潰。追奔百餘里，於陣斬所夫孫，進兵圍泊汋城。其城因山設險，阻鴨綠水以爲固，攻之未拔。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、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，分置兩陣。萬徹分軍以當之，鋒刃纔接而賊大潰。萬徹在軍，仗氣凌物，人或奏之。及謁見，太宗謂曰：「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，朕錄功棄過，不罪卿也。」因取書焚之。尋爲副將、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，於是廷驗之，萬徹辭屈。英國公李勣進曰：「萬徹職乃將軍，親惟主壻，發言怨望，罪不容誅。」因除名徙邊，會赦得還。

永徽二年，授寧州刺史。入朝與房遺愛款昵，因謂遺愛曰：「今雖患脚，坐置京師，漢輩猶不敢動。」遺愛謂萬徹曰：「公若國家有變，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爲主。」及謀洩，吏逮之，萬徹不之伏，遺愛證之，遂伏誅。臨刑大言曰：「薛萬徹大健兒，留爲國家效死力固好，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！」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。執刀者斬之不殊，萬徹叱之曰：「何不加力！」三斫乃絕。

萬徹長兄萬淑，亦有戰功。貞觀初，至營州都督，檢校東夷校尉，封梁郡公。

季弟萬備，有孝行，母終，廬於墓側。太宗降璽書弔慰，仍旌表其門。後官至左衛將軍。並先萬徹卒。

初，武德、貞觀之際，有盛彥師、盧祖尚、劉世讓、劉蘭、李君羨等，並有功名而不終

其位。

盛彥師者，宋州虞城人。大業中，爲澄城長。義師至汾陰，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行軍總管，從平京城。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。

及李密之叛，將出山南，史萬寶懼密威名，不敢拒，謂彥師曰：「李密，驍賊也，又輔以王伯當，決策而叛，其下兵士思欲東歸，若非計出萬全，則不爲也。兵在死地，殆不可當。」彥師笑曰：「請以數千之衆邀之，必梟其首。」萬寶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對曰：「軍法尙詐，不可爲公說之。」便領衆踰熊耳山南，傍道而止，令弓弩者夾路乘高，刀楯者伏於溪谷。令曰：「待賊半渡，一時齊發，弓弩據高縱射，刀楯卽亂出薄之。」或問之曰：「聞李密欲向洛州，而公入山，何也？」彥師曰：「密聲言往洛，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，必當出人不意。若賊入谷口，我自後追之，山路險隘，無所展力，一夫殿後，必不能制。今吾先得入谷，擒之必矣。」李密既度陝州，以爲餘不足慮，遂擁衆徐行，果踰山南渡。彥師擊之，密衆首尾斷絕，不得相救，遂斬李密，追擒伯當。以功封葛國公，拜武衞將軍，仍鎮熊州。

太宗討王世充，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，絕其山南之路。賊平，除宋州總管。初，彥師之入關也，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爲宋州刺史，處其家不以禮，及此，彥師因事殺之。平生所

惡數十家亦皆殺之。州中震駭，重足而立。

會徐圓朗反，彥師爲安撫大使，因戰，遂沒於賊。圓朗禮厚之，令彥師作書報其弟，令舉城降己。彥師爲書曰：「吾奉使無狀，被賊所擒，爲臣不忠，誓之以死。汝宜善侍老母，勿以吾爲念。」圓朗初色動，而彥師自若，圓朗乃笑曰：「盛將軍乃有壯節，不可殺也。」待之如舊。賊平，彥師竟以罪賜死。

盧祖尙者，字季良，光州樂安人也。父禧，隋虎賁郎將。累葉豪富，傾財散施，甚得人心。大業末，召募壯士，逐捕羣盜，時年甚少，而武力過人，又御衆嚴整，所向有功，羣盜畏憚，不敢入境。及宇文化及作亂，州人請祖尙爲刺史。祖尙時年十九，升壇歃血，以誓其衆，泣涕歔欷，悲不自勝，衆皆感激。

王世充立越王侗，祖尙遣使從之，侗授祖尙光州總管。及世充自立，遂舉州歸款，高祖嘉之，賜璽書勞勉，拜光州刺史，封弋陽郡公。武德六年，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，爲前軍總管，攻其宣、歙二州，克之。進擊賊帥馮惠亮、陳正通，並破之。賊平，以功授蔣州刺史。又歷壽州都督、瀛州刺史，並有能名。

貞觀初，交州都督、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，太宗思求良牧，朝臣咸言祖尙才兼文武，廉

平正直。徵至京師，臨朝謂之曰：「交州大藩，去京甚遠，須賢牧撫之。前後都督皆不稱職，卿有安邊之略，爲我鎭之，勿以道遠爲辭也。」祖尙拜謝而出，旣而悔之，以舊疾爲辭。太宗遣杜如晦諭旨，祖尙固辭。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：「匹夫相許，猶須存信。卿面許朕，豈得後方悔之？宜可早行，三年必自相召，卿勿推拒，朕不食言。」對曰：「嶺南瘴癘，皆日飲酒，臣不便酒，去無還理。」太宗大怒曰：「我使人不從，何以爲天下！」命斬之於朝，時年三十餘。尋悔之，使復其官蔭。

劉世讓字元欽，雍州醴泉人也。仕隋徵仕郎。高祖入長安，世讓以漳川歸國，拜通議大夫。時唐弼餘黨寇扶風，世讓自請安輯，許之，俄得數千人。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，率兵以拒薛舉，戰敗，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。舉將至城下，令紿說城中曰：「大軍五道已趣長安，宜開門早降。」世讓僞許之，因告城中曰：「賊兵多少，極於此矣。宜善自固，以圖安全。」舉重其執節，竟不之害。太宗時屯兵高墌，世讓潛遣寶逃歸，言賊中虛實，高祖嘉之，賜其家帛千匹。及賊平，得歸，授彭州刺史。

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，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，諸軍敗績，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。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，逃還以告高祖。時高祖方濟河，將幸懷恩之營，聞難驚曰：

「劉世讓之至，豈非天命哉！」因勞之曰：「卿往陷薛舉，遣弟潛效款誠，今復冒危告難，是皆憂國忘身也。」尋封弘農郡公，賜莊一區、錢百萬。

累轉并州總管，統兵屯於鴈門。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、苑君璋合衆攻之，甚急。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，可汗令元璹來說之，世讓厲聲曰：「大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耶！」經月餘〔二〕，虜乃退。及元璹還，述世讓忠貞勇幹，高祖下制褒美之，錫以良馬。未幾，召拜廣州總管。將之任，高祖問以備邊之策，世讓答曰：「突厥南寇，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。如臣所計，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，多儲金帛，有來降者厚賞賜之，數出奇兵略其城下，芟踐禾稼，敗其生業。不出歲餘，彼當無食，馬邑不足圖也。」高祖曰：「非公無可任者〔三〕。」乃使馳驛往經略之。突厥懼其威名，乃縱反間，言世讓與可汗通謀，將爲亂。高祖不之察，遂誅世讓，籍沒其家。貞觀初，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，始原其妻子。

劉蘭字文郁，青州北海人也。仕隋鄱陽郡書佐。頗涉經史，善言成敗。然性多兇狡，見隋末將亂，交通不逞。于時北海完富，蘭利其子女玉帛，與羣盜相應，破其本鄉城邑。武德中，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，蘭率宗黨往歸之。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。

貞觀初，梁師都尚據朔方，蘭上言攻取之計，太宗善之，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。時

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，蘭偃旗臥鼓，不與之爭鋒，賊徒宵遁，蘭追擊破之，遂進軍夏州。及師都平，以功遷豐州刺史，徵爲右領軍將軍。

十一年，幸洛陽，以蜀王愔爲夏州都督，愔不之藩，以蘭爲長史，總其府事。時突厥攜離，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。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，頡利果疑摸末，摸末懼，而頡利又遣兵追之，蘭率衆逆擊，敗之〔四〕。太宗以爲能，超拜豐州刺史，再轉夏州都督，封平原郡公。

貞觀末，以謀反腰斬。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，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：「刑典自有常科，何至於此！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，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，豈至卿邪？」行恭無以答。

李君羨者，洺州武安人也。初爲王世充驃騎，惡世充之爲人，乃與其黨叛而來歸，太宗引爲左右。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，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，前後賜以宮女、馬牛、黃金、雜綵，不可勝數。太宗卽位，累遷華州刺史，封武連郡公。

貞觀初，太白頻晝見，太史占曰：「女主昌。」又有謠言：「當有女武王者。」太宗惡之。時君羨爲左武衛將軍，在玄武門。太宗因武官內宴，作酒令，各言小名。君羨自稱小名「五娘

子」，太宗愕然，因大笑曰：「何物女子，如此勇猛！」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「武」字，深惡之。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，將爲不軌，遂下詔誅之。天授二年，其家屬詣闕稱冤，則天乃追復其官爵，以禮改葬。

史臣曰：侯君集摧凶克敵，效用居多，恃寵矜功，粗率無檢，棄前功而懼後患，貪愚之將明矣。張亮聽公穎之妖言，恃弓長之邪讖，義兒斯畜，惡跡遂彰，雖道裕云反狀未形，而詭詐之性，於斯驗矣。萬徹籌深行陣，勇冠戎夷，不能保其首領，以至誅戮。夫二三子，非愼始而保終也。

贊曰：君子立功，守以謙沖。小人得位，足爲身害。侯、張凶險，望窺聖代。雄若韓、彭，難逃葅醢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隨父在幽州　「幽」字各本原作「豳」，新書卷九四薛萬均傳作「幽」。據上文父爲隋涿郡太守，隋涿郡卽唐幽州，下文「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」，羅藝於隋唐之際割據幽州，作「幽」是，據改。

〔二〕經月餘 「月」字各本原作「日」，據御覽卷四三六、冊府卷三七三改。

〔三〕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 「曰非公」三字各本原無，據冊府卷三六五、新書卷九四劉世讓傳補。

〔四〕突厥頡利可汗已於貞觀四年被俘，八年死於長安，此段所敍應爲貞觀初蘭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事，誤置於此。

舊唐書卷七十

列傳第二十

王珪　戴冑 兄子至德　岑文本 兄子長倩　長倩子羲　格輔元附

杜正倫

王珪字叔玠，太原祁人也。在魏爲烏丸氏，曾祖神念，自魏奔梁，復姓王氏。祖僧辯，梁太尉、尚書令。父顗，北齊樂陵太守。珪幼孤，性雅澹，少嗜慾，志量沈深，能安於貧賤，體道履正，交不苟合。季叔頗當時通儒，有人倫之鑒，嘗謂所親曰：「門戶所寄，唯在此兒耳。」開皇末，爲奉禮郎。及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，珪當從坐，遂亡命於南山，積十餘歲。

高祖入關，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，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。及東宮建，除太子中舍人，尋轉中允，甚爲太子所禮。後以連其陰謀事，流于嶲州。建成誅後，太宗素知其才，召拜諫議大夫。

貞觀元年，太宗嘗謂侍臣曰：「正主御邪臣，不能致理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能致理。唯君臣相遇，有同魚水，則海內可安也。昔漢高祖，田舍翁耳，提三尺劍定天下，既而規模弘遠，慶流子孫者，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。朕雖不明，幸諸公數相匡救，冀憑嘉謀，致天下於太平耳。」珪對曰：「臣聞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故古者聖主，必有諍臣七人，言而不用，則相繼以死。陛下開聖慮，納芻蕘，臣處不諱之朝，實願罄其狂瞽。」太宗稱善，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，必遣諫官隨之。珪每推誠納忠，多所獻替，太宗顧待益厚，賜爵永寧縣男，遷黃門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

二年，代高士廉爲侍中。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，時有美人侍側，本盧江王瑗之姬，瑗敗籍沒入宮，太宗指示之曰：「盧江不道，賊殺其夫而納其室。暴虐之甚，何有不亡者乎！」珪避席曰：「陛下以盧江取此婦人爲是耶，爲非耶？」太宗曰：「殺人而取其妻，卿乃問朕是非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聞於管子曰：『齊桓公之郭，問其父老曰：「郭何故亡？」父老曰：「以其善善而惡惡也。」桓公曰：「若子之言，乃賢君也，何至於亡？」父老曰：「不然，郭君善善而不能用，惡惡而不能去，所以亡也。」』今此婦人尚在左右，竊以聖心爲是之，陛下若以爲非，此謂知惡而不去也。」太宗雖不出此美人，而甚重其言。

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，爲太宗所讓。珪及溫彥博諫曰：「孝孫妙解

音律，非不用心，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，以惑陛下視聽。且孝孫雅士，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，臣恐天下怪愕。」太宗怒曰：「卿皆我之腹心，當進忠獻直，何乃附下罔上，反爲孝孫言也！」彥博拜謝，珪獨不拜曰：「臣本事前宮，罪已當死。陛下矜恕性命，不以不肖，置之樞近，責以忠直。今臣所言，豈是爲私？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，是陛下負臣，臣不負陛下。」帝默然而罷。翌日，帝謂房玄齡曰：「自古帝王，能納諫者固難矣。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、叔齊，宣王賢主，杜伯猶以無罪見殺。吾夙夜庶幾前聖，恨不能仰及古人。昨責彥博、王珪，朕甚悔之。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。」

時房玄齡、李靖、溫彥博、戴胄、魏徵與珪同知國政。後嘗侍宴，太宗謂珪曰：「卿識鑒清通，尤善談論，自房玄齡等，咸宜品藻，又可自量，孰與諸子賢？」對曰：「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爲，臣不如玄齡。才兼文武，出將入相，臣不如李靖。敷奏詳明，出納惟允，臣不如溫彥博。處繁理劇，衆務必舉，臣不如戴胄。以諫諍爲心，恥君不及於堯、舜，臣不如魏徵。至如激濁揚清，嫉惡好善，臣於數子，亦有一日之長。」太宗深然其言，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，謂之確論。後進爵爲郡公。七年，坐漏泄禁中語，左遷同州刺史。明年，召拜禮部尚書。十一年，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，賜帛三百段，封一子爲縣男。

是歲，兼魏王師。既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：「王珪爲魏王泰師，與其相見，若爲禮

節？」挺對曰：「見師之禮，拜答如禮。」王問珪以忠孝，珪答曰：「陛下，王之君也，事君思盡忠；陛下，王之父也，事父思盡孝。忠孝之道，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，當年可以享天祐，餘芳可以垂後葉。」王曰：「忠孝之道，已聞教矣，願聞所習。」珪答曰：「漢東平王蒼云：『爲善最樂。』」上謂侍臣曰：「古來帝子，生於宮闈，及其成人，無不驕逸，是以傾覆相踵，少能自濟。我今嚴教子弟，欲令皆得安全。王珪我久驅使，是所諳悉，以其意存忠孝，選爲子師。爾宜語泰：『汝之待珪，如事我也，可以無過。』」泰每爲之先拜，珪亦以師道自居，物議善之。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。禮有婦見舅姑之儀，自近代公主出降，此禮皆廢。珪曰：「今主上欽明，動循法制。吾受公主謁見，豈爲身榮，所以成國家之美耳。」遂與其妻就席而坐，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，禮成而退。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，皆備婦禮，自珪始也。

珪少時貧寒，人或遺之，初不辭謝；及貴，皆厚報之，雖其人已亡，必賑贍其妻子。事寡嫂盡禮，撫孤姪恩義極隆，宗姻困匱者，亦多所周卹。珪通貴漸久，而不營私廟，四時蒸嘗，猶祭於寢。坐爲法司所劾，太宗優容，弗之譴也，因爲立廟，以媿其心。珪既儉不中禮，時論以是少之。十三年，遇疾，敕公主就第省視，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。尋卒，年六十九，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，悼惜久之，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，贈吏部尚書，謚曰懿。

長子崇基，襲爵，官至主爵郎中。

少子敬直，以尚主拜駙馬都尉，坐與太子承乾交結，徙于嶺外。

崇基孫旭，開元初，爲左司郎中，兼侍御史。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，逃歸匿於東都，爲讎家所發。玄宗令旭究其獄，旭欲擅其威權，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，皆極其楚毒，然後結成其罪，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，親友皆決杖流貶。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，四海冤之。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，遞相糾訐，傑竟坐左遷衢州刺史。旭既得志，擅行威福，由是朝廷畏而鄙之。俄以贓罪黜爲龍川尉，憤恚而死，甚爲時之所快。

戴冑字玄胤，相州安陽人也。性貞正，有幹局，明習律令，尤曉文簿。隋大業末，爲門下錄事，納言蘇威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。越王侗以爲給事郎。王世充將篡侗位，冑言於世充曰：「君臣之分，情均父子，理須同其休戚，勗以終始。明公以文武之才，當社稷之寄，與存與亡，在於今日。所願推誠王室，擬跡伊、周，使國有泰山之安，家傳代祿之盛，則率土之濱，莫不幸甚。」世充詭辭稱善，勞而遣之。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，冑又抗言切諫，世充不納，由是出爲鄭州長史，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。太宗克武牢而得之，引爲秦府士曹參軍。及卽位，除兵部郎中，封武昌縣男。

貞觀元年，遷大理少卿。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，罪當死；無忌誤帶入，罰銅二十斤。上從之。胄駁曰：「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，同爲誤耳。臣子之於尊極，不得稱誤，準律云：『供御湯藥、飲食、舟船，誤不如法者〔一〕，皆死。』陛下若錄其功，非憲司所決；若當據法，罰銅未爲得衷。」太宗曰：「法者，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也，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，便欲阿之？」更令定議。德彝執議如初，太宗將從其議，胄又曰：「校尉緣無忌以致罪，於法當輕。若論其誤，則爲情一也，而生死頓殊，敢以固請。」上嘉之，竟免校尉之死。

于時朝廷盛開選舉，或有詐僞資蔭者，帝令其自首，不首者罪至于死。俄有詐僞者事洩，胄據法斷流以奏之。帝曰：「朕下敕不首者死，今斷從流，是示天下以不信。卿欲賣獄乎？」胄曰：「陛下當卽殺之，非臣所及。既付所司，臣不敢虧法。」帝曰：「卿自守法，而令我失信邪？」胄曰：「法者，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，言者，當時喜怒之所發耳。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，旣知不可而置之於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順忿違信，臣竊爲陛下惜之。」帝曰：「法有所失，公能正之，朕何憂也。」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。所論刑獄，皆事無冤濫，隨方指擿，言如泉涌。

其年，轉尚書右丞，尋遷左丞。先是，每歲水旱，皆以正倉出給，無倉之處，就食他州，

百姓多致饑乏。二年，冑上言：「水旱凶災，前聖之所不免。國無九年儲蓄，禮經之所明誡。今喪亂已後，戶口凋殘，每歲納租，未實倉廩。隨卽出給，纔供當年，若有凶災，將何賑卹？故隋開皇立制，天下之人，節級輸粟，名爲社倉，終文皇代，得無饑饉。及大業中年，國用不足，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，故至末塗，無以支給。今請自王公已下〔三〕，爰及衆庶，計所墾田稼穡頃畝，每至秋熟，準其見苗以理勸課〔三〕，盡令出粟。稻麥之鄉，亦同此稅，各納所在，立爲義倉。」太宗從其議。以其家貧，賚錢十萬。

時尙書左僕射蕭瑀免官，僕射封德彝又卒，太宗謂冑曰：「尙書省天下綱維，百司所稟，若一事有失，天下必有受其弊者。今以令僕繫之於卿，當稱朕所望也。」冑性明敏，達於從政，處斷明速，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，武德已來，一人而已。又領諫議大夫，令與魏徵更日供奉。

三年，進拜民部尙書，兼檢校太子左庶子。先是，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，臨終請以選事委冑，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尙書，其民部、庶子、諫議並如故。冑雖有幹局，而無學術，居吏部，抑文雅而奬法吏，甚爲時論所譏。四年，罷吏部尙書，以本官參預朝政，尋進爵爲郡公。

五年，太宗將修復洛陽宮，冑上表諫曰：

陛下當百王之弊，屬暴隋之後，拯餘燼於塗炭，救遺黎於倒懸。遠至邇安，率土清謐，大功大德，豈臣之所稱贊。臣誠小人，才識非遠，唯知耳目之近，不達長久之策，敢竭區區之誠，論臣職司之事。比見關中、河外，盡置軍團，富室強丁，並從戎旅。重以九成作役，餘丁向盡，去京二千里內，先配司農將作。假有遺餘，勢何足紀？亂離甫爾，戶口單弱，一人就役，舉家便廢。入軍者督其戎仗，從役者責其糇糧，盡室經營，多不能濟。以臣愚慮，恐致怨嗟。七月已來，霖潦過度，河南、河北，厥田洿下，時豐歲稔，猶未可量。加以軍國所須，皆資府庫，絹布所出，歲過百萬。丁既役盡，賦調不減，費用不止，帑藏其虛。且洛陽宮殿，足蔽風雨，數年功畢，亦謂非晚。若頓修營，恐傷勞擾。

太宗甚嘉之，因謂侍臣曰：「戴冑於我無骨肉之親，但以忠直勵行，情深體國，事有機要，無不以聞。所進官爵，以酬厥誠耳。」七年，卒，太宗爲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贈尚書右僕射，追封道國公，謚曰忠，詔虞世南爲撰碑文。又以冑宅宇弊陋，祭享無所，令有司特爲造廟。房玄齡、魏徵並美冑才用，俱與之親善，及冑卒後，嘗見其遊處之地，數爲之流涕。冑無子，以兄子至德爲後。

至德，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。尋轉戶部尚書，依舊知政事。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爲尚書，預知國政，時以爲榮。咸亨中，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，賜至德曰「泛洪源，俟舟楫」；賜郝處俊曰「飛九霄，假六翮」；賜李敬玄曰「資啓沃，罄丹誠」；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「竭忠節，贊皇猷」，其辭皆有興比。

俄遷尚書右僕射。時劉仁軌爲左僕射，每遇申訴冤滯者，輒美言許之，而至德先據理難詰，未嘗與奪，若有理者，密爲奏之，終不顯己之斷決，由是時譽歸於仁軌。或以問至德，答曰：「夫慶賞刑罪，人主之權柄，凡爲人臣，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！」其慎密如此。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。儀鳳四年薨，輟朝三日，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謚曰恭。

岑文本字景仁，南陽棘陽人。祖善方，仕蕭詧吏部尚書。父之象，隋末爲邯鄲令，嘗被人所訟，理不得申。文本性沈敏，有姿儀，博考經史，多所貫綜，美談論，善屬文。時年十四，詣司隸稱冤，辭情慨切，召對明辯，衆頗異之。試令作蓮花賦，下筆便成，屬意甚佳，合臺莫不歎賞。其父冤雪，由是知名。

其後，郡舉秀才，以時亂不應。蕭銑僭號於荆州，召署中書侍郎，專典文翰。及河間王孝恭定荆州，軍中將士咸欲大掠，文本進說孝恭曰：「自隋室無道，羣雄鼎沸，四海延頸以望眞主。今蕭氏君臣、江陵父老，決計歸降者，實望去危就安耳。王必欲縱兵虜掠，誠非鄙州來蘇之意，亦恐江、嶺以南，向化之心沮矣。」孝恭稱善，遂止之。署文本荆州別駕。孝恭進擊輔公祏，召典軍書，復署行臺考功郎中。

貞觀元年，除秘書郎，兼直中書省。遇太宗行藉田之禮，文本上藉田頌。及元日臨軒宴百僚，文本復上三元頌，其辭甚美。文本才名既著，李靖復稱薦之，擢拜中書舍人，漸蒙親顧。初，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，文皆出於顏師古。至是，文本所草詔誥，或衆務繁湊，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，須臾悉成，亦殆盡其妙。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，頃之，温彥博奏曰：「師古諳練時事，長於文法，時無及者，冀蒙復用。」太宗曰：「我自舉一人，公勿憂也。」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，專典機密。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，其史論多出於文本。至十年史成，封江陵縣子。

十一年，從至洛陽宮，會穀、洛泛溢，文本上封事曰：

臣聞創撥亂之業，其功既難；守已成之基，其道不易。故居安思危，所以定其業也；有始有卒，所以隆其基也。今雖億兆乂安，方隅寧謐，既承喪亂之後，又接凋弊之

餘，戶口減損尚多，田疇墾闢猶少。覆燾之恩著矣，而瘡痍未復；德教之風被矣，而資產屢空。是以古人譬之種樹，年祀綿遠，則枝葉扶疏；若種之日淺，根本未固，雖壅之以黑墳，暖之以春日，一人搖之，必致枯槁。今之百姓，頗類於此。常加含養，則日就滋息；暫有征役，則隨而凋耗。凋耗既甚，則人不聊生；人不聊生，則怨氣充塞；怨氣充塞，則離叛之心生矣。故帝舜曰：「可愛非君，可畏非人。」孔安國曰：「人以君爲命，故可愛；君失道，人叛之，故可畏。」仲尼曰：「君猶舟也，人猶水也，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。」是以古之哲王，雖休勿休，日愼一日者，良爲此也。

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，察安危之機，上以社稷爲重，下以億兆爲念。明選舉，愼賞罰，進賢才，退不肖。聞過卽改，從諫如流，爲善在於不疑，出令期於必信。頤神養性，省畋遊之娛；去奢從儉，減工役之費。務靜方內，而不求闢土；載櫜弓矢，而無忘武備。凡此數者，雖爲國之常道，陛下之所常行，臣之愚心，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，行之而不怠。則至道之美，與三、五比隆；億載之祚，隨天地長久。雖使桑穀爲妖，龍蛇作孽，雉雊於鼎耳，石言於晉地，猶當轉禍爲福，變咎爲祥。況水雨之患，陰陽常理，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？

臣聞古人有言：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，愚者言而智者擇焉。」輒陳狂瞽，伏待斧鉞。

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，盛修第宅，文本以爲侈不可長，上疏盛陳節儉之義，言泰宜有抑損。太宗並嘉之，賜帛三百段。十七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

文本自以出自書生，每懷攜挹。平生故人，雖微賤必與之抗禮。居處卑陋，室無茵褥帷帳之飾。事母以孝聞，撫弟姪恩義甚篤。太宗每言其「弘厚忠謹，吾親之信之」。是時，新立晉王爲皇太子，名士多兼領宮官，太宗欲令文本兼攝。文本再拜曰：「臣以庸才，久踰涯分，守此一職，猶懼滿盈，豈宜更忝春坊，以速時謗。臣請一心以事陛下，不願更希東宮恩澤。」太宗乃止，仍令五日一參東宮，皇太子執賓友之禮，與之答拜，其見待如此。俄拜中書令，歸家有憂色，其母怪而問之，文本曰：「非勳非舊，濫荷寵榮，責重位高，所以憂懼。」親賓有來慶賀，輒曰：「今受弔，不受賀也。」又有勸其營產業者，文本歎曰：「南方一布衣，徒步入關，疇昔之望，不過秘書郎、一縣令耳。而無汗馬之勞，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，斯亦極矣。荷俸祿之重，爲懼已多，何得更言產業乎？」言者歎息而退。

文本既久在樞揆，當塗任事，賞錫稠疊，凡有財物出入，皆委季弟文昭，一無所問。文昭時任校書郎，多與時人遊款，太宗聞而不悅，嘗從容謂文本曰：「卿弟過多交結，恐累卿，朕將出之爲外官，如何？」文本泣曰：「臣弟少孤，老母特所鍾念，不欲信宿離于左右。若今外出，母必憂悴，儻無此弟，亦無老母也。」歔欷嗚咽，太宗愍其意而止。唯召見文昭，嚴加誡

約，亦卒無愆過。

及將伐遼，凡所籌度，一皆委之。文本受委既深，神情頓竭，言辭舉措，頗異平常。太宗見而憂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文本今與我同行，恐不與我同返。」及至幽州，遇暴疾，太宗親自臨視，撫之流涕。尋卒，年五十一。其夕，太宗聞嚴鼓之聲，曰：「文本殞逝，情深惻怛。今宵夜警，所不忍聞。」命停之。贈侍中、廣州都督，謚曰憲，賜東園秘器，陪葬昭陵。有集六十卷行於代。

文本兄文叔。文叔子長倩，少爲文本所鞠，同於己子。永淳中，累轉兵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垂拱初，自夏官尚書遷內史，知夏官事。俄拜文昌右相，封鄧國公。則天初革命，尤好符瑞，長倩懼罪，頗有陳奏。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，以爲周室儲貳，則天許之，實封五百戶。

天授二年，加特進、輔國大將軍。其年，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，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。長倩以皇嗣在東宮，不可更立承嗣，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，仍奏請切責上書者。由是大忤諸武意，乃斥令西征吐蕃，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，中路召還，下制獄，被誅，仍發掘其父祖墳墓。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，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

等數十人，皆陷以同反之罪，並誅死。

長倩子羲〔四〕，長安中爲廣武令，有能名。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，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羲，且奏曰：「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。」則天曰：「苟有材幹，何恨微累。」遂拜天官員外郎。由是緣坐近親，相次入省，登封令劉守悌爲司門員外郎，渭南令裴惓爲地官員外郎。先是，羲爲金壇令，守悌及惓稱爲清德，羲以文吏著名，俱爲巡察使所薦，皆授畿縣令，又同爲尚書郎，悉有美譽。守悌後至陝州刺史，惓至杭州刺史。

羲，神龍初爲中書舍人。時武三思用事，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，募爲疏者。衆畏三思，皆辭託不敢爲之；羲便操筆，辭甚切直。由是忤三思意，轉秘書少監，再遷吏部侍郎。時吏部侍郎崔湜、太常少卿鄭愔、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，皆以贓貨聞，羲最守正，時議美之。尋加銀青光祿大夫、右散騎常侍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睿宗卽位，出爲陝州刺史。復歷刑部、戶部二尚書，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，刪定格令，仍修氏族錄。初，中宗時，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，請加推究，羲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。及羲監修中宗實錄，自書其事，睿宗覽而大加賞歎，賜物三百段、細馬一匹，仍下制書褒美之。

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，弟翔爲陝州刺史，休爲商州刺史，從族兄弟子姪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。羲歎曰：「物極則返，可以懼矣！」然竟不能有所抑退。尋遷侍中。先天元年，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，籍沒其家。

格輔元者，汴州浚儀人也。伯父德仁，隋剡縣丞，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、文林郎繁師玄、羅川郡戶曹靖君亮、司隸從事鄭祖咸、宣城縣長鄭師善、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、處士盧協等八人，以辭學擅名，當時號爲「陳留八俊」。輔元弱冠舉明經，歷遷御史大夫、地官尚書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初，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，則天以問輔元，固稱不可，遂爲承嗣所譖而死，海內冤之。

輔元兄希元，高宗時洛州司法參軍，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漢書，行於代。先輔元卒。

杜正倫，相州洹水人也。隋仁壽中，與兄正玄、正藏俱以秀才擢第。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，正倫一家有三秀才，甚爲當時稱美。正倫善屬文，深明釋典。仕隋爲羽騎尉。武德

中，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。太宗聞其名，令直秦府文學館。

貞觀元年，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，以爲古今難匹，遂擢授兵部員外郎。太宗謂曰：「朕今令舉行能之人，非朕獨私於行能者，以其能益於百姓也。朕於宗親以及勳舊無行能者，終不任之。以卿忠直，朕今舉卿，卿宜勉稱所舉。」

二年，拜給事中，兼知起居注。太宗嘗謂侍臣曰：「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，所以不能多言。」正倫進曰：「君舉必書，言存左史〔三〕。臣職當修起居注，不敢不盡愚直。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，則千載累於聖德，非直當今損於百姓，願陛下愼之。」太宗大悅，賜絹二百段。

四年，累遷中書侍郎。六年，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、秘書少監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，太宗爲之設宴，因謂曰：「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，若値明王，便得盡誠規諫，至如龍逢、比干，竟不免孥戮。爲君不易，爲臣極難。我又聞龍可擾而馴，然喉下有逆鱗，觸之則殺人。人主亦有逆鱗，卿等遂不避犯觸，各進封事。常能如此，朕豈慮有危亡哉！我思卿等此意，豈能暫忘，故聊設宴樂也。」仍並賜帛有差。

尋加散騎常侍，行太子右庶子，兼崇賢館學士。太宗謂曰：「國之儲副，自古所重，必擇善人爲之輔佐。今太子年在幼沖，志意未定，朕若朝夕見之，可得隨事誡約。今旣委以監

國，不在目前，知卿志懷貞慤，能敦直道，故輒輟卿於朕，以匡太子，宜知委任輕重也。」十年，復授中書侍郎，賜爵南陽縣侯，仍兼太子左庶子。

正倫出入兩宮，參典機密，甚以幹理稱。時太子承乾有足疾，不能朝謁，好昵近羣小。太宗謂正倫曰：「我兒疾病，乃可事也。但全無令譽，不聞愛賢好善，私所引接，多是小人，卿可察之。若教示不得，須來告我。」正倫數諫不納，乃以太宗語告之，承乾抗表聞奏。太宗謂正倫曰：「何故漏洩我語？」對曰：「開導不入，故以陛下語嚇之，冀其有懼，或當反善。」帝怒，出爲穀州刺史，又左授交州都督。後承乾搆逆，事與侯君集相連，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，由是配流驩州。

顯慶元年，累授黃門侍郎，兼崇賢館學士，尋同中書門下三品。二年，兼度支尚書，仍依舊知政事。俄拜中書令，兼太子賓客、弘文館學士，進封襄陽縣公。三年，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，出爲橫州刺史，仍削其封邑。尋卒。有集十卷行於代。

史臣曰：王珪履正不回，忠讜無比，君臣時命，胥會于茲。易曰：「自天祐之，吉，無不利。」叔玠有焉。戴冑兩朝仕官，一乃心力，刑無僭濫，事有箴規。雖學術不能求備，而匡益

自可濟時，亦所謂巧於任大矣。文本文傾江海，忠貫雪霜，申慈父之冤，匡明主之業。及委繁劇，俄致暴終。書曰：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。」所謂憂能傷人，不復永年矣。洎羲而下，登清要者數十人，積善之道，焉可忽諸！正倫以能文被舉，以直道見委，參典機密，出入兩宮，斯謂得時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，孰與夫薏苡之謗，士大夫愼之。

贊曰：五靈嘉瑞，出繫汙隆。人中麟鳳，王、戴諸公。動必由禮，言皆匡躬。獻規納諫，貞觀之風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誤不如法者　各本原作「誤不知者」，據通典卷一六九、唐會要卷三九改。

〔二〕今請自王公已下　「今請」二字各本原無，據唐會要卷八八補。

〔三〕準其見苗　「見」字各本原無，據唐會要卷八八、冊府卷五〇二補。

〔四〕長倩子羲　按據下文韋嗣立奏稱羲「從父長倩」語，羲當爲長倩從子。

〔五〕言存左史　各本「左」下有「右」字，據冊府卷五五四、新書卷一〇六杜正倫傳刪。

舊唐書卷七十一

列傳第二十一

魏徵

魏徵字玄成，鉅鹿曲城人也。父長賢，北齊屯留令。徵少孤貧，落拓有大志，不事生業，出家爲道士。好讀書，多所通涉，見天下漸亂，尤屬意縱橫之說。

大業末，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，召徵使典書記。密每見寶藏之疏，未嘗不稱善，既聞徵所爲，遽使召之。徵進十策以干密，雖奇之而不能用。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，徵說密長史鄭頲曰：「魏公雖驟勝，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；又軍無府庫，有功不賞，戰士心惰，此二者難以應敵。未若深溝高壘，曠日持久，不過旬月，敵人糧盡，可不戰而退，追而擊之，取勝之道。且東都食盡，世充計窮，意欲死戰，可謂窮寇難與爭鋒，請愼無與戰。」頲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談耳！」徵曰：「此乃奇謀深策，何謂常談？」因拂衣而去。

及密敗，徵隨密來降，至京師，久不見知，自請安輯山東，乃授秘書丞，驅傳至黎陽。時徐世勣尚爲李密擁衆，徵與世勣書曰：

自隋末亂離，羣雄競逐，跨州連郡，不可勝數。魏公起自叛徒，奮臂大呼，四方響應，萬里風馳，雲合霧聚，衆數十萬。威之所被，將半天下，破世充于洛口，摧化及於黎山。方欲西蹈咸陽，北淩玄闕，揚旌瀚海，飲馬渭川，翻以百勝之威，敗於奔亡之虜。固知神器之重，自有所歸，不可以力爭，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，入函谷而不疑。公生于擾攘之時，感知己之遇，根本已拔，確乎不動，鳩合遺散，據守一隅。世充以乘勝餘勇，息其東略；建德因侮亡之勢，不敢南謀。公之英聲，足以振于今古。然誰無善始，終之慮難，去就之機，安危大節。若策名得地，則九族蔭其餘輝；委質非人，則一身不能自保。殷鑒不遠，公所聞見。孟賁猶豫，童子先之，知幾其神，不俟終日。今公處必爭之地，乘宜速之機，更事遲疑，坐觀成敗，恐凶狡之輩，先人生心，則公之事去矣。

世勣得書，遂定計遣使歸國，開倉運糧，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。

俄而建德悉衆南下，攻陷黎陽，獲徵，署爲起居舍人。及建德就擒，與裴矩西入關。隱太子聞其名，引直洗馬，甚禮之。徵見太宗勳業日隆，每勸建成早爲之所。及敗，太宗使召之，謂曰：「汝離間我兄弟，何也？」徵曰：「皇太子若從徵言，必無今日之禍。」太宗素器

之，引爲詹事主簿。及踐祚，擢拜諫議大夫，封鉅鹿縣男，使安輯河北，許以便宜從事。徵至磁州，遇前宮千牛李志安、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。徵謂副使李桐客曰：「吾等受命之日，前宮、齊府左右，皆令赦原不問。今復送思行，此外誰不自疑？徒遣使往，彼必不信，此乃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且公家之利，知無不爲，寧可慮身，不可廢國家大計。今若釋遣思行，不問其罪，則信義所感，無遠不臻。古者，大夫出疆，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況今日之行，許以便宜從事，主上既以國士見待，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？」卽釋遣思行等，仍以啓聞，太宗甚悅。

太宗新卽位，勵精政道，數引徵入臥內，訪以得失。徵雅有經國之才，性又抗直，無所屈撓，太宗與之言，未嘗不欣然納受。徵亦喜逢知己之主，思竭其用，知無不言。太宗嘗勞之曰：「卿所陳諫，前後二百餘事，非卿至誠奉國，何能若是？」其年，遷尚書左丞。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，帝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案驗無狀，彥博奏曰：「徵爲人臣，須存形迹〔一〕，不能遠避嫌疑，遂招此謗。雖情在無私，亦有可責。」帝令彥博讓徵，且曰：「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。」他日，徵入奏曰：「臣聞君臣協契，義同一體。不存公道，唯事形迹，若君臣上下，同遵此路，則邦之興喪，或未可知。」帝瞿然改容曰：「吾已悔之。」徵再拜曰：「願陛下使臣爲良臣，勿使臣爲忠臣。」帝曰：「忠、良有異乎？」徵曰：「良臣，稷、契、咎陶是也。忠臣，龍逢、

比干是也。良臣使身獲美名，君受顯號，子孫傳世，福祿無疆。忠臣身受誅夷，君陷大惡，家國並喪，空有其名。以此而言，相去遠矣。」帝深納其言，賜絹五百匹。

貞觀二年，遷秘書監，參預朝政。徵以喪亂之後，典章紛雜，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。數年之間，秘府圖籍，粲然畢備。

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，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，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。徵諫曰：「中國始平，瘡痍未復，若徵有勞役，則不自安。往年文泰入朝，所經州縣，猶不能供，況加於此輩。若任其商賈來往，邊人則獲其利；若爲賓客，中國卽受其弊矣。漢建武二十二年，天下已寧，西域請置都護、送侍子，光武不許，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。今若許十國入貢，其使不下千人，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？人心萬端，後雖悔之，恐無所及。」上善其議。時厭怛紇干已發，遽追止之。

後太宗幸九成宮，因有宮人還京，憩於漳川縣之官舍。俄又右僕射李靖、侍中王珪繼至，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。太宗聞之，怒曰：「威福之柄，豈由靖等？何爲禮靖而輕我宮人！」卽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。徵諫曰：「靖等，陛下心膂大臣；宮人，皇后掃除之隸。論其委付，事理不同。又靖等出外，官吏訪朝廷法式，歸來，陛下問人間疾苦。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，官吏亦不可不謁也。至於宮人，供食之外，不合參承。若以此罪責縣吏，恐不

益德音，徒駭天下耳目。」帝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乃釋官吏之罪，李靖等亦寢而不問。

尋宴於丹霄樓，酒酣，太宗謂長孫無忌曰：「魏徵、王珪，昔在東宮，盡心所事，當時誠亦可惡。我能拔擢用之，以至今日，足爲無愧古人。然徵每諫我不從，發言輒卽不應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以事有不可，所以陳論，若不從輒應，便恐此事卽行。」帝曰：「但當時且應，更別陳論，豈不得耶？」徵曰：「昔舜誡羣臣：『爾無面從，退有後言。』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，此卽『退有後言』，豈是稷、契事堯、舜之意耶？」帝大笑曰：「人言魏徵舉動疏慢，我但覺嫵媚，適爲此耳。」徵拜謝曰：「陛下導之使言，臣所以敢諫，若陛下不受臣諫，豈敢數犯龍鱗？」

是月，長樂公主將出降，帝以皇后所生，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。徵曰：「不可。昔漢明欲封其子，云『我子豈與先帝子等？可半楚、淮陽。』前史以爲美談。天子姊妹爲長公主，子爲公主，既加『長』字，卽是有所尊崇。或可情有淺深，無容禮相踰越。」上然其言，入告長孫皇后，后遣使齎錢四十萬、絹四百匹，詣徵宅以賜之。尋進爵郡公。

七年，代王珪爲侍中，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，詔徵評理之。徵性非習法，但存大體，以情處斷，無不悅服。

初，有詔遣令狐德棻、岑文本撰周史，孔穎達、許敬宗撰隋史，姚思廉撰梁、陳史，

李百藥撰齊史。徵受詔總加撰定，多所損益，務存簡正。隋史序論，皆徵所作，梁、陳、齊各爲總論，時稱良史。史成，加左光祿大夫，進封鄭國公，賜物二千段。

徵自以無功於國，徒以辯說，遂參帷幄，深懼滿盈，後以目疾頻表遜位。太宗曰：「朕拔卿於讎虜之中，任公以樞要之職，見朕之非，未嘗不諫。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，何足貴哉？良冶鍛而爲器，便爲人所寶，朕方自比於金，以卿爲良匠。卿雖有疾，未爲衰老，豈得便爾？」其年，徵又面請遜位，太宗難違之，乃拜徵特進，仍知門下事。其後又頻上四疏，以陳得失。其一曰：

臣觀自古受圖膺運，繼體守文，控御英傑，南面臨下，皆欲配厚德於天地，齊高明於日月，本枝百代，傳祚無窮。然而克終者鮮，敗亡相繼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失其道也。殷鑒不遠，可得而言。

昔在有隋，統一寰宇，甲兵強盛，三十餘年〔三〕，風行萬里，威動殊俗，一旦舉而棄之，盡爲他人之有。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長久，故行桀虐，以就滅亡哉！恃其富強，不虞後患。驅天下以從欲，罄萬物以自奉，採域中之子女，求遠方之奇異。宮宇是飾，臺榭是崇，徭役無時，干戈不戢。外示威重，內多險忌，讒邪者必受其福，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人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，殞於

匹夫之手，子孫殄滅，爲天下笑，深可痛哉！

聖哲乘機，拯其危溺，八柱傾而復正，四維絕而更張。遠肅邇安，不踰於期月；勝殘去殺，無待於百年。今宮觀臺榭，盡居之矣；奇珍異物，盡收之矣；姬姜淑媛，盡侍於側矣；四海九州，盡爲臣妾矣。若能鑒彼之所以亡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愼一日，雖休勿休。焚鹿臺之寶衣，毀阿房之廣殿，懼危亡於峻宇，思安處於卑宮，則神化潛通，無爲而理。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毀，卽仍其舊，除其不急，損之又損。雜茅茨於桂棟，參玉砌以土階，悅以使人，不竭其力。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勞，億兆悅以子來，羣生仰而遂性。德之次也。若惟聖罔念，不愼厥終，忘締構之艱難，謂天命之可恃。忽采椽之恭儉，追雕牆之侈靡，因其基以廣之，增其舊而飾之。觸類而長，不思止足，人不見德，而勞役是聞，斯爲下矣。譬之負薪救火，揚湯止沸，以亂易亂，與亂同道，莫可則也，後嗣何觀，則人怨神怒；人怨神怒，則災害必下，而禍亂必作。禍亂既作，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。順天革命之后，隆七百之祚，貽厥孫謀，傳之萬世，難得易失，可不念哉。

其二曰：

臣聞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遠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國之安者，必積其德義。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，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。德不厚而思國之治，雖在下愚，知其

不可，而況於明哲乎！人君當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將崇極天之峻，永保無疆之休。不念於居安思危，戒貪以儉，德不處其厚，情不勝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長者也。

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憂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實繁，能克終者蓋寡，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？昔取之而有餘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，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。竭誠則胡越爲一體，傲物則骨肉爲行路。雖董之以嚴刑，振之以威怒，終苟免而不懷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載舟覆舟，所宜深愼，奔車朽索，其可忽乎？

君人者，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，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，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，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，恐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，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，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，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，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。總此十思，弘茲九德，簡能而任之，擇善而從之。則智者盡其謀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爭馳，君臣無事，可以盡豫遊之樂，可以養松喬之壽，鳴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勞神苦思，代下司職，役聰明之耳目，虧無爲之大道哉！

其三曰：

臣聞書曰：「明德愼罰，惟刑恤哉！」禮云：「爲上易事，爲下易知，則刑不煩矣。上多疑則百姓惑，下難知則君長勞矣。」夫上易事，下易知，君長不勞，百姓不惑。故君有一德，臣無二心，上播忠厚之誠，下竭股肱之力，然後太平之基不墜，「康哉」之詠斯起。當今道被華夷，功高宇宙，無思不服，無遠不臻。然言尙於簡大，志在於明察，刑賞之本，在乎勸善而懲惡，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，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。今之刑賞，未必盡然。或申屈在乎好惡，輕重由乎喜怒。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，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，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，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。瘢痕可求，則刑斯濫矣；毛羽可出，則賞典謬矣。刑濫則小人道長，賞謬則君子道消。小人之惡不懲，君子之善不勸，而望治安刑措，非所聞也。

且夫暇豫清談，皆敦尙於孔、老；威怒所至，則取法於申、韓。直道而行，非無三黜，危人自安，蓋亦多矣。故道德之旨未弘，刻薄之風已扇。夫上風既扇，則下生百端，人競趨時，則憲章不一，稽之王度，實虧君道。昔州黎上下其手，楚國之法遂差；張湯輕重其心，漢朝之刑以弊。人臣之頗僻，猶莫能申其欺罔，況人君之高下，將何以措其手足乎！以睿聖之聰明，無幽微而不燭，豈神有所不達，智有所不通哉？安其

所安，不以衅刑爲念；樂其所樂，遂忘先笑之變。禍福相倚，吉凶同域，唯人所召，安可不思。頃者責罰稍多，威怒微厲，或以供給不贍，或以人不從欲，皆非致治之所急，實乃驕奢之攸漸。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，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，非徒語也。

且我之所代，實在有隋，隋氏亂亡之源，聖明之所臨照。以隋氏之甲兵，況當今之士馬；以隋氏之府藏，譬今日之資儲；以隋氏之戶口，校今時之百姓。度長計大，曾何等級？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，動之也；我以貧寡而安寧，靜之也。靜之則安，動之則亂，人皆知之，非隱而難見也，微而難察也。鮮蹈平易之塗，多遵覆車之轍，何哉？在於安不思危，治不念亂，存不慮亡之所致也。昔隋氏之未亂，自謂必無亂；隋氏之未亡，自謂必不亡。所以甲兵屢動，徭役不息，至于身將戮辱，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，可不哀哉！

夫鑒形之美惡，必就於止水；鑒國之安危，必取於亡國。詩曰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」又曰：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」臣願當今之動靜，思隋氏以爲鑒，則存亡治亂，可得而知。若能思其所以危，則安矣；思其所以亂，則治矣；思其所以亡，則存矣。存亡之所在，節嗜欲以從人，省畋遊之娛，息靡麗之作，罷不急之務，愼偏聽之怒。近忠厚，遠便佞，杜悅耳之邪說，聽苦口之忠言。去易進之人，賤難得之貨，採堯、舜之

誹謗，追禹、湯之罪己，惜十家之產，順百姓之心。近取諸身，恕以待物，思勞謙以受益，不自滿以招損。有動則庶類以和，出言而千里斯應，超上德於前載，樹風聲於後昆。此聖哲之宏規，帝王之盛業，能事斯畢，在乎愼守而已。

夫守之則易，取之實難，既得其所以難，豈不能保其所以易。其或保之不固，則驕奢淫泆動之也，愼終如始，可不勉歟！易云：「君子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。」誠哉斯言，不可以不深察也。伏惟陛下欲善之志，不減於昔時；聞過必改，少虧於曩日。若能以當今之無事，行疇昔之恭儉，則盡善盡美，固無得而稱焉。

其四曰：

臣聞爲國之基，必資於德禮；君子所保，惟在於誠信。誠信立則下無二心，德禮形則遠人斯格。然則德禮誠信，國之大綱，在於父子君臣，不可斯須而廢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又曰：「自古皆有死，人無信不立。」文子曰：「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。」然則言而不行，言不信也；令而不從，令無誠也。不信之言，無誠之令，爲上則敗國，爲下則危身，雖在顚沛之中，君子所不爲也。

自王道休明，十有餘載，威加海外，萬國來庭，倉廩日積，土地日廣。然而道德未益

厚，仁義未益博者，何哉？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，雖有善始之勤，未覩克終之美故也。其所由來者漸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昔貞觀之始，聞善若驚，暨五六年間，猶悅以從諫。自茲厥後，漸惡直言，雖或勉強，時有所容，非復曩時之豁如也。謇諤之士，稍避龍鱗；便佞之徒，肆其巧辯。謂同心者爲朋黨，謂告訐者爲至公，謂強直者爲擅權，謂忠讜者爲誹謗。謂之朋黨，雖忠信而可疑；謂之至公，雖矯僞而無咎。強直者畏擅權之議，忠讜者慮誹謗之尤。至於竊斧生疑，投杼致惑，正人不得盡其言，大臣莫能與之諍。熒惑視聽，鬱於大道，妨化損德，其在茲乎？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，蓋爲此也。

且君子小人，貌同心異。君子掩人之惡，揚人之善，臨難無苟免，殺身以成仁。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唯利之所在，危人以自安。夫苟在危人，則何所不至。今將求致治，必委之於君子；事有得失，或訪之於小人。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，遇小人也必輕而狎，狎則言無不盡，疏則情或不通。是譽毀在於小人，刑罰加於君子，實興喪所在，亦安危所繫，可不慎哉！夫中智之人，豈無小慧，然才非經國，慮不及遠，雖竭力盡誠，猶未免於傾敗；況內懷姦利，承顏順旨，其爲患禍，不亦深乎？故孔子曰：「君子或有不仁者焉，未見小人而仁者。」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，惡不積無妨於正道；小人或時有小善，善不積不足以立忠。今謂之善人矣，復慮其有不信，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

不直乎？雖竭精神，勞思慮，其不可亦已明矣。

夫君能盡禮，臣得竭忠，必在於內外無私，上下相信。上不信則無以使下，下不信則無以事上，信之爲義大矣哉！故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。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：「吾欲酒腐於爵，肉腐於俎，得無害於霸乎？」管仲曰：「此極非其善者，然亦無害霸也。」公曰：「何如而害霸乎？」曰：「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，害霸也。」晉中行穆伯攻鼓，經年而不能下，餽間倫曰：「鼓之嗇夫，間倫知之，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。」穆伯不應。左右曰：「不折一戟，不傷一卒，而鼓可得，君奚爲不取？」穆伯曰：「間倫之爲人也，佞而不仁。若間倫下之，吾不可以不賞。賞之，是賞佞人也。佞人得志，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，雖得鼓，將何用之？」夫穆伯列國大夫，管仲霸者之佐，猶愼於信任，遠避佞人也如此；況乎爲四海之大君，應千齡之上聖，而可使巍巍之盛德，復將有所間然乎？

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，必懷之以德，待之以信，厲之以義，節之以禮，然後善善而惡惡，審罰而明賞。則小人絕其佞邪，君子自強不息，無爲之化，何遠之有？善善而不能進，惡惡而不能去，罰不及於有罪，賞不加於有功，則危亡之期，或未可保，永錫祚胤，將何望哉！

太宗手詔嘉美，優納之。嘗謂長孫無忌曰：「朕卽位之初，上書者或言『人主必須威權獨運，不得委任羣下』；或欲耀兵振武，懾服四夷。唯有魏徵勸朕『偃革興文，布德施惠，中國既安，遠人自服』。朕從其語，天下大寧。絕域君長，皆來朝貢，九夷重譯，相望於道。此皆魏徵之力也。」

太宗嘗嫌上封者衆，不近事實，欲加黜責。徵奏曰：「古者立誹謗之木，欲聞己過，今之封事，謗木之流也。陛下思聞得失，祇可恣其陳道。若所言衷，則有益於陛下；若不衷，無損於國家。」太宗曰：「此言是也。」並勞而遣之。

後太宗在洛陽宮，幸積翠池，宴羣臣，酒酣各賦一事。太宗賦尚書曰：「日昃玩百篇，臨燈披五典。夏康既逸豫，商辛亦流湎。恣情昏主多，克己明君鮮。滅身資累惡，成名由積善。」徵賦西漢曰：「受降臨軹道，爭長趣鴻門。驅傳渭橋上，觀兵細柳屯。夜宴經柏谷，朝遊出杜原。終藉叔孫禮，方知皇帝尊。」太宗曰：「魏徵每言，必約我以禮也。」尋以修定五禮，當封一子爲縣男，請讓孤兄子叔慈。太宗愴然曰：「卿之此心，可以勵俗。」遂許之。

十二年，禮部尚書王珪奏言：「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，皆降乘，違法申敬，有乖儀準。」太宗曰：「卿輩皆自崇貴，卑我兒子乎？」徵進曰：「自古迄茲，親王班次三公之下。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，爲王降乘，非王所宜當也。求諸故事，則無可憑；行之於今，又

乖國憲。」太宗曰：「國家所以立太子者，擬以爲君也。然則人之修短，不在老少，設無太子，則母弟次立。以此而言，安得輕我子耶？」徵曰：「殷家尚質，有兄終弟及之義；自周以降，立嫡必長，所以絕庶孽之窺覦，塞禍亂之源本，有國者之所深慎。」於是遂可珪奏。會皇孫誕育，召公卿賜宴，太宗謂侍臣曰：「貞觀以前，從我平定天下，周旋艱險，玄齡之功，無所與讓。貞觀之後，盡心於我，獻納忠讜，安國利民，犯顏正諫，匡朕之違者，唯魏徵而已。古之名臣，何以加也。」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。

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，遂爲類禮二十卷，以類相從，削其重復，採先儒訓注，擇善從之，研精覃思，數年而畢。太宗覽而善之，賜物一千段，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，仍藏之祕府。

先是，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，未還，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。徵諫曰：「今以立可汗爲名，可汗未定，卽詣諸國市馬，彼必以爲意在市馬，不爲專意立可汗。可汗得立，則不甚懷恩。諸蕃聞之，以爲中國薄義重利，未必得馬而失義矣。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，曰：吾凶行日三十里，吉行五十里，鑾輿在前，屬車在後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？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。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，馬以駕鼓車，劍以賜騎士。陛下凡所施爲，皆邈踰三王之上，奈何至於此事，欲爲孝文、光武之下乎？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，蘇則曰：『若

陛下惠及四海，則不求自至，求而得之，不足爲貴也。』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？」太宗納其言而止。

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，唯徵以爲不可。太宗曰：「朕欲卿極言之。豈功不高耶？德不厚耶？諸夏未治安耶？遠夷不慕義耶？嘉瑞不至耶？年穀不登耶？何爲而不可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功則高矣，而民未懷惠；德雖厚矣，而澤未滂流；諸夏雖安，未足以供事；遠夷慕義，無以供其求；符瑞雖臻，罻羅猶密；積歲豐稔，倉廩尚虛，此臣所以竊謂未可。臣未能遠譬，且借喻於人。今有人十年長患瘵〔三〕，治且愈，此人應皮骨僅存，便欲使負米一石，日行百里，必不可得。隋氏之亂，非止十年，陛下爲之良醫，疾苦雖已乂安，未甚充實，告成天地，臣竊有疑。且陛下東封，萬國咸萃，要荒之外，莫不奔走。今自伊、洛以東，暨乎海岱，灌莽巨澤，蒼茫千里，人煙斷絕，鷄犬不聞，道路蕭條，進退艱阻，豈可引彼夷狄，示以虛弱？竭財以賞，未厭遠人之望；重加給復，不償百姓之勞。或遇水旱之災，風雨之變，庸夫橫議，悔不可追。豈獨臣之懇誠，亦有輿人之誦。」太宗不能奪。是後，右僕射缺，欲拜之，徵固讓乃止。

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，魏王泰寵愛日隆，內外庶僚，並有疑議。太宗聞而惡之，謂侍臣曰：「當今朝臣忠謇，無踰魏徵，我遣傅皇太子，用絕天下之望。」十六年，拜太子太師，知

門下省事如故。徵自陳有疾，詔答曰：「漢之太子，四皓爲助，我之賴公，卽其義也。知公疾病，可臥護之。」

其年，稱綿惙，中使相望。徵宅先無正寢，太宗欲爲小殿，輟其材爲徵營構，五日而成，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，遂其所尙也。及病篤，輿駕再幸其第，撫之流涕，問所欲言，徵曰：「嫠不恤緯，而憂宗周之亡。」後數日，太宗夜夢徵若平生，及旦而奏徵薨，時年六十四。太宗親臨慟哭，廢朝五日，贈司空、相州都督，謚曰文貞，給羽葆鼓吹、班劍四十人，賻絹布千段、米粟千石，陪葬昭陵。及將祖載，徵妻裴氏曰：「徵平生儉素，今以一品禮葬，羽儀甚盛，非亡者之志。」悉辭不受，竟以布車載柩，無文彩之飾。太宗登苑西樓，望喪而哭，詔百官送出郊外。帝親製碑文，幷爲書石。其後追思不已，賜其實封九百戶。嘗臨朝謂侍臣曰：「夫以銅爲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爲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爲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鏡，以防己過。今魏徵殂逝，遂亡一鏡矣！徵亡後，朕遣人至宅，就其書函得表一紙，始立表草，字皆難識，唯前有數行，稍可分辯，云：『天下之事，有善有惡，任善人則國安，用惡人則國亂。公卿之內，情有愛憎，憎者唯見其惡，愛者唯見其善。愛憎之間，所宜詳愼，若愛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善，去邪勿疑，任賢勿貳，可以興矣。』其遺表如此，然在朕思之，恐不免斯事。公卿侍臣，可書之於笏，知而必諫也。」

徵狀貌不逾中人，而素有膽智，每犯顏進諫，雖逢王赫斯怒，神色不移。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。徵卒後，正倫以罪黜，君集犯逆伏誅，太宗始疑徵阿黨。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，太宗知之，愈不悅。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，於是手詔停婚，顧其家漸衰矣。

徵四子：叔琬、叔璘、叔瑜。叔玉襲爵國公，官至光祿少卿；叔瑜至潞州刺史；叔璘禮部侍郎，則天時爲酷吏所殺。

神龍初，繼封叔玉子膺爲鄭國公。

叔瑜子華，開元初太子右庶子。

史臣曰：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，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，恐移運祚，漢成不悟，更生徘徊伊鬱，極言而不顧禍患，何匡益忠藎也如此！當更生時，諫者甚多。如谷永、楊興之上言，圖爲姦利，與賊臣爲鄉導；梅福、王吉之言，雖近古道，未切事情。則納諫任賢，詎宜容易！臣嘗閱魏公故事，與文皇討論政術，往復應對，凡數十萬言。其匡過弼違，能近取譬，博約連類，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。其實根於道義，發爲律度，身正而心勁，上不負時主，下不阿

權幸，中不侈親族，外不爲朋黨，不以逢時改節，不以圖位賣忠。所載章疏四篇，可爲萬代王者法。雖漢之劉向、魏之徐邈、晉之山濤、宋之謝朏，才則才矣，比文貞之雅道，不有遺行乎！前代諍臣，一人而已。

贊曰：智者不諫，諫或不智。智者盡言，國家之利。鄭公達節，才周經濟。太宗用之，子孫長世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須存形迹　「須」字各本原作「雖」，據唐會要卷五八、御覽卷六二一、册府卷四六〇改。

〔二〕三十餘年　「三」字各本原作「四」，據册府卷三二七、英華卷六九五改。

〔三〕十年長患瘵　「瘵」字各本原作「療」，據唐會要卷七改。

舊唐書卷七十二

列傳第二十二

虞世南　李百藥子安期　褚亮劉孝孫　李玄道　李守素附

虞世南字伯施，越州餘姚人，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。祖檢，梁始興王諮議，父荔，陳太子中庶子，俱有重名。叔父寄，陳中書侍郎，無子，以世南繼後，故字曰伯施。世南性沈靜寡欲，篤志勤學，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，經十餘年，精思不倦，或累旬不盥櫛。善屬文，常祖述徐陵，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。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，世南師焉，妙得其體，由是聲名籍甚。

天嘉中，荔卒，世南尚幼，哀毀殆不勝喪。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，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。及服闋，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。寄陷於陳寶應，在閩、越中，世南雖除喪，猶布衣蔬食。至太建末，寶應破，寄還，方令世南釋布食肉。至德初，除西陽王友。陳滅，與世基同入

長安，俱有重名，時人方之二陸。時煬帝在藩，聞其名，與秦王俊辟書交至，以母老固辭，晉王令使者追之。大業初，累授秘書郎，遷起居舍人。時世基當朝貴盛，妻子被服擬於王者，世南雖同居，而躬履勤儉，不失素業。及至隋滅，宇文化及弒逆之際，世基爲內史侍郎，將被誅，世南抱持號泣，請以身代，化及不納，因哀毀骨立，時人稱焉。從化及至聊城，又陷于竇建德，僞授黃門侍郎。

太宗滅建德，引爲秦府參軍。尋轉記室，仍授弘文館學士，與房玄齡對掌文翰。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，于時無本，世南暗疏之，不失一字。太宗昇春宮，遷太子中舍人。及卽位，轉著作郎，兼弘文館學士。時世南年已衰老，抗表乞骸骨，詔不許，遷太子右庶子，固辭不拜，除秘書少監。上聖德論，辭多不載。七年，轉秘書監，賜爵永興縣子。太宗重其博識，每機務之隙，引之談論，共觀經史。世南雖容貌懦愞，若不勝衣，而志性抗烈，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，必存規諷，多所補益。太宗嘗謂侍臣曰：「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，有一言之失，未嘗不悵恨，其懇誠若此，朕用嘉焉。羣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憂不理。」

八年，隴右山崩，大蛇屢見，山東及江淮多大水。太宗以問世南，對曰：「春秋時梁山崩〔一〕，晉侯召伯宗而問焉，對曰：『國主山川，故山川崩竭，君爲之不舉，降服、乘縵、徹樂、出次、祝幣以禮焉。』梁山，晉所主也，晉侯從之，故得無害。漢文帝元年，齊、楚地二十九山

同日崩，水大出，令郡國無來貢獻，施惠於天下，遠近歡洽，亦不爲災。後漢靈帝時，青蛇見御座。晉惠帝時，大蛇長三百步，見齊地，經市入朝。案蛇宜在草野，而入市朝，所以可爲怪耳。今蛇見山澤，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，亦不足怪也。又山東足雨，雖則其常，然陰淫過久，恐有冤獄，宜省繫囚，庶幾或當天意。且妖不勝德，唯修德可以銷變。」太宗以爲然，因遣使者賑恤饑餒，申理獄訟，多所原宥。

後有星孛于虛、危，歷于氐，百餘日乃滅。太宗謂羣臣曰：「天見彗星，是何妖也？」世南曰：「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，公問晏嬰，對曰：『穿池沼畏不深，起臺榭畏不高，行刑罰畏不重，是以天見彗爲公誡耳。』景公懼而修德，後十六日而星沒。臣聞『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』，若德義不修，雖獲麟鳳，終是無補，但政事無闕，雖有災星，何損於時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，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，愼終如始，彗星雖見，未足爲憂。」太宗斂容謂曰：「吾之撫國，良無景公之過。但吾纔弱冠舉義兵，年二十四平天下，未三十而居大位，自謂三代以降，撥亂之主，莫臻於此。重以薛舉之驍雄，宋金剛之鷙猛，竇建德跨河北，王世充據洛陽，當此之時，足爲勍敵，皆爲我所擒。及逢家難，復決意安社稷，遂登九五，降服北夷，吾頗有自矜之意，以輕天下之士，此吾之罪也。上天見變，良爲是乎？秦始皇平六國，隋煬帝富四海，既驕且逸，一朝而敗，吾亦何得自驕也。言念於此，不覺惕

焉震懼。」四月，康國獻獅子，詔世南爲之賦，命編之東觀，辭多不載。

後高祖崩，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，務從隆厚，程限既促，功役勞弊。世南上封事諫曰：

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，非不欲崇高光顯，珍寶具物，以厚其親。然審而言之，高墳厚壠，珍物畢備，此適所以爲親之累，非曰孝也。是以深思遠慮，安於菲薄，以爲長久萬代之計，割其常情以定耳。昔漢成帝造延、昌二陵，制度甚厚，功費甚多。諫議大夫劉向上書，其言深切，皆合事理，其略曰：「孝文居霸陵，悽愴悲懷，顧謂羣臣曰：『嗟乎！以北山石爲椁，用紵絮斮陳漆其間，豈可動哉？』張釋之進曰：『使其中有可欲，雖錮南山猶有隙；使其中無可欲，雖無石椁，又何戚焉！』夫死者無終極，而國家有廢興，釋之所言，爲無窮計也。孝文寤焉，遂以薄葬。」又漢氏之法，人君在位，三分天下貢賦，以一分入山陵。武帝歷年長久，比葬，陵中不復容物，霍光暗於大體，奢侈過度。其後至更始之敗，赤眉賊入長安，破茂陵取物，猶不能盡。無故聚斂百姓，爲盜之用，甚無謂也。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，作終制，其略曰：「昔堯葬壽陵，因山爲體，無封樹，無立寢殿園邑，爲棺椁足以藏骨，爲衣衾足以朽肉。吾營此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後，不知其處，無藏金銀銅鐵，一以瓦器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國，無有不

發之墓，至乃燒取玉匣金縷，骸骨並盡，乃不重痛哉！若違詔妄有變改，吾爲戮屍於地下，死而重死，不忠不孝，使魂而有知，將不福汝。以爲永制，藏之宗廟。」魏文帝此制，可謂達於事矣。

向使陛下德止如秦、漢之君，臣則緘口而已，不敢有言。伏見聖德高遠，堯、舜猶所不逮，而俯與秦、漢之君同爲奢泰，捨堯、舜、殷、周之節儉，此臣所以尤戚也。今爲丘壠如此，其內雖不藏珍寶，亦無益也。萬代之後，但見高墳大墓，豈謂無金玉耶？臣之愚計，以爲漢文霸陵，既因山勢，雖不起墳，自然高顯。今之所卜，地勢卽平，不可不起，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，爲三仞之墳，其方中制度，事事減少。事竟之日，刻石於陵側，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。明器所須，皆以瓦木，合於禮文，一不得用金銀銅鐵。使萬代子孫，並皆遵奉，一通藏之宗廟，豈不美乎！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，已依霸陵，今爲墳壠，又以長陵爲法，恐非所宜。伏願深覽古今，爲長久之慮。臣之赤心，唯願萬歲之後，神道常安，陛下孝名，揚於無窮耳。

書奏不報。世南又上疏曰：「漢家卽位之初，便營陵墓，近者十餘歲，遠者五十年，方始成就。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，其於人力，亦已勞矣。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，卽目人衆未及往時，而功役與之一等，此臣所以致疑也。」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，務從節儉，因下其事

付所司詳議，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。

太宗後頗好獵，世南上疏諫曰：「臣聞秋獮冬狩，蓋惟恆典；射隼從禽，備乎前誥。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，順天道以殺伐，將欲躬摧班掌，親御皮軒，窮猛獸之窟穴，盡逸材于林藪。夷兇剪暴，以衞黎元，收革擢羽，用充軍器，舉旗效獲，式遵前古。然黃屋之尊，金輿之貴，八方之所仰德，萬國之所係心，淸道而行，猶戒銜橛，斯蓋重愼防微，爲社稷也。是以馬卿直諫於前，張昭變色於後，臣誠微淺，敢忘斯義？且天弧星畢，所殪已多，頒禽賜獲，皇恩亦溥。伏願時息獵車，且韜長戟，不拒芻蕘之請，降納涓澮之流，袒裼徒搏，任之羣下，則貽範百王，永光萬代。」其有犯無隱，多此類也。太宗以是益親禮之。嘗稱世南有五絕：一曰德行，二曰忠直，三曰博學，四曰文辭，五曰書翰。

十二年，又表請致仕，優制許之，仍授銀靑光祿大夫、弘文館學士，祿賜、防閤並同京官職事。尋卒，年八十一。太宗舉哀於別次，哭之甚慟。賜東園秘器，陪葬昭陵，贈禮部尙書，謚曰文懿。手敕魏王泰曰：「虞世南於我，猶一體也。拾遺補闕，無日暫忘，實當代名臣，人倫準的。吾有小失，必犯顏而諫之。今其云亡，石渠、東觀之中，無復人矣，痛惜豈可言耶！」未幾，太宗爲詩一篇，追述往古興亡之道，旣而歎曰：「鍾子期死，伯牙不復鼓琴。朕之此詩，將何以示？」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，冀世南神識感悟。後數歲，太宗

夜夢見之，有若平生。翌日，下制曰：「禮部尚書、永興文懿公虞世南，德行淳備，文爲辭宗，夙夜盡心，志在忠益。奄從物化，倏移歲序。昨因夜夢，忽覩其人，兼進讜言，有如平生之日。追懷遺美，良增悲歎。宜資冥助，申朕思舊之情，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，并爲造天尊像一區。」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。有集三十卷，令褚亮爲之序。

世南子昶，官至工部侍郎。

李百藥字重規，定州安平人，隋內史令、安平公德林子也。爲童兒時多疾病，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。七歲解屬文。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、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，有讀徐陵文者，云「既取成周之禾，將刈琅邪之稻」，並不知其事。百藥時侍立，進曰：「傳稱『鄅人藉稻』。杜預注云『鄅國在琅邪開陽。』」乂等大驚異之。

開皇初，授東宮通事舍人，遷太子舍人，兼東宮學士。或嫉其才而毀之者，乃謝病免去。十九年，追赴仁壽宮，令襲父爵。左僕射楊素、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，奏授禮部員外郎，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。詔令修五禮，定律令，撰陰陽書。臺內奏議文表，多百藥所撰。時煬帝出鎮揚州，嘗召之，百藥辭疾不赴，煬帝大怒，及卽位，出爲桂州司馬。其後，

罷州置郡，因解職還鄉里。

大業五年，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。九年，充戍會稽。尋授建安郡丞，行達烏程，屬江都難作，復爲沈法興所得，署爲掾〔二〕。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，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、國子祭酒。及杜伏威攻滅子通，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。或有譖之者，伏威囚之，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，伏威亦知其無罪，乃令復職。

伏威既據有江南，高祖遣使招撫，百藥勸伏威入朝，伏威從之，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，遂詣京師。及渡江至歷陽，狐疑中悔，將害百藥，乃飲以石灰酒，因大洩痢，而宿病皆除。伏威知百藥不死，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，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。公祏反，又授百藥吏部侍郎。有譖百藥於高祖，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，又與輔公祏同反。高祖大怒。及公祏平，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，高祖意稍解，遂配流涇州。

太宗重其才名，貞觀元年，召拜中書舍人，賜爵安平縣男。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，撰齊書。二年，除禮部侍郎。朝廷議將封建諸侯，百藥上封建論曰：

臣聞經國庇民，王者之常制；尊主安上，人情之本方。思闡治定之規，以弘長世之業者，萬古不易，百慮同歸。然命曆有賒促之殊，邦家有理亂之異，遐觀載籍，論之詳矣。咸云周過其數，秦不及期，存亡之理，在於郡國。周氏以監夏、殷之長久〔三〕，遵

黃、唐之並建，維城盤石，深根固本，雖王綱弛廢，枝幹相持，故使逆節不生，宗祀不絕。秦氏背師古之訓，棄先王之道，踐華恃險，罷侯置守，子弟無尺土之邑，兆庶罕共治之憂，故一夫號澤，七廟隳祀。

臣以爲自古皇王，君臨宇內，莫不受命上玄，飛名帝籙，締構遇興王之運，殷憂屬啓聖之期。雖魏武攜養之資，漢高徒役之賤，非止意有覬覦，推之亦不能去也。若其獄訟不歸，菁華已竭，雖帝堯之光被四表，大舜之上齊七政，非止情存揖讓，守之亦不可固焉。以放勛、重華之德，尚不能克昌厥後。是知祚之長短，必在天時，政或盛衰，有關人事。隆周卜代三十，卜年七百，雖淪胥之道斯極，而文、武之器猶存，斯則龜鼎之祚，已懸定於杳冥也。至使南征不返，東遷避逼，禋祀如綫，郊畿不守，此乃淩夷之漸，有累於封建焉。暴秦運短閏餘，數鍾百六。受命之主，德異禹、湯；繼世之君，才非啓、誦。借使李斯、王綰之輩盛開四履，將閭、子嬰之徒俱啓千乘，豈能逆帝子之勃興，抗龍顏之基命者也！

然則得失成敗，各有由焉。而著述之家，多守常轍，莫不情亡今古，理蔽澆淳，欲以百王之季，行三代之法。天下五服之內，盡封諸侯；王畿千乘之間，俱爲采地。是以結繩之化行虞、夏之朝，用象刑之典治劉、曹之末，紀綱既紊，斷可知焉。鍥船求劍，未

見其可；膠柱成文，彌所多惑。徒知問鼎請隧，有懼霸王之師；白馬素車，無復藩籬之援。不悟望夷之釁，未甚羿、浞之災；高貴之殃，寧異申、繒之酷。乃欽明昏亂，自革安危，固非守宰公侯，以成興廢。且數世之後，王室浸微，始自藩屏，化爲仇敵。家殊俗，國異政，強淩弱，衆暴寡，疆埸彼此，干戈日尋。狐駘之役，女子盡髽；崤陵之師，隻輪不返。斯蓋略舉一隅，其餘不可勝數。陸士衡方規規然云：「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據其大邑，天下晏然，以治待亂。」何斯言之謬也！而設官分職，任賢使能，以循吏之才，膺共治之寄，刺郡分竹，何代無人。至使地或呈祥，天不愛寶，民稱父母，政比神明。曹元首方區區然稱：「與人共其樂者，人必憂其憂；與人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」豈容委以侯伯，則同其安危；任之牧宰，則殊其憂樂。何斯言之妄也！

封君列國，藉慶門資，忘其先業之艱難，輕其自然之崇貴，莫不世增淫虐，代益驕侈。自離宮別館，切漢淩雲，或刑人力而將盡，或召諸侯而共樂。陳靈則君臣悖禮，共侮徵舒；衞宣則父子聚麀，終誅壽、朔。乃云爲己思治，豈若是乎？內外羣官，選自朝廷，擢士庶以任之，澄水鏡以鑒之，年勞優其階品，考績明其黜陟。進取事切，砥礪情深，或俸祿不入私門，妻子不之官舍。頒條之貴，食不舉火；剖符之重，衣唯補葛。南陽太守〔四〕，敝布裹身；萊蕪縣長，凝塵生甑。專云爲利圖物，何其爽歟！總而言

之，爵非世及，用賢之路斯廣；民無定主，附下之情不固。此乃愚智所辨，安可惑哉！至如滅國弑君，亂常干紀，春秋二百年間，略無寧歲。次睢咸秩，遂用玉帛之君；魯道有蕩，每等衣裳之會。縱使西漢哀、平之際，東洛桓、靈之時，下吏淫暴，必不至此。爲政之理，可一言以蔽之。

伏惟陛下握紀御天，膺期啓聖，救億兆之焚溺，掃氛祲於寰區。創業垂統，配二儀以立德；發號施令，妙萬物而爲言。獨照宸衷，永懷前古，將復五等而修舊制，建萬國以親諸侯。竊以漢、魏以還，餘風之弊未盡；勛、華既往，至公之道斯革。況晉氏失馭，宇縣崩離；後魏乘時〔三〕，華夷雜處。重以關河分阻，吳、楚懸隔，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，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，畢爲狙詐之階，彌長澆浮之俗。開皇在運，因藉外家。驅御羣英，任雄猜之數；坐移時運，非克定之功。年踰二紀，民不見德。及大業嗣文，世道交喪，一時人物，掃地將盡。雖天縱神武，削平寇虐，兵威不息，勞止未康。

自陛下仰順聖慈，嗣膺寶曆，情深致治，綜覈前王。雖至道無名，言象所紀，略陳梗概，實所庶幾。愛敬蒸蒸，勞而不倦，大舜之孝也。訪安內豎，親嘗御膳，文王之德也。每憲司讞罪，尚書奏獄，大小必察，枉直咸申，舉斷趾之法，易大辟之刑，仁心隱惻，貫徹幽顯，大禹之泣辜也。正色直言，虛心受納，不簡鄙訥，無棄芻蕘，帝堯之求諫

也。弘獎名教，勸勵學徒，既擢明經於青紫，將升碩儒於卿相，聖人之善誘也。羣臣以宮中暑濕，寢膳或乖，請徙御高明，營一小閣。遂惜家人之產，竟抑子來之願，不吝陰陽所感，以安卑陋之居。去歲荒儉，普天饑饉，喪亂甫爾，倉廩空虛。聖情矜愍，勤加惠卹，竟無一人流離道路，猶且食啗藜藿，樂撤簠簋，言必悽動，貌成癯瘠。公旦喜於重譯，文命矜其即序。陛下每四夷款附，萬里歸仁，必退思進省，凝神動慮，恐妄勞中國，以事遠方，不藉萬古之英聲，以存一時之茂實。心切憂勞，跡絕遊幸，每旦視朝，聽受無倦，智周於萬物，道濟於天下。罷朝之後，引進名臣，討論是非，備盡肝膈，唯及政事，更無異辭。纔及日昃，命才學之士，賜以清閒，高談典籍，雜以文詠，間以玄言，乙夜忘疲，中宵不寐。此之四道，獨邁往初，斯實生民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弘茲風化，昭示四方，信可以期月之間，彌綸天壤。而淳粹尚阻，浮詭未移，此由習之永久，難以卒變。請待斲雕成朴，以質代文，刑措之教一行，登封之禮云畢，然後定疆理之制，議山河之賞，未爲晚焉。易稱：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況於人乎？」美哉斯言也。

太宗竟從其議。

四年，授太子右庶子。五年，與左庶子于志寧、中允孔穎達、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敎殿。時太子頗留意典墳，然閒燕之後，嬉戲過度，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，辭多不載。太宗見而

遣使謂百藥曰：「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，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，甚是典要。朕選卿以輔弼太子，正爲此事，大稱所委，但須善始令終耳。」因賜綵物五百段。然太子卒不悟而廢。十年，以撰齊史成，加散騎常侍，行太子左庶子，賜物四百段。俄除宗正卿。十一年，以撰五禮及律令成，進爵爲子。後數歲，以年老固請致仕，許之。太宗嘗制帝京篇，命百藥並作，上歎其工，手詔曰：「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，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！」二十二年卒，年八十四，謚曰康。

百藥以名臣之子，才行相繼，四海名流，莫不宗仰。藻思沈鬱，尤長於五言詩，雖樵童牧豎，並皆吟諷。性好引進後生，提奬不倦。所得俸祿，多散之親黨。又至性過人，初侍父母喪還鄉，徒跣單衣，行數千里，服闋數年，容貌毀悴，爲當時所稱。及懸車告老，怡然自得，穿池築山，文酒談賞，以舒平生之志。有集三十卷。子安期。

安期幼聰辯，七歲解屬文。初，百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，行至太湖，遇逆賊，將加白刃，安期跪泣請代父命，賊哀而釋之。貞觀初，累轉符璽郎，預修晉書成，除主客員外郎。永徽中，遷中書舍人。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，再轉黃門侍郎。龍朔中，爲司列少常伯，參知軍國。有事太山，詔安期爲朝覲壇碑文。

安期前後三爲選部，頗爲當時所稱。時高宗屢引侍臣，責以不進賢良，衆皆莫對，獨安期進曰：「臣聞聖帝明王，莫不勞於求賢，逸於任使。設使堯、舜苦己癯瘠，不能用賢，終亦王化不行。自夏、殷已來，歷國數十，皆委賢良，以共致理。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況今天下至廣，非無英彥。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，卽遭囂謗，以爲朋黨，沉屈者未申，而在位者已損，所以人思苟免，競爲緘默。若陛下虛己招納，務於搜訪，不忌親讎，唯能是用，讒毀亦旣不入，誰敢不竭忠誠？此皆事由陛下，非臣等所能致也。」高宗深然其言。俄檢校東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，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咸亨初卒。自德林至安期三世，皆掌制誥。安期孫羲仲，又爲中書舍人。

褚亮字希明，杭州錢塘人。曾祖湮，梁御史中丞；祖蒙，太子中舍人；父玠，陳秘書監，並著名前史。其先自陽翟徙居焉。亮幼聰敏，好學善屬文，博覽無所不至，經目必記於心。喜遊名賢，尤善談論。年十八，詣陳僕射徐陵，陵與商搉文章，深異之。陳後主聞而召見，使賦詩，江總及諸辭人在坐，莫不推善。

禎明初，爲尚書殿中侍郎。陳亡，入隋爲東宮學士。大業中，授太常博士。時煬帝將

改置宗廟，亮奏議曰：

謹按禮記：「天子七廟，三昭三穆，與太祖之廟而七。」鄭玄注曰：「此周制也。七者，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，與親廟四也。殷則六廟，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。夏則五廟，無太祖，禹與二昭二穆而已。」玄又據禮：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。」案鄭玄義，天子唯立四親廟，并始祖而爲五。周以文、武爲受命之祖，特立二祧，是爲七廟。王肅註禮記曰：「尊者尊統上，卑者尊統下。故天子七廟，諸侯五廟。其有殊功異德，非太祖而不毀，不在七廟之數。」案肅以爲天子七廟，是百代之言。又據王制，天子七廟，諸侯五廟，大夫三廟，降二爲差。是則天子立四親廟，又立高祖之父、高祖之祖父、太祖而爲七。周有文、武、姜嫄合爲十廟。漢世諸帝之廟各立，無迭毀之義。至元帝時，貢禹、匡衡之徒始議其禮，以高帝爲太祖，而立四親，是爲五廟。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，諸侯五廟，降殺以兩之義，七者其正法，可常數也。宗不在此數內，有功德則宗之，不可豫設爲數也。是以班固稱「考論諸儒之議，劉歆博而篤矣」。

光武卽位，建高廟於洛陽，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，就祖宗而爲七。至魏初，高堂隆爲鄭學，議立親廟四，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，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。至景初間，乃依王肅更立六廟，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。晉武受禪，博議宗祀，自文帝以上至

六世祖征西府君〔六〕，而宣帝亦序於昭穆，未升太祖，故祭止六世。江左中興，賀循知禮，至於寢廟之議，皆依魏、晉舊事。宋武初受命爲王，依諸侯立親廟四，卽位之後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、六世祖右北平府君，止於六廟，逮身沒主升，亦從昭穆，猶虛太祖之位也。降及齊、梁，守而勿革，加宗迭毀，禮無違舊。

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，皆別立廟，至於禘祫，俱合食於太祖。是以炎漢之初，諸廟各立，歲時常享，亦隨處而祭，所用廟樂，皆像功德而歌舞焉。至光武乃總立一堂，而羣主異室，斯則新承寇亂，欲從約省，自此已來，因循不變。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，至澤傍通，以昆、彭之勳，開稷、契之緒。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，神武應期，撥亂返正，遠肅邇安，受命開基，垂統聖嗣，鴻名冠於三代，寶祚傳於七百。當文明之運，定祖宗之禮。且損益不同，沿襲異趣，時王所制，可以垂法。自歷代已來，雜用王、鄭二義〔七〕。若尋其旨歸，校以優劣，康成止論周代，非謂經通；子雍總貫皇王，事兼長遠。今請依據古典，崇建七廟，受命之祖〔八〕，宜別立廟祧，百世之後爲不毀之法〔九〕。至於鑾駕親奉，申孝享於高廟；有司行事，竭誠敬於羣主。俾夫規模可則，嚴祀易遵，表有功而彰明德，大復古而貴能變。

臣又按周人立廟，亦無處置之文。據冢人職而言之，先王居中，以昭穆爲左右。

阮忱所撰禮圖，亦從此義。漢京諸廟既遠，又不序禘祫。今若依周制，理有未安；雜用漢儀，事難全採，謹詳立別圖附之。

議未行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，左遷西海郡司戶。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，降威定縣主簿。當時寇盜縱橫，六親不能相保。亮與同行，至隴山，徽遇病終，亮親加棺斂，瘞之路側，慨然傷懷，遂題詩於隴樹，好事者皆傳寫諷誦，信宿遍於京邑焉。薛舉僭號隴西，以亮爲黃門侍郎，委之機務。及舉滅，太宗聞亮名，深加禮接，因從容自陳，太宗大悅，賜物二百段、馬四匹。從還京師，授秦王文學。

時高祖以寇亂漸平，每冬畋狩。亮上疏諫曰：「臣聞堯鼓納諫，舜木求箴，茂克昌之風，致昇平之道。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，拯百王之弊，平壹天下，劬勞帝業，旰食思政，廢寢憂人。用農隙之餘，遵冬狩之禮，獲車之所遊踐，虞旗之所涉歷，網唯一面，禽止三驅，縱廣成之獵士，觀上林之手搏，斯固畋弋之常規，而皇王之壯觀。至於親逼猛獸，臣竊惑之。何者？筋力驍悍，爪牙輕捷。連弩一發，未必挫其凶心；長戟纔揮，不能當其憤氣。雖孟賁抗左，夏育居前，卒然驚軼，事生慮表。如或近起林叢，未塡坑谷，駭屬車之後乘，犯官騎之清塵，小臣怯懦，私懷戰慄。陛下以至聖之資，垂將來之教，降情納下，無隔直言。臣叨逢明時，遊宦藩邸，身漸榮渥，日用不知，敢緣天造，冒陳丹懇。」高祖甚納之。

太宗每有征伐，亮常侍從，軍中宴筵，必預歡賞，從容諷議，多所裨益。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。太宗入居春宮，除太子舍人，遷太子中允。貞觀元年，爲弘文館學士。九年，進授員外散騎常侍，封陽翟縣男，拜通直散騎常侍，學士如故。十六年，進爵爲侯，食邑七百戶。後致仕歸于家。

太宗幸遼東，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，詔遂良謂亮曰：「昔年師旅，卿常入幕；今茲遐伐，君已懸車。倏忽之間，移三十載，眷言疇昔，我勞如何！今將遂良東行，想公於朕，不惜一兒於膝下耳，故遣陳離意，善居加食。」亮奉表陳謝。及寢疾，詔遣醫藥救療，中使候問不絕。卒時年八十八。太宗甚悼惜之，不視朝一日；贈太常卿，陪葬昭陵；謚曰康。

長子遂賢，守雍王友。次子遂良，自有傳。

始太宗既平寇亂，留意儒學，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，以待四方文士。於是，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，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，軍諮祭酒蘇世長，天策府記室薛收，文學褚亮、姚思廉，太學博士陸德明、孔穎達，主簿李玄道，天策倉曹李守素，記室參軍虞世南，參軍事蔡允恭、顏相時，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、薛元敬，太學助教蓋文達，軍諮典籤蘇勗，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。及薛收卒，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。尋遣圖其狀貌，題其名字、爵里，乃命亮爲之像贊，號十八學士寫眞圖，藏之書府，以彰禮賢之重也。諸學士

並給珍膳，分爲三番，更直宿于閤下，每軍國務靜，參謁歸休，卽便引見，討論墳籍，商略前載。預入館者，時所傾慕，謂之「登瀛洲」。顏相時兄師古，蘇勗兄子幹。

劉孝孫者，荆州人也。祖貞，周石臺太守。孝孫弱冠知名，與當時辭人虞世南、蔡君和、孔德紹、庾抱、庾自直、劉斌等登臨山水，結爲文會。大業末，沒于王世充，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。洛陽平，辯面縛歸國，衆皆離散，孝孫猶攀援號慟，追送遠郊，時人義之。武德初，歷虞州錄事參軍，太宗召爲秦府學士。貞觀六年，遷著作佐郎、吳王友。嘗採歷代文集，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。十五年，遷本府諮議參軍。尋遷太子洗馬，未拜卒。

李玄道者，本隴西人也，世居鄭州，爲山東冠族。祖瑾，魏著作佐郎。父行之，隋都水使者。玄道仕隋爲齊王府屬。李密據洛口，引爲記室。及密破，爲王世充所執。是時，同遇囚俘者並懼死，達曙不寐，唯玄道顏色自若，曰：「死生有命，非憂能了。」同拘者雅推其識量。及見世充，舉措不改其常。世充素知其名，益重之，釋縛以爲著作佐郎。

東都平，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、文學館學士。貞觀元年，累遷給事中，封姑臧縣男。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，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，拜玄道爲幽州長史，以維持府事。君廓在州

屢爲非法，玄道數正議裁之。嘗又遣玄道一婢，玄道問婢所由，云本良家子，爲君廓所掠，玄道因放遣之，君廓甚不悅。後遇君廓入朝，房玄齡卽玄道之從甥也，玄道附書，君廓私發，不識草字，疑其謀己，懼而奔叛，玄道坐流嶲州。未幾徵還，爲常州刺史，在職淸簡，百姓安之，太宗下詔褒美，賜以綾綵。三年，表請致仕，加銀靑光祿大夫，以祿歸第，尋卒。

子雲將，知名，官至尙書左丞。

李守素者，趙州人，代爲山東名族。太宗平王世充，徵爲文學館學士，署天策府倉曹參軍。守素尤工譜學，自晉宋已降，四海士流及諸勳貴，華戎閥閱，莫不詳究，當時號爲「行譜」。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，言江左、山東，世南猶相酬對；及言北地諸侯，次第如流，顯其世業，皆有援證，世南但撫掌而笑，不復能答，歎曰：「行譜定可畏。」許敬宗因謂世南曰：「李倉曹以善談人物，乃得此名，雖爲美事，然非雅目。公旣言成準的，宜當有以改之。」世南曰：「昔任彥昇美談經籍，梁代稱爲『五經笥』；今目倉曹爲『人物志』可矣。」貞觀初卒。

史臣曰：劉幷州有言：「和氏之璧，不獨耀於郢握；夜光之珠，何專玩於隋掌。天下之

寶，固當與天下共之。」虞永興之從建德，李安平之佐公祏，褚陽翟之依薛舉，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，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，非不識其飲憩之所。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，羣賢霧集，人知所奉，方得躍鱗天池，擅價春山，爲一代之至寶，則所託之勢異也。隋掌鄂握，曷有常哉！二虞昆仲，文章炳蔚於隋、唐之際；褚河南父子，箴規獻替，洋溢於貞觀、永徽之間。所謂代有人焉，而三家尤盛。

贊曰：文皇盪滌，刷清蒼昊。十八文星，連輝炳耀。虞、褚之筆，動若有神。安平之什，老而彌新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梁山崩　「梁」字各本原無，據本書卷三七五行志、新書卷一〇二虞世南傳補。梁山崩事見左傳成公五年。

〔二〕復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　「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」九字原在上文「出爲桂州司馬」句下，校勘記卷三六說：「按據文義，『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』九字當在『屬江都難作』下。法興爲吳興郡丞，百藥行至烏程，屬江都難作，故百藥爲法興所留。此傳在前，疑錯簡也。」據改。

〔三〕周氏以監夏殷之長久　「周氏」，各本原作「可」，據貞觀政要卷三、全唐文卷一四三改。

〔四〕南陽　各本原作「南郡」，據貞觀政要卷三改。

〔五〕乘時　各本原作「時乘」，據貞觀政要卷三、全唐文卷一四三改。

〔六〕六世祖　各本「祖」上有「親」字，據隋書卷七禮儀志改。

〔七〕雜用王鄭二義　「雜」字各本原作「親」，據隋書卷七禮儀志改。

〔八〕受命之祖　「祖」字各本原作「廟」，據隋書卷七禮儀志改。

〔九〕爲不毀之法　「爲」字各本原無，據隋書卷七禮儀志補。

舊唐書卷七十三

列傳第二十三

薛收 兄子元敬　收子元超　元超從子稷　**姚思廉**　**顏師古** 弟相時
令狐德棻 鄧世隆　顧胤　李延壽　李仁實等附　**孔穎達** 司馬才章
王恭　馬嘉運等附

薛收字伯褒，蒲州汾陰人，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。事繼從父孺以孝聞。年十二，解屬文。以父在隋非命，乃潔志不仕。大業末，郡舉秀才，固辭不應。義旗起，遁於首陽山，將協義舉。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，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內，收乃還城。後君素將應王世充，收遂踰城歸國。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，即日召見，問以經略，收辯對縱橫，皆合旨要。授秦府主簿，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。時太宗專任征伐，檄書露布，多出於收，言辭敏速，還同宿構，馬上即成，曾無點竄。

太宗討王世充也，竇建德率兵來拒，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，以觀賊形勢。收獨建策曰：「世充據有東都，府庫塡積，其兵皆是江淮精銳，所患者在於乏食，是以爲我所持，求戰不可。建德親總軍旅，來拒我師，亦當盡彼驍雄，期於奮決。若縱其至此，兩寇相連，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，則伊、洛之間戰鬬不已。今宜分兵守營，深其溝防，卽世充欲戰，愼勿出兵。大王親率猛銳，先據成皐之險，訓兵坐甲，以待其至。彼以疲弊之師，當我堂堂之勢，一戰必克。建德卽破，世充自下矣。不過兩旬，二國之君，可面縛麾下。若退兵自守，計之下也。」太宗納之，卒擒建德。

東都平，太宗入觀隋氏宮室，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。收進曰：「竊聞峻宇雕牆，殷辛以滅；土階茅棟，唐堯以昌。秦帝增阿房之飾，漢后罷露臺之費，故漢祚延而秦禍速，自古如此。後主曾不能察，以萬乘之尊，困一夫之手，使土崩瓦解，取譏後代，以奢虐所致也。」太宗悅其對。及軍還，授天策府記室參軍。

太宗初授天策上將、尙書令，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，竟用收者。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，獲白魚，命收爲獻表，收援筆立就，不復停思，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。從平劉黑闥，封汾陰縣男。武德六年，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，與房玄齡、杜如晦特蒙殊禮，受心腹之寄。又嘗上書諫獵，太宗手詔曰：「覽讀所陳，實悟心膽，今日成我，卿之力也。明珠兼乘，豈比

來言，當以誠心，書何能盡。今賜卿黃金四十鋌，以酬雅意。」

七年，寢疾，太宗遣使臨問，相望於道。尋命輿疾詣府，太宗親以衣袂撫收，論敘生平，潸然流涕。尋卒，年三十三。太宗親自臨哭，哀慟左右。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：「吾與卿叔共事，或軍旅多務，或文詠從容，何嘗不驅馳經略，款曲襟抱。比雖疾苦，日冀痊除，何期一朝，忽成萬古！追尋痛惋，彌用傷懷。且聞其兒子幼小，家徒壁立，未知何處安置？宜加安撫，以慰吾懷。」因使人弔祭，贈物三百段。及後，遍圖學士等形像，太宗歎曰：「薛收遂成故人，恨不早圖其像。」及登極，顧謂房玄齡曰：「薛收若在，朕當以中書令處之。」又嘗夢收如平生，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。貞觀七年，贈定州刺史。永徽六年，又贈太常卿，陪葬昭陵。文集十卷。

元敬，隋選部侍郎邁子也。有文學，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，時人謂之「河東三鳳」。收爲長離，德音爲鸞鷟，元敬以年最小爲鵷鶵。武德中，元敬爲祕書郎，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，兼直記室。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。時房、杜等處心腹之寄，深相友託，元敬畏於權勢，竟不之狎，如晦常云：「小記室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。」太宗入東宮，除太子舍人。時軍國之務，總於東宮，元敬專掌文翰，號爲稱職。尋卒。

收子元超。元超早孤，九歲襲爵汾陰男。及長，好學善屬文。太宗甚重之，令尚巢剌王女和靜縣主，累授太子舍人，預撰晉書。高宗即位，擢拜給事中，時年二十六。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，高宗皆嘉納之。俄轉中書舍人，加弘文館學士，兼修國史。中書省有一盤石，初，道衡爲內史侍郎，嘗踞而草制，元超每見此石，未嘗不泫然流涕。

永徽五年，丁母憂解。明年，起授黃門侍郎，兼檢校太子左庶子。元超既擅文辭，兼好引寒俊，嘗表薦任希古、高智周、郭正一、王義方、孟利貞等十餘人，由是時論稱美。後以疾出爲饒州刺史。

三年，拜東臺侍郎。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嶲州，舊制流人禁乘馬，元超奏請給之，坐貶爲簡州刺史。歲餘，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，又坐與文章款密，配流嶲州。上元初，遇赦還，拜正諫大夫。三年，遷中書侍郎，尋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時高宗幸溫泉校獵，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。元超以爲既非族類，深可爲虞，上疏切諫，帝納焉。時元超特承恩遇，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。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，曾謂元超曰：「長得卿在中書，固不藉多人也。」

永隆二年，拜中書令，兼太子左庶子。高宗幸東都，太子於京師監國，因留元超以侍太子。帝臨行謂元超曰：「朕之留卿，如去一臂。但吾子未閑庶務，關西之事，悉以委卿。所寄既

深，不得默爾。」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、鄧玄挺、崔融爲崇文館學士。又數上疏諫太子，高宗知而稱善，遣使慰諭，賜物百段。弘道元年，以疾乞骸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聽致仕。其年冬卒，年六十二，贈光祿大夫、秦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文集四十卷。

子曜，亦以文學知名，聖曆中，修三教珠英，官至正諫大夫。元超從子稷。

稷舉進士，累轉中書舍人。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，與稷俱以辭學知名，同在兩省，爲時所稱。景龍末，爲諫議大夫、昭文館學士。好古博雅，尤工隸書。自貞觀、永徽之際，虞世南、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，自後罕能繼者。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，多有虞、褚舊跡，稷銳精模倣，筆態遒麗，當時無及之者。又善畫，博探古跡。睿宗在藩，留意於小學，稷於是特見招引，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。及踐祚，累拜中書侍郎，與蘇頲等對掌制誥，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。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，稷勸令禮讓，因入言於帝曰：「紹京素無才望，出自胥吏，雖有功勳，未聞令德。一朝超居元宰，師長百僚，臣恐清濁同貫，失於聖朝具瞻之美。」帝然其言，因紹京表讓，遂轉爲戶部尚書。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，遞相短長，由是罷知政事，遷左散騎常侍，歷工部、禮部二尚書。以翊贊睿宗功封晉國公，賜實封三百戶，除太子少保。睿宗常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，恩遇莫與爲比。及竇懷貞伏誅，稷以知

其謀，賜死於萬年縣獄中。

子伯陽，以尚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、駙馬都尉，亦以功封安邑郡公，別食實封四百戶。及父死，特免坐，左遷晉州員外別駕，尋而配徙嶺表，在道自殺。

伯陽子談，開元十六年，尚常山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、光祿員外卿，旬日暴卒。

姚思廉字簡之，雍州萬年人。父察，陳吏部尚書，入隋歷太子內舍人、祕書丞、北絳公，學兼儒史，見重於二代。陳亡，察自吳興始遷關中。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，能盡傳家業，勤學寡慾，未嘗言及家人產業。在陳爲揚州主簿，入隋爲漢王府參軍，丁父憂解職。初，察在陳嘗修梁、陳二史，未就，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。丁繼母憂，廬於墓側，毀瘠加人。服闋，補河間郡司法書佐。思廉上表陳父遺言，有詔許其續成梁、陳史。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。

後爲代王侑侍讀，會義師克京城，侑府僚奔駭，唯思廉侍王，不離其側。兵將昇殿，思廉厲聲謂曰：「唐公舉義，本匡王室，卿等不宜無禮於王。」衆服其言，於是布列階下。高祖聞而義之，許其扶侑至順陽閣下，泣拜而去。觀者咸歎曰：「忠烈之士也。仁者有勇，此之

謂乎！」

高祖受禪，授秦王文學。後太宗征徐圓朗，思廉時在洛陽，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，慨然歎曰：「姚思廉不懼兵刃，以明大節，求諸古人，亦何以加也！」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，書曰：「想節義之風，故有斯贈。」尋引爲文學館學士。太宗入春宮，遷太子洗馬。

貞觀初，遷著作郎、弘文館學士。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，令文學褚亮爲之讚，曰：「志苦精勤，紀言實錄。臨危殉義，餘風勵俗。」三年，又受詔與祕書監魏徵同撰梁、陳二史，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，并推究陳事，删益傅縡、顧野王所修舊史，撰成梁書五十卷、陳書三十卷。魏徵雖裁其總論，其編次筆削，皆思廉之功也，賜綵絹五百段，加通直散騎常侍。

思廉以藩邸之舊，深被禮遇，政有得失，常遣密奏之，思廉亦直言無隱。太宗將幸九成宮，思廉諫曰：「離宮遊幸，秦皇、漢武之事，固非堯、舜、禹、湯之所爲也。」言甚切至。太宗諭曰：「朕有氣疾，熱便頓劇，固非情好遊賞也。」因賜帛五十匹。九年，拜散騎常侍，賜爵豐城縣男。十一年卒，太宗深悼惜之，廢朝一日，贈太常卿，謚曰康，賜葬地於昭陵。

子處平，官至通事舍人。處平子璹、珽，別有傳。

顏籀字師古，雍州萬年人，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。其先本居琅邪，世仕江左；及之推歷事周、齊，齊滅，始居關中。父思魯，以學藝稱，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。師古少傳家業，博覽羣書，尤精詁訓，善屬文。隋仁壽中，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，授安養尉。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，因謂曰：「安養劇縣，何以克當？」師古曰：「割鷄焉用牛刀。」素奇其對。到官果以幹理聞。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，與高祖有舊〔一〕，又悅其才，有所綴文，嘗使其掎摭利病，甚親昵之。尋坐事免歸長安，十年不得調，家貧，以教授爲業。

及起義，師古至長春宮謁見，授朝散大夫。從平京城，拜燉煌公府文學，轉起居舍人，再遷中書舍人，專掌機密。于時軍國多務，凡有制誥，皆成其手。師古達於政理，册奏之工，時無及者。太宗踐祚，擢拜中書侍郎，封琅邪縣男。以母憂去職。服闋，復爲中書侍郎。歲餘，坐事免。

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，文字訛謬，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，師古多所釐正，既成，奏之。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，于時諸儒傳習已久，皆共非之。師古輒引晉、宋已來古今本，隨言曉答，援據詳明，皆出其意表，諸儒莫不歎服。於是兼通直郎、散騎常侍，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，令學者習焉。

貞觀七年，拜祕書少監，專典刊正，所有奇書難字，衆所共惑者，隨疑剖析，曲盡其源。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，師古抑素流，先貴勢，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，物論稱其納賄，由是出爲郴州刺史。未行，太宗惜其才，謂之曰：「卿之學識，良有可稱，但事親居官，未爲清論所許。今之此授，卿自取之。朕以卿曩日任使，不忍遐棄，宜深自誡勵也。」於是復以爲祕書少監。師古既負其才，又早見驅策，累被任用，及頻有罪譴，意甚喪沮。自是闔門守靜，杜絕賓客，放志園亭，葛巾野服，然搜求古跡及古器，躭好不已。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，十一年，禮成，進爵爲子。時承乾在東宮，命師古注班固漢書，解釋詳明，深爲學者所重。承乾表上之，太宗令編之祕閣，賜師古物二百段、良馬一匹。

十五年，太宗下詔，將有事於泰山，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。太常卿韋挺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，參考其儀，時論者競起異端。師古奏曰：「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，于時諸儒參詳，以爲適中。」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，多從師古之說，然而事竟不行。師古俄遷祕書監、弘文館學士。十九年，從駕東巡，道病卒，年六十五，謚曰戴。有集六十卷。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，大行於世。永徽三年，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，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。高宗下詔付祕書閣，仍賜揚庭帛五十匹。

師古弟相時，亦有學業。武德中，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。貞觀中，累遷諫議大夫，拾

遺補闕，有諍臣之風。尋轉禮部侍郎。相時羸瘠多疾病，太宗常使賜以醫藥。性仁友，及師古卒，不勝哀慕而卒。

師古叔父遊秦，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，封臨沂縣男。時劉黑闥初平，人多以強暴寡禮，風俗未安，遊秦撫恤境內，敬讓大行。邑里歌曰：「廉州顏有道，性行同莊、老。愛人如赤子，不殺非時草。」高祖璽書勞勉之。俄拜鄆州刺史，卒官。撰漢書決疑十二卷，爲學者所稱，後師古注漢書，亦多取其義耳。

令狐德棻，宜州華原人，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。先居燉煌，代爲河西右族。德棻博涉文史，早知名。大業末爲藥城長，以世亂不就職。及義旗建，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，自稱總管，以德棻爲記室參軍。高祖入關，引直大丞相府記室。武德元年，轉起居舍人，甚見親待。五年，遷祕書丞，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。高祖問德棻曰：「比者，丈夫冠、婦人髻競爲高大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在人之身，冠爲上飾，所以古人方諸君上。昔東晉之末，君弱臣強，江左士女，皆衣小而裳大。及宋武正位之後，君德尊嚴，衣服之製，俄亦變改。此卽近事之徵。」高祖然之。

時承喪亂之餘，經籍亡逸，德棻奏請購募遺書，重加錢帛，增置楷書，令繕寫。數年間，羣書略備。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：「竊見近代已來，多無正史，梁、陳及齊，猶有文籍。至周、隋遭大業離亂，多有遺闕。當今耳目猶接，尚有可憑，如更十數年後，恐事跡湮沒。陛下既受禪於隋，復承周氏歷數，國家二祖功業，並在周時。如文史不存，何以貽鑑今古？如臣愚見，並請修之。」高祖然其奏，下詔曰：

司典序言，史官記事，考論得失，究盡變通，所以裁成義類，懲惡勸善，多識前古，貽鑑將來。伏犧以降，周、秦斯及，兩漢傳緒，三國受命，迄于晉、宋，載籍備焉。自有魏南徙，乘機撫運，周、隋禪代，歷世相仍，梁氏稱邦，跨據淮海，齊遷龜鼎，陳建皇宗，莫不自命正朔，綿歷歲祀，各殊徽號，刪定禮儀。至於發跡開基，受終告代，嘉謀善政，名臣奇士，立言著績，無乏於時。然而簡牘未編，紀傳咸闕，炎涼已積，謠俗遷訛，餘烈遺風，倏焉將墜。朕握圖馭宇，長世字人，方立典謨，永垂憲則。顧彼湮落，用深軫悼，有懷撰次，實資良直。中書令蕭瑀、給事中王敬業、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，侍中陳叔達、祕書丞令狐德棻、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，兼中書令封德彝、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，大理卿崔善爲、中書舍人孔紹安、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，太子詹事裴矩、兼吏部郎中祖孝孫、前祕書丞魏徵可修齊史，祕書監竇璡、給事中歐陽詢、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

陳史。務加詳覈，博採舊聞，義在不刊，書法無隱。

瑀等受詔，歷數年，竟不能就而罷。

貞觀三年，太宗復敕修撰，乃令德棻與祕書郎岑文本修周史，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，著作郎姚思廉修梁、陳史，祕書監魏徵修隋史，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。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、魏澹二家，已爲詳備，遂不復修。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，德棻仍總知類會梁、陳、齊、隋諸史。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，自德棻始也。六年，累遷禮部侍郎，兼修國史，賜爵彭陽男。十年，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。十一年，修新禮成，進爵爲子。又以撰氏族志成，賜帛二百匹。十五年，轉太子右庶子，承乾敗，隨例除名。十八年，起爲雅州刺史，以公事免。尋有詔改撰晉書，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，當時同修一十八人，並推德棻爲首，其體制多取決焉。書成，除祕書少監。

永徽元年，又受詔撰定律令，復爲禮部侍郎，兼弘文館學士，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。尋遷太常卿，兼弘文館學士。

時高宗初嗣位，留心政道，嘗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：「何者爲王道、霸道？又孰爲先後？」德棻對曰：「王道任德，霸道任刑。自三王已上，皆行王道；唯秦任霸術，漢則雜而行之；魏、晉已下，王、霸俱失。如欲用之，王道爲最，而行之爲難。」高宗曰：

「今之所行，何政爲要？」德棻對曰：「古者爲政，清其心，簡其事，以此爲本。當今天下無虞，年穀豐稔，薄賦斂，少征役，此乃合於古道。爲政之要道，莫過於此。」高宗曰：「政道莫尚於無爲也。」又問曰：「禹、湯何以興？桀、紂何以亡？」德棻對曰：「傳稱：『禹、湯罪己，其興也勃焉；桀、紂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』二主惑於妹喜、妲己，誅戮諫者，造炮烙之刑，是其所以亡也。」高宗甚悅，既罷，各賜以繒綵。

四年，遷國子祭酒，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，賜物四百段，兼授崇賢館學士。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，進爵爲公。龍朔二年，表請致仕，許之，仍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乾封元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四，謚曰憲。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，國家凡有修撰，無不參預。

自武德已後，有鄧世隆、顧胤、李延壽、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，頗爲當時所稱。

鄧世隆者，相州人也。大業末，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，引世隆爲賓客，大見親遇。及太宗攻洛陽，遣書諭太，世隆爲復書，言辭不遜。洛陽平後，世隆懼罪，變姓名，自號隱玄先生，竄於白鹿山。貞觀初，徵授國子主簿，與崔仁師、慕容善行、劉顗、庾安禮、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。世隆負宿罪，猶不自安。太宗聞之，遣房玄齡諭之曰：「爾爲王太作書，誠合重罪，但各爲其主，於朕豈有惡哉？朕今爲天子，何能追責匹夫之過，爾宜坦然，勿懷

危懼也。」擢授著作佐郎，歷衛尉丞。

初，太宗以武功定海內，櫛風沐雨，不暇於詩書。暨于嗣業，進引忠良，銳精思政。數年之後，道致隆平，遂於聽覽之暇，留情文史。敍事言懷，時有構屬，天才宏麗，興託玄遠。貞觀十三年，世隆上疏請編錄御集，太宗竟不許之。世隆又採隋代舊事，撰爲東都記三十卷，遷著作郎。尋卒。

顧胤者，蘇州吳人也。祖越，陳給事黃門侍郎。父覽，隋祕書學士。胤，永徽中歷遷起居郎，兼修國史。撰太宗實錄二十卷成，以功加朝散大夫，授弘文館學士。以撰武德、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，加朝請大夫，封餘杭縣男，賜帛五百段。龍朔三年，遷司文郎中。尋卒。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，行於代。

子琮，長安中爲天官侍郎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

李延壽者，本隴西著姓，世居相州。貞觀中，累補太子典膳丞、崇賢館學士。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，又預撰晉書，尋轉御史臺主簿，兼直國史。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，歷遷符璽郎，兼修國史。尋卒。調露中，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，歎美久之，

令藏于祕閣，賜其家帛五十段。延壽又嘗刪補宋、齊、梁、陳及魏、齊、周、隋等八代史，謂之南、北史，凡一百八十卷，頗行於代。

李仁實，魏州頓丘人。官至左史。嘗著格論三卷、通曆八卷、戎州記，並行於時。

孔穎達字沖遠〔三〕，冀州衡水人也。祖碩，後魏南臺丞。父安，齊青州法曹參軍。穎達八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。及長，尤明左氏傳、鄭氏尚書、王氏易、毛詩、禮記，兼善算曆，解屬文。同郡劉焯名重海內，穎達造其門，焯初不之禮，穎達請質疑滯，多出其意表，焯改容敬之。穎達固辭歸，焯固留不可，還家，以教授爲務。隋大業初，舉明經高第，授河內郡博士。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，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，穎達爲最。時穎達少年，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，潛遣刺客圖之，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，由是獲免。補太學助教。屬隋亂，避地於武牢。太宗平王世充，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。武德九年，擢授國子博士。貞觀初，封曲阜縣男，轉給事中。

時太宗初卽位，留心庶政，穎達數進忠言，益見親待。太宗嘗問曰：「論語云：『以能問

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。』何謂也？」穎達對曰：「聖人設教，欲人謙光。己雖有能，不自矜大，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。己之才藝雖多，猶以爲少，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。己之雖有，其狀若無。己之雖實，其容若虛。非唯匹庶，帝王之德，亦當如此。夫帝王內蘊神明，外須玄默，使深不可測，度不可知。易稱『以蒙養正，以明夷莅衆』，若其位居尊極，炫燿聰明，以才凌人，飾非拒諫，則上下情隔，君臣道乖，自古滅亡，莫不由此也。」太宗深善其對。

六年，累除國子司業。歲餘，遷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國子司業。與諸儒議曆及明堂，皆從穎達之說。又與魏徵撰成隋史，加位散騎常侍。十一年，又與朝賢修定五禮，所有疑滯，咸諮決之。書成，進爵爲子，賜物三百段。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，穎達因文見意，更廣規諷之道，學者稱之。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，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、絹百匹。十二年，拜國子祭酒，仍侍講東宮。十四年，太宗幸國學觀釋奠，命穎達講孝經，既畢，穎達上釋奠頌，手詔褒美。後承乾不循法度，穎達每犯顏進諫。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：「太子成長，何宜屢致面折？」穎達對曰：「蒙國厚恩，死無所恨。」諫諍逾切，承乾不能納。

先是，與顏師古、司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名曰五經正義。太宗下詔曰：「卿等博綜古今，義理該洽，考前儒之異說，符聖人之幽旨，實爲不

朽。」付國子監施行，賜穎達物三百段。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，詔更令詳定，功竟未就。十七年，以年老致仕。十八年，圖形於凌煙閣，讚曰：「道光列第，風傳闕里。精義霞開，掞辭飈起。」二十二年卒，陪葬昭陵，贈太常卿，謚曰憲。

司馬才章者，魏州貴鄉人也。父烜，博涉五經，善緯候。才章少傳其業。隋末爲郡博士。貞觀六年，左僕射房玄齡薦之，屢蒙召問，擢授國子助教，論議該洽，學者稱之。

王恭者，滑州白馬人也。少篤學，博涉六經。每於鄉閭教授，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。貞觀初，徵拜太學博士，其所講三禮，皆別立義證，甚爲精博。蓋文懿、文達等皆當時大儒，罕所推借，每講三禮，皆遍舉先達義，而亦暢恭所說。

馬嘉運者，魏州繁水人也。少出家爲沙門，明於三論。後更還俗，專精儒業，尤善論難。貞觀初，累除越王東閣祭酒；頃之，罷歸，隱居白鹿山。十一年，召拜太學博士，兼弘文館學士，預修文思博要。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，每掎摭之，諸儒亦稱爲允當。高宗居春宮，引爲崇賢館學士，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，甚蒙禮異。十九年，遷國子博

士卒。

史臣曰：唐德勃興，英儒間出，佐命協力，實有其人。薛收左右厥猷，經謀雅道，不幸短命，殲我良士。上言：「恨不圖形，若在，當以中書令處之」，才可知矣。元敬藻翰明敏，而畏權勢，竟不狎房、杜，深沉至慎，不亦優哉！元超藉父風望，弼亮宏略，諒非其罪，而再遷流。及登大任，益有嘉謀，汲引多才，以隆弘納，其感恩之重，時共聞諸。有始有卒，其殆庶幾乎！稷出自名家，涉于大用，及自貽謀釁，如貞亮何？姚思廉篤學寡欲，受漢史於家尊，果執明義，臨大節而不可奪。及筆削成書，箴規翊聖，言其命世，亦當仁乎！師古家籍儒風，該博經義，至于詳注史策，探測典禮，清明在躬，天有才格。然而三黜之負，竟在時譏，孔子曰「才難」，不其然乎？令狐德棻貞度應時，待問平直。徵舊史，修新禮，以暢國風；辨治亂，談王霸，以資帝業。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」，其斯之謂歟！鄧世隆國史時譽，固有諒直。其復書不遜，何不知之甚也！上疏請編御集，其弼直乎！顧胤清芬，可觀彝範，積善餘慶，其有子哉！李延壽研考史學，修撰刪補，克成大典，方之班、馬，何代無人。仁實捃摭，抑又次焉。孔穎達風格高爽，幼而有聞，探賾明敏，辨析應對，天有通才。人道惡盈，必有毀訐，及

正義炳煥，乃異人也，雖其掎摭，亦何損於明。司馬才章藉時崇儒，明覈致業；王恭弘闡聲教，禮學研詳；馬嘉運達識自通，克成典雅：並符才用，潤色丹青，其掎摭繁雜，蓋求備者也。

贊曰：河東三鳳，俱瑞黃圖。棻爲良史，穎實名儒。解經不窮，希顏之徒。登瀛入館，不其盛乎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與高祖有舊　「高」字合鈔卷一二四顏師古傳作「其」。

〔二〕沖遠　各本原作「仲達」，據于志寧曲阜憲公孔公碑銘改。

舊唐書卷七十四

列傳第二十四

劉洎　馬周　崔仁師　孫湜　湜弟液　液子論　液弟滌

劉洎

劉洎字思道，荆州江陵人也。隋末，仕蕭銑爲黃門侍郎。銑令略地嶺表，得五十餘城，未還而銑敗，遂以所得城歸國，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。

貞觀七年，累拜給事中，封清苑縣男。十五年，轉治書侍御史，上疏曰：

尚書萬機，實爲政本，伏尋此選，受授誠難。是以八座比於文昌，二丞方於管轄，爰至曹郎，上應列宿，苟非稱職，竊位興譏。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，文案壅滯，臣誠雖庸劣，請述其源。貞觀之初，未有令僕，于時省務繁雜，倍多於今。左丞戴胄、右丞魏徵，並曉達吏方，質性平直，事應彈舉，無所迴避。陛下又假以恩慈，自然肅物，百司匪懈，抑此之由。及杜正倫續任右丞，頗亦厲下。比者綱維不舉，並爲勳親在位，品

非其任，功勢相傾。凡在官僚，未循公道，雖欲自強，先懼囂謗。所以郎中抑奪，唯事諮稟；尚書依違，不得斷決。或憚聞奏，故事稽延，案雖理窮，仍更盤下。去無程限，來不責遲，一經出手，便涉年載。或希旨失情，或避嫌抑理。勾司以案成爲事了，不究是非；尚書用便僻爲奉公，莫論當否。遞相姑息，唯務彌縫。且選賢授能，非材莫舉，天工人代，焉可妄加。至於懿戚元勳，但優其禮秩，或年高耄及，或積病智昏，既無益於時宜，當致之以閒逸。久妨賢路，殊爲不可。將救茲弊，且宜精簡四員，左右丞、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，自然綱維略舉，亦當矯正趨競，豈唯息其稽滯哉！

書奏未幾，拜尚書右丞。十三年，遷黃門侍郎。十七年，加授銀青光祿大夫，尋除散騎常侍。

洎性疏峻敢言。太宗工王羲之書，尤善飛白，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，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，或乘酒爭取於帝手，洎登御座引手得之。皆奏曰：「洎登御牀，罪當死，請付法。」帝笑而言曰：「昔聞婕妤辭輦，今見常侍登牀。」尋攝黃門侍郎，加上護軍。

太宗善持論，每與公卿言及古道，必詰難往復。洎上書諫曰：「帝王之與凡庶，聖哲之與庸愚，上下相懸，擬倫斯絕。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，以極卑而對至尊，徒思自強，不可得也。陛下降恩旨，假慈顏，凝旒以聽其言，虛襟以納其說，猶恐羣下未敢對敭。況動神機，

縱天辯，飾辭以折其理，援古以排其議，欲令凡庶何階應答？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，聖人以不言爲德，老君稱大辯若訥，莊生稱至道無文，此皆不欲煩也。齊侯讀書，輪扁竊笑；漢皇慕古，長孺陳譏，此亦不欲勞也。且多記則損心，多語則損氣，心氣內損，形神外勞，初雖不覺，後必爲累。須爲社稷自愛，豈爲性好自傷乎。竊以今日昇平，皆陛下力行所至，欲其長久，匪由辯博。但當忘彼愛憎，愼茲取捨，每事敦朴，無非至公，若貞觀之初則可矣。至如秦政強辯，失人心於自矜；魏文宏才，虧衆望於虛說。此才辯之累，較然可知矣。伏願略茲雄辯，浩然養氣，簡彼緗圖，淡焉自怡，固萬壽於南岳，齊百姓於東戶，則天下幸甚，皇恩斯畢。」手詔答曰：「非慮無以臨下，非言無以述慮。比有談論，遂致煩多。輕物驕人，恐由茲道。形神心氣，非此爲勞。今聞讜言，虛懷以改。」

時皇太子初立，洎以爲宜尊賢重道，上書曰：

臣聞郊迎四方，孟侯所以成德；齒學三讓，元良由是作貞。斯皆屈主祀之尊，申下交之義。故得芻言咸薦，睿問旁通，不出軒庭，坐知天壤，率由茲道，永固鴻基者焉。原夫太子，宗祧是繫，善惡之際，興亡斯在，不勤於始，將悔於終。是以晁錯上書，令先通政術；賈誼獻策，務前知禮教。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，明允篤誠，皆挺自天姿，非勞審諭，固以華夷仰德，翔泳希風矣。然則寢門視膳，已表於三朝；藝宮論道，宜弘於四

術。雖春秋鼎盛，飭躬有漸，實恐歲月易往，墮業興譏，取適宴安，方從此始。臣以愚短，幸參侍從，思廣離明，願聞徑術，不敢曲陳故事，請以聖德言之。

伏惟陛下誕叡膺圖，登庸歷試。多才多藝，道著於匡時；允武允文，功成於纂祀。萬方即序，九圍清宴。尚且雖休勿休，日愼一日，求異聞於振古，勞睿思於當年。乙夜觀書，事高漢帝；馬上披卷，勤過魏后。陛下自勵如此，而令太子優游棄日，不習圖書，臣所未諭一也。加以暫屛機務，即寓雕蟲。綜寶思於天文，則長河韜映；摛玉字於仙札，則流霞成彩。固以錙銖萬代，冠冕百王，屈、宋不足以升堂，鍾、張何階於入室。陛下自好如此，而太子悠然靜處，不尋篇翰，臣所未諭二也。陛下歷該衆妙，獨秀寰中，猶晦天聽，俯詢凡識。聽朝之隙，引見羣官，降以溫顏，訪以今古。故得朝廷是非，里閭好惡，凡有巨細，必關聽覽。陛下自好如此，而令太子久入趨侍，不接正人，臣所未諭三也。陛下若謂無益，則何事勞神；若謂有成，則宜申貽厥。蔑而不急，未見其可。伏願俯推睿範，訓及儲君，授以良書，娛之嘉客。晨披經史，觀成敗於前蹤；晚接賓遊，訪得失於當代。間以書札，繼以篇章，則日聞所未聞，日見所未見。副德逾光，羣生之福也。

古之太子，問安而退，所以廣敬於君父；異宮而處，所以分別於嫌疑。今太子一

侍天闈，動移旬朔，師傅以下，無由接見。假令供奉有隙，暫還東宮，拜謁既疏，且事欣仰，規諫之道，固所未暇。陛下不可以親教，宮宋無由以進言，雖有具僚，竟將何補？伏願俯循前躅，稍抑下流，弘遠大之規，展師友之義。則儲徽克茂，帝圖斯廣，凡在黎元，孰不慶賴。

自此敕洎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，與皇太子談論。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，命於朝堂斬之，皇太子遽進諫。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：「夫人久相與處，自然染習。自朕臨御天下，虛心正直，即有魏徵朝夕進諫。自徵云亡，劉洎、岑文本、馬周、褚遂良等繼之。皇太子幼在朕膝前，每見朕心悅諫，昔者因染以成性，固有今日之諫耳。」

十八年，遷侍中。太宗嘗謂侍臣曰：「夫人臣之對帝王，多順旨而不逆，甘言以取容。朕今發問，欲聞己過，卿等須言朕愆失。」長孫無忌、李勣、楊師道等咸云：「陛下聖化致太平，臣等不見其失。」洎對曰：「陛下化高萬古，誠如無忌等言。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，或面加窮詰，無不慚退，恐非獎進言者之路。」太宗曰：「卿言是也，當爲卿改之。」

太宗征遼，令洎與高士廉、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，仍兼左庶子、檢校民部尚書。太宗謂洎曰：「我今遠征，使卿輔翼太子，社稷安危之機，所寄尤重，卿宜深識我意。」洎進曰：「願陛下無憂，大臣有愆失者，臣謹即行誅。」太宗以其妄發，頗怪之，謂曰：「君不密則失臣，

臣不密則失身。卿性疏而太健，恐以此取敗，深宜誡愼，以保終吉。」十九年，太宗遼東還，發定州，在道不康。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。洎、周出，遂良傳問起居，洎泣曰：「聖體患癰，極可憂懼。」遂良誣奏之曰：「洎云：『國家之事不足慮，正當傳少主行伊、霍故事，大臣有異志者誅之，自然定矣。』」太宗疾愈，詔問其故，洎以實對，又引馬周以自明。太宗問周，周對與洎所陳不異。遂良又執證不已，乃賜洎自盡。洎臨引決，請紙筆欲有所奏，憲司不與。洎死，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，怒之，並令屬吏。洎文集十卷，行於時。則天臨朝，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，詔令復其官爵。

馬周字賓王，清河茌平人也。少孤貧好學，尤精詩、傳，落拓不爲州里所敬。武德中，補博州助教，日飲醇酎，不以講授爲事。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，周乃拂衣遊於曹、汴，又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，遂感激西遊長安。宿於新豐逆旅，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，遂命酒一斗八升，悠然獨酌，主人深異之。至京師，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。貞觀三年〔一〕，太宗令百僚上書言得失，何以武吏不涉經學，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，令奏之，事皆合旨。太宗怪其能，問何，何答曰：「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馬周具草也。每與臣言，未嘗不以忠孝爲意。」

太宗卽日召之，未至間，遣使催促者數四。及謁見，與語甚悅，令直門下省。六年，授監察御史，奉使稱旨。帝以常何舉得其人，賜帛三百匹。是歲，周上疏曰：

微臣每讀經史，見前賢忠孝之事，臣雖小人，竊希大道，未嘗不廢卷長想，思履其迹。臣以不幸，早失父母，犬馬之養，已無所施，顧來事可爲者，唯忠義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於陛下，陛下不以臣愚瞽，過垂齒錄。竊自顧瞻，無階答謝，輒以微軀丹款，惟陛下所擇。

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，其牆宇宮闕之制，方之紫極，尙爲卑小。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，猶處城中，大安乃至尊所居，更在城外。雖太上皇游心道素，志存淸儉，陛下重違慈旨，愛惜人力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，有不足焉。臣願營築雉堞，修起門樓，務從高顯，以稱萬方之望，則大孝昭乎天下矣。

臣又伏見明敕，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。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。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，鑾輿動軔，嚴蹕經旬，非可以旦暮至也。太上皇情或思感，而欲卽見陛下者，將何以赴之？且車駕今行，本爲避暑。然則太上皇尙留熱所，而陛下自逐涼處，溫凊之道，臣竊未安。然敕書旣出，業已成就，願示速返之期，以開衆惑。

臣又見詔書，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，貽厥子孫，嗣守其政，非有大故，無或黜免。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，誠愛之重之，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。臣以爲如詔旨者，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，富貴之，然則何用代官也。何則？以堯、舜之父，猶有朱、均之子。倘有孩童嗣職，萬一驕愚，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。正欲絕之也，則子文之治猶在；正欲留之也，而欒黶之惡已彰。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，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，明矣。然則向所謂愛之者，乃適所以傷之也。臣謂宜賦以茅土，疇其戶邑，必有材行，隨器方授，則雖其翰翮非強，亦可以獲免尤累。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終全其代者，良得其術也。願陛下深思其事，使夫得奉大恩，而子孫終其福祿也。

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，莫不以孝爲基。故曰：「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。」又曰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」孔子亦云：「吾不預祭如不祭。」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。伏惟陛下踐祚以來，宗廟之享，未曾親事。伏緣聖情，獨以鑾輿一出，勞費稍多，所以忍其孝思，以便百姓。遂使一代之史，不書皇帝入廟之事，將何以貽厥孫謀，垂則來葉？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，然聖人之訓人，固有屈己以從時，願聖慈顧省愚款。

臣又聞致化之道，在於求賢審官；爲政之基，在於揚清激濁。孔子曰：「唯名與器，不以假人。」是言愼舉之爲重也。臣伏見王長通、白明達本自樂工，輿皁雜類，

韋槃提、斛斯正則更無他材，獨解調馬。縱使術踰儕輩，伎能有取，乍可厚賜錢帛，以富其家；豈得列預士流，超授高爵。遂使朝會之位，萬國來庭，騶子倡人，鳴玉曳履，與夫朝賢君子，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，臣竊恥之。然朝命既往，縱不可追，謂宜不使在朝班，預於士伍。

太宗深納之。尋除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。十一年，周又上疏曰：

臣歷觀前代，自夏、殷及漢氏之有天下，傳祚相繼，多者八百餘年，少者猶四五百年，皆爲積德累業，恩結於人心。豈無僻王，賴前哲以免。自魏、晉以還，降及周、隋，多者不過六十年，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。良由創業之君，不務廣恩化，當時僅能自守，後無遺德可思，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，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積德日淺，固當思隆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，廣施德化，使恩有餘地，爲子孫立萬代之基，豈欲但令政教無失，以持當年而已。然自古明王聖主，雖因人設教，寬猛隨時，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、恩加於人二者是務。故其下愛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。

今百姓承喪亂之後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。而供官徭役，道路相繼，兄去弟還，首尾不絕，遠者往來五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無休時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，而有

司作既不廢，自然須人，徒行文書，役之如故。臣每訪問，四五年來，百姓頗有嗟怨之言，以爲陛下不存養之。昔唐堯茅茨土階，夏禹惡衣菲食，如此之事，臣知不可復行於今。漢文帝惜百金之費，輟露臺之役，集上書囊以爲殿帷，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。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，特詔除之，所以百姓安樂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，而承文、景遺德，故人心不動。向使高祖之後，卽有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於時代差近，事迹可見。今京師及益州諸處，營造供奉器物，并諸王妃主服飾，議者皆不以爲儉。臣聞昧旦丕顯，後世猶怠；作法於理，其弊猶亂。陛下少處人間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敗，目所親見，尙猶如此。而皇太子生長深宮，不更外事，卽萬歲之後，固聖慮所當憂也。

臣尋往代以來之事，但有黎庶怨叛，聚爲盜賊，其國無不卽滅，人主雖改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，當修於可修之時，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，則無益者也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，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，而皆不知其身之失。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，而幽、厲亦笑殷紂之滅；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、魏之失國。今之視煬帝，亦猶煬帝之視齊、魏也。故京房謂漢元帝云，「臣恐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古」，此言不可不誡也。

往者貞觀之初，率土霜儉，一匹絹纔得一斗米，而天下帖然。百姓知陛下甚愛憐

之，故人人自安，曾無謗讟。自五六年來，頻歲豐稔，一匹絹得粟十餘石，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，咸有怨言。又今所營爲者，頗多不急之務故也。自古以來，國之興亡，不由積畜多少，唯在百姓苦樂。且以近事驗之，隋家貯洛口倉，而李密因之；東都積布帛，而世充據之；西京府庫，亦爲國家之用，至今未盡。向使洛口、東都無粟帛，則世充、李密未能必聚大衆。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，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，豈人勞而強斂之，更以資寇，積之無益也。然儉以息人，貞觀之初，陛下已躬爲之，故今行之不難也。爲之一日，則天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，倘中國被水旱之災，邊方有風塵之患，狂狡因之以竊發，則有不可測之事，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。古語云：「動人以行不以言，應天以實不以文。」以陛下之明，誠欲勵精爲政，不煩遠采上古之術，但及貞觀之初，則天下幸甚。

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，言當韓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時，使文帝卽天子位，必不能安。又言賴諸王年少，傅相制之，長大之後，必生禍亂。歷代以來，皆以誼言爲是。臣竊觀今諸將功臣，陛下所與定天下者，皆仰稟成規，備鷹犬之用，無威略振主如韓、彭之難駕馭者。而諸王年並幼少，縱其長大，當陛下之日，必無他心。然卽萬代之後，不可不慮。自漢、晉以來，亂天下者，何嘗不是諸王？皆爲

樹置失宜，不預爲節制，以至於滅亡。人主熟知其然，但溺於私愛，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。今天下百姓極少，諸王甚多，寵遇之恩，有過厚者，臣之愚慮，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。昔魏武帝寵陳思，及文帝卽位，防守禁閉，有同獄囚。以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。此則武帝寵陳思，適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何患不富貴，身食大國，封戶不少，好衣美食之外，更何所須，而每年加別優賜，曾無紀極。俚語曰，「貧不學儉，富不學奢」，言自然也。今大聖創業，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，當制長久之法，使萬代遵行。

又言：

臨天下者，以人爲本。欲令百姓安樂，唯在刺史、縣令。縣令旣衆，不能皆賢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則合境蘇息。天下刺史悉稱聖意，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，百姓不慮不安。自古郡守、縣令，皆妙選賢德，欲有擢昇宰相，必先試以臨人，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。今朝廷獨重內官，縣令、刺史，頗輕其選。刺史多是武夫勳人，或京官不稱職，方始外出。而折衝果毅之內，身材強者，先入爲中郎將，其次始補州任。邊遠之處，用人更輕，其材堪宰莅，以德行見稱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於此。

疏奏，太宗稱善久之。

先是，京城諸街，每至晨暮，遣人傳呼以警衆。周遂奏諸街置鼓，每擊以警衆，令罷傳呼，時人便之，太宗益加賞勞。俄拜給事中，十二年，轉中書舍人。周有機辯，能敷奏，深識事端，動無不中。太宗嘗曰：「我於馬周，暫不見則便思之。」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：「吾見馬君論事多矣，援引事類，揚搉古今，舉要删蕪，會文切理，一字不可加，一言不可減，聽之靡靡，令人亡倦。昔蘇、張、終、賈，正應此耳。然鳶肩火色，騰上必速，恐不能久耳。」十五年，遷治書侍御史，兼知諫議大夫，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。王爲皇太子，拜中書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十八年，遷中書令，依舊兼太子右庶子。周既職兼兩宮，處事精密，甚獲當時之譽。

太宗伐遼東，皇太子定州監守，令周與高士廉、劉洎留輔皇太子。太宗還，以本官攝吏部尚書。二十一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：「鸞鳳凌雲，必資羽翼。股肱之寄，誠在忠良。」周病消渴，彌年不瘳。時駕幸翠微宮，敕求勝地，爲周起宅。名醫中使，相望不絕，每令尚食以膳供之，太宗躬爲調藥，皇太子親臨問疾。周臨終，索所陳事表草一帙，手自焚之，慨然曰：「管、晏彰君之過，求身後名，吾弗爲也。」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八。太宗爲之舉哀，贈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高宗卽位，追贈尚書右僕射、高唐縣公。垂拱中，配享高宗廟庭。

子載，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，善選補，於今稱之。卒於雍州長史。

崔仁師，定州安喜人。武德初，應制舉，授管州錄事參軍。五年，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，進拜右武衛錄事參軍，預修梁、魏等史。貞觀初，再遷殿中侍御史。時青州有逆謀事發，州縣追捕支黨，俘囚滿獄，詔仁師按覆其事。仁師至州，悉去杻械，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，唯坐其魁首十餘人，餘皆原免。及奏報，詔使將往決之，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：「此獄徒侶極衆，而足下雪免者多，人皆好生，誰肯讓死？今既臨命，恐未甘心，深爲足下憂也。」仁師曰：「嘗聞理獄之體，必務仁恕，故稱殺人刖足，亦皆有禮。豈有求身之安，知枉不爲申理。若以一介暗短，但易得十囚之命，亦所願也。」伏伽慚而退。及敕使至青州更訊，諸囚咸曰：「崔公仁恕，事無枉濫，請伏罪。」皆無異辭。

仁師後爲度支郎中，嘗奏支度財物數千言，手不執本，太宗怪之，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，仁師對唱，一無差殊，太宗大奇之。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、毛詩，毀孔、鄭舊義，上表請廢舊注，行己所注者，詔禮部集諸儒詳議。玄度口辯，諸博士皆不能詰之。郎中許敬宗請付祕閣藏其書，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、鄭並行。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，乃條其不合大義，駁奏請罷之。詔竟依仁師議，玄度遂廢。

十六年，遷給事中。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，請改從死，奏請八座詳議。右僕射高士廉、吏部尚書侯君集、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，民部尚書唐儉、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、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。時議者以漢及魏、晉謀反皆夷三族，咸欲依士廉等議。仁師獨駁曰：「自羲、農以降，爰及唐、虞，或設言而人不犯，或畫象而下知禁。三代之盛，泣辜解網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咸臻至理，俱爲稱首。及其世亂，獄訟滋煩，周之季年，不勝其弊，烈火原於子產，峭澗起於安于，韓、李、申、商〔三〕，爭持急刻，參夷相坐，始於此也。秦用其法，遂至土崩。漢高之務寬大，未爲盡善；文帝之存仁厚，仍多涼德。遂使新垣族滅，信、越葅醢，見譏良史，謂之過刑。魏、晉至隋，有損有益，凝脂猶密，秋荼尚煩。皇上爰發至仁，念茲刑憲，酌前王之令典，探往代之嘉猷；革弊蠲苛，可大可久，仍降綸綍，頒之九區。故得斷獄數簡，手足有措，刑清化洽，未有不安。忽以暴秦酷法，爲隆周中典，乖惻隱之情，反惟行之令。進退參詳，未見其可。且父子天屬，昆季同氣，誅其父子，足累其心，此而不顧，何愛兄弟。既欲改法，請更審量。」竟從仁師駁議。

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，忤旨，轉爲鴻臚少卿，遷民部侍郎。征遼之役，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，仁師爲副，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。仁師以水路險遠，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，遂便宜從事，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。及韋挺以壅滯失期，除名爲民，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，

坐免官。既不得志，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，辭多不載。太宗還至中山，起爲中書舍人，尋兼檢校刑部侍郎。太宗幸翠微宮，仁師上清暑賦以諷，太宗稱善，賜帛五十段。二十二年，遷中書侍郎，參知機務。時仁師甚承恩遇，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。會有伏閤上訴者，仁師不奏，太宗以仁師罔上，遂配龔州。會赦還。永徽初，起授簡州刺史，尋卒，年六十餘。

神龍初，以子挹爲國子祭酒，恩例贈同州刺史。挹子湜。

湜少以文辭知名，舉進士，累轉左補闕，預修三教珠英，遷殿中侍御史。神龍初，轉考功員外郎。時桓彥範、敬暉等既知國政，懼武三思讒間，引湜爲耳目，使伺其動靜。俄而中宗疏忌功臣，於三思恩寵漸厚，湜乃反以桓、敬等計議潛告三思。尋遷中書舍人。及桓、敬等徙于嶺外，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，以絕其歸望。三思問誰可使者，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、敬等所惡，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，湜乃舉充此行。桓、敬等聞利貞至，多自殺，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。

湜，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，挹爲禮部，父子同爲南省副貳，有唐已來未有也。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，湜託附之。由是中宗遇湜甚厚，俄拜吏部侍郎，尋轉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與鄭愔同知選事，銓綜失序，爲御史李尚隱所劾，愔坐配流嶺表，湜左轉爲江州

司馬。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，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，授湜襄州刺史。未幾，入爲尙書左丞。韋庶人臨朝，復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睿宗卽位，出爲華州刺史；俄又拜太子詹事。

初，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，以通商州水陸之運，役徒數萬，死者十三四。仍嚴錮舊道，禁行旅，所開新路以通，竟爲夏潦衝突，崩壓不通。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俄爲太平公主所引，復遷中書門下三品。先天元年，拜中書令，與劉幽求爭權不協，陷幽求徙于嶺表，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，不果而止。時挹以年老，累除戶部尙書致仕。挹性貪冒，受人請託，數以公事干湜，湜多違拒不從，大爲時論所嗤。

玄宗在東宮，數幸其第，恩意甚密。湜旣私附太平公主，時人咸爲之懼，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，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。及帝將誅蕭至忠等，召將託爲腹心，湜弟滌謂湜曰：「主上若有所問，不得有所隱也。」湜不從，及見帝，對問失旨。至忠等旣誅，湜坐徙嶺外。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，臨刑歎曰：「本謀此事，出自崔湜，今我就死而湜得生，何冤濫也！」俄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酖，乃追湜賜死。初，湜與張說有隙，說時爲中書令，議者以爲說構陷之。時湜與尙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，湜謂藏用曰：「家弟承恩，或冀寬宥。」因遲留不速進。行至荊州，夢於講堂照鏡，曰：「鏡者明象，吾當爲人主所明

也。」以告占夢人張由，對曰：「講堂者受法之所，鏡者於文爲『立見金』，此非吉徵。」其日追使至，縊於驛中，時年四十三。

湜美姿儀，早有才名，弟液、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，居清要，每宴私之際，自比東晉王導、謝安之家。謂人曰：「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，未嘗不爲第一。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，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。」是故進趣不已，而不以令終。

液尤工五言之作，湜常歎伏之曰：「海子，我家之龜也。」海子卽液小名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坐兄配流，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。作幽征賦以見意，辭甚典麗。遇赦還，道病卒。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。

液子論，以吏幹稱。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、濛陽太守。乾元後，歷典名郡，皆以理行稱。大曆末，元載以罪誅，朝廷方振起淹滯，遷同州刺史。未幾，爲黜陟使庾何所按，廢免。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，復用論爲衢州刺史。秩滿，寓於揚、楚間，德宗以舊族耆年，授大理卿致仕卒。

液弟滌，多辯智，善諧謔，素與玄宗款密。兄湜坐太平黨誅，玄宗常思之，故待滌踰厚，用爲祕書監，出入禁中，與諸王侍宴不讓席，而坐或在寧王之上。後賜名澄。從東封還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封安喜縣子。開元十四年卒，贈兗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劉洎始以章疏切直，以至位望隆顯。至于提綱整帶，咨聖嘉猷，籍國士之談，體廊廟之器。噫，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一言不慎，竟陷誣奏。雖君親甚悔，而駟不及舌，良足悲矣！馬周道承際會，天性深沉，悟主談微，置忠本孝，沖識廣度，宛涉穹崇。詩曰：「嘉樂君子，顯顯令德。」惜其中壽，不憖遺乎！崔仁師以史材獲進，其刊正褒貶，雅得詳明。至于本仁恕，申枉濫，其事可觀。沮穿鑿之注，止從重之刑，其言甚直。書曰「疑謀勿成」，而以魏王爲請，不亦惑乎！及參機務，竟致忌嫉，罔上之名，抑有由也。崔湜之德，去祖逾遠，謂勢可恃，謂進無傷，及位極人臣，而心無止足。覽海鷗賦，知而不誡，及荆州之夢，人知不免。易曰：「不節之嗟，又誰咎也！」

贊曰：驥逢造父，一日千里。英主取賢，不拘階陛。賓王徒步，洎爲賊吏。一見文皇，皆登相位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貞觀三年　「三年」，各本原作「五年」，據本書卷二太宗紀、通鑑卷一九三改。

〔二〕韓李申商「李」字各本原作「季」，龔道耕舊唐書補校云：「『季』疑『李』誤。」案先秦法家有李悝，無姓季者，今改。

舊唐書卷七十五

列傳第二十五

蘇世長 子良嗣　韋雲起 孫方質　孫伏伽　張玄素

蘇世長，雍州武功人也。祖彤，後魏通直散騎常侍〔一〕。父振，周宕州刺史、建威縣侯。周武帝時，世長年十餘歲，上書言事。武帝以其年小，召問讀何書，對曰：「讀孝經、論語。」武帝曰：「孝經、論語何所言？」對曰：「孝經云：『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。』論語云：『爲政以德。』」武帝善其對，令於獸門館讀書。以其父歿王事，因令襲爵，世長於武帝前擗踴號泣，武帝爲之改容。隋文帝受禪，世長又屢上便宜，頗有補益，超遷長安令。大業中，爲都水少監，使於上江督運。會江都難作，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，哀感路人。王世充僭號，署爲太子太保、行臺右僕射，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將豆盧褒俱鎮襄陽。時弘烈娶褒女爲妻，深相結託。高祖與褒有舊，璽書諭之，不從，頻斬使者。

武德四年，洛陽平，世長首勸弘烈歸降。既至京師，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，世長頓顙曰：「自古帝王受命，爲逐鹿之喻，一人得之，萬夫斂手。豈有獲鹿之後，忿同獵之徒，問爭肉之罪也？陛下應天順人，布德施惠，又安得忘管仲、雍齒之事乎！且臣武功之士，經涉亂離，死亡略盡，惟臣殘命，得見聖朝，陛下若復殺之，是絕其類也。實望天恩，使有遺種。」高祖與之有故，笑而釋之。尋授玉山屯監。

後於玄武門引見，語及平生，恩意甚厚。高祖曰：「卿自謂諂佞耶，正直耶？」對曰：「臣實愚直。」高祖曰：「卿若直，何爲背世充而歸我？」對曰：「洛陽既平，天下爲一，臣智窮力屈，始歸陛下。向使世充尚在，臣據漢南，天意雖有所歸，人事足爲勍敵。」高祖大笑。嘗嘲之曰：「名長意短，口正心邪，棄忠貞於鄭國，忘信義於吾家。」世長對曰：「名長意短，實如聖旨；口正心邪，未敢奉詔。昔竇融以河西降漢，十世封侯；臣以山南歸國，惟蒙屯監。」卽日擢拜諫議大夫。

從幸涇陽校獵，大獲禽獸於旌門。高祖入御營，顧謂朝臣曰：「今日畋樂乎？」世長進曰：「陛下遊獵，薄廢萬機，不滿十旬，未爲大樂。」高祖色變，既而笑曰：「狂態發耶？」世長曰：「爲臣私計則狂，爲陛下國計則忠矣。」及突厥入寇武功，郡縣多失戶口，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。世長又諫曰：「突厥初入，大爲民害，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，乃於其地又縱畋

獵，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，百姓供頓，將何以堪？」高祖不納。

又嘗引之於披香殿，世長酒酣，奏曰：「此殿隋煬帝所作耶，是何雕麗之若此也？」高祖曰：「卿好諫似直，其心實詐。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，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？」對曰：「臣實不知。但見傾宮、鹿臺琉璃之瓦，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。若是陛下作此，誠非所宜。臣昔在武功，幸常陪侍，見陛下宅宇，纔蔽風霜，當此之時，亦以爲足。今因隋之侈，民不堪命，數歸有道，而陛下得之，實謂懲其奢淫，不忘儉約。今初有天下，而於隋宮之內，又加雕飾，欲撥其亂，寧可得乎？」高祖深然之。

後歷陝州長史、天策府軍諮祭酒。秦府初開文學館，引爲學士，與房玄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，令文學褚亮爲之贊，曰：「軍諮諧噱，超然辯悟。正色于庭，匪躬之故。」貞觀初，聘于突厥，與頡利爭禮，不受賂遺，朝廷稱之。出爲巴州刺史，覆舟溺水而卒。

世長機辯有學，博涉而簡率，嗜酒無威儀。初在陝州，部內多犯法，世長莫能禁，乃責躬引咎，自撻於都街。伍伯嫉其詭，鞭之見血，世長不勝痛，大呼而走，觀者咸以爲笑，議者方稱其詐。

子良嗣，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。王時年少，舉事不法，良嗣正色匡諫，甚見敬憚。王府

官屬多非其人，良嗣守文檢括，莫敢有犯，深爲高宗所稱。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。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，將於苑中植之。宦者科舟載竹，所在縱暴。還過荆州，良嗣囚之，因上疏切諫，稱：「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，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。又小人竊弄威福，以虧皇明。」言甚切直。疏奏，高宗下制慰勉，遽令棄竹於江中。

永淳中，爲雍州長史。時關中大飢，人相食，盜賊縱横。良嗣爲政嚴明，盜發三日內無不擒擿。則天臨朝，遷工部尚書，尋代王德眞爲納言，累封温國公。爲西京留守，則天賦詩餞送，賞遇甚渥。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，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。良嗣駁之曰：「昔公儀相魯，猶能拔葵去織，未聞萬乘之主，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。」匪躬遂止。

無幾，追入都，遷文昌左相、同鳳閣鸞臺三品。載初元年春，罷文昌左相，加位特進，仍依舊知政事。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，及方質坐事當誅，辭引良嗣，則天特保明之。良嗣謝恩拜伏，便不能復起，輿歸其家，詔御醫張文仲、韋慈藏往視疾。其日薨，年八十五。則天輟朝三日，舉哀於觀風門，敕百官就宅赴弔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、益州都督，賜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兼降璽書弔祭。

其子踐言，太常丞，尋爲酷吏所陷，配流嶺南而死。追削良嗣官爵，籍沒其家。景龍元年，追贈良嗣司空。

踐言子務玄，襲爵温國公，開元中，爲邠王府長史。

韋雲起，雍州萬年人。伯父澄，武德初國子祭酒、綿州刺史。雲起，隋開皇中明經舉，授符璽直長。嘗因奏事，文帝問曰：「外間有不便事，汝可言之。」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，雲起應聲奏曰：「柳述驕豪，未嘗經事，兵機要重，非其所堪，徒以公主之壻，遂居要職。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，濫以天秩加於私愛，斯亦不便之大者。」帝甚然其言，顧謂述曰：「雲起之言，汝藥石也，可師友之。」仁壽初，詔在朝文武舉人，述乃舉雲起，進授通事舍人。大業初，改爲通事謁者，又上疏奏曰：「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，而自作門戶，更相剡薦，附下罔上，共爲朋黨。不抑其端，必傾朝政，臣所以痛心扼腕，不能默已。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。」煬帝令大理推究，於是左丞郎蔚之、司隸別駕郎楚之並坐朋黨，配流漫頭赤水，餘免官者九人。

會契丹入抄營州，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。啓民可汗發騎二萬，受其處分。雲起分爲二十營，四道俱引，營相去各一里，不得交雜。聞鼓聲而行，聞角聲而止，自非公使，勿得走馬。三令五申之後，擊鼓而發，軍中有犯約者，斬紇干一人，持首以徇。於是

突厥將帥來入謁之，皆膝行股戰，莫敢仰視。契丹本事突厥，情無猜忌，雲起既入其界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，欲共高麗交易，勿言營中有隋使，敢漏泄者斬之。契丹不備。去賊營百里，詐引南度，夜復退還，去營五十里，結陣而宿，契丹弗之知也。既明俱發，馳騎襲之，盡獲其男女四萬口，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，餘將入朝，男子皆殺之。煬帝大喜，集百官曰：「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，行師奇譎，才兼文武，又立朝謇諤，朕今親自舉之。」擢爲治書御史。雲起乃奏劾曰：「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，寄任隆重；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，維持內外。今四方告變，不爲奏聞，賊數實多，或減言少。陛下既聞賊少，發兵不多，衆寡懸殊，往皆莫克，故使官軍失利，賊黨日滋。此而不繩，爲害將大，請付有司，詰正其罪。」大理卿鄭善果奏曰：「雲起詆訾名臣，所言不實，非毀朝政，妄作威權。」由是左遷大理司直。

煬帝幸揚州，雲起告歸長安，屬義旗入關，於長樂宮謁見。義寧元年，授司農卿，封陽城縣公。武德元年，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，判農圃監事。是歲，欲大發兵討王世充，雲起上表諫曰：「國家承喪亂之後，百姓流離，未蒙安養，頻年不熟，關內阻飢。京邑初平，物情未附，鼠竊狗盜，猶爲國憂。盩厔、司竹，餘氛未殄；藍田、谷口，羣盜實多。朝夕伺間，極爲國害。雖京城之內，每夜賊發。北有師都，連結胡寇，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。捨此不圖，而窺兵函、洛，若師出之後，內盜乘虛，一旦有變，禍將不小。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，山川懸

絕，無能爲害，待有餘力，方可討之。今內難未弭，且宜弘於度外。如臣愚見，請暫戢兵，務穡勸農，安人和衆，關中小盜，自然寧息。秦川將卒，賈勇有餘，三年之後，一舉便定。今雖欲速，臣恐未可。」乃從之。

會突厥入寇，詔雲起總領幽、寧已北九州兵馬，便宜從事。四年，授西麟州刺史，司農卿如故。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，轉遂州都督，懷柔夷獠，咸得衆心。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，尋轉行臺兵部尚書。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，又妄奏獠反，冀得集兵，因此作威，肆其凶暴，雲起多執不從。雲起又營私產，交通生獠，以規其利，軌亦對衆言之，由是構隙，情相猜貳。隱太子之死也，敕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、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，慮其聞狀或將爲變，先設備而後告之。雲起果不信，問曰：「詔書何在？」軌曰：「公，建成黨也，今不奉詔，同反明矣。」遂執殺之。初，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，頗每與之言及時事，甚嘉歎之，乃謂之曰：「韋生識悟如是，必能自取富貴；然剛腸嫉惡，終當以此害身。」竟如頗言。

子師實，垂拱初，官至華州刺史、太子少詹事，封扶陽郡公。

師實子方質，則天初鸞臺侍郎、地官尚書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時改修垂拱格式，方質多所損益，甚爲時人所稱。俄而武承嗣、三思當朝用事，諸宰相咸傾附之。方質疾假，承嗣

等詣宅問疾，方質據牀不爲之禮，左右云：「踞見權貴，恐招危禍。」方質曰：「吉凶命也。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。」尋爲酷吏周興、來子珣所構，配流儋州，仍籍沒其家。尋卒。神龍初雪免。

孫伏伽，貝州武城人。大業末，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。武德元年，初以三事上諫。其一曰：

臣聞天子有諍臣，雖無道不失其天下；父有諍子，雖無道不陷於不義。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，臣不可不諍於君。以此言之，臣之事君，猶子之事父故也。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？止爲不聞其過。當時非無直言之士，由君不受諫，自謂德盛唐堯，功過夏禹，窮侈極慾，以恣其心。天下之士，肝腦塗地，戶口減耗，盜賊日滋，而不覺知者，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。向使修嚴父之法，開直言之路，選賢任能，賞罰得中，人人樂業，誰能搖動者乎？所以前朝好爲變更，不師古訓者，止爲天誘其咎，將以開今聖唐也。陛下龍舉晉陽，天下響應，計不旋踵，大位遂隆。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，不知隋失之不難也。陛下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既爲竹帛所

拘，何可恣情不愼。凡有蒐狩，須順四時，旣代天理，安得非時妄動？陛下二十日龍飛，二十一日有獻鷄鶵者，此乃前朝之弊風，少年之事務，何忽今日行之！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，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，頻蒙賞勞。但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。陛下必有所欲，何求而不得？陛下所少者，豈此物哉！願陛下察臣愚忠，則天下幸甚。

其二曰：

百戲散樂，本非正聲，有隋之末，大見崇用，此謂淫風，不可不改。近者，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，以充散妓之服，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。臣竊思審，實損皇猷，亦非貽厥子孫謀，爲後代法也。故書云：「無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。」恐從小至於大故也。論語云：「放鄭聲，遠佞人。」又云：「樂則韶舞。」以此言之，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。如臣愚見，請並廢之，則天下不勝幸甚。

其三曰：

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，以其所好相染也。故書云：「與治同道罔弗興，與亂同事罔弗亡。」以此言之，興亂其在斯與！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，不可不擇而任之也。如臣愚見，但是無義之人，及先來無賴，家門不能邕睦，及好奢華馳獵馭射，專作慢遊狗

馬聲色歌舞之人，不得使親而近之也。此等止可悅耳目，備驅馳，至於拾遺補闕，決不能爲也。臣歷窺往古，下觀近代，至於子孫不孝，兄弟離間，莫不爲左右亂之也。願陛下妙選賢才，以爲皇太子僚友，如此卽克隆盤石，永固維城矣。

高祖覽之大悅，下詔曰：「秦以不聞其過而亡，典籍豈無先誡，臣僕諂諛，故弗之覺也。漢高祖反正，從諫如流。洎乎文、景繼業，宣、元承緒，不由斯道，孰隆景祚？周、隋之季，忠臣結舌，一言喪邦，諒足深誡。永言於此，常深歎息。朕每惟寡薄，恭膺寶命，雖不能性與天道，庶思勉力，常冀弼諧，以匡不逮。而羣公卿士，罕進直言，將申虛受之懷，物所未諭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，至誠慷慨，詞義懇切，指陳得失，無所迴避。非有不次之舉，曷貽利行之益。伏伽既懷諒直，宜處憲司，可治書侍御史。仍頒示遠近，知朕意焉。」兼賜帛三百匹。時軍國多事，賦斂繁重，伏伽屢奏請改革，高祖並納焉。

二年，高祖謂裴寂曰：「隋末無道，上下相蒙，主則驕矜，臣惟諂佞。上不聞過，下不盡忠，至使社稷傾危，身死匹夫之手。朕撥亂反正，志在安人，平亂任武臣，守成委文吏，庶得各展器能，以匡不逮。比每虛心接待，冀聞讜言。然惟李綱善盡忠款，孫伏伽可謂誠直，餘人猶踵弊風，俛首而已，豈朕所望哉！」

及平王世充、竇建德，大赦天下，既而責其黨與，並令配遷。伏伽上表諫曰：

臣聞王言無戲，自古格言；去食存信，聞諸舊典。故書云：「爾無不信，朕不食言。」又論語云，一言出口，駟不及舌。以此而論，言之出口，不可不愼。伏惟陛下光臨區宇，覆育羣生，率土之濱，誰非臣妾。絲綸一發，取信萬方，使聞之者不疑，見之者不惑。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，光被黔黎，無所間然，公私蒙賴。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，此非直赦其有罪，亦是與天下斷當，許其更新。以此言之，但是赦後，卽便無事。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？此是陛下自違本心，欲遣下人若爲取則？

若欲子細推尋，逆城之內，人誰無罪。故書云：「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。」若論渠魁，世充等爲首，渠魁尙免，脅從何辜？且古人云：「蹠狗吠堯，蓋非其主。」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，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，編髮友朋，猶尙有人敗後始至者。此等豈忘陛下，皆云被壅故也。以此言之，自外疏者，竊謂無罪。

又書云：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」上古以來，何代無君，所以祇稱堯、舜之善者何也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，善名難得故也。往者天下未平，威權須應機而作；今四方既定，設法須與人共之。但法者，陛下自作之，還須守之，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。今自爲無信，欲遣兆人若爲信畏？故書云：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。」賞罰之行，達乎貴賤，聖人制法，無限親疏。如臣愚見，世充、建德下僞官，經赦合免責

情，欲遷配者，請並放之，則天下幸甚。

又上表請置諫官，高祖皆納焉。

太宗卽位，賜爵樂安縣男。貞觀元年，轉大理少卿。太宗嘗馬射，伏伽上書諫曰：「臣聞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；百金之子，立不倚衡。以此言之，天下之主，不可履險乘危明矣。臣又聞天子之居也，則禁衞九重；其動也，則出警入蹕。此非直尊其居處，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。故古人云：『一人有慶，兆人賴之。』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，娛悅近臣，此乃無禁乘危，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。何者？一則非光史册，二則未足顯揚，又非所以導養聖躬，亦不可以垂範後代。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，豈得旣爲天子，今日猶行之乎？陛下雖欲自輕，其奈社稷天下何！如臣愚見，竊謂不可。」太宗覽之大悅。

五年，坐奏囚誤失免官。尋起爲刑部郎中，累遷大理少卿，轉民部侍郎。十四年，拜大理卿，後出爲陝州刺史。永徽五年，以年老致仕。顯慶三年卒。

張玄素，蒲州虞鄉人。隋末，爲景城縣戶曹。竇建德攻陷景城，玄素被執，將就戮，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，曰：「此人淸愼若是，今倘殺之，乃無天也。大王將定天下，當深加

禮接，以招四方，如何殺之，使善人解體。」建德遽命釋之，署爲治書侍御史，固辭不受。及江都不守，又召拜黃門侍郎，始應命。

建德平，授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。太宗聞其名，及卽位，召見，訪以政道。對曰：「臣觀自古以來，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，豈非其君自專，其法日亂。向使君虛受於上，臣弼違於下，豈至於此。且萬乘之重，又欲自專庶務，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，中者信善，其如不中者何？況一日萬機，已多虧失，以日繼月，乃至累年，乖謬既多，不亡何待！如其廣任賢良，高居深視，百司奉職，誰敢犯之。臣又觀隋末沸騰，被於宇縣，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，餘皆保邑全身，思歸有道。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，但人君不能安之，遂致於亂。陛下若近覽危亡，日愼一日，堯、舜之道，何以能加。」太宗善其對，擢拜侍御史，尋遷給事中。

貞觀四年，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，玄素上書諫曰：

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，藉周室之餘、六國之盛，將貽之萬葉，及其子而亡，良由逞嗜奔慾，逆天害人者也。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，神祇不可以親恃，惟當弘儉約，薄賦斂，愼終如始，可以永固。

方今承百王之末，屬凋弊之餘，必欲節之以禮制，陛下宜以身爲先。東都未有幸期，卽何須補葺。諸王今並出藩，又須營構，興發漸多，豈疲人之所望。其不可一也。

陛下初平東都之始，層樓廣殿，皆令撤毀，天下翕然，同心欣仰。豈有初則惡其侈靡，今乃襲其雕麗。其不可二也。每承音旨，未卽巡幸，此則事不急之務，成虛費之勞。國無兼年之積，何用兩都之好，勞役過度，怨讟將起。其不可三也。百姓承亂離之後，財力凋盡，天恩含育，粗見存立，飢寒猶切，生計未安，三五年間，恐未平復。奈何營未幸之都，奪疲人之力。其不可四也。昔漢高祖將都洛陽，婁敬一言，卽日西駕，豈不知地惟土中，貢賦所均，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。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，革澆漓之俗，爲日尙淺，未甚淳和，斟酌事宜，詎可東幸。其不可五也。

臣又嘗見隋室造殿，楹棟宏壯，大木非隨近所有，多從豫章採來。二千人曳一柱，其下施轂，皆以生鐵爲之，若用木輪，便卽火出。鐵轂旣生，行一二里卽有破壞，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，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。略計一柱，已用數十萬功，則餘費又過於此。臣聞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華就，楚衆離；及乾陽畢功，隋人解體。且以陛下今時功力，何如隋日？役瘡痍之人，襲亡隋之弊，以此言之，恐甚於煬帝。深願陛下思之，無爲由余所笑，則天下幸甚。

太宗曰：「卿謂我不如煬帝，何如桀、紂？」對曰：「若此殿卒興，所謂同歸於亂。且陛下初平東都，太上皇敕大殿高門並宜焚毀，陛下以瓦木可用，不宜焚灼，請賜與貧人。事雖不行，

然天下翕然，謳歌至德。今若遵舊制，即是隋役復興。五六年間，趨捨頓異，何以昭示子孫，光敷四海。」太宗歎曰：「我不思量，遂至於此。」顧謂房玄齡曰：「洛陽土中，朝貢道均，朕故修營，意在便於百姓。今玄素上表，實亦可依，後必事理須行，露坐亦復何苦，所有作役，宜即停之。然以卑干尊，古來不易，非其忠直，安能若此。可賜綵二百匹。」侍中魏徵歎曰：「張公論事，遂有迴天之力，可謂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」累遷太子少詹事，轉右庶子。

時承乾居春宮，頗以遊畋廢學，玄素上書諫曰：「臣聞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苟違天道，人神同棄。然古三驅之禮，非欲教殺，將爲百姓除害，故湯羅一面，天下歸仁。今苑中娛獵，雖名異遊畋，若行之無常，終虧雅度。且傅說曰：『學不師古，匪說攸聞。』然則弘道在於學古，學古必資師訓。既奉恩詔，令孔穎達侍講，望數存問，以補萬一。仍博遣有名行學士，兼朝夕侍奉。覽聖人之遺教，察既行之往事，日知其所不足，月無忘其所能。此則盡善盡美，夏啓、周誦，焉足言哉！夫爲人上者，未有不求其善，但以性不勝情，耽惑成亂。耽惑既甚，忠言遂塞，所以臣下苟順，君道漸虧。古人有言：『勿以小惡而不去，小善而不爲。』故知禍福之來，皆起於漸。殿下地居儲兩，當須廣樹嘉猷，既有好畋之淫，何以主斯匕鬯？愼終如始，猶懼漸衰，始尙不愼，終將安保！」尋又兼太子少詹事。

十三年，又上書諫曰：「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，猶握髮吐飧，引納白屋，而況後之聖賢，

敢輕斯道？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，欲使太子知君臣、父子、長幼之道。然君臣之義、父子之親、尊卑之序、長幼之節，用之方寸之內，弘之四海之外，皆因行以遠聞，假言以光被。伏惟殿下睿質已隆，尚須學文以飾其表。至如孔穎達、趙弘智等，非惟宿德鴻儒，亦兼達政要，望令數得侍講，開釋物理，覽古諭今，增暉睿德。而雕蟲小伎之流，祇可時命追隨，以代博弈耳。若其騎射畋遊，酣歌戲玩，苟悅耳目，終穢心神，漸染既久，必移情性。古人有言：『心爲萬事主，動而無節卽亂。』臣恐殿下敗德之源，在於此矣。」承乾並不能納。

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，十四年，擢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。時承乾久不坐朝，玄素諫曰：「宮內止有婦人耳，不知如樊姬之徒，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？若遂無賢哲，便是親嬖倖，遠忠良。人不見德，何以光敷三善。且宮儲之寄，於國爲重，所以廣置羣僚，以輔睿德。今乃動經時月，不見宮臣，納誨既疏，將何補闕？」承乾嫉其數諫，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，殆至於死。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，聲聞于外，玄素叩閤請見，極言切諫，承乾乃出宮內鼓，對玄素毀之。

是歲，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，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，甚以慚恥。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：「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，聖主不戲言於臣。言則史書之，禮成之，樂歌之。居上能禮其臣，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。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，侮弄朝臣，攻其門戶，乃至狼狽。

良史書之，以爲非是。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：『隋任何官？』奏云：『縣尉。』又問：『未爲縣尉已前？』奏云：『流外。』又問：『在何曹司？』玄素將出閤門，殆不能移步，精爽頓盡，色類死灰。朝臣見之，多所驚怪。大唐創曆，任官以才，卜祝庸保，量能使用。陛下禮重玄素，頻年任使，擢授三品，翼贊皇儲，自不可更對羣臣，窮其門戶，棄昔日之殊恩，成一朝之愧恥。人君之御臣下也，禮義以導之，惠澤以驅之，使其負戴玄天，罄輸臣節，猶恐德禮不加，人不自勵。若無故忽略，使其羞慚，鬱結於懷，衷心靡樂，責其伏節死義，其可得乎？」書奏，太宗謂遂良曰：「朕亦悔此問，今得卿疏，深會我心。」

承乾既敗德日增，玄素又上書諫曰：

臣聞孔子云：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然書、傳所載，言之或遠，尋覽近事，得失斯存。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，卑宮菲食，以安海內。太子贇舉措無端，穢德日著。烏丸軌知其不可，具言於武帝，武帝慈仁，望其漸改。及至踐祚，狂暴肆情，區宇崩離，宗祀覆滅，卽隋文帝所代是也。文帝因周衰弱，憑藉女資，雖無大功於天下，然布德行仁，足爲萬姓所賴。勇爲太子，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，而務驕侈，今之山池遺跡，卽殿下所親覩是也。此時亦恃君親之恩，自謂太山之固，詎知邪臣敢進其說。向使動靜有常，進退合度，親君子，疏小人，捨浮華，尙恭儉，雖有邪臣間之，何能致慈父之隙？豈

不由積德未弘，令聞不著，讒言一至，遂成其禍。

竊惟皇儲之寄，荷戴殊重，如其積德不弘，何以嗣守成業？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，事兼家國，所應用物，不爲節限。恩旨未踰六旬，用物已過七萬，驕奢之極，孰云過此。龍樓之下，惟聚工匠；望苑之內，不覩賢良。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，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，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，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。宮臣正士，未嘗在側；羣邪淫巧，昵近深宮。愛好者皆遊手雜色，施與者並圖畫雕鏤。在外瞻仰，已有此失；居中隱密，寧可勝計哉！宣猷禁門，不異闤闠，朝入暮出，穢聲已遠。臣以德音日損，頻上諫書，自爾已來，縱逸尤甚。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，當今善士，臣每奏請，望數召進，與之談論，庶廣徽猷。令旨反有猜嫌，謂臣妄相推引。從善如流，尚恐不逮；飾非拒諫，必招敗損。方崇閉塞之源，不慕欽明之術，雖抱睿哲之資，終罹罔念之咎。古人云：「苦藥利病，苦言利行。」伏惟居安思危，日愼一日。

書入，承乾不納，乃遣刺客將加屠害。俄屬宮廢，玄素隨例除名。十八年，起授潮州刺史，轉鄧州刺史。永徽中，以年老致仕。龍朔三年，加授銀青光祿大夫。麟德元年卒。

史臣曰：伏伽上疏於高祖，玄素進言於太宗，從疏賤以干至尊，懷切直以明正理，可謂至難矣。既而並見抽奬，咸蒙顧遇。自非下情忠到，効匪躬之節；上聽聰明，致如流之美，孰能至於此乎？書曰：「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」斯之謂矣。世長幼而聰悟，長能規諫；雲起屏絕朋黨，罔避驕豪。歷覽言行，咸有可觀。而雲起吐茹無方，世長終成詭詐，其不令也宜哉！方諸孫、張二子，知不迨矣。

贊曰：言爲身文，感義忘身。不有忠膽，安輕逆鱗。蘇、韋果俊，伽、素忠純。悟主匡失，猗歟諍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通直散騎常侍　「通」字各本原無，據新書卷一〇三蘇世長傳補。

舊唐書卷七十六

列傳第二十六

太宗諸子

恆山王承乾　楚王寬　吳王恪　子成王千里　孫信安王褘　濮王泰
庶人祐　蜀王愔　蔣王惲　越王貞　子琅邪王沖　紀王慎
江王囂　代王簡　趙王福　曹王明

太宗十四子：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、恆山王承乾、濮王泰，楊妃生吳王恪、蜀王愔，陰妃生庶人祐，燕妃生越王貞、江王囂，韋妃生紀王慎，楊妃生趙王福，楊氏生曹王明，王氏生蔣王惲，後宮生楚王寬、代王簡。

恆山王承乾，太宗長子也，生於承乾殿，因以名焉。武德三年，封恆山王。七年，徙封中山。太宗卽位，爲皇太子，時年八歲，性聰敏，太宗甚愛之。太宗居諒闇，庶政皆令聽斷，頗識大體。自此太宗每行幸，常令居守監國。及長，好聲色，慢遊無度，然懼太宗知之，不敢見其迹。每臨朝視事，必言忠孝之道，退朝後，便與羣小褻狎。宮臣或欲進諫者，承乾必先揣其情，便危坐斂容，引咎自責。樞機辨給，智足飾非，羣臣拜答不暇，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。

承乾先患足，行甚艱難，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，太宗漸愛重之。承乾恐有廢立，甚忌之，泰亦負其材能，潛懷奪嫡之計。於是各樹朋黨，遂成釁隙。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，美姿容，善歌舞，承乾特加寵幸，號曰稱心。太宗知而大怒，收稱心殺之，坐稱心死者又數人。承乾意泰告訐其事，怨心逾甚。痛悼稱心不已，於宮中構室，立其形像，列偶人車馬於前，令宮人朝暮奠祭，承乾數至其處，徘徊流涕。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，并贈官樹碑，以申哀悼。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。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，學胡人椎髻，翦綵爲舞衣，尋橦跳劍，晝夜不絕，鼓角之聲，日聞於外。

時左庶子于志寧、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，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，穎達又多所規奏。太宗並嘉之，二人各賜帛百匹、黃金十斤，以勵承乾之意；仍遷志寧爲詹事。未幾，志寧以

母憂去職，承乾侈縱日甚。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，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，承乾並不納。又嘗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、紇干承基，深禮賜之，令殺魏王泰，不克而止。尋與漢王元昌、兵部尚書侯君集、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、洋州刺史趙節、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，將縱兵入西宮。

貞觀十七年，齊王祐反於齊州。承乾謂紇干承基曰：「我西畔宮牆，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，此間大親近，豈可並齊王乎？」會承基亦外連齊王，繫獄當死，遂告其事。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，命司徒長孫無忌、司空房玄齡、特進蕭瑀、兵部尚書李勣、大理卿孫伏伽、中書侍郎岑文本、御史大夫馬周、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，事皆明驗。廢承乾爲庶人，徙黔州，元昌賜令自盡，侯君集等咸伏誅。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、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、中舍人蕭鈞，並以材選用，承乾既敗，太宗引大義以讓之，咸坐免。十九年，承乾卒於徙所，太宗爲之廢朝，葬以國公之禮。

二子象、厥。象官至懷州別駕，厥至鄂州別駕。象子適之，別有傳。

楚王寬，太宗第二子也。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。早薨。貞觀初追封，無後，國除。

吳王恪，太宗第三子也。武德三年，封蜀王〔二〕，授益州大都督，以年幼不之官。十年，又徙封吳王。十二年，累授安州都督。及將赴職，太宗書誡之曰：「吾以君臨兆庶，表正萬邦。汝地居茂親，寄惟藩屏，勉思橋梓之道，善侔間、平之德。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三風十愆，不可不愼。如此則克固盤石，永保維城。外爲君臣之忠，內有父子之孝，宜自勵志，以勗日新。汝方違膝下，悽戀何已，欲遺汝珍玩，恐益驕奢。故誡此一言，以爲庭訓。」高宗卽位，拜司空、梁州都督。

恪母，隋煬帝女也，恪又有文武才，太宗常稱其類己。既名望素高，甚爲物情所向。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，深所忌嫉。永徽中，會房遺愛謀反，遂因事誅恪，以絕衆望，海內冤之。

有子四人：仁、瑋、琨、瓊，並流于嶺表。尋追封恪爲鬱林王，并爲立廟。又封仁爲鬱林縣侯。永昌元年，授襄州刺史，不知州事。後改名千里。天授後，歷唐、廬、許、衞、蒲五州刺史。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，必見誅戮，惟千里褊躁無才，復數進獻符瑞事，故則天朝竟免禍。長安三年，充嶺南安撫討擊使，歷遷右金吾將軍。中興初，進封成王，拜左金吾大將軍，兼領益州大都督，又追贈其父爲司空。三年，又領廣州大都督、五府經略安撫大使。節愍太子誅武三思，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，將殺三思黨與

宗楚客、紀處訥等。及太子兵敗，千里與禧等坐誅，仍籍沒其家，改姓蝮氏。睿宗卽位，詔曰：「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，保國安人，克成忠義，願除凶醜，翻陷誅夷。永言淪沒，良深痛悼。宜復舊班，用加新寵，可還舊官。」又令復姓。

瑋早卒。中興初，追封朗陵王。

子祜，本名禺，出繼蜀王愔。景龍四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、祕書少監。開元十三年，改封廣漢郡王、太僕卿同正員，薨。

琨，則天朝歷淄、衞、宋、鄭、梁、幽六州刺史，有能名。聖曆中，嶺南獠反，敕琨爲招慰使，安輯荒徼，甚得其宜。長安二年卒官，贈司衞卿。神龍初，贈張掖郡王。開元十七年，以子禕貴，贈工部尚書，追封吳王。

璟，中興初封歸政郡王，歷宗正卿，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，卒。

琨子禕。禕少有志尚，事母甚謹，撫弟祗等以友愛稱。景龍四年，爲太子僕，兼徐州別駕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少繼江王嚚後，封爲嗣江王。景雲元年，復爲德、蔡、衢等州刺史。開元後，累轉蜀、濮等州刺史。政號淸嚴，人吏畏而服之。漸見委任，入爲光祿卿，遷將作大匠。丁母憂去官，起復授瀛州刺史，又上表固請終制，許之。十二年，改封信安郡王。十五年，服除，拜左金吾衛大將軍、朔方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，兼攝御史大夫。尋遷禮部尚

書，仍充朔方軍節度使。

先是，石堡城爲吐蕃所據，侵擾河右，敕禕與河西、隴右議取之。禕到軍，總率士伍，剋期攻之。或曰：「此城據險，又爲吐蕃所惜，今總軍深入，賊必併力拒守。事若不捷，退則狼狽，不如按軍持重，以觀形勢。」禕曰：「人臣之節，豈憚艱險，必期衆寡不敵，吾則以死繼之。苟利國家，此身何惜？」於是督率諸將，倍道兼進，併力攻之，遂拔石堡城，斬獲首級，并獲糧儲器械，其數甚衆。仍分兵據守，以遏賊路。上聞之大悅，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，自是河、隴諸軍遊弈拓地千餘里。

十九年，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，率部落降于突厥。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，以禕爲副。王既不行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，大破兩蕃之衆，擒其酋長，餘黨竄入山谷。軍還，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，兼關內支度、營田等使，兼採訪處置使，仍與二子官。禕既有勳績，執政頗害其功，故其賞不厚，甚爲當時所歎。

二十二年，遷兵部尚書，入爲朔方節度大使。久之，坐事出爲衢州刺史。俄歷滑、懷二州刺史。天寶初，拜太子少師，以年老仍聽致仕。二年，遷太子太師，制出，病薨，年八十餘，上聞而痛惜者久之。禕居家嚴毅，善訓諸子，皆有令名。三子：峘、嶧、峴，皆至達官，別有傳。

祗，神龍中封爲嗣吳王。景雲元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天寶十四載，爲東平太守。安祿山反，率衆渡河，凶威甚盛，河南陳留、滎陽、靈昌等郡皆陷於賊，祗起兵勤王，玄宗壯之。十五載二月，授祗靈昌太守，又左金吾大將軍、河南都知兵馬使。其月，又加兼御史中丞、陳留太守，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，本官如故。五月，詔以爲太僕卿，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。

濮王泰，字惠褒，太宗第四子也。少善屬文。武德三年，封宜都王。四年，進封衞王，以繼衞懷王霸後。貞觀二年，改封越王，授揚州大都督。五年，兼領左武候、大都督，並不之官。八年，除雍州牧、左武候大將軍。七年，轉鄜州大都督。十年，徙封魏王，遙領相州都督，餘官如故。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，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，任自引召學士。又以泰腰腹洪大，趨拜稍難，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。其寵異如此。

十二年，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，以著述爲美，勸泰奏請撰括地志。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、祕書郎顧胤、記室參軍蔣亞卿、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。十四年，太宗幸泰延康坊宅，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，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，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。十五年〔三〕，泰撰括地志功畢，表上之，詔令付祕閣，賜泰物萬段，蕭德言等咸加給

賜物。俄又每月給泰料物，有踰於皇太子。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：

昔聖人制禮，尊嫡卑庶。謂之儲君，道亞睿極，其爲崇重，用物不計，泉貨財帛，與王者共之。庶子體卑，不得爲例。所以塞嫌疑之漸，除禍亂之源。而先王必本人情，然後制法，知有國家，必有嫡庶。然庶子雖愛，不得超越，嫡子正體，特須尊崇。如當親者疏，當尊者卑，則佞巧之姦，乘機而動，私恩害公，惑志亂國。

伏惟陛下功超邃古，道冠百王，發號施令，爲世作法。一日萬機，或未盡美〔三〕，臣職在諫諍，無容靜默。伏見儲君料物，翻少魏王，朝野見聞，不以爲是。傳曰：「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。」忠孝恭儉，義方之謂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〔四〕，封四十餘城，苑方三百里，大營宮室，複道彌望，積財鉅萬計，出入警蹕，小不得意，發病而死。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，幾至於敗，輔以退讓之臣，僅乃獲免。且魏王既新出閤，伏願常存禮則，言提其耳，且示儉節，自可在後月加歲增。妙擇師傅，示其成敗，既敦之以謙儉，又勸之以文學。惟忠惟孝，因而奬之，道德齊禮，乃爲良器。此所謂聖人之教，不肅而成者也。

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，侍中魏徵上奏曰：「伏見敕旨，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。此殿在內，處所寬閑，參奉往來，極爲便近。但魏王既是愛子，陛下常欲其安全，每事抑其驕奢，不

處嫌疑之地。今移此殿，便在東宮之西，海陵昔居，時人以爲不可。雖時與事異，猶恐人之多言。又王之本心，亦不安息，既能以寵爲懼，伏願成人之美。明早是朔日，或恐未得面陳，愚慮有疑，不敢寧寢，輕干聽覽，追深戰慄。」太宗並納其言。

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，泰潛有奪嫡之意，招駙馬都尉柴令武、房遺愛等二十餘人，厚加贈遺，寄以腹心。黃門侍郎韋挺、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，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，津通賂遺。文武羣官，各有附託，自爲朋黨。承乾懼其凌奪，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，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。太宗省之，其書皆言泰之罪狀，太宗知其詐，而捕之不獲。十七年，承乾敗，太宗面加譴讓。承乾曰：「臣貴爲太子，更何所求？但爲泰所圖，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。不逞之人，遂教臣爲不軌之事。今若以泰爲太子，所謂落其度內。」太宗因謂侍臣曰：「承乾言亦是。我若立泰，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。泰立，承乾、晉王皆不存；晉王立，泰共承乾可無恙也。」乃幽泰於將作監，下詔曰：

朕聞生育品物，莫大乎天地；愛敬罔極，莫重乎君親。是故爲臣貴於盡忠，虧之者有罰；爲子在於行孝，違之者必誅。大則肆諸市朝，小則終貽黜辱。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候大將軍魏王泰，朕之愛子，實所鍾心。幼而聰令，頗好文學，恩遇極於崇重，爵位逾於寵章。不思聖哲之誡，自搆驕僭之咎，惑讒諛之言，信離間之說。以承乾

雖居長嫡，久纏痾恙，潛有代宗之望，靡思孝義之則。承乾懼其凌奪，泰亦日增猜阻，爭結朝士，競引凶人。遂使文武之官，各有託附；親戚之內，分爲朋黨。朕志存公道，義在無偏，彰厥巨釁，兩從廢黜。非惟作則四海，亦乃貽範百代。可解泰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候大將軍，降封東萊郡王。

太宗因謂侍臣曰：「自今太子不道，藩王窺嗣者，兩棄之。傳之子孫，以爲永制。」尋改封泰爲順陽王，徙居均州之鄖鄉縣。

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：「泰文辭美麗，豈非才士。我中心念泰，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計，斷割恩寵，責其居外者，亦是兩相全也。」二十一年，進封濮王。高宗卽位，爲泰開府置僚屬，車服羞膳，特加優異。永徽三年，薨于鄖鄉，年三十有五，贈太尉、雍州牧，謚曰恭。文集二十卷。

二子欣、徽。

欣封嗣濮王，徽封新安郡王。欣，則天初陷酷吏獄，貶昭州別駕，卒。

子嶠，本名餘慶，中興初封嗣濮王。景雲元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開元十二年，爲國子祭酒同正員。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，移鄧州別駕，後復其爵。

庶人祐，太宗第五子也。武德八年，封宜陽王，其年改封楚王。貞觀二年，徙封燕王，累轉豳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齊王，授齊州都督。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：「王兄弟既多，即上百年之後，須得武士自助。」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，祐接之甚厚，多賜金帛，令潛募劍士。

初，太宗以子弟成長，慮乖法度，長史、司馬，必取正人，王有虧違，皆遣聞奏。而祐溺情羣小，尤好弋獵，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，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，竟坐免。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，有正直節，以萬紀爲祐長史，以匡正之。萬紀見祐非法，常犯顏切諫。有昝君謇、梁猛彪者，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，萬紀驟諫不納，遂斥逐之，而祐潛遣招延，狎暱逾甚。太宗慮其不能悔過，數以書責讓祐。萬紀恐幷獲罪，謂祐曰：「王，帝之愛子，陛下欲王改悔，故加教訓。若能飭躬引過，萬紀請入朝言之。」祐因附表謝罪。萬紀既至，言祐必能改過。太宗意稍解，賜萬紀而諭之，仍以祐前過，敕書誥誡之。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，以爲賣己，意甚不平。萬紀性又褊隘，專以嚴急維持之，城門外不許祐出，所有鷹犬並令解放，又斥出君謇、猛彪，不許與祐相見。祐及君謇以此銜怒，謀殺萬紀。會事洩，萬紀悉收繫獄，而發驛奏聞。十七年，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，幷追祐及萬紀入京，祐大懼。俄而萬紀奉詔先行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。

既殺萬紀，君謩等勸祐起兵，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，僞署上柱國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開官庫物以行賞。驅百姓入城，繕甲兵。署官司，其官有拓東王、拓西王之號。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威便道發兵討之。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，以爲得志。戲笑之隙，語及官軍，弘亮曰：「不須憂也！右手持酒啗，左手刀拂之。」祐愛信弘亮，聞之甚樂。太宗手詔祐曰：「吾常誡汝勿近小人，正爲此也。汝素乖誠德，重惑邪言，自延伊禍，以取覆滅。痛哉，何愚之甚也！遂乃爲梟爲獍，忘孝忘忠，擾亂齊郊，誅夷無罪。去維城之固，就積薪之危；壞盤石之親，爲尋戈之釁。且夫背禮違義，天地所不容；棄父逃君，人神所共怒。往是吾子，今爲國讎。萬紀存爲忠烈，死不妨義；汝生爲賊臣，死爲逆鬼。彼則嘉聲不隤，爾則惡跡無窮。吾聞鄭叔、漢戾，並爲猖獗，豈期生子，乃自爲之。吾所以上慚皇天，下愧后土，歎惋之甚，知復何云。」太宗題書畢，爲之灑泣。

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，而青、淄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，祐又傳檄諸縣，亦不從。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鹹爲盜，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，兵士多願從。是夜，乃鑿垣而入，祐與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，入室以自固。行敏列兵圍之，謂祐曰：「昔爲帝子，今乃國賊。行敏爲國討賊，更無所顧，王不速降，當爲煨燼。」命薪草欲積而焚之，祐遂出就擒，餘黨悉伏誅。行敏送祐至京師，賜死於內省，貶爲庶人，國除。尋以國公禮葬之。

蜀王愔，太宗第六子也。貞觀五年，封梁王。七年，授襄州刺史。十年，改封蜀王，轉益州都督。十三年，賜實封八百戶，除岐州刺史。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，又畋獵無度，數爲非法。太宗怒曰：「禽獸調伏，可以馴擾於人；鐵石鐫鍊，可爲方圓之器。至如愔者，曾不如禽獸鐵石乎！」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，貶爲虢州刺史。二十三年，加實封滿千戶。

愔在州數遊獵，不避禾稼，深爲百姓所怨。典軍楊道整叩馬諫，愔曳而捶之。永徽元年，爲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。高宗謂荆王元景等曰：「先朝櫛風沐雨，平定四方，遠近肅清，車書混一，上天降禍，奄棄萬邦。朕纂承洪業，懼均馭朽，與王共慼同憂，爲家爲國。蜀王畋獵無度，侵擾黎庶，縣令、典軍，無罪被罰。阿諛卽喜，忤意便嗔，如此居官，何以共理百姓？歷觀古來諸王，若能動遵禮度，則慶流子孫；違越條章，則誅不旋踵。愔爲法司所劾，朕實恥之。」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，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，賜絹五十匹。貶愔爲黃州刺史。四年，坐與恪謀逆，黜爲庶人，徙居巴州。尋改爲涪陵王。乾封二年薨。咸亨初，復其爵土，贈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謚曰悼。封子璠爲嗣蜀王，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。

神龍初，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瑋子褕爲嗣蜀王。

蔣王惲，太宗第七子也。貞觀五年，封郯王。八年，授洺州刺史。十年，改封蔣王、安州都督，賜實封八百戶。二十三年，加實封滿千戶。永徽三年，除梁州都督。惲在安州，多造器用服玩，及將行，有遞車四百兩，州縣不堪其勞，爲有司所劾，帝特宥之。後歷遂、相二州刺史。上元年，有人詣闕誣告惲謀反，惶懼自殺，贈司空、荆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子煒嗣，歷沂州刺史，垂拱中爲則天所害。

子銑早卒。神龍初，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。景龍二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開元初，爲太子家令同正員卒。

子欽福嗣，爲率更令同正員。天寶初削官，於錦州安置。十二載，爲南郡長史同正。

惲子煌，蔡國公。煌孫之芳，幼有令譽，頗善五言詩，宗室推之。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。天寶十三載，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。及祿山起逆，自拔歸西京，授右司郎中，歷工部侍郎、太子右庶子。廣德元年，兵革未清，吐蕃又犯邊，侵軼原、會，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，使吐蕃，被留境上二年而歸。除禮部尚書，尋改太子賓客。

惲子休道。道子琚，本名思順。中興封嗣趙王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、右領軍將軍。

越王貞，太宗第八子也。貞觀五年，封漢王。七年，授徐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原王，尋徙封越王，拜揚州都督，賜實封八百戶。十七年，轉相州刺史。二十三年，加實封滿千戶。永徽四年，授安州都督。咸亨中，復轉相州刺史。貞少善騎射，頗涉文史，兼有吏幹。所在或偏受讒言，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貶退，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，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。

則天臨朝，加太子太傅，除蔡州刺史。自則天稱制，貞與韓王元嘉、魯王靈夔、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國公譔、靈夔子范陽王譪、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、琅邪王沖等，密有匡復之志。垂拱四年七月〔五〕，譔作謬書與貞云：「內人病漸重，恐須早療；若至今冬，恐成痼疾，宜早下手，仍速相報。」是歲，則天以明堂成，將行大享之禮，追皇宗赴集。元嘉因遞相語云：「大享之際，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，因大行誅戮，皇家子弟無遺種矣。」譔遂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：「朕被幽縶，王等宜各救拔我也。」沖在博州，又僞爲皇帝璽書云：「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，移國祚於武氏。」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，分報韓、魯、霍、越、紀等五王，各令起兵應接，以赴神都。

初，沖與諸王連謀，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，惟貞以父子之故，獨舉兵以應之。尋遣兵破上蔡縣，聞沖敗，恐懼，索鎖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。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，貞遂有拒敵之意。乃宣言於其衆曰：「琅邪王已破魏、相數州，聚兵至二十萬，朝夕即

到，爾宜勉之。」徵屬縣兵至七千人，分爲五營，貞自爲中營，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、內營總管；趙成美爲左中郎將，押左營；閻弘道爲右中郎將，押右營；安摩訶爲郎將、後軍總管；王孝志爲右將軍、前軍總管。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其府司馬。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。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，以祈事集，家僮、戰士咸帶符以辟兵。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，本無鬬志，惟裴守德實與之同。守德驍勇，善騎射，貞將起事，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，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。

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，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，率兵十萬討之，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。於是制削貞及沖屬籍，改姓虺氏。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。規等兵潰而歸，貞大懼，閉門自守。裴守德排閤入，問王安在，意欲殺貞以自購也。官軍進逼州城，貞家僮悉力衛貞，曰：「事既如此，豈得受戮辱，當須自爲計。」貞乃飲藥而死。家僮方始一時散，捨仗就擒。規亦縊其母自殺，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別所。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，傳首東都，梟於闕下。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。

貞之在蔡州，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，家僮千人，馬數千匹，外託以畋獵，內實習武備。嘗遊于城西水門橋，臨水自鑒，不見其首，心甚惡之，未幾而及禍。神龍初，追復爵士，

與子沖俱復舊姓。

初，貞將起兵，作書與壽州刺史、駙馬都尉趙瓌曰：「佇總義兵，來入貴境。」瓌甚喜，復許率兵相應。瓌妻常樂長公主，高祖第七女，和思皇后之母也，謂其使曰：「爲我報越王，與其進不與其退。爾諸王若是男兒，不應至許時尚未舉動。我常見耆老云，隋文帝將篡奪周室，尉遲迥是周家外甥，猶能起兵相州，連結突厥，天下聞風，莫不響應。況爾諸王，並國家懿親，宗社是託，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，捨生取義耶？夫爲臣子，若救國家則爲忠，不救則爲逆。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，不可虛生浪死，取笑於後代。」及貞等敗，瓌與公主亦伏誅。

沖，貞長子也。好文學，善騎射。歷密、濟、博三州刺史，皆有能名。初，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，欲渡河攻濟州，先取武水縣。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，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，恐力不敵，先入武水城，閉門拒守。沖乃令積草車上，放火燒南門，擬乘火突入。火之未起，南風甚急，及火已燃，遽迴爲北風，未至城門，燒草已甚，沖軍由是沮氣。有堂邑丞董玄寂爲沖統帥兵仗，及沖擊武水，玄寂曰：「琅邪王與國家交戰，此乃反也。」沖聞之，斬玄寂以徇。兵衆懼而散入草澤，不可禁止，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。乃卻走入博州城，爲守門者所殺。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沖，

兵未至，沖已死，傳首東都，梟於闕下。沖起兵凡七日而敗。

沖三弟。蒨，封常山公，歷常州別駕，坐與父兄連謀伏誅。温，以告其朋黨得實，減死流嶺南，尋卒。

神龍初，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，義存社稷，請復其官爵，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。開元四年，詔追復爵土，令備禮改葬。太常奏謚議曰：「故越王貞，往者願匡宗社，夙懷誅呂之謀；乃心王國，用擊非劉之議。以茲獲戾，上悼聖心。謹按謚法『死不忘君曰敬』，請謚曰敬。」從之。五年，下詔曰：「九族以親，克敦其教；百代必祀，允竟厥德。故蔡州刺史、越王貞，執心不回，臨事能斷。粤自藩國，勤于王家。弘道之後，寶圖將缺，懷劉章之輔漢，追鄭武之翊周。遂能奮不顧身，率先唱義，雖英謀未克，而忠節居多。嗣絕國除，年踰二紀，奠享淪廢，甚爲憫焉。永言興繼，式備典册。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、夔國公琳爲嗣越王，以奉其祀。仍官爲立碑。」琳尋卒，國除。

紀王慎，太宗第十子也。貞觀五年，封申王。七年，授秦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紀王，賜實封八百戶。十七年，遷襄州刺史，以善政聞，璽書勞勉，百姓爲之立碑。二十三年，加實封滿千戶。永徽元年，拜左衛大將軍。二年，授荆州都督，累除邢州刺史。文明元年，加授

太子太師，轉貝州刺史。

愼少好學，長於文史，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，時人號爲紀、越。初，貞將起事，愼不肯同謀，及貞敗，愼亦下獄。臨刑放免，改姓虺氏，仍載以檻車，配流嶺表，道至蒲州而卒。

愼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，早卒。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、楚國公叡、遂州別駕襄郡公秀、廣化郡公獻、建平郡公欽等五人，垂拱中並遇害，家屬徙嶺南。

中興初，追復官爵，令以禮改葬。封愼少子鐵誠爲嗣紀王，後改名澄。景雲元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開元初，歷德、瀛、冀三州刺史、左驍衛將軍，薨。

子行同嗣，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員。

江王囂，太宗第十一子也。貞觀五年受封，六年薨，謚曰殤。

代王簡，太宗第十二子也。貞觀五年受封，其年薨，無後國除。

趙王福，太宗第十三子也。貞觀十三年受封，出後隱太子建成。十八年，授秦州都督，賜實封八百戶。二十三年，加右衛大將軍，累授梁州都督。咸亨元年薨，贈司空、并州都

督，陪葬昭陵。中興初，封蔣王惲孫思順爲嗣趙王。

曹王明，太宗第十四子。貞觀二十一年受封。二十三年，賜實封八百戶，尋加滿千戶。顯慶中，授梁州都督，後歷虢、蔡、蘇三州刺史。詔令繼巢剌王元吉後。永崇中，坐與庶人賢通謀，降封零陵王，徙於黔州。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，帝深悼之，黔府官僚咸坐免職。景雲元年，明喪柩歸于京師，陪葬昭陵。

有二子，南州別駕零陵王俊、黎國公傑，垂拱中並遇害。

中興初，封傑子胤爲嗣曹王。胤叔父備自南州還，又封備爲嗣曹王、衛尉少卿同正員，胤遂停封。後備招慰忠州叛獠，沒于賊，又封胤爲王、銀青光祿大夫、右武衛將軍。卒，子戢嗣，左衛率府中郎將。卒，子皐嗣。皐自有傳。

史臣曰：太宗諸子，吳王恪、濮王泰最賢，皆以才高辯悟，爲長孫無忌忌嫉，離間父子，遽爲豺狼，而無忌破家，非陰禍之報歟？武后斲喪王室，潛移龜鼎，越王貞父子痛憤，義不圖全。毀室之悲，鴟鴞之詩，傷矣！比齊祐之妄作，豈同年而語哉！

贊曰：子弟作藩，磐石維城。驕侈取敗，身無令名。沖、譔憤發，視死如生。承乾、齊祐愚弟庸兄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武德三年封蜀王　「武德三年」下有脫文，據本書卷一高祖紀、卷二太宗紀，新書卷八〇巒林王恪傳，當作「武德三年，封長沙王。九年，進封漢王。貞觀二年，徙封蜀王。」

〔二〕十五年　「五」字各本原無，據唐會要卷三六補。

〔三〕或未盡美　「或」字各本原作「武」，據貞觀政要卷四、冊府卷五四三改。

〔四〕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　貞觀政要卷四「景帝」下有「並不識義方之理」七字。

〔五〕垂拱四年　「四」字各本原作「三」，據本書卷六則天紀、新書卷八〇越王貞傳、通鑑卷二〇四改。

舊唐書卷七十七

列傳第二十七

韋挺 子待價 弟萬石 **楊纂** 族子弘禮 弘武 武子元亨 元禧 元禕

劉德威 子審禮 孫易從 審禮從弟延嗣 **閻立德** 弟立本 **柳亨** 族子範

兄子奭 亨孫渙 澤 **崔義玄** 子神慶

韋挺，雍州萬年人，隋民部尚書沖子也。少與隱太子相善，及高祖平京城，引爲隴西公府祭酒。武德中，累遷太子左衛驃騎、檢校左率，太子遇之甚厚，宮臣罕與爲比。七年，高祖避暑仁智宮，會有上書言事者，稱太子與宮臣潛搆異端。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搆逆伏誅，辭涉東宮，挺與杜淹、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巂。

及太宗在東宮，徵拜主爵郎中。貞觀初，王珪數舉之，由是遷尚書右丞。俄授吏部侍郎，轉黃門侍郎，進拜御史大夫，封扶陽縣男。太宗以挺女爲齊王祐妃。常與房玄齡、王珪、

魏徵、戴胄等俱承顧問，議以政事。又與高士廉、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，累承賞賚。太宗嘗謂挺曰：「卿之任御史大夫，獨朕意耳，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，卿勉之哉！」挺陳謝曰：「臣駑下，不足以辱陛下高位。且臣非勳非舊，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，臣願後之，以勸立功者。」太宗不許。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行黃門侍郎，兼魏王泰府事。時泰有寵，太子承乾多過失，太宗微有廢立之意。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，時挺亦預泰事，太宗謂曰：「朕已罪正倫，不忍更置卿於法。」特原之。尋遷太常卿。

初，挺爲大夫時，馬周爲監察御史，挺以周寒士，殊不禮之。至是，周爲中書令，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，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，遂寢。十九年，將有事於遼東，擇人運糧，周又奏挺才堪粗使，太宗從之。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，有經略高麗遺文，因此奏之。太宗甚悅，謂挺曰：「幽州以北，遼水二千餘里〔一〕，無州縣，軍行資糧無所取給，卿宜爲此使。但得軍用不乏，功不細矣。」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，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，以幽、易、平三州驍勇二百人，官馬二百匹爲從。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，許以便宜行事。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廐馬二匹賜之。

挺至幽州，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。先出幽州庫物，市木造船，運米而進。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，去幽州八百里，逢安德還曰：「自此之外，漕渠壅塞。」挺以北方寒雪，不可更

進，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，待開歲發春，方事轉運，度大兵至，軍糧必足，仍馳以聞。太宗不悅，詔挺曰：「兵尚拙速，不貴工遲。朕欲十九年春大舉，今言二十年運漕，甚無謂也。」乃遣繁畤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，檢覆渠水。懷質還奏曰：「挺不先視漕渠，輒集工匠造船，運米卽下。至盧思臺，方知渠閉，欲進不得，還復水涸，乃便貯之，無達平夷之日。又挺在幽州，日致飲會，實乖至公。陛下明年出師，以臣度之，恐未符聖策。」太宗大怒，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，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，依議除名，仍令白衣散從。及前軍破蓋牟城，詔挺統兵士鎭蓋牟，示漸用之也。挺城守去大軍懸遠，與高麗新城鄰接，日夜戰鬬，鼓譟之聲不絕。挺不堪其憂，且不平於失職，素與術士公孫常善，乃與常書以敍所懷。會常以他事被拘，自縊而死，索其囊中，得挺書，論城中危蹙，兼有歎悵之辭。太宗以挺怨望，謫爲象州刺史。歲餘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待價，初爲左千牛備身。永徽中，江夏王道宗得罪，待價卽道宗之壻也，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。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，行至吐護眞水，高麗掩其不備，襲擊敗之。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，因率所部救之。文陵苦戰，賊漸退，軍始獲全。待價被重瘡，流矢中其左足，竟不言其功，以足疾免官而歸。

後累授蘭州刺史。時吐蕃屢爲邊患，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，以待價爲司馬。俄又遷肅州刺史，頻有守禦之功，徵拜右武衛將軍，兼檢校右羽林軍事。儀鳳三年，吐蕃又犯塞，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，兼知鎮守兵馬事。俄又徵還舊職，復封扶陽侯。則天臨朝，拜吏部尚書，攝司空，營高宗山陵，功畢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改爲天官尚書、同鳳閣鸞臺三品，賜物一千段，仍與一子五品。待價素無藻鑑之才，自武職而起，居選部，既銓綜無敍，甚爲當時所嗤。

垂拱元年十月，復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，以禦突厥。明年春還。六月，拜文昌右相，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。既累登非據，頗不自安，頻上表辭職，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。又表請削官秩，迴恩贈父，於是贈挺潤州刺史。明年，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，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，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，進封扶陽郡公。軍至寅識迦河，與吐蕃合戰，初勝後敗。又屬天寒凍雪，師人多死，糧餽又不支給，乃旋師弓月，頓於高昌。則天大怒，副將閻温古以逗留伏法，待價坐除名，配流繡州，尋卒。

弟萬石，頗有學業，而特善音律。上元中，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。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，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，時人以爲稱職。尋又兼知吏部選事，卒官。挺

從祖兄子安石，別有傳。

楊纂，華州華陰人也。祖儉，周東雍州刺史。父文偉，隋溫州刺史。纂略涉經史，尤明時務。少與琅邪顏師古、燉煌令狐德棻友善。大業中，進士舉，授朔方郡司法書佐，坐楊玄感近屬除名，乃家于蒲城。

義軍渡河，于長春宮謁見。累授侍御史。數上書言事，因被召問，擢爲考功郎中。貞觀初，長安令，賜爵長安縣男。有婦人袁氏妖逆，爲人所告，纂究問之，不得其狀。袁氏後又事發伏誅，太宗以纂爲不忠，將殺之，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誤，罪不至死，固諫，乃赦之。三遷吏部侍郎。八年，副特進蕭瑀爲河南道巡察大使，與瑀情有不協，屢相表奏，瑀因以獲罪。纂尋拜尚書左丞。纂既長於吏道，所在皆有聲績。俄又除吏部侍郎，前後典選十餘載，銓敘人倫，稱爲允當。然而抑文雅，進酷吏，觀時任數，頗爲時論所譏。後歷太常少卿、雍州別駕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復爲尚書左丞，遷太僕卿，檢校雍州別駕，遷戶部尚書。永徽初卒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敬。

子守愚，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；守挹，岐州刺史。族子弘禮。

弘禮，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。父岳，大業中爲萬年令，與素子玄感不協，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。及玄感被誅，岳在長安繫獄，帝遽使赦之。比使至，岳已爲留守所殺，弘禮等遂免從坐。

高祖受禪，以楊素隋代有勳業，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，拜太子通事舍人。貞觀中，歷兵部員外郎，仍爲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，三遷中書舍人。太宗有事遼東，以弘禮有文武材，擢拜兵部侍郎，專典兵機之務。弘禮每入參謀議，出則統衆攻戰。駐蹕之陣，領馬步二十四軍，出其不意以擊之，所向摧破。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，人皆盡力，殺獲居多，甚壯之，謂許敬宗等曰：「越公兒郎，故有家風矣。」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，唯有褚遂良、許敬宗及弘禮在行在所，掌知機務。

二十年，拜中書侍郎。明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尋遷司農卿，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，諸道軍將咸受節度。於是破處月，降處密，殺焉耆王，降駁支部，獲龜茲、于闐王。凱旋，未及行賞，太宗晏駕。弘禮頗忤大臣之旨，由是出爲涇州刺史。永徽初，論崑丘之功，改授勝州都督。尋遷太府卿。四年卒，贈蘭州都督，謚曰質。弟弘武。

弘武少修謹，武德初，拜左千牛備身。永徽中，爲吏部郎中。孝敬初爲皇太子，精擇僚寀，以弘武爲中舍人。麟德中，將有事於東岳，弘武自荆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。從駕還，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，由是漸見親委。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，又稱薦之，俄遷西臺侍郎。乾封二年，與戴至德、李安期等同東西臺三品。及在政事，頗以清簡見稱。總章元年，卒于官，贈汴州刺史，謚曰恭。

子元亨，則天時爲司府少卿。元禧，尚食奉御。元禧頗有醫術，爲則天所任。嘗忤張易之之意，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；素父子在隋有逆節，子孫不合供奉。則天乃下制曰：「隋尚書令楊素，昔在本朝，早荷殊遇。稟凶邪之德，懷諂佞之才，惑亂君上，離間骨肉。搖動冢嫡，寧唯掘蠱之禍；誘扇後主，卒成請蹯之釁。隋室喪亡，蓋惟多僻，究其萌兆，實此之由。生爲不忠之人，死爲不義之鬼，身雖幸免，子竟族誅。斯則姦逆之謀，是其庭訓；險薄之行，遂成門風。刑戮雖加，枝胤仍在，豈可復肩隨近侍，齒迹朝行？朕接統百王，恭臨四海，上嘉賢佐，下捍賊臣，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，褒貶於千載之外，況年代未遠，耳目所存者乎？其楊素及兄弟子孫，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。」於是左貶元亨爲睦州刺史，元禧爲資州長史，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爲梓州司馬。張易之誅後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，元亨

至齊州刺史，元禧台州刺史，元禕宣州刺史。

劉德威，徐州彭城人也。父子將，隋毘陵郡通守。德威姿貌魁偉，頗以幹略見稱。大業末，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，手斬賊帥李青蛙，傳首於行在所。後與仁基同歸李密，密素聞其名，與麾下兵，令於懷州鎮守。

武德元年，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，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。高祖嘉之，授左武候將軍，封滕縣公。及劉武周南侵，詔德威統兵擊之，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。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，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，德威總知留府事。元吉纔出，武周已至城下，百姓相率投賊。武周獲德威，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。德威自拔歸朝，高祖親勞問之，兼陳賊中虛實及晉、絳諸部利害，高祖皆嘉納之。改封彭城縣公。未幾，檢校大理少卿。從擒建德，平世充，皆有功，轉刑部侍郎，加散騎常侍，妻以平壽縣主。

貞觀初，歷大理、太僕二卿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俄出爲綿州刺史，以廉平著稱，百姓爲之立碑。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十一年，復授大理卿。太宗嘗問之曰：「近來刑網稍密，其過安在？」德威奏言：「誠在主上，不由臣下。人主好寬則寬，好急則急。律文失入減

三等，失出減五等。今則反是，失入則無辜，失出便獲大罪。所以吏各自愛，競執深文，非有教使之然，畏罪之所致耳。陛下但捨所急，則『寧失不經』復行於今日矣。」太宗深然之。

數歲，遷刑部尚書，兼檢校雍州別駕。十七年，馳驛往齊州推齊王祐〔三〕。還至濮州，聞祐殺長史權萬紀，德威入據濟州，遣使以聞。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，以申經略，會遭母憂而罷。十八年，起爲遂州刺史，三遷同州刺史。永徽三年卒，年七十一，贈禮部尚書、幽州都督，謚曰襄，陪葬獻陵。德威閨門友穆，接物寬平，所得財貨，多以分贍宗親。子審禮襲爵。

審禮，少喪母，爲祖母元氏所養。隋末，德威從裴仁基討擊，道路不通。審禮年未弱冠，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，及天下定，始西入長安。元氏若有疾，審禮必親嘗湯藥，元氏顧謂孫曰：「我兒孝順，貫徹幽微，吾一顧念，宿疾頓輕。」

貞觀中，歷左驍衛郎將。丁父憂去職。及葬，跣足隨車，流血灑地，行路稱之。服闋當襲爵，累表讓弟，朝議不許。永徽中，累遷將作大匠，兼檢校燕然都護，襲封彭城郡公。審禮父歿雖久，猶悲慕不已，每見父時僚舊，必嗚咽流涕。母鄭氏早亡，事繼母平壽縣主，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，終夕不寐。撫繼母男延景，友愛甚篤，所得祿俸，皆送母處，以資

延景之費；而審禮妻子處飢寒，晏然未嘗介意。再從同居，家無異爨，合門二百餘口，人無間言。稍遷工部尚書，兼檢校左衛大將軍。

儀鳳二年，吐蕃寇涼州，命審禮爲行軍總管，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。遇賊於青海，敬玄後期不至，審禮軍敗，爲賊所執。永隆二年，卒于蕃中，贈工部尚書，謚曰僖。

延景，官至陝州刺史，睿宗初，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。

審禮子易從，歷位岐州司兵參軍。審禮之沒吐蕃，詔許易從入蕃省之。及審禮卒，易從號哭，晝夜不止，毀瘠過禮。吐蕃哀其志行，還其父屍柩，易從徒跣萬里，扶護歸彭城，爲朝野之所嗟賞。後歷彭州長史〔三〕、任城男。永昌中，坐爲徐敬貞所誣搆遇害。易從在官仁恕，及將刑，人吏無遠近奔走，競解衣相率造功德〔四〕，以爲長史祈福，州人從之者十餘萬。其爲人所愛如此。

易從子昇，開元中，爲中書舍人、太子右庶子。

審禮從父弟延嗣，文明年爲潤州司馬，屬徐敬業作亂，率衆攻潤州，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。俄而城陷，敬業執延嗣，邀之令降，辭曰：「延嗣世蒙國恩，當思效命，州

城不守，多負朝廷。終不能苟免偷生，以累宗族，豈以一身之故，爲千載之辱。今日之事，得死爲幸。」敬業大怒，將斬之，其黨魏思温救之獲免，乃囚之于江都獄。俄而賊敗，竟以裴炎近親，不得敍功，遷爲梓州長史，再轉汾州刺史卒。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。

閻立德，雍州萬年人，隋殿內少監毚之子也。其先自馬邑徙關中。毚初以工藝知名，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。武德中，累除尙衣奉御，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，咸依典式，時人稱之。貞觀初，歷遷將作少匠，封太安縣男。高祖崩，立德以營山陵功，擢爲將作大匠。貞觀十年，文德皇后崩，又令攝司空，營昭陵。坐怠慢解職，俄起爲博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復爲將作大匠。十八年，從征高麗，及師旅至遼澤，東西二百餘里泥淖，人馬不通，立德塡道造橋，兵無留礙，太宗甚悅。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，咸稱旨，賞賜甚厚。俄遷工部尙書。二十三年，攝司空，營護太宗山陵，事畢，進封爲公。顯慶元年卒，贈吏部尙書、并州都督。

子玄邃，官至司農少卿。

玄邃子知微，聖曆初，歷位右豹韜衞將軍。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，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，命知微攝春官尙書送赴虜廷。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，大怒，遂拘之別

所，與知微率衆自恆岳道攻陷趙、定二州。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，則天以其隨賊入寇，令百官臠割，然後斬之，并夷其三族。

立本，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，後代立德爲工部尚書，兄弟相代爲八座，時論榮之。總章元年，遷右相，賜爵博陵縣男。立本雖有應務之才，而尤善圖畫，工於寫眞，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，並立本之跡也，時人咸稱其妙。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，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，太宗擊賞數四，詔座者爲詠，召立本令寫焉。時閣外傳呼云：「畫師閻立本。」時已爲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俛伏池側，手揮丹粉，瞻望座賓，不勝愧赧。退誡其子曰：「吾少好讀書，幸免牆面，緣情染翰，頗及儕流。唯以丹青見知，躬廝役之務，辱莫大焉！汝宜深誡，勿習此末伎。」立本爲性所好，欲罷不能也。及爲右相，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。恪既歷任將軍，立功塞外；立本唯善於圖畫，非宰輔之器。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：「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馳譽丹青。」咸亨元年，百司復舊名，改爲中書令。四年卒。

柳亨，蒲州解人，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。父旦，隋太常少卿、新城縣公。亨，隋末歷

熊耳、王屋二縣長，陷於李密。密敗歸國，累授駕部郎中。亨容貌魁偉，高祖甚愛重之，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，卽帝之外孫也。三遷左衞中郎將，封壽陵縣男。未幾，以譴出爲邛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，被代還，數年不調。因兄葬，遇太宗遊於南山，召見與語，頗哀矜之。數日，北門引見，深加誨獎，拜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光祿少卿。太宗每誡之曰：「與卿舊親，情素兼宿，卿爲人交遊過多，今授此職，宜存簡靜。」亨性好射獵，有饕湎之名，此後頗自勗勵，杜絕賓客，約身節儉，勤於職事，太宗亦以此稱之。二十三年，以修太廟功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久之，拜太常卿，從幸萬年宮，檢校岐州刺史。永徽六年卒，贈禮部尚書、幽州都督，謚曰敬。

亨族子範，貞觀中爲侍御史。時吳王恪好畋獵，損居人，範奏彈之。太宗因謂侍臣：「權萬紀事我兒，不能匡正，其罪合死。」範進曰：「房玄齡事陛下，猶不能諫止畋獵，豈可獨罪萬紀？」太宗大怒，拂衣而入。久之，獨引範謂曰：「何得逆折我？」範曰：「臣聞主聖臣直，陛下仁明，臣敢不盡愚直。」太宗意乃解。範，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

亨兄子奭。奭父則，隋左衞騎曹，因使卒於高麗。奭入蕃迎喪柩，哀號逾禮，深爲夷人

所慕。貞觀中，累遷中書舍人。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，擢拜兵部侍郎。妃爲皇后，奭又遷中書侍郎。永徽三年，代褚遂良爲中書令，仍監修國史。俄而后漸見疏忌，奭憂懼，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，轉爲吏部尚書。及后廢，累貶愛州刺史。尋爲許敬宗、李義府所構，云奭潛通宮掖，謀行鴆毒，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，罪當大逆。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，籍沒其家。奭既死非其罪，甚爲當時之所傷痛。神龍初，則天遺制，與褚遂良、韓瑗等並還官爵，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，咸從曠蕩。

開元初，亨孫渙爲中書舍人，表曰：「臣堂伯祖奭，去明慶三年，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。雖蒙遺制盪雪，而子孫亡沒並盡。唯有曾孫無忝，見貫龔州，蒙雪多年，猶同遠竄。陛下自臨宇縣，優政必被，鴻恩及於泉壤，大造加於亡絕。先天已後，頻降絲綸，曾任宰相之家，並許收其淪滯。況臣伯祖往叨執政，無犯受誅，藁窆尚隔故鄉，後嗣遂編蠻服。臣不申號訴，義所難安。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。」疏奏，敕令奭歸葬，官造靈輿遞還。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。

渙弟澤，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。先是，姚元之、宋璟知政事，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。及元之等出爲刺史，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，有敕總令復舊職。澤上疏諫曰：

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，詞不切不可以補過。是以習甘旨者，非攝養之方；邇諛佞者，積危殆之本。臣實愚樸，志懷剛厲，或聞政之不當，事之不直，常慷慨關心，夢寐懷憤。每願殉身以諫，伏死而爭，但利於社稷，有便於君上，雖蒙禍被難，殺身不悔也。竊見神龍以來，羣邪作孽，法網不振，綱維大紊。實由內寵專命，外嬖擅權，因貴憑寵，賣官鬻爵。朱紫之榮，出於僕妾之口；賞罰之命，乖於章程之典。妃主之門，有同商賈；舉選之署，實均闤闠。屠販之子，悉由邪而忝官；黜斥之人，咸因姦而冒進。天下爲亂，社稷幾危，賴陛下聰明神武，拯其將墜。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，固可永爲炯誡者也。

臣聞作法於理，猶恐其亂；作法於亂，誰能救之？祇如斜封授官，皆是僕妾汲引，迷謬先帝，昧自前朝，豈是孝和情之所憐，心之所愛？陛下初卽位時，納姚元之、宋璟之計，所以咸令黜之。頃日已來，又令敍之。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，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，是韋月將、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，李多祚、鄭克义之徒亦不可淸雪也。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？使善惡不定，反覆相攻，使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，爲邪者獲利，爲正者銜冤。奈何導人以爲非，勸人以爲僻，將何以懲風俗，將何以止姦邪？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，將有誤於

陛下矣。謗議盈耳，咨嗟滿衢，故語曰：「姚、宋爲相，邪不如正；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」書曰：「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；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」臣恐因循，流近致遠，積小爲大，累微起高。勿謂何傷，其禍將長；勿謂何害，其禍將大。

又賞罰之典，紀綱不謬，天秩有禮，君爵有功，不可因怒以妄罰，不可因喜以妄賞。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，以邪巫小道，超授三品，奈何輕用名器，加非其才。昔公主爲子求郎，明帝不許；今聖朝私愛，賞及憸人。董狐不亡，豈有所隱？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，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。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，已覩聖朝之妄賞矣。書曰：「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惡德，惟其賢。」臣恐近習之人爲其先容，有謬於陛下也。惟陛下熟思而察之。雖往者不可諫，而來者猶可追。願杜請謁之路，塞恩倖之門，鑒誠前非，無累後悔。申畫一之法，明不二之刑，不詢之謀勿庸，無稽之言勿聽，則天下之化，人無間焉，日新之德，天鑒不遠。

澤後參選，會有敕令選人上書陳事，將加收擢，澤又上書曰：

頃者韋氏險詖，姦臣同惡，賞罰紊弛，綱紀紛綸。政以賄成，官因寵進，言正者獲戾，行殊者見疑，海內寒心，實將莫救。賴神明佑德，宗廟降靈，天討有罪，人用丕保〔三〕。陛下睿謀神聖，勇智聰明，安宗廟於已危，拯黎庶於將溺。今尨眉鮐背，歡欣踴躍，

望聖朝之撫輯，聽聖朝之德音。今陛下蠲煩省徭，法明德舉，萬邦愷樂，室家胥慶。

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，亂者有其理也。伏惟陛下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亂，存不忘亡，則克享天心，國家長保矣。詩曰：「罔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伏惟陛下愼厥終，修其初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動。書曰：「惟德罔小，萬邦惟慶；惟不德罔大，墜厥宗。」甚可畏也，甚可懼也，伏惟陛下愼之哉！

夫驕奢起於親貴，綱紀亂於寵倖。願陛下禁之於親貴，則天下隨風矣；制之於寵倖，則天下法明矣。詩曰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若親貴爲之而不禁，寵倖撓之而見從，是政之不常，令之不一，則姦詐斯起，暴亂生焉。雖嚴刑峻制，朝施暮戮，而法不行矣。縱陛下親之愛之，莫若安之福之。寵祿之過，罪之漸也，非安之也；驕奢之淫，危之本也，非福之也。

前事不忘，後之師也，伏願陛下精求俊哲，朝夕納誨。縱有逆于耳、謬于心者，無速之罰，姑籌之以道，省于厥躬。雖木樸忌忤，願恕之以直，開諫諍之路也。或有順於耳、便於身者，無急之賞，當求諸非道，稽之典訓。其不協於德，必置之以法，用杜側媚之行也。有羞淫巧於陛下者，遽黜之，則淫巧息矣；有進忠讜於陛下者，遽賞之，則忠讜進矣。

臣又聞生於富者驕，生於貴者傲。石碏曰：「臣聞愛子，教之以義方，不納於邪，驕奢淫逸，所自邪也。」書曰：「罔淫於逸，罔遊於樂。」穆王有命，「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，繩愆糾謬，格其非心」。今儲宮肇建，王府初啓，至於僚友，必惟妙擇。今驕奢之後，流波未變；慢遊之樂，餘風或存。夫小人倖臣，易合於意；奇伎淫巧，多適於心。臣恐狎於非德，茲爲愈怠。書曰：「愼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，其惟吉士。」僕臣正，厥后克正；僕臣諛，厥后自聖。」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，恭儉忠鯁之人，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，仍請東宮量署拾遺、補闕之職。令朝夕講論，出入侍從，授以訓誥，交修不迨。

臣又聞馳騁畋獵，令人發狂。名教之中，自有樂地。承前貴戚，鮮克由禮。或打毬擊鼓，比周伎術；或飛鷹奔犬，盤遊藪澤。此甚爲不道，非進德修業之本也。書曰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」又曰：「無若丹朱傲，惟慢遊是好。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。」伏惟陛下誕降謀訓，敦勸學業，示之以好惡，陳之以成敗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圖之於未萌，慮之於未有，則福祿長享，與國並休矣。

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，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，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。信矣斯語，明哉至誠。頃韋庶人、安樂公主、武延秀等可謂貴矣，可謂寵矣！權倖人主，威震天下。然怙侈滅德，神怒人棄。豈不謂愛之太極，富之太多，不節之以禮，不防之以法，

終轉吉爲凶，變福爲禍。諺曰：「千人所指，無病自死。」不其然歟？書曰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彼夏王。」今陛下何勸，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；今陛下何懲，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。禮曰：「愛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善。」可不愼哉！夫寵愛之心則不免，去其太甚，閑之禮節，適則可矣。今諸王、公主、駙馬，亦陛下之所親愛也。矯枉之道，在於厥初；鑒誡之義，其取不遠。使觀過務善，居寵思危，庶夙夜惟寅，聿修厥德。經曰：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然後能保其社稷。」書曰：「制于官刑，警于有位。敢有常舞于宮，酣歌于室，時謂巫風；敢有徇于貨色，常于遊畋，時謂淫風；敢有侮聖言，逆忠直，遠耆德，比頑童，時謂亂風。惟茲三風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喪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國必亡。」甚可畏也，甚可懼也！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，必信而勸之。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，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，以勗其非心，使其奉命，無使久而忽之，無使遠而墜之。

臣聞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又曰：「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。」伏惟陛下愼之哉！前車之覆，實惟明證；先王之誡，可以終吉。若陛下奉伊尹之訓，崇傅說之命，不作無益，不啓私門，刑不差，賞不濫，則惟德是輔，惟人之懷，天祿永終，景福是集。儻陛下忘精一之德，開恩倖之門，爵賞有差，刑罰不當，則忠臣正士，亦不復談

矣。

睿宗覽而善之，令中書省重詳議，擢拜監察御史。開元中，累遷太子右庶子。出爲鄭州刺史，未行病卒，贈兵部侍郎。

崔義玄，貝州武城人也。大業末，往依李密，初不見用。義玄見羣鼠渡洛，又稍刃有花文，謂所親曰：「此王敦敗亡之兆也。」時黃君漢守據柏崖，義玄往說之曰：「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。今羣盜蜂起，九州幅裂，神器所歸，必在有德。唐公據有秦京，名應符籙，此眞主也。足下孤城獨立，宜遵寇恂、竇融之策，及時歸誠，以取封侯也。」君漢然之，卽與義玄歸國。拜懷州總管府司馬。世充遣將高毘侵掠河內，義玄擊敗之，多下城堡。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，義玄皆拒而不受，以功封清丘縣公。後從太宗討世充，屢獻籌策，太宗頗納用之。東都平，轉隰州都督府長史。貞觀初，歷左司郎中，兼韓王府長史，行州府事。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，王並委任之。

永徽初，累遷婺州刺史。屬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，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，義玄將督軍拒戰。時百姓訛言碩眞嘗升天，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，衆皆凶懼。司功

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：「起兵仗順，猶且不成，此乃妖誑，豈能得久。」義玄以爲然，因命玄籍爲先鋒，義玄率兵繼進。至下淮戍，擒其間諜二十餘人。夜有流星墜賊營，義玄曰：「此賊滅之徵也。」詰朝進擊，身先士卒，左右以楯蔽箭，義玄曰：「刺史尚欲避箭，誰肯致死？」由是士卒勠力，斬首數百級，餘悉許其歸首。進兵至睦州界，歸降萬計。及碩眞平，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

義玄少愛章句之學，五經大義，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，兼採衆家，皆爲解釋，傍引證據，各有條疏。至是，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，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，事竟不就。高宗之立皇后武氏，義玄協贊其謀，及長孫無忌等得罪，皆義玄承中旨繩之。顯慶元年，出爲蒲州刺史。尋卒，年七十一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貞。則天時思其功，重贈揚州大都督，賜其家實封二百戶。

子神基襲爵。長壽中，爲司賓卿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爲相月餘，爲酷吏所陷，減死配流。後漸錄用，中宗初，爲大理卿。神基弟神慶。

神慶，明經舉，則天時，累遷萊州刺史。因入朝，待制於億歲殿，奏事稱旨。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，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勳，甚賞慰之，擢拜并州長史。因謂曰：「并州，朕之

枌榆，又有軍馬，比日簡擇，無如卿者。前後長史，皆從尚書爲之，以其委重，所以授卿也。」因自爲按行圖，擇日而遣之。神慶到州，有豪富僞作改錢文敕，文書下州，穀麥踊貴，百姓驚擾。神慶執奏以爲不便，則天下制褒賞之。先是，并州有東西二城，隔汾水，神慶始築城相接，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，邊州甚以爲便。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，神慶馳赴都告事，得召見。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，神慶據狀申理，神基竟得減死，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。長安中，累轉禮部侍郎，數上疏陳時政利害，則天每嘉納之。轉太子右庶子，賜爵魏縣子。

時有突厥使入朝，準儀注，太子合預朝參，先降敕書。神慶上疏曰：「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，比爲別敕徵召，恐有詐妄，內出龜合，然後應命。況太子元良國本，萬方所瞻，古來徵召皆用玉契，此誠重愼之極，防萌之慮。昨緣突厥使見，太子合預朝參，直有文符下宮，曾不降敕處分。今人稟淳化，內外同心，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，所以長無悔吝之咎。況太子至重，不可不深爲誡愼。以臣愚見，太子既與陛下異宮，伏望每召太子，預報來日，非朔望朝參，應須別喚，望降墨敕及玉契。」則天甚然之。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。俄歷司刑、司禮二卿。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，而竟寬其罪，神龍初，昌宗等伏誅，神慶坐流於欽州。尋卒，年七十餘。明年，敬暉等得罪，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，贈神慶幽州都督。

開元中，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，羣從數十人，趨奏省闥。每歲時家宴，組珮輝映，以一榻置笏，重疊於其上。開元、天寶間，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，其福履昌盛如此。東都私第門，琳與弟太子詹事珪、光祿卿瑤俱列棨戟，時號「三戟崔家」。琳位終太子少保。

史臣曰：周、隋已來，韋氏世有令人，鬱爲冠族，而安石嗣立，竟大其門。挺恃才傲物，固虧長者之風，賓王報之以不仁，難與議乎君子矣！議者以堯、舜有溢美，桀、紂有溢惡，蓋以一爲凶德，則羣惡所歸。楊素父子，傾覆隋祚，醜聲流聞，雖弘禮、弘武之正士，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。古人守死善道，不無爲也。德威奏議，練刑名之要，俾長秋卿，美哉！審禮仁孝，治行可爲世範，卒與禍會，悲夫！二閻曲學甚工，措思精巧，藝成而下，垂誡宜然。柳氏世稱謇諤，奭、澤有正人風彩，忠規獻納，抑有人焉。義玄附麗武后，神慶寬縱穢臣，奕世纖邪，以至傾敗，宜哉！

贊曰：韋子驕矜，終損功名。楊家積惡，宗門擯落。閻以藝辱，劉以孝愆。二崔能吏，行無取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遼水二千餘里　校勘記卷三七云：「據文義，『遼』上當有『至』字。」

〔二〕齊州　各本原作「濟州」，據本書卷七六庶人祐傳、冊府卷八六二、新書卷一〇六劉德威傳改。

〔三〕彭州長史　「彭州」，各本原作「彭城」，據新書卷四二地理志、通鑑卷二〇四改。

〔四〕競解衣相率造功德　「競」字各本原作「竟」，據葉校本、通鑑卷二〇四改。

〔五〕人用丕保　「丕」字各本原作「不」，據冊府卷五四五、全唐文卷二七七改。

舊唐書卷七十八

列傳第二十八

于志寧　高季輔　張行成 族孫易之　昌宗

于志寧，雍州高陵人，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。父宣道，隋內史舍人。志寧，大業末爲冠氏縣長，時山東羣盜起，乃棄官歸鄉里。高祖將入關，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，高祖以其有名於時，甚加禮遇，授銀青光祿大夫。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，召補記室，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。及太宗爲秦王、天策上將，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，每侍從征伐，兼文學館學士。貞觀三年，累遷中書侍郎。太宗命貴臣內殿宴，怪不見志寧，或奏曰：「敕召三品已上，志寧非三品，所以不來。」太宗特令預宴，即加授散騎常侍，行太子左庶子。累封黎陽縣公。

時議者欲立七廟，以涼武昭王爲始祖，房玄齡等皆以爲然，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，

非王業所因，不可爲始祖。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，志寧以今古事殊，恐非久安之道，上疏爭之。皆從志寧所議。太宗因謂志寧曰：「古者太子既生，士負之，即置輔弼。昔成王幼小，周、召爲師傅，日聞正道，習以成性。今皇太子既幼少，卿當輔之以正道，無使邪僻開其心。勉之無怠，當稱所委，官賞可不次而得也。」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，志在匡救，撰諫苑二十卷諷之，太宗大悅，賜黃金十斤、絹三百匹。十四年，兼太子詹事。明年，以母憂解。尋起復本官，屢表請終喪禮，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：「忠孝不並，我兒須人輔弼，卿宜抑割，不可徇以私情。」志寧遂起就職。

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，營造曲室，累月不止，所爲多不法。志寧上書諫曰：

臣聞克儉節用，實弘道之源；崇侈恣情，乃敗德之本。是以凌雲概日，戎人於是致譏；峻宇雕牆，夏書以之作誡。昔趙盾匡晉，呂望師周，或勸之以節財，或諫之以厚斂。莫不盡忠以佐國，竭誠以奉君，欲茂實播於無窮，英聲被乎物聽。咸著簡策，以爲美談。今所居東宮，隋日營建，覩之者尚譏其侈，見之者猶歎其華。何容此中更有修造，財帛日費，土木不停，窮斤斧之工，極磨礱之妙？且丁匠官奴入內，比者曾無伏監。此等或兄犯國章，或弟罹王法，往來御苑，出入禁闈，鉗鑿緣其身，槌杵在其手。監門本防非虞，宿衛以備不虞，直長既自不知，千牛又復不見。爪牙在外，廝役在內，所司何以

自安，臣下豈容無懼？

又鄭、衞之樂，古謂淫聲。昔朝歌之鄉，迴車者墨翟；夾谷之會，揮劍者孔丘。先聖既以爲非，通賢將以爲失。頃聞宮內，屢有鼓聲，大樂伎兒，入便不出。聞之者股慄，言之者心戰。往年口敕，伏請重尋，聖旨殷勤，明誠懇切。在於殿下，不可不思；至於微臣，不得無懼。

臣自驅馳宮闕，已積歲年，犬馬尙解識恩，木石猶能知感，所有管見，敢不盡言。如鑒以丹誠，則臣有生路；若責其忤旨〔二〕，則臣是罪人。但悅意取容，臧孫方之疾疹；犯顏逆耳，春秋比之藥石。伏望停工匠之作，罷久役之人，絕鄭、衞之音，斥羣小之輩，則三善允備，萬國作貞矣。

承乾不納。

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，志寧上書諫曰：

臣聞堯稱稽古，功著於搜揚；舜曰聰明，績彰於去惡。然開元立極，布政辨方，莫不旌賁英賢，驅除不肖。理亂之本，咸在於茲。況閹宦之徒，體非全氣，便蕃階闥，左右宮闈，託親近以立威權，假出納以爲禍福。昔易牙被任，變起齊邦；張讓執鈞，亂生漢室。伊戾爲詐，宋國受其殃；趙高作姦，秦氏鍾其弊。加以弘、石用事，京、賈則連

首受誅；王、曹掌權，何、竇則踵武被戮。遂使縉紳重足，宰司屏氣。然順其情者，則榮逮幼沖；迕其意者，則災及襁褓。爰暨高齊都鄴，亦弊閹官，鄧長顒位至侍中，陳德信爵隆開府，外干朝政，內預宴私，宗枝藉其吹噓，重臣仰其鼻息。罪積山岳，靡挂於刑書；功無涓塵，已勒於鍾鼎。富踰金穴，財甚銅山。是以家起怨嗟，人懷憤歎。骨鯁之士，語不見聽；謇諤之臣，言必被斥。齊都顛覆，職此之由。向使任諒直之臣，退佞給之士，據趙、魏之地，擁漳、滏之兵，修德行仁，養政施化，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！

然杜漸防萌，古人所以遠禍；以大喻小，先哲於焉取則。伏惟殿下道茂重離，德光守器，憲章古始，祖述前修，欲使休譽遠聞，英聲遐暢。臣竊見寺人一色，未識上心，或輕忽高班，凌轢貴仕，便是品命失序，綱紀不立，取笑通方之人，見譏有識之士。然典內職掌，唯在門外通傳；給使主司，但緣階闥供奉。今乃往來閤內，出入宮中，行路之人，咸以爲怪。伏望狎近君子，屏黜小人，上副聖心，下允衆望。

承乾覽書甚不悅。

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，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。志寧上書諫曰：

臣聞上天蓋高，日月以光其德；明君至聖，輔佐以贊其功。是以周誦升儲，見匡

毛、畢；漢盈居震，取資黃、綺。姬旦抗法於伯禽，賈生陳事於文帝。莫不殷勤於端士，懇切於正人。昔鄧禹名臣，方居審諭之任；疏受宿望，始除輔導之官。歷代賢君，莫不丁寧於太子者，良以地膺上嗣，位處副君，善則率土霑其恩，惡則海內罹其禍。近聞僕寺、司馭，爰及駕士、獸醫，始自春初，迄茲夏晚，常居內役，不放分番。或家有尊親，闕於溫凊；或室有幼弱，絕於撫養。事乖存愛，春則廢其耕墾，夏又妨其播殖。恐致怨嗟。且突厥達哥支等，人面獸心，豈得以禮教期，不可以仁信待。心則未識於忠孝，言則莫辯其是非，近之有損於英聲，暱之無益於盛德。引之入閤，人皆驚駭，豈臣愚識，獨用不安？臣下爲殿下之股肱，殿下爲臣下之君父，君父以存撫爲務，股肱以匡救爲心。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，逆耳之言以安位。古人樹誹謗之木，以求己愆；懸敢諫之鼓，以思身過。由是從諫之主，鼎祚克昌；愎諫之君，洪業隳墜。

承乾大怒，陰遣刺客張師政、紇干承基就殺之。二人潛入其第，見志寧寢處苫廬，竟不忍而止。

及承乾敗後，推鞫具知其事。太宗謂志寧曰：「知公數有規諫，事無所隱。」深加勉勞。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，皆從貶責。及高宗爲皇太子，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，未幾遷侍中。永徽元年，加光祿大夫，進封燕國公。二年，監修國史。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

尉長孫無忌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。志寧上疏諫曰：

伏惟陛下情篤功臣，恩隆右戚，以無忌橫遭誣告，事並是虛，欲戮告人，以明賞罰，一以絕誣告之路，二以慰勳戚之心。又以所犯是眞，無忌便有破家之罪；今告爲妄，弘泰宜戮不待時。且眞犯之人，事當罪逆；誣謀之類，罪唯及身。以罪較量，明非惡逆，若欲依律，合待秋分。今時屬陽和，萬物生育，而特行刑罰，此謂傷春。竊案左傳聲子曰：「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。」順天時也。又禮記月令曰：孟春之月，無殺孩蟲。省囹圄，去桎梏，無肆掠，止獄訟。又漢書董仲舒曰：「王者欲有所爲，宜求其端於天道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爲德，陰爲刑，刑主殺而德主生。陽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養長爲事；陰常居大冬，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。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」伏惟陛下纂聖升祚，繼明御極，追連、胥之絕軌，蹈軒、頊之良規。欲使舉動順於天時，刑罰依於律令，陰陽爲之式序，景宿於是靡差，風雨不愆，雩禜輟祀。方今太蔟統律，青陽應期，當生長之辰，施肅殺之令。伏願暫迴聖慮，察古人言，倘蒙垂納，則生靈幸甚。

疏奏，帝從之。

是時，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，議者以時既公除，合行吉禮。志寧上疏曰：

臣聞明君馭曆，當俟獻替之臣；聖主握圖，必資鹽梅之佐。所以堯詢四岳，景化

洽於區中；舜任五臣，懿德被於無外。左有記言之史，右立記事之官，大小咸書，善惡俱載。著懲勸於簡牘，垂褒貶於人倫，爲萬古之範圍，作千齡之龜鏡。伏見衡山公主出降，欲就今秋成禮。竊按禮記云：「女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有故，二十三而嫁。」鄭玄云：「有故，謂遭喪也。」固知須終三年。春秋云：「魯莊公如齊納幣。」杜預云：「母喪未再期而圖婚，二傳不譏，失禮明故也。」此卽史策具載，是非歷然，斷在聖情，不待問於臣下。其有議者云：「準制，公除之後，須並從吉。」此漢文創制其儀，爲天下百姓。至於公主，服是斬縗，縱使服隨例除，無宜情隨例改。心喪之內，方復成婚，非唯違於禮經，亦是人情不可。伏惟陛下嗣膺寶位，臨統萬方，理宜繼美羲、軒，齊芳湯、禹，弘奬仁孝之日，敦崇名教之秋。此事行之苦難，猶須抑而守禮，況行之甚易，何容廢而受譏？此理有識之所共知，非假愚臣之說也。伏願遵高宗之令軌，略孝文之權制，國家於法無虧，公主情禮得畢。

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，然後成禮。其年，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三年，以本官兼太子少師。

顯慶元年，遷太子太傅。嘗與右僕射張行成、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，志寧奏曰：「臣居關右，代襲箕裘，周魏以來，基址不墜。行成等新營莊宅，尚少田園，於臣有餘，乞申私

讓。」帝嘉其意，乃分賜行成及季輔。四年，表請致仕，聽解尚書左僕射，拜太子太師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，長孫無忌、褚遂良執正不從，而李勣、許敬宗密申勸請，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。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，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，坐是免職，尋降授榮州刺史。麟德元年，累轉華州刺史，年老請致仕，許之。二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八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定。上元三年，追復其左光祿大夫、太子太師。志寧雅愛賓客，接引忘倦，後進文筆之士，無不影附，然亦不能有所薦達，議者以此少之。前後預撰格式律令、五經義疏及修禮、修史等功，賞賜不可勝計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子立政，太僕少卿。志寧玄孫休烈，休烈子益，自有傳。

高季輔，德州蓨人也。祖表，魏安德太守。父衡，隋萬年令。季輔少好學，兼習武藝。居母喪以孝聞。兄元道，仕隋爲汲令。武德初，縣人翻城從賊，元道被害，季輔率其黨出鬬，竟擒殺其兄者斬之，持首以祭墓，甚爲士友所稱。由是羣盜多歸附之，衆至數千。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，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。貞觀初，擢拜監察御史，多所彈糾，不避

權要。累轉中書舍人。

時太宗數召近臣，令指陳時政損益。季輔上封事五條：其略曰：

陛下平定九州，富有四海，德超邃古，道高前烈。時已平矣，功已成矣，然而刑典未措者，何哉？良由謀猷之臣，不弘簡易之政；臺閣之吏，昧於經遠之道。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，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，未有坦平恕之懷，副聖明之旨。至如設官分職，各有司存，尚書八座，責成斯在，王者司契，義屬於茲。伏願隨方訓誘，使各揚其職。仍須擢溫厚之人，升清潔之吏，敦朴素，革澆浮，先之以敬讓，示之以好惡，使家識孝慈，人知廉恥。醜言過行，見嗤於鄉閭；忘義私昵，取擯於親族。杜其利欲之心，載以淸淨之化。自然家肥國富，氣和物阜，禮節於是競興，禍亂何由而作？

又曰：

竊見聖躬，每存節儉，而凡諸營繕，工徒未息。正丁正匠，不供驅使；和雇和市，非無勞費。人主所欲，何事不成，猶願愛其財而勿殫，惜其力而勿竭。今畿內數州，實惟邦本，地狹人稠，耕植不博，菽粟雖賤，儲蓄未多，特宜優矜，令得休息。強本弱枝，自古常事。關、河之外，徭役全少；帝京、三輔，差科非一；江南、河北，彌復優閒。須爲差等，均其勞逸。

又曰：

今公主之室，封邑足以給資用；勳貴之家，俸祿足以供器服。乃戚戚於儉約，汲汲於華侈，放息出舉，追求什一。公侯尚且求利，黎庶豈覺其非。錐刀必競，實由於此，有黷朝風，謂宜懲革。

又曰：

仕以應務代耕，外官卑品，猶未得祿，既離鄉家，理必貧匱。但妻子之戀，賢達猶累其懷；飢寒之切，夷、惠罕全其行。爲政之道，期於易從。若不恤其匱乏，唯欲責其清勤，凡在末品，中庸者多，止恐巡察歲去，輶軒繼軌，不能肅其侵漁，何以求其政術？今戶口漸殷，倉廩已實，斟量給祿，使得養親。然後督以嚴科，責其報効，則庶官畢力，物議斯允。

又曰：

竊見密王元曉等，俱是懿親，陛下友愛之懷，義高古昔，分以車服，委以藩維，須依禮儀，以副瞻望。比見帝子拜諸叔，諸叔亦答拜，王爵既同，家人有禮，豈合如此顚倒昭穆。伏願一垂訓誡，永循彝則。

書奏，太宗稱善。

十七年，授太子右庶子，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，特賜鍾乳一劑，曰：「進藥石之言，故以藥石相報。」十八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兼吏部侍郎，凡所銓敍，時稱允當。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，以表其清鑒焉。二十二年，遷中書令，兼檢校吏部尚書、監修國史，賜爵蒲縣公。永徽二年，授光祿大夫，行侍中，兼太子少保。以風疾廢於家，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，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，問其增損。尋卒，年五十八，帝爲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荆州都督，謚曰憲。

子正業，仕至中書舍人，坐與上官儀善，配流嶺外。

張行成，定州義豐人也。少師事河間劉炫，勤學不倦，炫謂門人曰：「張子體局方正，廊廟才也。」大業末，察孝廉，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。王世充僭號，以爲度支尚書。世充平，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。又應制舉乙科，授雍州富平縣主簿，理有能名。秩滿，補殿中侍御史，糾劾不避權戚，太宗以爲能，謂房玄齡曰：「觀古今用人，必因媒介，若行成者，朕自舉之，無先容也。」太宗嘗言及山東、關中人，意有同異，行成正侍宴，跪而奏曰：「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，不當以東西爲限；若如是，則示人以隘陿。」太宗善其言，賜名馬一匹、錢十萬、衣一

襲。自是每有大政，常預議焉。累遷給事中。

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：「朕所以不能恣情欲，取樂當年，而勵節苦心，卑宮菲食者，正爲蒼生耳。我爲人主，兼行將相之事，豈不是奪公等名？昔漢高祖得蕭、曹、韓、彭，天下寧宴；舜、禹、湯、武有稷、契、伊、呂，四海乂安。此事朕並兼之。」行成退而上書諫曰：「有隋失道，天下沸騰，陛下撥亂反正，拯生人於塗炭，何周、漢君臣之所能擬？陛下聖德含光，規模弘遠，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，何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，以萬乘至尊，共臣下爭功哉？臣聞『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』；又聞『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』。臣備員樞近，非敢知獻替之事，輒陳狂直，伏待葅醢。」太宗深納之。轉刑部侍郎、太子少詹事。

太宗東征，皇太子於定州監國，卽行成本邑也。太子謂行成曰：「今者送公衣錦還鄉。」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。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、崔寶權、馬龍駒、張君劼等，皆以學行著聞，太子召見，以其老不任職，皆厚賜而遣之。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，太宗見之甚悅，賜馬二匹、縑三百匹。駕還京，爲河南巡察大使。還稱旨，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。

是歲，太宗幸靈州，太子當從，行成上疏曰：「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。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宮，日月未幾，華夷遠邇，佇聽嘉音。如因以監國，接對百僚，決斷庶務，明習政理，既爲京師重鎭，且示四方盛德。與其出陪私愛，曷若俯從公道？」太宗以爲忠，進位銀青光

祿大夫。二十三年，遷侍中，兼刑部尚書。

太宗崩，與高季輔侍高宗卽位於太極殿梓宮前。尋封北平縣公，監修國史。時晉州地連震，有聲如雷，高宗以問行成。行成對曰：「天，陽也；地，陰也。陽，君象；陰，臣象。君宜轉動，臣宜安靜。今晉州地動，彌旬不休。雖天道玄邈，窺算不測；而人事較量，昭然作戒。恐女謁用事，大臣陰謀，修德禳災，在於陛下。且陛下本封晉也，今地震晉州，下有徵應，豈徒然耳。伏願深思遠慮，以杜未萌。」二年八月，拜尚書左僕射，尋加授太子少傅。四年，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，復抗表請致仕。高宗手制答曰：「密雲不雨，遂淹旬月，此朕之寡德，非宰臣咎。實甘萬方之責，用陳六事之過。策免之科，義乖罪己。今敕斷表，勿復爲辭。」賜宮女黃金器物。固請乞骸骨，高宗曰：「公，我之故舊腹心，奈何舍我而去？」因愴然流涕。行成不得已，復起視事。九月，卒於尚書省，時年六十七。高宗哭之甚哀，輟朝三日，令九品已上就第哭。比斂，中使三至，賜內衣服，令尚宮宿於家，以視殯斂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并州都督，所司備禮冊命，祭以少牢，賻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賜東園祕器，謚曰定。弘道元年，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。

子洛客嗣，官至雍州渭南令。

行成族孫易之、昌宗。易之父希臧，雍州司戶。易之初以門蔭，累遷爲尙乘奉御，年二十餘，白皙美姿容，善音律歌詞。則天臨朝，通天二年，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，既而昌宗啓天后曰：「臣兄易之器用過臣，兼工合鍊。」卽令召見，甚悅。由是兄弟俱侍宮中，皆傅粉施朱，衣錦繡服，俱承辟陽之寵。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，行左千牛中郎將；易之爲司衛少卿。賜第一區、物五百段、奴婢駝馬等。信宿，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，賜防閤，同京官朔望朝參。仍贈希臧襄州刺史，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，使尙宮至宅問訊，仍詔尙書李迥秀私侍阿臧。武承嗣、三思、懿宗、宗楚客、宗晉卿候其門庭，爭執鞭轡，呼易之爲五郎，昌宗爲六郎。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。

聖曆二年，置控鶴府官員，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，餘官如故。久視元年，改控鶴府爲奉宸府，又以易之爲奉宸令，引辭人閻朝隱、薛稷、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。每因宴集，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。若內殿曲宴，則二張、諸武侍坐，樗蒱笑謔，賜與無算。時諛佞者奏云，昌宗是王子晉後身。乃令被羽衣，吹簫，乘木鶴，奏樂於庭，如子晉乘空。辭人皆賦詩以美之，崔融爲其絕唱，其句有「昔遇浮丘伯，今同丁令威。中郎才貌是，藏史姓名非」。

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，右補闕朱敬則諫曰：「臣聞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嗜慾之情，愚智皆同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，則前聖格言也。陛下內寵，已有薛懷義、張易之、

昌宗，固應足矣。近聞尙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，左監門衞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，過於薛懷義，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。無禮無儀，溢於朝聽。臣愚職在諫諍，不敢不奏。」則天勞之曰：「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」賜綵百段。

以昌宗醜聲聞于外，欲以美事掩其迹，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。乃引文學之士李嶠、閻朝隱、徐彥伯、張說、宋之問、崔湜、富嘉謨等二十六人，分門撰集，成一千三百卷，上之。加昌宗司僕卿，封鄴國公，易之爲麟臺監，封恆國公，各實封三百戶。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。易之、昌宗皆粗能屬文，如應詔和詩，則宋之問、閻朝隱爲之代作。

則天春秋高，政事多委易之兄弟。中宗爲皇太子，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。易之訴於則天，付太子自鞫問處置，太子並自縊殺之。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，易之懼不自安，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：「天子老矣，當挾太子爲耐久朋。」則天曰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易之曰：「鳳閣舍人張說爲證。」翌日，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，皆妄。則天尙以二張之故，逐元忠爲高要尉，張說長流欽州。

長安二年，易之贓賂事發，爲御史臺所劾下獄，兄司府少卿昌儀、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。及則天臥疾長生院，宰臣希得進見，唯易之兄弟侍側，恐禍變及己，乃引用朋黨，陰爲之備。人有牓其事于路，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。則天陽許，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

屈突仲翔，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。神慶希旨，雪昌宗兄弟。

神龍元年正月，則天病甚。是月二十日，宰臣崔玄暐、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，至玄武門，斬關而入，誅易之、昌宗於迎仙院，並梟首於天津橋南。則天遜居上陽宮。易之兄昌期，歷岐、汝二州刺史，所在苛猛暴橫，是日亦同梟首。朝官房融、崔神慶、崔融、李嶠、宋之問、杜審言、沈佺期、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，凡數十人。

史臣曰：于燕公輔導儲皇，高侍中敷陳理行，張北平斥言陰沴，皆人所難言者。苟非金玉貞度，松筠挺操，安能咈人主之意，獻苦口之忠。宜其論道巖廊，克終顯盛。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，三君有焉。

贊曰：猗歟于公，獻替兩宮。前修克繼，嗣德彌隆。高酬藥劑，張感宸衷。君臣之義，斯爲始終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忤旨　「忤」字各本原作「悞」，據貞觀政要卷四、全唐文卷一四四改。

舊唐書卷七十九

列傳第二十九

祖孝孫　傅仁均　傅奕　李淳風　呂才

祖孝孫，幽州范陽人也。父崇儒，以學業知名，仕至齊州長史。孝孫博學，曉曆算，早以達識見稱。初，開皇中，鍾律多缺，雖何妥、鄭譯、蘇夔、萬寶常等亟共討詳，紛然不定。及平江左，得陳樂官蔡子元、于普明等，因置淸商署。時牛弘爲太常卿，引孝孫爲協律郎，與子元、普明參定雅樂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，妙知京房律法，布琯飛灰，順月皆驗。爽時年老，弘恐失其法，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。孝孫得爽之法，一律而生五音，十二律而爲六十音，因而六之，故有三百六十音，以當一歲之日。又祖述沈重〔一〕，依淮南本數，用京房舊術求之，得三百六十律，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。以律數爲母，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，以母命子，隨所多少，分直一歲，以配七音，起于冬至。以黃鍾爲宮，太蔟爲商，林鍾爲徵，南呂爲

羽，姑洗爲角，應鍾爲變宮，蕤賓爲變徵。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。旋宮之義，由斯著矣。然牛弘既初定樂，難復改張。至大業時，又採晉、宋舊樂，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，旋宮之法，亦不施用。

高祖受禪，擢孝孫爲著作郎，歷吏部郎、太常少卿，漸見親委，孝孫由是奏請作樂。時軍國多務，未遑改創，樂府尚用隋氏舊文。武德七年，始命孝孫及祕書監竇璡修定雅樂。孝孫又以陳、梁舊樂雜用吳、楚之音，周、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，於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音，作大唐雅樂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，旋相爲宮，制十二樂，合三十二曲、八十四調。事具樂志。旋宮之義，亡絕已久，世莫能知，一朝復古，自孝孫始也。孝孫尋卒。其後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，然因孝孫之本音。

傅仁均，滑州白馬人也。善曆算、推步之術。武德初，太史令庾儉、太史丞傅奕表薦之，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。仁均因上表陳七事：

其一曰：「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，創曆起元，元在丁丑。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，甲子日登極，所造之曆，卽上元之歲，歲在戊寅，命日又起甲子，以三元之法，一百八

十去其積歲，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，則合璧連珠，懸合於今日。」

其二曰：「堯典爲『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』，前代造曆，莫能允合。臣今創法，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，則却檢周、漢，千載無違。」

其三曰：「經書日蝕，毛詩爲先，『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』。臣今立法，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，卽能明其中間，並皆符合。」

其四曰：「春秋命曆序云：『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。』諸曆莫能符合。臣今造曆，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，自斯以降，並無差爽。」

其五曰：「古曆日蝕或在於晦，或在二日；月蝕或在望前，或在望後。臣今立法，月有三大三小，則日蝕常在於朔，月蝕在望前。却驗魯史，並無違爽。」

其六曰：「前代造曆，命辰不從子半，命度不起虛中。臣今造曆，命辰起子半，度起於虛六度，命合辰，得中於子，符陰陽之始，會曆術之宜。」

其七曰：「前代諸曆，月行或有晦猶東見、朔已西朓。臣今以遲疾定朔，永無此病。」

經數月，曆成奏上，號曰戊寅元曆，高祖善之。武德元年七月，詔頒新曆，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，賜物二百段。

後中書令封德彝奏曆術差謬，敕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。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

曆法以駁之曰：

案堯典云：「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」孔氏云七宿畢見，舉中者言耳。是知中星無定，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也。昴西方處中之宿，虛爲北方居中之星，一分各舉中者，卽餘六星可知。若乃仲春舉鳥，仲夏舉火，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，則餘二方可見。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，執文害意，不亦謬乎！又案月令：仲冬「昏在東壁」。明知昴中則非常準。若言陶唐之代，定是昴中，後代漸差，遂至東壁。然則堯前七千餘載，冬至之日，卽便合翼中，逾遠彌却，尤成不隱。且今驗東壁昏中，日體在斗十有三度；若昏於翼中，日應在井十有三度。夫井極北，去人最近，而斗極南，去人最遠，在井則大熱，在斗乃大寒。然堯前冬至，卽應翻熱，及於夏至，便應反寒。四時倒錯，寒暑易位，以理推尋，必不然矣。又，鄭康成博達之士也，對弟子孫皓云：日永星火，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，非謂心之火星也，實正中也。又平朔、定朔，舊有二家；平望、定望，由來兩術。然三大三小，是定朔、定望之法；一大一小，是平朔、平望之義。且日月之行，有遲有疾，每月一相及，謂之合會，故晦朔無定，由人消息。若定大小合朔者，合會雖定，而蔀元紀首，三端並失。若上合履端之始，下得歸餘於終，合會時有進退，履端又皆允協，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。

仁均對曰：

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，至於隋代張冑玄等，因而修之，雖差度不同，各明其意。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，未曉黃道之遷改，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恆星，東井爲夏至之常宿，率意生難，豈爲通理？夫太陽行於宿度，如郵傳之過逆旅，宿度每歲既差，黃道隨而變易，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爲斡運之難乎！

又案易云：「治曆明時。」禮云：「天子玄端，聽朔於南門之外。」尚書云：「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。」孔氏云：「上日，朔日也。」又云：「季秋月朔，辰不集于房。」孔氏云：「集，合也。不合，則日蝕隨可知矣。」又云：「先時、不及時，皆殺無赦。」先時，謂朔日不及時也。若有先後之差，是不知定朔之道矣。詩云：「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。」又，春秋日蝕三十有五，左丘明云：「不書朔，官失之也。」明聖人之教，不論於晦，唯取朔耳。自春秋以後，去聖久遠，曆術差違，莫能詳正。故秦、漢以來，多非朔蝕，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，不能詳究，乃爲太史令錢樂之、散騎侍郎皮延宗所抑止。孝通今語，乃是延宗舊辭。承天既非甄明，故有當時之屈。今略陳梗概，申以明之。

夫理曆之本，必推上元之歲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連珠，夜半甲子朔旦冬至。自此以後，既行度不同，七曜分散，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，還復總會之時也？唯日分氣

分，得有可盡之理，因其得盡，即有三端之元。故造經立法者，小餘盡即爲元首，此乃紀其日數之元，不關合璧之事矣。時人相傳，皆云大小餘俱盡，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，此不達其意故也。何者？冬至自有常數，朔名由於月起，既月行遲疾無常，三端豈得即合？故必須日月相合，與冬至同日者，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。故前代諸曆，不明其意，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，將以爲常，而不知七曜散行，氣朔不合。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，夜半甲子朔旦冬至，合朔之始以定，一九相因，行至於今日，常取定朔之宜，不論三端之事。皮延宗本來不知，何承天亦自未悟，何得引而相難耶？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。

貞觀初，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，終不能屈。李淳風復駁仁均曆十有八事，敕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，七條改從淳風，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。仁均後除太史令，卒官。

傅奕，相州鄴人也。尤曉天文曆數。隋開皇中，以儀曹事漢王諒。及諒舉兵，謂奕曰：「今茲熒惑入井，是何祥也？」奕對曰：「天上東井，黃道經其中，正是熒惑行路所涉，不

爲怪異；若熒惑入地上井，是爲災也。」諒不悅。及諒敗，由是免誅，徙扶風。

高祖爲扶風太守，深禮之。及踐祚，召拜太史丞。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，竟死獄中，遂懲其事，又恥以數術進，乃薦奕自代，遂遷太史令。奕既與儉同列，數排毀儉，而儉不之恨，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。奕所奏天文密狀，屢會上旨，置參旗、井鉞等十二軍之號，奕所定也。武德三年，進漏刻新法，遂行於時。

七年，奕上疏請除去釋教，曰：

佛在西域，言妖路遠，漢譯胡書，恣其假託。故使不忠不孝，削髮而揖君親；遊手遊食，易服以逃租賦。演其妖書，述其邪法，僞啓三塗，謬張六道，恐嚇愚夫，詐欺庸品。凡百黎庶，通識者稀，不察根源，信其矯詐。乃追既往之罪，虛規將來之福。布施一錢，希萬倍之報；持齋一日，冀百日之糧。遂使愚迷，妄求功德，不憚科禁，輕犯憲章。其有造作惡逆，身墜刑網，方乃獄中禮佛，口誦佛經，晝夜忘疲，規免其罪。且生死壽夭，由於自然；刑德威福，關之人主。乃謂貧富貴賤，功業所招，而愚僧矯詐，皆云由佛。竊人主之權，擅造化之力，其爲害政，良可悲矣！

案書云：「惟辟作福，惟辟玉食。」臣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國，人用側頗僻。」降自犧、農，至于漢、魏，皆無佛法，君明臣忠，祚長年久。漢明帝假託夢

想，始立胡神，西域桑門，自傳其法。西晉以上，國有嚴科，不許中國之人，輒行髡髮之事。洎于苻、石，羌胡亂華，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，皆由佛教致災也。梁武、齊襄，足爲明鏡。昔褒姒一女，妖惑幽王，尚致亡國；況天下僧尼，數盈十萬，翦刻繒綵，裝束泥人，而爲厭魅，迷惑萬姓者乎！今之僧尼，請令匹配，卽成十萬餘戶，產育男女，十年長養，一紀敎訓，自然益國，可以足兵。四海免蠶食之殃，百姓知威福所在，則妖惑之風自革，淳朴之化還興。

且古今忠諫，鮮不及禍。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：「僧尼徒衆，糜損國家，寺塔奢侈，虛費金帛。」爲諸僧附會宰相，對朝讒毀；諸尼依託妃主，潛行謗讟。子他竟被囚執，刑於都市。及周武平齊，制封其墓。臣雖不敏，竊慕其蹤。

又上疏十一首，詞甚切直。高祖付羣官詳議，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。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：「佛，聖人也。奕爲此議，非聖人者無法，請置嚴刑。」奕曰：「禮本於事親，終於奉上，此則忠孝之理著，臣子之行成。而佛踰城出家，逃背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，以繼體而悖所親。蕭瑀非出於空桑，乃遵無父之敎。臣聞非孝者無親，其瑀之謂矣！」瑀不能答，但合掌曰：「地獄所設，正爲是人。」高祖將從奕言，會傳位而止。

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，秦王當有天下，高祖以狀授太宗。及太宗嗣位，召

奕賜之食，謂曰：「汝前所奏，幾累於我，然今後但須盡言，無以前事爲慮也。」太宗常臨朝謂奕曰：「佛道玄妙，聖迹可師，且報應顯然，屢有徵驗，卿獨不悟其理，何也？」奕對曰：「佛是胡中桀黠，欺誑夷狄，初止西域，漸流中國。遵尙其教，皆是邪僻小人，模寫莊、老玄言，文飾妖幻之教耳。於百姓無補，於國家有害。」太宗頗然之。

貞觀十三年卒，年八十五。臨終誡其子曰：「老、莊玄一之篇，周、孔六經之說，是爲名教，汝宜習之。妖胡亂華，舉時皆惑，唯獨竊歎，衆不我從，悲夫！汝等勿學也。古人裸葬，汝宜行之。」奕生平遇患，未嘗請醫服藥，雖究陰陽數術之書，而並不之信。又嘗醉臥，蹶然起曰：「吾其死矣！」因自爲墓誌曰：「傅奕，青山白雲人也。因酒醉死，嗚呼哀哉！」其縱達皆此類。注老子，并撰音義，又集魏、晉已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，行於世。

李淳風，岐州雍人也。其先自太原徙焉。父播，隋高唐尉，以秩卑不得志，棄官而爲道士，頗有文學，自號黃冠子。注老子，撰方志圖，文集十卷，並行於代。淳風幼俊爽，博涉羣書，尤明天文、曆算、陰陽之學。貞觀初，以駁傅仁均曆議，多所折衷，授將仕郎，直太史局。尋又上言曰：「今靈臺候儀，是魏代遺範，觀其制度，疏漏實多。臣案虞書稱，舜在璿璣玉

衡，以齊七政。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。周官大司徒職，以土圭正日景，以定地中。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。暨于周末，此器乃亡。漢孝武時，洛下閎復造混天儀，事多疏闊。故賈逵、張衡各有營鑄，陸績、王蕃遞加修補，或綴附經星，機應漏水，或孤張規郭，不依日行，推驗七曜，並循赤道。今驗冬至極南，夏至極北，而赤道當定於中，全無南北之異，以測七曜，豈得其眞？黃道渾儀之闕，至今千餘載矣。」

太宗異其說，因令造之，至貞觀七年造成。其制以銅爲之，表裏三重，下據準基，狀如十字，末樹鼇足，以張四表焉。第一儀名曰六合儀，有天經雙規、渾緯規、金常規，相結於四極之內，備二十八宿、十干、十二辰，經緯三百六十五度。第二名三辰儀，圓徑八尺，有璿璣規、黃道規、月遊規〔三〕，天宿矩度，七曜所行，並備于此，轉於六合之內。第三名四遊儀，玄樞爲軸，以連結玉衡、遊筩而貫約規矩；又玄樞北樹北辰，南距地軸，傍轉於內；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，仰以觀天之辰宿，下以識器之晷度。時稱其妙。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，著書七卷，名爲法象志以奏之。太宗稱善，置其儀於凝暉閣，加授承務郎。十五年，除太常博士。尋轉太史丞，預撰晉書及五代史，其天文、律曆、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。又預撰文思博要。二十二年，遷太史令。

初，太宗之世有祕記云：「唐三世之後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」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

事，淳風曰：「臣據象推算，其兆已成。然其人已生，在陛下宮內，從今不踰三十年，當有天下，誅殺唐氏子孫殲盡。」帝曰：「疑似者盡殺之，如何？」淳風曰：「天之所命，必無禳避之理。王者不死，多恐枉及無辜。且據上象，今已成，復在宮內，已是陛下眷屬。更三十年，又當衰老，老則仁慈，雖受終易姓，其於陛下子孫，或不甚損。今若殺之，即當復生，少壯嚴毒，殺之立讎。若如此，即殺戮陛下子孫，必無遺類。」太宗善其言而止。

淳風每占候吉凶，合若符契，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，不因學習所致，然竟不能測也。顯慶元年，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。先是，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、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蹐駁。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、太學助教王眞儒等受詔注五曹、孫子十部算經。書成，高宗令國學行用。龍朔二年，改授祕閣郎中。時戊寅曆法漸差，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，改撰麟德曆奏之，術者稱其精密。咸亨初，官名復舊，還爲太史令。年六十九卒。所撰典章文物志、乙巳占、祕閣錄，并演齊民要術等凡十餘部，多傳於代。

子諺、孫仙宗，並爲太史令。

呂才，博州清平人也。少好學，善陰陽方伎之書。貞觀三年，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，

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、白明達遞相長短。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，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，眼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一聞一見，皆達其妙，尤長於聲樂，請令考之。侍中王珪、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，徵曰：「才能爲尺十二枚，尺八長短不同，各應律管，無不諧韻。」太宗卽徵才，令直弘文館。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，不曉其旨。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，太宗召問，亦廢而不通，乃召才使問焉。才尋繹一宿，便能作圖解釋，允恭覽之，依然記其舊法，與才正同，由是才遂知名。累遷太常博士。

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，穿鑿既甚，拘忌亦多，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，削其淺俗，存其可用者。勒成五十三卷，并舊書四十七卷，十五年書成，詔頒行之。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，雖爲術者所短，然頗合經義，今略載其數篇。

其敍宅經曰：

易曰：「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以宮室，蓋取諸大壯。」迨于殷、周之際，乃有卜宅之文，故詩稱「相其陰陽」，書云「卜惟洛食」，此則卜宅吉凶，其來尙矣。至於近代師巫，更加五姓之說。言五姓者，謂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等，天下萬物，悉配屬之，行事吉凶，依此爲法。至如張、王等爲商，武、庾等爲羽，欲似同韻相求；及其以柳姓爲宮，以趙姓爲角，又非四聲相管。其間亦有同是一姓，分屬宮商，後有復姓數字，徵羽不別。

驗於經典，本無斯說，諸陰陽書，亦無此語，直是野俗口傳，竟無所出之處。唯堪輿經，黃帝對於天老，乃有五姓之言。且黃帝之時，不過姬、姜數姓，暨於後代，賜族者多。至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魯、衞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畢、原、酆、郇，並是姬姓子孫；孔、殷、宋、華、向、蕭、亳、皇甫，並是子姓苗裔。自餘諸國，準例皆然。因邑因官，分枝布葉，未知此等諸姓，是誰配屬？又檢春秋，以陳、衞及秦並同水姓，齊、鄭及宋皆爲火姓，或承所出之祖，或繫所屬之星，或取所居之地，亦非宮、商、角、徵，共相管攝。此則事不稽古，義理乖僻者也。

敍祿命曰：

謹案史記，宋忠、賈誼譏司馬季主云：「夫卜筮者，高人祿命以悅人心，矯言禍福以盡人財。」又案王充論衡云：「見骨體而知命祿，覩命祿而知骨體。」此卽祿命之書，行之久矣。多言或中，人乃信之。今更研尋，本非實錄。但以積善餘慶，不假建祿之吉；積惡餘殃，豈由劫殺之災。皇天無親，常與善人，禍福之應，其猶影響。故有夏多罪，天命剿絕；宋景修德，妖孛夜移。學也祿在，豈待生當建學，文王勤憂損壽，不關月值空亡。長平坑卒，未聞共犯三刑；南陽貴士，何必俱當六合。歷陽成湖，非獨河魁之上；蜀郡炎燎，豈由災厄之下。今時亦有同年同祿，而貴賤懸殊；共命共胎，而夭壽

更異。

案春秋，魯桓公六年七月，魯莊公生。今檢長曆，莊公生當乙亥之歲，建申之月。以此推之，莊公乃當祿之空亡。依祿命書，法合貧賤，又犯勾絞六害，背驛馬三刑，當此生者，並無官爵。火命七月，生當病鄉，爲人尫弱，身合矬陋。今案齊詩譏莊公「猗嗟昌兮，頎若長兮。美目揚兮，巧趨蹌兮」。唯有向命一條，法當長命。依檢春秋，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。此則祿命不驗一也。

又案史記，秦莊襄王四十八年，始皇帝生，宋忠注云：「因正月生，乃名政。」依檢襄王四十八年，歲在壬寅。此年正月生者，命當背祿，法無官爵，假得祿合，奴婢尚少。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，身剋驛馬，法當望官不到；金命正月，生當絕下，爲人無始有終，老而彌吉。今檢史記，始皇乃是有始無終，老更彌凶。唯建命生，法合長壽，計其崩時，不過五十。祿命不驗二也。

又漢武故事，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。亦當祿空亡下，法無官爵，雖向驛馬，尚隔四辰。依祿命法，少無官榮，老而方盛。今檢漢書，武帝卽位，年始十六，末年已後，戶口減半。祿命不驗三也。

又按後魏書云：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。今按長曆，其年歲在丁未。以此推

之，孝文皇帝背祿命，并驛馬三刑，身剋驛馬。依祿命書，法無官爵，命當父死中生，法當生不見父。今檢魏書，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。禮云：嗣子位定於初喪，踰年之後，方始正號。是以天子無父，事三老也。孝文受禪，異於常禮，躬率天下，以事其親，而祿命云不合識父。祿命不驗四也。

又按沈約宋書云：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。依此而推，祿之與命，並當空亡。依祿命書，法無官爵，又當子墓中生，唯宜嫡子，假有次子，法當早卒。今檢宋書，高祖長子先被簒弑，次子義隆，享國多年。高祖又當祖祿下生，法得嫡孫財祿。今檢宋書，其孫劉劭、劉濬並爲簒逆，幾失宗祧。祿命不驗五也。

敍葬書曰：

易曰：「古之葬者，衣之以薪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大過。」禮云：「葬者，藏也，欲使人不得見之。」然孝經云：「卜其宅兆而安厝之。」以其顧復事畢，長爲感慕之所；窀穸禮終，永作魂神之宅。朝市遷變，不得豫測於將來；泉石交侵，不可先知於地下。是以謀及龜筮，庶無後艱，斯乃備於愼終之禮，曾無吉凶之義。暨乎近代以來，加之陰陽葬法，或選年月便利，或量墓田遠近，一事失所，禍及死生，巫者利其貨賄，莫不擅加妨害。遂使葬書一術，乃有百二十家，各說吉凶，拘而多

忌。且天覆地載，乾坤之理備焉；一剛一柔，消息之義詳矣。或成於晝夜之道，感於男女之化，三光運於上，四氣通於下，斯乃陰陽之大經，不可失之於斯須也。至於喪葬之吉凶，乃附此爲妖妄。

傳云：王者七日而殯，七月而葬；諸侯五日而殯，五月而葬；大夫經時而葬；士及庶人逾月而已。此則貴賤不同，禮亦異數。欲使同盟同軌，赴弔有期，量事制宜，遂爲常式。法既一定，不得違之。故先期而葬，謂之不懷；後期而不葬，譏之殆禮。此則葬有定期，不擇年月，一也。

春秋又云：丁巳，葬定公，雨，不克葬，至於戊午襄事。禮經善之。禮記云「卜葬先遠日」者，蓋選月終之日〔三〕，所以避不懷也。今檢葬書，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。謹按春秋之際，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。此則葬不擇日，二也。

禮記又云：「周尚赤，大事用平旦；殷尚白，大事用日中；夏尚黑，大事用昏時。」鄭玄注云：「大事者何？謂喪葬也。」此則直取當代所尚，不擇時之早晚。春秋云，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，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。若壞其室，即平旦而窆；不壞其室，即日中而窆。子產不欲壞室，欲待日中。子太叔云：「若至日中而窆，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。」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，太叔乃爲諸侯之選，國之大事，無過喪葬，必是義

有吉凶，斯等豈得不用。今乃不問時之得失，唯論人事可否。曾子問云：「葬逢日蝕，捨於路左，待明而行，所以備非常也。」若依葬書，多用乾、艮二時，並是近半夜，此即文與禮違。今檢禮傳，葬不擇時，三也。

葬書云，富貴官品，皆由安葬所致；年命延促，亦曰墳壠所招。然今按孝經云：「立身行道，則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。」易曰：「聖人之大寶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」是以日慎一日，則澤及於無疆，苟德不建，則而人無後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。臧孫有後於魯，不關葬得吉日；若敖絕祀於荆，不由遷厝失所。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，其義四也。

今之喪葬吉凶，皆依五姓便利。古之葬者，並在國都之北，域兆既有常所，何取姓墓之義？趙氏之葬，並在九原；漢之山陵，散在諸處。上利下利，蔑爾不論；大墓小墓，其義安在？及其子孫富貴不絕，或與三代同風，或分六國而王。此則五姓之義，大無稽古；吉凶之理，何從而生？其義五也。

且人臣名位，進退何常，亦有初賤而後貴，亦有始泰而終否。是以子文三已令尹，展禽三黜士師。卜葬一定，更不迴改，冢墓既成，曾不革易，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。故知官爵弘之在人，不由安葬所致，其義六也。

野俗無識，皆信葬書，巫者詐其吉凶，愚人因而徼幸。遂使擗踊之際，擇葬地而希官品；荼毒之秋，選葬時以規財祿。或云辰日不宜哭泣，遂莞爾而對賓客受弔；或云同屬忌於臨壙，乃吉服不送其親。聖人設教，豈其然也？葬書敗俗，一至於斯，其義七也。

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，皆稱旨，擢授太常丞。永徽初，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。顯慶中，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，近代頓絕，使太常增修舊曲。才上言曰：「臣按禮記及家語云，舜彈五弦之琴，歌南風之詩。是知琴操曲弄，皆合於歌。又張華博物志云：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。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，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，國中和者數十人。是知白雪琴曲，本宜合歌，以其調高，人和遂寡。自宋玉已來，迄今千祀，未有能歌白雪曲者。臣今準敕，依琴中舊曲，定其宮商，然後教習，並合於歌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。又案古今樂府，奏正曲之後，皆別有送聲，君唱臣和，事彰前史。今取太尉長孫無忌、僕射于志寧、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，合十六節，今悉教訖，並皆合韻。」高宗大悅，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，付太常編於樂府。

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，陶弘景所撰本草，事多舛謬。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、禮部郎中孔志約，并諸名醫，增損舊本，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，并圖合成五十四卷，大行

於代。

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。麟德二年卒。著隋記二十卷，行於時。

子方毅，七歲能誦周易、毛詩，太宗聞其幼敏，召見，甚奇之，賜以縑帛。後爲右衛鎧曹參軍。母終，哀慟過禮，竟以毀卒。布車載喪，隨母轜車而葬。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，生芻一束，於路隅奠祭，甚爲時人之所哀惜。

史臣曰：孝孫定音律，仁均正曆數，淳風候象緯，呂才推陰陽，訂於其倫，咸以爲裨、梓、京、管之流也。然旋宮三代之法，秦火籍煬，歷代缺其正音，而云孝孫復始，大可歎也。淳風精於術數，能知女主革命，而不知其人，則所未喻矣。呂才覈拘忌之曲學，皆有經據，不亦賢乎！古人所以存而不議，蓋有意焉。

贊曰：祖、傅、淳、才，彰往考來。裁筠嶰谷，運箸清臺。推迎斡運，圖寫昭回。重黎之後，諸子賢哉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沈重　「沈」字各本原作「洗」，據御覽卷五六四改。沈重，見周書卷四五儒林傳，本書卷四六經籍志有沈重撰鍾律五卷。

〔二〕黃道規月遊規　各本原作「道月遊」，據唐會要卷四二補。

〔三〕蓋選月終之日　「蓋」字各本原作「善」，據通典卷一〇五、唐會要卷三六改。

舊唐書卷八十

列傳第三十

褚遂良　韓瑗　來濟　上官儀

褚遂良，散騎常侍亮之子也。大業末，隨父在隴右，薛舉僭號，署爲通事舍人。舉敗歸國，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。貞觀十年，自祕書郎遷起居郎。遂良博涉文史，尤工隸書，父友歐陽詢甚重之。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：「虞世南死後，無人可以論書。」徵曰：「褚遂良下筆遒勁，甚得王逸少體。」太宗卽日召令侍書。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，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，當時莫能辯其眞僞，遂良備論所出，一無舛誤。

十五年，詔有事太山，先幸洛陽，有星孛于太微，犯郎位。遂良言於太宗曰：「陛下撥亂反正，功超前烈，將告成東嶽，天下幸甚。而行至洛陽，彗星輒見，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。且漢武優柔數年，始行岱禮，臣愚伏願詳擇。」太宗深然之，下詔罷封禪之事。其年，遷諫議

大夫，兼知起居事。太宗嘗問曰：「卿知起居，記錄何事，大抵人君得觀之否？」遂良對曰：「今之起居，古左右史，書人君言事，且記善惡，以爲鑒誡，庶幾人主不爲非法。不聞帝王躬自觀史。」太宗曰：「朕有不善，卿必記之耶？」遂良曰：「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職當載筆，君舉必記。」黃門侍郎劉洎曰：「設令遂良不記，天下亦記之矣。」太宗以爲然。

時魏王爲太宗所愛，禮秩如嫡。其年，太宗問侍臣曰：「當今國家何事最急？」中書侍郎岑文本曰：「傳稱『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』，由斯而言，禮義爲急。」遂良進曰：「當今四方仰德，誰敢爲非？但太子、諸王，須有定分，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。」太宗曰：「此言是也。朕年將五十，已覺衰怠。既以長子守器東宮，弟及庶子數將五十，心常憂慮，頗在此耳。但自古嫡庶無良佐〔一〕，何嘗不傾敗國家。公等爲朕搜訪賢德，以傅儲宮，爰及諸王，咸求正士。且事人歲久，卽分義情深，非意窺窬，多由此作。」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。

十七年〔二〕，太宗問遂良曰：「舜造漆器，禹雕其俎，當時諫舜、禹者十餘人。食器之間，苦諫何也？」遂良對曰：「雕瑑害農事，纂組傷女工。首創奢淫，危亡之漸。漆器不已，必金爲之，金器不已，必玉爲之。所以諍臣必諫其漸，及其滿盈，無所復諫。」太宗以爲然，因曰：「夫爲人君，不憂萬姓而事奢淫，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。」

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、刺史，遂良上疏曰：「昔兩漢以郡國理人，除郡以外，分立諸

子，割土分疆，雜用周制。皇唐州縣，粗依秦法。皇子幼年，或授刺史，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，鎮扞四方？此之造制，道高前烈。如臣愚見，有小未盡。何者？刺史郡帥，民仰以安。得一善人，部內蘇息；遇一不善，合州勞弊。是以人君愛恤百姓，常爲擇賢。或稱河潤九里，京師蒙福；或人興歌詠，生爲立祠。漢宣帝云：『與我共理者，惟良二千石。』如臣愚見，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，且留京師，教以經學。一則畏天之威，不敢犯禁；二則觀見朝儀，自然成立。因此積習，自知爲人。審堪臨州，然後遣出。臣謹按漢明、章、和三帝，能友愛子弟，自茲已降，取爲準的。封立諸王，雖各有國土，年尚幼小者，召留京師，訓以禮法，垂以恩惠。訖三帝世，諸王數十百人，唯二王稍惡，自餘餐和染教，皆爲善人。則前事已驗，惟陛下詳察。」太宗深納之。

其年，太子承乾以罪廢，魏王泰入侍，太宗面許立爲太子，因謂侍臣曰：「昨青雀自投我懷云：『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唯有一子，臣百年之後，當爲陛下殺之，傳國晉王。』父子之道，故當天性，我見其如此，甚憐之。」遂良進曰：「陛下失言。伏願審思，無令錯誤也。安有陛下百年之後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，而能殺其愛子，傳國於晉王者乎？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，而復寵愛魏王，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，良由嫡庶不分，所以至此。殷鑒不遠，足爲龜鏡。陛下今日既立魏王，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，始得安全耳。」太宗涕泗交

下曰：「我不能。」卽日召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李勣與遂良等定策，立晉王爲皇太子。

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，太宗問羣臣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對曰：「昔秦文公時，有童子化爲雉，雌者鳴於陳倉，雄者鳴於南陽。童子曰：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文公遂以爲寶雞。後漢光武得雄，遂起南陽而有四海。陛下舊封秦王，故雄雉見於秦地，此所以彰表明德也。」太宗悅曰：「立身之道，不可無學，遂良博識，深可重也。」尋授太子賓客。

時薛延陀遣使請婚，太宗許以女妻之，納其財聘，旣而不與。遂良上疏曰：

臣聞信爲國本，百姓所歸，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，仲尼寧去食而存信。延陀曩歲乃一俟斤耳，值神兵北指，盪平沙塞，狼山、瀚海，萬里蕭條，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，以爲餘寇奔波，須立酋長，璽書鼓纛，立爲可汗。其懷恩光，仰天無極，而餘方戎狄，莫不聞知，以共沐和風，同飡恩信。頃者頻年遣使，請婚大國，陛下復降鴻私，許其姻媾。於是報吐蕃，告思摩，示中國，五尺童子人皆知之。於是御幸北門，受其獻食，于時百僚端笏，戎夷左衽，虔奉歡宴，皆承德音，口歌手舞，樂以終日。百官會畢，亦各有言，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，不欲邊境交戰，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，預在含生，所以感德。今一朝生進退之意，有改悔之心，臣爲國家惜茲聲聽。

君子不失色於物，不失口於人。晉文公圍原，命三日糧，原不降，命去之。諜出曰：

「原將降矣。」軍吏請待之，公曰：「信，國之寶也，民之庇也。得原失信，何以庇之？」陛下慮生意表，信在言前，今者臨事，忽然乖殊，所惜尤少，所失滋多。情既不通，方生嫌隙，一方所以相畏忌，邊境不得無風塵，西州、朔方，能無勞擾？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，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，不可以訓戎兵，不可以勵軍事。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，廓清四表，自君臨天下，十有七載，以仁恩而結庶類，以信義而撫戎夷，莫不欣然，負之無力。其見在之人，皆思報厚德；其所生胤嗣，亦望報陛下子孫。今者得一公主配之，以成陛下之信，有始有卒，其唯聖人乎！

且又龍沙以北，部落無算，中國擊之，終不能盡，亦由可比敗，芮芮興，突厥亡，延陀盛。時以古人虛外實內，懷之以德，爲惡在夷不在華，失信在彼不在此。伏惟陛下聖德無涯，威靈遠震，遂平高昌，破吐渾，立延陀，滅頡利。輕刑薄賦，庶事無壅，菽粟豐賤，祥符累臻。此則堯、舜、禹、湯不及陛下遠矣。伏願旁垂愷悌，廣茲含育，而常嗔絕域，有意遠藩，非偃伯興文之道，非止戈爲武之義。臣以庸暗，忝居左右，敢獻瞽言，不勝戰懼。

時太宗欲親征高麗，顧謂侍臣曰：「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，虐用其人。夫出師弔伐，當乘機便，今因其弑虐，誅之甚易。」遂良對曰：「陛下兵機神算，人莫能知。昔隋末亂離，手平

寇亂。及北狄侵邊，西蕃失禮，陛下欲命將擊之，羣臣莫不苦諫；陛下獨斷進討，卒並誅夷。海內之人，徼外之國，畏威懾伏，爲此舉也。今陛下將興師遼東，臣意熒惑。何者？陛下神武，不比前代人君，兵既渡遼，指期克捷，萬一差跌，無以威示遠方，若再發忿兵，則安危難測。」太宗深然之。兵部尚書李勣曰：「近者延陀犯邊，陛下必欲追擊，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，遂失機會。若如聖策，延陀無一人生還，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。」帝曰：「誠如卿言，由魏徵誤計耳。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，後有良算，安肯矢謀。」由是從勣之言，經畫渡遼之師。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，懼其遺悔，翌日上疏諫曰：

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，兩京等於心腹，四境方乎手足，他方絕域若在身外。臣近於坐下，伏奉口敕，布語臣下，云自欲伐遼。臣數夜思量，不達其理。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，莫離支輒殺其主，陛下討逆收地，斯實乘機。關東賴陛下德澤，久無征戰，但命二、三勇將發兵四、五萬，飛石輕梯，取如迴掌。夫聖人有作，必履常規，貴能克平兇亂，駕馭才傑。惟陛下弘兩儀之道，扇三五之風，提厲人物，皆思効命。昔侯君集、李靖，所謂庸夫，猶能掃萬里之高昌，平千載之突厥，皆是陛下發蹤指示，聲歸聖明。臣旁求史籍，訖乎近代，爲人之主，無自伐遼，人臣往征，則有之矣。漢朝則荀彘、楊僕，魏代則毋丘儉、王頎；司馬懿猶爲人臣，慕容眞僭號之子，皆爲其主長驅高麗，

虜其人民，削平城壘。陛下立功同於天地，美化包於古昔，自當超邁於百王，豈止俯同於六子。陛下昔翦平寇逆，大有爪牙，年齒未衰，猶堪任用，匪唯陛下之所使，亦何行而不克。

方今太子新立，年實幼少，自餘藩屏，陛下所知。今一旦棄金湯之全，渡遼海之外，臣忽三思，煩愁並集。大魚依於巨海，神龍據於川泉，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。且以長遼之左，或遇霖淫，水潦騰波，平地數尺。夫帶方、玄菟，海途深渺，非萬乘所宜行踐。東京、太原，謂之中地，東據可以爲聲勢，西指足以摧延陀，其於西京，逕路非遠。爲其節度，以設軍謀，繫莫離支頸，獻皇家之廟。此實處安全之上計，社稷之根本，特乞天慈，一垂省察。

太宗不納。十八年，拜黃門侍郎，參綜朝政。

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，遂良言於太宗曰：「莫離支虐弒其主，九夷所不容，陛下以之興兵，將事弔伐，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。古者，討弒君之賊，不受其賂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，桓公受之於太廟，臧哀伯諫曰：『君人者昭德塞違，今滅德立違，而置其賂器於太廟，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誅焉？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洛邑，義士猶或非之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，置諸太廟，其若之何？』夫春秋之書，百王取法，若受不臣之筐篚，納弒逆之朝貢，不以爲

慾，何所致伐？臣謂莫離支所獻，自不得受。」太宗納焉，以其使屬吏。

太宗既滅高昌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，遂良上疏曰：

臣聞古者哲后，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，務廣德化，不事遐荒。是以周宣薄伐，至境而止；始皇遠塞，中國分離。漢武負文、景之聚財，玩士馬之餘力，始通西域，初置校尉。軍旅連出，將三十年。復得天馬於宛城，採蒲萄於安息。而海內虛竭，生人失所，租及六畜，算至舟車，因之凶年，盜賊並起。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，遣士卒遠田輪臺，築城以威西域。帝翻然追悔，情發於中，棄輪臺之野，下哀痛之詔，人神感悅，海內乃康。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，天下生靈皆盡之矣。是以光武中興，不踰葱嶺；孝章卽位，都護來歸。

陛下誅滅高昌，威加西域，收其鯨鯢，以爲州縣。然則王師初發之歲，河西供役之年，飛芻輓粟，十室九空，數郡蕭然，五年不復。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，終年離別，萬里思歸。去者資裝，自須營辦，旣賣菽粟，傾其機杼。經途死亡，復在其外，兼遣罪人，增其防遏。彼罪人者，生於販肆，終朝惰業，犯禁違公，止能擾於邊城，實無益於行陣。所遣之內，復有逃亡，官司捕捉，爲國生事。高昌途路，沙磧千里，冬風冰冽，夏風如焚，行人去來，遇之多死。易云：「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亂。」設令張掖塵飛，酒泉烽舉，

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？終須發隴右諸州，星馳電擊。由斯而言，此河西者方於心腹，彼高昌者他人手足，豈得糜費中華，以事無用？書曰：「不作無益害有益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陛下道映先天，威行無外，平頡利於沙塞，滅吐渾於西海。突厥餘落，爲立可汗；吐渾遺甿，更樹君長。復立高昌，非無前例，此所謂有罪而誅之，既伏而立之。四海百蠻，誰不聞見，蠕動懷生，畏威慕德。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，徵給首領，遣還本國，負戴洪恩，長爲藩翰。中國不擾，既富且寧，傳之子孫，以貽永世。

二十年，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，令太子居，絕不令往東宮。遂良復上疏諫曰：

臣聞周世問安，三至必退；漢儲視膳，五日乃來。前賢作法，規模弘遠。禮曰：男子十年出就外傅，出宿於外，學書計也。然則古之達者，豈無慈心，減茲私愛，欲使成立。凡人尚猶如此，況君之世子乎。自當春誦夏絃，親近師傅，體人間之庶事，適君臣之大道，使翹足延首，皆聆善聲。若獻歲之有陽春，玄天之有日月，弘此懿德，乃作元良。伏惟陛下道育三才，功包九有，親樹太子，莫不欣欣。既云廢昏立明，須稱天下瞻望〔三〕，而教成之道，實深乖闕。不離膝下，常居宮內，保傅之說無暢，經籍之談蔑如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，深交必有怨；父子不可以滯愛，滯愛或生愆。伏願遠覽殷、周，近

遵漢、魏，不可頓革，事須階漸。嘗計旬日，半遣還宮，專學藝以潤身，布芳聲於天下，則微臣雖死，猶曰生年。

太宗從之。

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，多見採納。其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二十一年，以本官檢校大理卿，尋丁父憂解。明年，起復舊職，俄拜中書令。

二十三年，太宗寢疾，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，謂之曰：「卿等忠烈，簡在朕心。昔漢武寄霍光，劉備託葛亮，朕之後事，一以委卿。太子仁孝，卿之所悉，必須盡誠輔佐，永保宗社。」又顧謂太子曰：「無忌、遂良在，國家之事，汝無憂矣。」仍命遂良草詔。高宗即位，賜爵河南縣公。永徽元年，進封郡公。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。三年，徵拜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，加光祿大夫。其月，又兼太子賓客。四年，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，依舊知政事。

六年，高宗將廢皇后王氏，立昭儀武氏爲皇后，召太尉長孫無忌、司空李勣、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。將入，遂良謂無忌等曰：「上意欲廢中宮，必議其事，遂良今欲陳諫，衆意如何？」無忌曰：「明公必須極言，無忌請繼焉。」及入，高宗難於發言，再三顧謂無忌曰：「莫大之罪，絕嗣爲甚。皇后無胤息，昭儀有子，今欲立爲皇后，公等以爲何如？」

遂良曰：「皇后出自名家，先朝所娶，伏事先帝，無愆婦德。先帝不豫，執陛下手以語臣曰：『我好兒好婦，今將付卿。』陛下親承德音，言猶在耳。皇后自此未聞有愆，恐不可廢。臣今不敢曲從，上違先帝之命，特願再三思審。愚臣上忤聖顏，罪合萬死，但願不負先朝厚恩，何顧性命。」遂良致笏於殿陛，曰：「還陛下此笏。」仍解巾叩頭流血。帝大怒，令引出。長孫無忌曰：「遂良受先朝顧命，有罪不加刑。」翌日，帝謂李勣曰：「册立武昭儀之事，遂良固執不從。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，事若不可，當且止也。」勣對曰：「此乃陛下家事，不合問外人。」帝乃立昭儀爲皇后，左遷遂良潭州都督。顯慶二年，轉桂州都督。未幾，又貶爲愛州刺史。明年，卒官，年六十三。

遂良卒後二歲餘，許敬宗、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，並遂良扇動，乃追削官爵，子孫配流愛州。弘道元年二月，高宗遺詔放還本郡。神龍元年，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。

韓瑗，雍州三原人也。祖紹，隋太僕少卿。父仲良，武德初爲大理少卿，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。仲良言於高祖曰：「周代之律，其屬三千，秦法已來，約爲五百。若遠依周制，

繁紊更多。且官吏至公，自當奉法，苟若徇己，豈顧刑名？請崇寬簡，以允惟新之望。」高祖然之。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，時以爲便。貞觀中，位至刑部尚書、秦州都督府長史、潁川縣公。

瑗少有節操，博學有吏才。貞觀中，累至兵部侍郎，襲父潁川公。永徽三年，拜黃門侍郎。四年，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。五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六年，遷侍中，其年兼太子賓客。

時高宗欲廢王皇后，瑗涕泣諫曰：「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，今無愆過，欲行廢黜，四海之士，誰不惕然。且國家屢有廢立，非長久之術。願陛下爲社稷大計，無以臣愚不垂採察。」帝不納。明日，瑗又諫，悲泣不能自勝，帝大怒，促令引出。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，瑗復上疏理之曰：

古之聖王，立諫鼓，設謗木，冀欲聞逆耳之言，甘苦口之議，發揚大化，裨益洪猷，垂令譽於將來，播休聲於不朽者也。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，臣夙夜思之，用增感激。臣識慚知遠，業謝通經，載撫愚情，誠爲未可。

遂良運偶昇平，道昭前烈，束髮從宦，方淹累稔。趨侍陛下，俄歷歲年，不聞涓滴之愆，常覩勤勞之効。竭忠誠於早歲，罄直道於茲年，體國忘家，捐身徇物，風霜其操，

鐵石其心。誠可重於皇明，詎專方於曩昔。且先帝納之於帷幄，寄之以心膂，德逾水石，義冠舟車，公家之利，言無不可。及纏悲四海，遏密八音，竭忠國家，親承顧託，一德無二，千古懍然。此不待臣言，陛下備知之矣，臣嘗有此心，未敢聞奏。且萬姓失業，旰食忘勞；一物不安，納隍軫慮。在於微細，寧得過差。況社稷之舊臣，陛下之賢佐，無聞罪狀，斥去朝廷，內外甿黎，咸嗟舉措。觀其近日言事，披誠懇切，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、舜，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。而乃深遭厚謗，重負醜言，可以痛志士之心，損陛下之明也。

臣聞晉武弘裕，不貽劉毅之誅；漢祖深仁，無恚周昌之直。而遂良被遷，已經寒暑，違忤陛下，其罰塞焉。伏願緬鑒無辜，稍寬非罪，俯矜微款，以順人情。

疏奏，帝謂瑗曰：「遂良之情，朕亦知之矣。然其悖戾犯上，以此責之，朕豈有過，卿言何若是之深也！」瑗對曰：「遂良可謂社稷忠臣，臣恐以諛佞之輩，蒼蠅點白，損陷忠貞。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，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，國之欲謝，善人其衰。今陛下富有四海，八紘清泰，忽驅逐舊臣，而不垂省察乎！伏願違彼覆車，以收往過，垂勸誠於事君，則羣生幸甚。」帝竟不納。

瑗以言不見用，憂憤上表，請歸田里，詔不許。顯慶二年，許敬宗、李義府希皇后之旨，

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，以桂州用武之地，故授遂良桂州刺史，實以爲外援。於是更貶遂良爲愛州刺史，左授瑗振州刺史。四年，卒官，年五十四。明年，長孫無忌死，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，遣使殺之。及使至，瑗已死，更發棺驗屍而還，籍沒其家，子孫配徙嶺表。神龍元年，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。

來濟，揚州江都人，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。字文化及之難，闔門遇害。濟幼逢家難，流離艱險，而篤志好學，有文詞，善談論，尤曉時務。舉進士。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。太子承乾之敗，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欲何以處承乾？」羣臣莫敢對，濟進曰：「陛下上不失作慈父，下得盡天年，即爲善矣。」帝納其言。俄除考功員外郎。十八年，初置太子司議郎，妙選人望，遂以濟爲之，仍兼崇賢館直學士。尋遷中書舍人，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。

永徽二年，拜中書侍郎，兼弘文館學士，監修國史。四年，同中書門下三品。五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，賜物七百段。六年，遷中書令、檢校吏部尚書。

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宸妃，濟密表諫曰：「宸妃古無此號，事將不可。」武皇后既立，

濟等懼不自安，后乃抗表稱濟忠公，請加賞慰，而心實惡之。顯慶元年，兼太子賓客，進爵爲侯，中書令如故。二年，又兼太子詹事。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，左授台州刺史。五年，徙庭州刺史。龍朔二年，突厥入寇，濟總兵拒之，謂其衆曰：「吾嘗挂刑網，蒙赦性命，當以身塞責，特報國恩。」遂不釋甲冑赴賊，沒於陣。時年五十三，贈楚州刺史，給靈輿遞還鄉。有文集三十卷，行於代。

濟兄恆，有學行，與濟齊名。上元中，官至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上官儀，本陝州陝人也。父弘，隋江都宮副監，因家于江都。大業末，弘爲將軍陳稜所殺，儀時幼，藏匿獲免。因私度爲沙門，遊情釋典，尤精三論，兼涉獵經史，善屬文。貞觀初，楊仁恭爲都督，深禮待之。舉進士。太宗聞其名，召授弘文館直學士，累遷祕書郎。時太宗雅好屬文，每遣儀視草，又多令繼和，凡有宴集，儀嘗預焉。俄又預撰晉書成，轉起居郎，加級賜帛。高宗嗣位，遷祕書少監。龍朔二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、西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，兼弘文館學士如故。本以詞彩自達，工於五言詩，好以綺錯婉媚爲本。儀既貴顯，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，時人謂爲上官體。儀頗恃才任勢，故爲當代所嫉。麟德元年，宦者

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，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，遂下獄而死，家口籍沒。

子庭芝，歷位周王府屬，與儀俱被殺。庭芝有女，中宗時爲昭容，每侍帝草制誥，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、秦州都督、楚國公，庭芝黃門侍郎、岐州刺史、天水郡公，仍令以禮改葬。

史臣曰：褚河南上書言事，亹亹有經世遠略。魏徵、王珪之後，骨鯁風彩，落落負王佐器者，殆難其人，名臣事業，河南有焉。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，戎王溺妓而由余奔，婦人之言，聖哲懼罹其禍，況二佞據衡軸之地，爲正人之魑魅乎！古之志士仁人，一言相期，死不之悔，況於君臣之間，受託孤之寄，而以利害禍福，忘平生之言哉！而韓、來諸公，可謂守死善道，求福不回者焉。

贊曰：褚公之言，和樂愔愔。鍾石在簴，動成雅音。二猘雙吠，三賢一心。人皆觀望，我不浮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但自古嫡庶無良佐　「自」「佐」二字各本原無，據唐會要卷四補。

〔二〕十七年　「十」字各本原無，據通鑑卷一九六補。

〔三〕須稱天下瞻望　「下」字各本原作「地」，據冊府卷三二七、英華卷六九五改。

舊唐書卷八十一

列傳第三十一

崔敦禮　盧承慶　劉祥道
樂彥瑋　趙仁本　李敬玄　李義琰　孫處約

崔敦禮，雍州咸陽人，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。其先本居博陵，世爲山東著姓，魏末徙關中。敦禮本名元禮，高祖改名焉。頗涉文史，重節義，嘗慕蘇子卿之爲人。武德中，拜通事舍人。九年，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盧江王瑗。瑗舉兵反，執敦禮，問京師之事，敦禮竟無異詞。太宗聞而壯之，遷左衛郎將，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。

貞觀元年，擢拜中書舍人，遷兵部侍郎，頻使突厥。累轉靈州都督。二十年，徵爲兵部尚書。又奉詔安撫迴紇、鐵勒部落。時延陀寇邊，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。又有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，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，因立其嗣子而還。敦禮深識蕃情，凡

所奏請，事多允會。

永徽四年，代高季輔爲侍中，累封固安縣公，仍修國史。六年，加光祿大夫，代柳奭爲中書令，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。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。顯慶元年，拜太子少師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敕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。尋卒，年六十餘。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，賜東園祕器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賻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謚曰昭。

子餘慶，官至兵部尚書。敦禮孫貞愼，神龍初爲兵部侍郎。

盧承慶，幽州范陽人。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。父赤松，大業末爲河東令，與高祖有舊，聞義師至霍邑，棄縣迎接，拜行臺兵部郎中。武德中，累轉率更令，封范陽郡公，尋卒。

承慶美風儀，博學有才幹，少襲父爵。貞觀初，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，因奏河西軍事，太宗奇其明辯，擢拜考功員外郎。累遷民部侍郎。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，承慶敍夏、殷以後迄于周、隋，皆有依據，太宗嗟賞久之。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，仍知五品選事。承慶辭曰：「選事職在尚書，臣今掌之，便是越局。」太宗不許，曰：「朕今信卿，卿何不自信

也？」俄歷雍州別駕、尚書左丞。

永徽初，爲褚遂良所構，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遂良俄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，由是左遷簡州司馬。歲餘，轉洪州長史。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温湯，擢承慶爲汝州刺史，入爲光祿卿。顯慶四年，代杜正倫爲度支尚書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尋坐度支失所，出爲潤州刺史，再遷雍州長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

總章二年，代李乾祐爲刑部尚書，以年老請致仕，許之，仍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三年，病卒，年七十六。臨終誡其子曰：「死生至理，亦猶朝之有暮。吾終，斂以常服；晦朔常饌，不用牲牢；墳高可認，不須廣大；事辦卽葬，不須卜擇；墓中器物，瓷漆而已；有棺無槨，務在簡要；碑誌但記官號、年代，不須廣事文飾。」贈幽州都督，謚曰定。

弟承業，亦有學識。貞觀末，官至雍州長史、檢校尚書左丞。兄弟相次居此任，時人榮之。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刺史。顯慶初，復爲雍州長史。前後皆有能名。三遷左肅機，兼掌司列選事，賜爵魏縣子。總章中，卒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贈洺州刺史，謚曰簡。

承業弟承泰，齊州長史。承泰子齊卿，長安初，爲雍州錄事參軍。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爲御史者〔一〕，季昶以聞齊卿；薦長安尉盧懷愼李休光、萬年尉李乂崔湜、咸陽丞倪若水、盩厔尉田崇辟、新豐尉崔日用，後皆至大官。齊卿，開元初爲豳州刺史，時

張守珪爲果毅，齊卿禮接之，謂曰：「十年內當知節度。」果如其言，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。齊卿好酒，飲至斗餘不亂，寬厚可親，士友以此善之。累遷太子詹事，封廣陽縣公，尋卒。

承慶弟孫藏用，別有傳。

劉祥道，魏州觀城人也。父林甫，武德初爲內史舍人，時兵機繁速，庶事草創，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，以才幹見稱。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，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。久之，擢拜中書侍郎，賜爵樂平男。貞觀初，再遷吏部侍郎。初，隋代赴選者，以十一月爲始，至春卽停，選限旣促，選司多不究悉。時選人漸衆，林甫奏請四時聽選，隨到注擬，當時甚以爲便。時天下初定，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，至是停省，盡來赴集，將萬餘人，林甫隨才銓擢，咸得其宜。時人以林甫典選，比隋之高孝基。三年，病卒，臨終上表薦賢，太宗甚嘉悼之，賜絹二百五十匹。

祥道少襲父爵。永徽初，歷中書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吏部侍郎。顯慶二年，遷黃門侍郎，仍知吏部選事。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，乃上疏陳其得失。其一曰：

今之選司取士，傷多且濫：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，傷多也；雜色入流，不加銓簡，是傷濫也。經明行修之士，猶或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豈能皆有德行。卽知共釐務者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有國以來，已四十載，尙未刑措，豈不由此乎！但服膺先王之道者，奏第然始付選；趨走几案之間者，不簡便加祿秩。稽古之業，雖則難知，斗筲之材，何其易進？其雜色應入流人，望令曹司試判訖，簡爲四等奏聞。第一等付吏部，第二等付兵部，次付主爵，次付司勳。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，雖經赦降，亦量配三司；不經赦降者，放還本貫。冀入流不濫，官無冗雜，且令胥徒之輩，漸知勸勉。

其二曰：

古之選者，爲官擇人，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。今官員有數，入流無限，以有數供無限，遂令九流繁總，人隨歲積。謹約準所須人，量支年別入流者。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，九品已上，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，略舉大數，當一萬四千人。壯室而仕，耳順而退，取其中數，不過支三十年。此則一萬四千人，三十年而略盡。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，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，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，足充所須之數。況三十年之外，在官者猶多，此便有餘，不慮其少。今年常入流者，遂逾一千四百，計應

須數外，其餘兩倍。又常選放還者，仍停六七千人，更復年別新加，實非處置之法。

其三曰：

儒爲教化之本，學者之宗，儒教不興，風俗將替。今庠序遍於四海，儒生溢於三學，誘掖之方，理實爲備，而獎進之道，事或未周。但永徽已來，于今八載，在官者以善政粗聞，論事者以一言可採，莫不光被綸音，超升不次。而儒生未聞恩及，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。

其四曰：

國家富有四海，已四十年，百姓官僚，未有秀才之舉。豈今人之不如昔人，將薦賢之道未至？寧可方稱多士，遂間斯人。望六品已下，爰及山谷，特降綸言，更審搜訪，仍量爲條例，稍加優獎。不然，赫赫之辰，斯舉遂絕，一代盛事，實爲朝廷惜之。

其五曰：

唐、虞三載考績，黜陟幽明。兩漢用人，亦久居其職。所以因官命氏，有倉、庾之姓。魏、晉以來，事無可紀。今之在任，四考卽遷。官人知將秩滿，必懷去就；百姓見有遷代，能無苟且。以去就之人，臨苟且之輩，責以移風易俗，其可得乎！望經四考，就任加階，至八考滿，然後聽選。還淳反樸，雖未敢必期；送故迎新，實稍減勞弊。

其六曰：

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、主書、主事等〔三〕，比來選補，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。縱欲參用士流，皆以儔類爲恥，前後相承，遂成故事。但掖省崇峻，王言祕密，尚書政本，人物攸歸，而多用胥徒，恐未盡銓衡之理。望有釐革，稍清其選。

明年，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，爲政之弊。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。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，事竟不行。

祥道尋以修禮功，進封陽城縣侯。四年，遷刑部尚書，每覆大獄，必歔欷累歎，奏決之日，爲之再不食。龍朔元年，權檢校蒲州刺史。三年，兼檢校雍州長史，俄遷右相。祥道性謹愼，既居宰相，深懷憂懼，數自陳老疾，請退就閑職。俄轉司禮太常伯，罷知政事。麟德二年，將有事於泰山，有司議依舊禮，皆以太常卿爲亞獻，光祿卿爲終獻。祥道駁曰：「昔在三代，六卿位重，故得佐祠。漢、魏以來，權歸臺省，九卿皆爲常伯屬官。今登封大禮，不以八座行事，而用九卿，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！」高宗從其議，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爲亞獻，祥道爲終獻。事畢，進爵廣平郡公。乾封元年，又上表乞骸骨，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聽致仕。其年卒，年七十一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宣。子齊賢襲爵。

齊賢，初自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，高宗聞其方正，甚禮之。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

中弋獵，因言晉州出好鷂，劉齊賢見爲司馬，請使捕之。帝曰：「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！卿何以此待之？」遂止。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，改名景先。永淳中，累遷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則天臨朝，代裴炎爲侍中。及裴炎下獄，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，則天甚怒之。炎既誅死，景先左遷普州刺史，未到，又貶授吉州長史。永昌年，爲酷吏所陷，繫於獄，自縊死，仍籍沒其家。景先自祖、父三代皆爲兩省侍郎及典選，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、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，前後爲吏部郎中員外，有唐已來，無有其比云。

李敬玄，亳州譙人也。父孝節，穀州長史。敬玄博覽羣書，特善五禮。貞觀末，高宗在東宮，馬周啓薦之，召入崇賢館，兼預侍讀；仍借御書讀之。敬玄雖風格高峻，有不可犯之色，然勤於造請，不避寒暑，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薦延譽之。乾封初，歷遷西臺舍人、弘文館學士。

總章二年，累轉西臺侍郎，兼太子右中護、同東西臺三品，兼檢校司列少常伯。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，敬玄以曹事委之。仁禕始造姓曆，改修狀樣、銓曆等程式，處事勤勞，遂以心疾而卒。敬玄因仁禕之法，典選累年，銓綜有序。自永徽以後，選人轉多，當其任

者，罕聞稱職，及敬玄掌選，天下稱其能。預選者歲有萬餘人，每於衢衢見之，莫不知其姓名。其被放有訴者，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，略無差殊。時人咸服其強記，莫之敢欺。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玄者，初在任時，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，太玄哀其母老，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。惠贓數既少，遂得減死，太玄亦坐免官，不調十餘年。敬玄知而大嗟賞之，擢授鄭州司功參軍，太玄由是知名，後官至祕書少監、申王師，以德行爲時所重。敬玄賞鑒多此類也。咸亨二年，授中書侍郎，餘並如故。三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吏部侍郎，依舊兼太子右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四年，監修國史。上元二年，拜吏部尚書，仍依舊兼太子左庶子，監修國史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敬玄久居選部，人多附之。前後三娶，皆山東士族，又與趙郡李氏合譜，故臺省要職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。高宗知而不悅，然猶不彰其過。儀鳳元年，代劉仁軌爲中書令。調露二年，吐蕃入寇，仁軌先與敬玄不協，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。敬玄自以素非邊將之才，固辭。高宗謂曰：「仁軌若須朕，朕即自往，卿不得辭也。」竟以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，兼安撫大使，仍檢校鄯州都督，率兵以禦吐蕃。及將戰，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。敬玄聞賊至，狼狽却走。審禮既無繼援，遂沒于陣。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，敬玄累表稱疾，乞還醫療，許之。既入見，驗疾不重，高宗責其詐妄，又積其前後愆失，貶授衡州刺史。稍遷

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永淳元年卒，年六十八，贈兗州都督。撰禮論六十卷、正論三卷、文集三十卷。

子思沖，神龍初，歷工部侍郎、左羽林軍將軍，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，事敗見殺，籍沒其家。

敬玄弟元素，亦有吏才，初爲武德令。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，百姓甚弊之，官吏無敢異議者。元素抗詞固執，文暕乃損其制度，以家財營之。延載元年，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、鳳閣鸞臺平章事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萬歲通天二年，坐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交結，爲武懿宗所陷，被殺。神龍初雪免。

李義琰，魏州昌樂人，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。其先自隴西徙山東，世爲著姓。父玄德，瘿陶令。義琰少舉進士，累補太原尉。時李勣爲并州都督，僚吏皆望風慴懼，義琰獨廷折曲直，勣甚禮之。義琰，麟德中爲白水令，有能名，拜司刑員外郎。上元中，累遷中書侍郎，又授太子右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時天后預知國政，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，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，以爲不可，事竟寢。義琰身長八尺，博學多識，高宗每有顧問，言皆

切直。章懷太子之廢也，高宗慰勉官僚，盡捨罪，令復其位，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，義琰獨引罪涕泣，時論美之。

義琰宅無正寢，弟義璡爲岐州司功參軍，乃市堂材送焉。及義璡來覲，義琰謂曰：「以吾爲國相，豈不懷愧，更營美室，是速吾禍，此豈愛我意哉！」義璡曰：「凡人仕爲丞尉，卽營第宅，兄官高祿重，豈宜卑陋以逼下也？」義琰曰：「事難全遂，物不兩興。既有貴仕，又廣其宇，若無令德，必受其殃。吾非不欲之，懼獲戾也。」竟不營構，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。

義琰後改葬父母，使舅氏移其舊塋，高宗知而怒曰：「豈以身在樞要，凌蔑外家，此人不可更知政事。」義琰聞而不自安，以足疾上疏乞骸骨，乃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聽致仕。乃將歸東都田里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，時人以比漢之二疏。垂拱初，起爲懷州刺史。義琰自以失則天意，恐禍及，固辭不拜。四年，卒於家。

義琰從祖弟義琛，永淳初，爲雍州長史。時關輔大飢，高宗令貧人散於商、鄧逐食。義琛恐黎人流轉，因此不還，固爭之。由是忤旨，出爲梁州都督，轉岐州刺史，稱爲良吏。卒官。

高宗時宰相，又有孫處約、樂彥瑋、趙仁本，並有名跡。

孫處約者，汝州郟城人也。貞觀中，爲齊王祐記室。祐既失德，處約數上書諫之。祐既誅，太宗親檢其家文疏，得處約諫書，甚嗟賞之。累轉中書舍人。其年，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，與處約同知制誥，高宗曰：「處約一人足辦我事，何須多也。」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，賜物七百段。三遷中書侍郎，與李勣、許敬宗同知國政。尋避中宮諱，改名茂道。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。顯慶中，拜少司成，以老疾請致仕，許之，尋卒。

子佺，睿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，征契丹戰歿。

樂彥瑋者，雍州長安人。顯慶中，爲給事中。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，稱冤請雪，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。高宗以問近臣，衆希義府之旨，皆言其枉。彥瑋獨進曰：「劉洎大臣，舉措須合軌度，人主暫有不豫，豈得卽擬負國。先朝所責，未是不愜。且國君無過舉，若雪洎之罪，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？」然其言，遂寢其事。彥瑋尋丁憂，起爲唐州刺史。及入辭，高宗記其言直，復拜東臺舍人。累遷西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。乾封元年，代劉仁軌爲大司憲，官名復舊，改爲御史大夫。上元三年卒，贈秦州

都督。永昌年，以子思晦貴，重贈揚州大都督。

思晦，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，兼檢校天官尚書、同鳳閣鸞臺三品，爲酷吏所殺。

趙仁本者，陝州河北人也。貞觀中，累轉殿中侍御史。自義寧已來，詔敕皆手自纂錄，臨事皆暗記之，甚爲當時所伏。會有敕差一御史遠使，同列遞相辭託，仁本越次請行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：「食君之祿，死君之事，雖復跋涉艱險，所不敢辭也。」及迴，事又稱旨，擢吏部員外郎。乾封中，歷遷東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，尋轉司列少常伯，知政事如故。時許敬宗爲右相，頗任權勢，仁本拒其請託，遂爲敬宗所搆，俄授尚書左丞，罷知政事。咸亨初卒官。

史臣曰：崔、盧數公，皆以忠清文行，致位樞要，恪恭匪懈，以保名位，誠所謂持盈守成，太平之君子。然敬玄之擢太玄，可謂能舉善者矣。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，可謂有儉德矣。彥瑋獨遏姦臣，仁本請當遠使，終昇輔相，不亦宜乎！

贊曰：盧、劉兩族，奕世名卿。二李、二樂，俱號公清。權臣獨抗，美第不營。以茲輔弼，無愧德聲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薛季昶　「昶」字各本原作「旭」，據本書卷一八五上薛季昶傳、新書卷一〇六盧承慶傳改。

〔三〕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　「門下」下各本原有「省」字，據冊府卷四七三刪。

舊唐書卷八十二

列傳第三十二

許敬宗　李義府 少子湛

許敬宗，杭州新城人，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。其先自高陽南渡，世仕江左。敬宗幼善屬文，舉秀才，授淮陽郡司法書佐，俄直謁者臺，奏通事舍人事。江都之難，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，敬宗流轉投於李密，密以爲元帥府記室，與魏徵同爲管記。武德初，赤牒擬漣州別駕。太宗聞其名，召補秦府學士。貞觀八年，累除著作郎，兼修國史，遷中書舍人。十年，文德皇后崩，百官縗絰。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，衆或指之，敬宗見而大笑，爲御史所劾，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。累遷給事中，兼修國史。十七年，以修武德、貞觀實錄成，封高陽縣男，賜物八百段，權檢校黃門侍郎。高宗在春宮，遷太子右庶子。十九年，太宗親伐高麗，皇太子定州監國，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。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，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

侍郎。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，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，詞彩甚麗，深見嗟賞。

先是，庶人承乾廢黜，宮僚多被除削，久未收敘。敬宗上表曰：「臣聞先王愼罰，務在於恤刑；往哲寬仁，義在於宥過。聖人之道，莫尚于茲。竊見廢宮官僚〔一〕，五品以上，除名棄斥，頗歷歲時。但庶人疇昔之年，身處不疑之地，苞藏悖逆，陰結宰臣，所預姦謀，多連宗戚。禍生慮表〔二〕，非可防萌，宮內官僚，迥無關預。今乃投鼠及器，孰謂無冤？焚山毀玉，稍同遷怒。伏尋先典，例有可原。昔吳國陪臣，則爰絲不坐於劉濞；昌邑中尉，則王吉免緣於海昏。譬諸欒布，乃策名於彭越；比乎田叔，亦委質於張敖。主以凶逆，陷其誅夷；臣以賢良，荷彼收擢。歷觀往代，此類尤多；近者有隋，又遵斯義。楊勇之廢，罪止加於佞人，李綱之徒，皆不預於刑網。古今裁其折衷，史籍稱爲美談。而今張玄素、令狐德棻、趙弘智、裴宣機、蕭鈞等，並砥節勵操，有雅望於當朝；經明行修，播令名於天下。或以直言而遭箠扑，或以忤意而見猜嫌，一概雷同，並罹天憲，恐於王道，傷在未弘。」由是玄素等稍得敘用。

二十一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

高宗嗣位，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。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，多納金寶，爲有司所劾，左授鄭州刺史。永徽三年，入爲衞尉卿，加弘文館學士，兼修國史。六年，復拜禮部尚書。

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，敬宗特贊成其計。長孫無忌、褚遂良、韓瑗等並直言忤旨，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，並流死於嶺外。

顯慶元年，加太子賓客，尋册拜侍中，監修國史。三年，進封郡公，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。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，問侍臣曰：「朕觀故城舊基，宮室似與百姓雜居，自秦、漢已來，幾代都此？」敬宗對曰：「秦都咸陽，郭邑連跨渭水，故云『渭水貫都，以象天河』。至漢惠帝始築此城，其後苻堅、姚萇、後周並都之。」帝又問：「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？」敬宗對曰：「武帝遣使通西南夷，而爲昆明滇池所閉〔三〕，欲伐昆明國，故因鎬之舊澤，以穿此池，用習水戰，元狩三年事也。」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、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。其年，代李義府爲中書令，任遇之重，當朝莫比。

龍朔二年，從新令改爲右相，加光祿大夫。三年，册拜太子少師、同東西臺三品，並依舊監修國史。乾封初，以敬宗年老，不能行步，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。

敬宗自掌知國史，記事阿曲。初，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，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，備見其事，因謂人曰：「世基被誅，世南匍匐而請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舞蹈以求生。」人以爲口實，敬宗深銜之，及爲德彝立傳，盛加其罪惡。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

錢九隴，本皇家隸人，敬宗貪財與婚，乃爲九隴曲敍門閥，妄加功績，并升與劉文靜、長孫順德同卷。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，多得賂遺，及作寶琳父敬德傳，悉爲隱諸過咎。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，敬宗改云賜敬德。白州人龐孝泰，蠻酋凡品，率兵從征高麗，賊知其懦，襲破之。敬宗又納其寶貨，稱孝泰頻破賊徒，斬獲數萬，漢將驍健者，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，曹繼叔、劉伯英皆出其下。虛美隱惡如此。初，高祖、太宗兩朝實錄，其敬播所修者，頗多詳直，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，論者尤之。然自貞觀已來，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、東殿新書、西域圖志、文思博要、文館詞林、累璧、瑤山玉彩、姓氏錄、新禮，皆總知其事，前後賞賚，不可勝紀。

敬宗好色無度。其長子昂頗有才藻，歷位太子舍人，母裴氏早卒。裴侍婢有姿色，敬宗嬖之，以爲繼室，假姓虞氏。昂素與通，烝之不絕。敬宗怒黜虞氏，加昂以不孝，奏請流于嶺外。顯慶中，表乞昂還，除虔化令，尋卒。咸亨元年，抗表乞骸骨，詔聽致仕，仍加特進，俸祿如舊。三年薨，年八十一。高宗爲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，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揚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文集八十卷。

太常將定謚，博士袁思古議曰：「敬宗位以才昇，歷居清級，然棄長子於荒徼，嫁少女於夷落。聞詩學禮，事絕於趨庭；納采問名，唯聞於黷貨。白圭斯玷，有累清塵，易名之典，

須憑實行。按謚法『名與實爽曰繆』，請謚爲『繆』。」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其恥，與思古大相忿競，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，請改謚官。太常博士王福畤議曰：「謚者，飾終之稱也，得失一朝，榮辱千載。若使嫌隙是實，卽合據法推繩；如其不虧直道，義不可奪，官不可侵，二三其德，何以言禮？福畤忝當官守，匪躬之故。若順風阿意，背直從曲，更是甲令虛設，將謂禮院無人，何以激揚雅道，顧視同列！請依思古謚議爲定。」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：「高陽公任遇如此，何以定謚爲『繆』？」答曰：「昔晉司空何曾薨，太常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公。何曾旣忠且孝，徒以日食萬錢，所以貶爲繆醜。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，飲食男女之累，有逾於何氏，而謚之爲『繆』，無負於許氏矣。」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上重議〔四〕，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〔五〕：「按謚法『旣過能改曰恭』，請謚曰『恭』。」詔從其議。

彥伯，昂之子，起家著作郎。敬宗末年文筆，多令彥伯代作。又納婢妾讒言，奏流於嶺表，後遇赦得還，除太子舍人。早卒，有集十卷。

李義府，瀛州饒陽人也。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，因家於永泰。貞觀八年，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，表薦之。對策擢第，補門下省典儀。黃門侍郎劉洎、持書御史

馬周皆稱薦之，尋除監察御史。又敕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。及昇春宮，除太子舍人，加崇賢館直學士，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，時稱來、李。義府嘗獻承華箴，其辭曰：

邃初冥昧，元氣氤氲。二儀始闢，三才既分。司乾立宰，出震爲君。化昭淳朴，道映典墳。功成揖讓，事極華、勛。肇興夏啓，降及姬文。咸資繼德，永樹高芬。百代沿襲，千齡奉聖。粤若我后，丕承寶命。允穆三階，爰齊七政。時雍化洽，風移俗盛。載崇國本，式延家慶。震維標德，離言體正。寄切宗祧，事隆監撫。思皇茂則，敬詢端輔。業光啓、誦，藝優干羽。九載崇儒，三朝問豎。歷選儲儀，遺文在斯。望試登俎，高諭喬枝。俯容思順，非禮無施。前修盛業，來哲通規。飭躬是蹈，則叡問風馳；立志或爽，則玄猷日虧。無恃尊極，修途難測；無恃親賢，失德靡全。勿輕小善，積小而名自闡；勿輕微行，累微而身自正。佞諛有類，邪巧多方。其萌不絕，其害必彰。監言斯屏，儲業攸昌。竊惟令嗣，有殊前事。雖以貴以賢，而非長非次。皇明睠德，超倫作貳。匪懋聲華，莫酬恩異。匪崇徽烈，莫符天志。勉之又勉，光茲守器。下臣司箴，敢告近侍。

太子表上其文，優詔賜帛四十匹，又令預撰晉書。

高宗嗣位，遷中書舍人。永徽二年，兼修國史，加弘文館學士。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，義府嘗密申協贊，尋擢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，賜爵廣平縣男。義府

貌狀溫恭，與人語必嬉怡微笑，而褊忌陰賊。既處權要，欲人附己，微忤意者，輒加傾陷。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，又以其柔而害物，亦謂之「李貓」。

顯慶元年，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，進爵爲侯。有洛州婦人淳于氏，坐姦繫於大理，義府聞其姿色，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，特爲雪其罪。卿段寶玄疑其故，遽以狀聞，詔令按其事，正義惶懼自縊而死。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，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、馬周所幸，由此得進，言詞猥褻。帝怒，出義方爲萊州司戶，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。義府云：「王御史妄相彈奏，得無愧乎？」義方對云：「仲尼爲魯司寇七日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；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，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，實以爲愧。」尋兼太子左庶子。

二年，代崔敦禮爲中書令，兼檢校御史大夫，監修國史、學士並如故。尋加太子賓客，進封河間郡公。三年，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，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，詔爲造甲第，榮寵莫之能比。而義府貪冒無厭，與母、妻及諸子、女婿賣官鬻獄，其門如市。多引腹心，廣樹朋黨，傾動朝野。初，杜正倫爲中書侍郎，義府時任典儀，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書令。正倫每以先進自處，不下義府，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，更相伺察。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。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，各有曲直。上以大臣不和，兩責之，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，正倫爲橫州刺史，友益配流峯州。四年，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自

餘官封如故。

龍朔元年，丁母憂去職。二年，起復爲司列太常伯、同東西臺三品。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，營墓於永康陵側。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，爲其載土築墳，晝夜不息。於是高陵、櫟陽、富平、雲陽、華原、同官、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，懼不得已，悉課丁車赴役。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，不堪其勞，死於作所。王公已下，爭致贈遺，其羽儀、導從、轜輴、器服，並窮極奢侈。又會葬車馬、祖奠供帳，自灞橋屬於三原，七十里間，相繼不絕。武德已來，王公葬送之盛，未始有也。

義府本無藻鑑才，怙武后之勢，專以賣官爲事，銓序失次，人多怨讟。時殷王初出閤，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。三年，遷右相，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。義府入則諂言自媚，出則肆其姦宄，百僚畏之，無敢言其過者。帝頗知其罪失，從容誡義府云：「聞卿兒子、女婿皆不謹愼，多作罪過，我亦爲卿掩覆，未卽公言，卿可誡勗，勿令如此。」義府勃然變色，腮頸俱起，徐曰：「誰向陛下道此？」上曰：「但我言如是，何須問我所從得耶！」義府睆然，殊不引咎，緩步而去，上亦優容之。

初，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，吉凶畢舉，太常博士蕭楚材、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，非臣子所宜言之，義府深然之，於是悉删而焚焉。義府既貴之後，又自言本出趙郡，始

與諸李敍昭穆，而無賴之徒苟合，藉其權勢，拜伏爲兄叔者甚衆。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敍昭穆，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，遂卽除削。義府聞而銜之，及重爲宰相，乃令人誣構其罪，竟下獄自殺。初，貞觀中，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韋挺、中書侍郎岑文本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，勒成百卷，升降去取，時稱允當，頒下諸州，藏爲永式。義府恥其家代無名，乃奏改此書，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、著作郎楊仁卿、太子洗馬史玄道、太常丞呂才重修。志約等遂立格云：「皇朝得五品官者，皆升士流。」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，盡入書限，更名爲姓氏錄。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敍，皆號此書爲「勳格」。義府爲子求婚不得，乃奏隴西李等七家，不得相與爲婚。關東魏、齊舊姓，雖皆淪替，猶相矜尙，自爲婚姻。

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，云「所居宅有獄氣，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」。義府信之，聚斂更急切。義府居母服，有制朔望給哭假，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，登古塚候望，哀禮都廢。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，陰懷異圖。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，謂曰：「相爲得一官，數日詔書當出。」居五日，果授延司津監，乃取延錢七百貫。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，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，仍令司空李勣監焉。按皆有實，乃下制曰：「右相、行殷王府長史、河間郡公李義府

洩禁中之語，鬻寵授之朝恩；交占候之人，輕朔望之哀禮。蓄邪黷貨，實玷衣冠；稔惡嫉賢，載虧政道。特以任使多年，未忍便加重罰，宜從遐棄，以肅朝倫。可除名長流嶲州。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，專恃權門，罕懷忌憚，姦淫是務，賄賂無厭，交遊非所，潛報機密，亦宜明罰，屏跡荒裔。可除名長流振州。」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、千牛備身洋、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貞等，皆憑恃受贓，並除名長流廷州。朝野莫不稱慶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「今日巨唐年，還誅四凶族。」四凶者，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。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，牓之通衢。義府先多取人奴婢，及敗，一時奔散，各歸其家，露布稱「混奴婢而亂放，各識家而競入」者，謂此也。

乾封元年，大赦，長流人不許還，義府憂憤發疾卒，年五十餘。文集三十卷，傳於代，又著宦遊記二十卷，尋亡失。自義府流放後，朝士常憂懼，恐其復來，及聞其死，於是始安。

上元元年，大赦，義府妻子得還洛陽。如意元年，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、御史大夫崔義玄、中書舍人王德儉、大理正侯善業、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，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，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，義玄益州大都督，德儉魏州刺史，公瑜江州刺史。長安元年，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戶，義玄子司賓卿基、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，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、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戶。睿宗卽位，景雲元

年，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。

義府少子湛，年六歲時，以父貴授周王文學。神龍初，累遷右散騎常侍，襲封河間郡公。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，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，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，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，太子許之。及兵發，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，拒而不時出，湛進啓曰：「逆豎反道亂常，將圖不軌，宗社危敗，實在須臾。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，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，以副衆望。」太子曰：「凶豎悖亂，誠合誅夷，然聖躬不豫，慮有驚動。公等且止，以俟後圖。」湛曰：「諸將棄家族，共宰相同心戮力，匡輔社稷，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之鼎鑊？湛等微命，雖不足惜，殿下速出自止遏。」太子乃馳馬就路。湛從至玄武門，斬關而入，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，環繞侍衛。因奏：「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、昌宗，恐有漏洩，遂不獲預奏。輒陳兵禁掖，是臣等死罪。」則天謂湛曰：「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？我於汝父子恩不少，何至是也！」則天移就上陽宮，因留湛宿衛。中宗卽位，拜右羽林大將軍，進封趙國公，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。頃之，復授左散騎常侍，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。開元初卒。崔義玄別有傳。

史臣曰：許高陽武德之際，已爲文皇入館之賓，垂三十年，位不過列曹尹，而馬周、劉洎起羈旅徒步，六七年間，皆登宰執。考其行實，則高陽之文學宏奧，周、洎無以過之，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，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。及屬嗣君沖暗，嬖妾姦邪，阿附豺狼，窺圖權軸，人之兇險，一至於斯。仲尼所謂「雖有周公之才，不足觀也」。義府才思精密，所謂「猩猩能言」，鄙哉！

贊曰：貞觀文士，高陽、河間。圖形學館，染翰書山。進身以筆，得位由姦。爲虎傅翼，卽又胡顏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竊見廢宮官僚　「宮」、「僚」二字各本原無，據英華卷六一七、全唐文卷一五一補。

〔二〕禍生慮表　「慮」字各本原作「膚」，據唐會要卷五四、英華卷六一七、全唐文卷一五一改。

〔三〕爲昆明滇池所閉　「閉」字各本原作「開」，據冊府卷一〇四改。

〔四〕五品已上重議　「已上」各本原作「已下」，據唐會要卷七九、冊府卷五九五改。

〔五〕楊思敬　各本原作「袁思敬」，據本書卷六二楊恭仁傳、唐會要卷七九、冊府卷五九五改。

舊唐書卷八十三

列傳第三十三

郭孝恪　張儉　蘇定方　薛仁貴　程務挺　張士貴
趙道興

郭孝恪，許州陽翟人也。少有志節。隋末，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，密大悅之，謂曰：「昔稱汝、潁多奇士，故非謬也。」令與徐勣守黎陽。後密敗，勣令孝恪入朝送款，封陽翟郡公，拜宋州刺史。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，所得州縣，委以選補。其後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，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：「世充日蹙月迫，力盡計窮，懸首面縛，翹足可待。建德遠來助虐，糧運阻絕，此是天喪之時。請固武牢，屯軍汜水，隨機應變，則易爲克殄。」太宗然其計。及破建德，平世充，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：「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，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，皆出諸人之右也。」歷遷貝、趙、江、涇四州刺史，所在有能名，入爲太府少卿，轉

左驍衛將軍。

貞觀十六年，累授金紫光祿大夫，行安西都護、西州刺史。其地高昌舊都，土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，又限以沙磧，與中國隔絕，孝恪推誠撫御，大獲其歡心。初，王師之滅高昌也，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。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，朝貢稀至。令孝恪伺其機便，因表請擊之。以孝恪爲安西道行軍總管〔二〕，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。孝恪夜襲其城，虜其王龍突騎支。太宗大悅，璽書勞之曰：「卿破焉耆，虜其僞王，功立威行，深副所委。但焉耆絕域，地阻天山，恃遠憑深，敢懷叛逆。卿望崇位重，報効情深，遠涉沙場，龔行罰罪。取其堅壁，曾不崇朝；再廓遊魂，遂無遺寇。緬思竭力，必大艱辛，超險成功，深足嘉尚。」

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，破其都城，孝恪自留守之，餘軍分道別進，龜茲國相那利率衆遁逃。孝恪以城外未賓，乃出營於外，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：「那利爲相，人心素歸，今亡在野，必思爲變。城中之人，頗有異志，公宜備之。」孝恪不以爲虞。那利等果率衆萬餘，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爲應。孝恪失於警候，賊將入城鼓譟，孝恪始覺之，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，與賊合戰。城中人復應那利，攻孝恪。孝恪力戰而入，至其王所居，旋復出，戰於城門，中流矢而死，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。賊竟退走，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。

太宗聞之，初責孝恪不加警備，以致顚覆；後又憐之，爲其家舉哀。高宗卽位，追贈安西都護、陽翟郡公，待詔贈遊擊將軍，仍賻物三百段。孝恪性奢侈，僕妾器玩，務極鮮華，雖在軍中，牀帳完具。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，社爾一無所受。太宗聞之曰：「二將優劣之不同也。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，可謂自貽伊咎耳。」

次子待封，高宗時，官至左豹韜衞將軍。咸亨中，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，戰敗，減死除名。

少子待聘，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。

張儉，雍州新豐人，隋相州刺史、皖城公威之孫也。父植，車騎將軍、連城縣公。儉卽高祖之從甥也。貞觀初，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。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，每有所求，輒遣書稱敕，緣邊諸州，遞相承稟。及儉至，遂拒不受，太宗聞而嘉之。儉又廣營屯田，歲致穀十萬斛，邊糧益饒。及遭霜旱，勸百姓相贍，遂免飢餒，州境獨安。

後檢校勝州都督，以母憂去職。儉前在朔州，屬李靖平突厥之後，有思結部落，貧窮離散，儉招慰安集之。其不來者，或居磧北，旣親屬分住，私相往還，儉並不拘責，但存綱紀，

羈縻而已。及儉移任，州司謂其將叛，遽以奏聞。朝廷議發兵進討，仍起儉爲使，就觀動靜。儉單馬推誠，入其部落，召諸首領，布以腹心，咸匍匐啓顙而至，便移就代州。卽令檢校代州都督。儉遂勸其營田，每年豐熟。慮其私蓄富實，易生驕侈，表請和糴，擬充貯備，蕃人喜悅，邊軍大收其利。遷營州都督，兼護東夷校尉。

太宗將征遼東，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。儉軍至遼西，爲遼水汎漲，久而未渡，太宗以爲畏懦，召還。儉詣洛陽謁見，面陳利害，因說水草好惡，山川險易，太宗甚悅，仍拜行軍總管，兼領諸蕃騎卒，爲六軍前鋒。時有獲高麗候者，稱莫離支將至遼東，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，莫離支竟不敢出。儉因進兵渡遼，趨建安城，賊徒大潰，斬首數千級。以功累封皖城郡公，賞賜甚厚。其後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，仍以儉爲之。永徽初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四年，卒於官，年六十，謚曰密。

儉兄大師，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、華州刺史、武功縣男。

儉弟延師，永徽初，累授左衛大將軍，封范陽郡公。延師廉謹周愼，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，未嘗有過，朝廷以此稱之。龍朔三年，卒官，贈荆州都督，謚曰敬，陪葬昭陵。

唐制三品已上，門列棨戟，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，時人榮之，號爲「三戟張家」。

蘇定方，冀州武邑人也。父邕，大業末，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。定方驍悍多力，膽氣絕倫，年十餘歲，隨父討捕，先登陷陣。父卒，郡守又令定方領兵，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，手斬金稱，又破楊公卿于郡西，追奔二十餘里，殺獲甚衆，鄉黨賴之。後仕竇建德，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，養以爲子。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邑，定方每有戰功。及黑闥、雅賢死，定方歸鄉里。

貞觀初，爲匡道府折衝，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。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，乘霧而行，去賊一里許，忽然霧歇，望見其牙帳，馳掩殺數十百人。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，餘衆俯伏，靖軍既至，遂悉降之。軍還，授左武候中郎將。

永徽中，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，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，爲前軍總管。至鷹娑川，突厥有二萬騎來拒，總管蘇海政與戰，互有前卻。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。定方正歇馬，隔一小嶺，去知節十許里，望見塵起，率五百騎馳往擊之，賊衆大潰，追奔二十里，殺千五百餘人，獲馬二千匹，死馬及所棄甲仗，緜亙山野，不可勝計。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，謂知節曰：「雖云破賊，官軍亦有死傷，蓋決成敗法耳〔三〕，何爲此事？自今正可結爲方陣，輜重並納腹中，四面布隊，人馬被甲，賊來即戰，自保萬全。無爲輕脫，致有

傷損。」又矯稱別奉聖旨，以知節恃勇輕敵，使文度爲其節制，遂收軍不許深入。終日跨馬，被甲結陣，由是馬多瘦死，士卒疲勞，無有戰志。定方謂知節曰：「本來討賊，今乃自守，馬餓兵疲，逢賊卽敗。怯懦如此，何功可立！又公爲大將，閫外之事不許自專，別遣軍副專其號令，理必不然。須囚縶文度，飛表奏之。」知節不從。至恆篤城〔三〕，有胡降附，文度又曰：「比我兵迴，彼還作賊，不如盡殺，取其資財。」定方曰：「如此自作賊耳，何成伐叛？」文度不從。及分財，唯定方一無所取。師還，文度坐處死，後得除名。

明年，擢定方爲行軍大總管，又征賀魯，以任雅相、迴紇婆潤爲副。自金山之北，指處木昆部落，大破之。其俟斤嬾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，定方撫之，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。賀魯率胡祿屋闕啜、懾舍提暾啜、鼠尼施處半啜、處木昆屈律啜、五弩失畢兵馬，衆且十萬，來拒官軍，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。賊輕定方兵少，四面圍之，定方令步卒據原，攢矟外向，親領漢騎陣於北原。賊先擊步軍，三衝不入，定方乘勢擊之，賊遂大潰，追奔三十里，殺人馬數萬。明日，整兵復進。於是胡祿屋等、五弩失畢悉衆來降，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。餘五咄六聞賀魯敗，各向南道降于步眞，於是西蕃悉定。唯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內餘衆而奔，定方追之，復大戰於伊麗水上，殺獲略盡。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，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，至於石國，擒之而還。高宗臨軒，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，列

其地爲州縣，極於西海。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，封邢國公，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。

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鎭諸胡，擁其所部及疏勒、朱俱般、葱嶺三國復叛，詔定方爲安撫大使，率兵討之。至葉葉水，而賊保馬頭川。於是選精卒一萬人、馬三千匹馳掩襲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詰朝至城西十里。都曼大驚，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，賊師敗績，退保馬保城，王師進屯其門。入夜，諸軍漸至，四面圍之，伐木爲攻具，布列城下。都曼自知不免，面縛開門出降。俘還至東都，高宗御乾陽殿，定方操都曼特勤獻之，葱嶺以西悉定。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眞邑五百戶。

顯慶五年，從幸太原，制授熊津道大總管，率師討百濟。定方自城山濟海，至熊津江口，賊屯兵據江。定方升東岸，乘山而陣，與之大戰，揚帆蓋海，相續而至。賊師敗績，死者數千人，自餘奔散。遇潮且上，連舳入江，定方於岸上擁陣，水陸齊進，飛楫鼓譟，直趣眞都。去城二十許里，賊傾國來拒，大戰破之，殺虜萬餘人，追奔入郭。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，定方進圍其城。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，嫡孫文思曰：「王與太子雖並出城，而身見在；叔總兵馬，卽擅爲王，假令漢兵退，我父子當不全矣。」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，百姓從之，泰不能止。定方命卒登城建幟，於是泰開門頓顙。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，太子隆幷與諸城主皆同送款。百濟悉平，分其地爲六州。俘義慈及隆、泰等獻于東都。

定方前後滅三國，皆生擒其主，賞賜珍寶，不可勝計，仍拜其子慶節爲尚輦奉御。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。乾封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高宗聞而傷惜，謂侍臣曰：「蘇定方於國有功，例合褒贈，卿等不言，遂使哀榮未及。興言及此，不覺嗟悼。」遽下詔贈幽州都督，謚曰莊。

薛仁貴，絳州龍門人。貞觀末，太宗親征遼東，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，請從行。至安地，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，仁貴往救之，躍馬徑前，手斬賊將，懸其頭於馬鞍，賊皆懾伏，仁貴遂知名。及大軍攻安地城，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、高惠眞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，依山結營，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。仁貴自恃驍勇，欲立奇功，乃異其服色，著白衣，握戟，腰鞬張弓，大呼先入，所向無前，賊盡披靡卻走。大軍乘之，賊乃大潰。太宗遙望見之，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，特引見，賜馬兩匹、絹四十匹，擢授游擊將軍、雲泉府果毅，仍令北門長上，并賜生口十人。及軍還，太宗謂曰：「朕舊將並老，不堪受閫外之寄，每欲抽擢驍雄，莫如卿者。朕不喜得遼東，喜得卿也。」尋遷右領軍郎將，依舊北門長上。

永徽五年，高宗幸萬年宮，甲夜，山水猥至，衝突玄武門，宿衛者散走。仁貴曰：「安有

天子有急，輒敢懼死？」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。高宗遽出乘高，俄而水入寢殿，上使謂仁貴曰：「賴得卿呼，方免淪溺，始知有忠臣也。」於是賜御馬一匹。

蘇定方之討賀魯也，於是仁貴上疏曰：「臣聞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爲賊，敵乃可伏。今泥熟仗素幹，不伏賀魯，爲賊所破，虜其妻子。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，將充賤者，宜括取送還，仍加賜賚。卽是矜其枉破，使百姓知賀魯是賊，知陛下德澤廣及也。」高宗然其言，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，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。

顯慶二年，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，破高麗於貴端城，斬首三千級。明年，又與梁建方、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，仁貴匹馬先入，莫不應弦而倒。高麗有善射者，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，仁貴單騎直往衝之，其賊弓矢俱失，手不能舉，便生擒之。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，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，以功封河東縣男。

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，將行，高宗內出甲，令仁貴試之。上曰：「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，卿且射五重。」仁貴射而洞之，高宗大驚，更取堅甲以賜之。時九姓有衆十餘萬，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，仁貴發三矢，射殺三人，自餘一時下馬請降。仁貴恐爲後患，並坑殺之。更就磧北安撫餘衆，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。軍中歌曰：「將軍三箭定天山，戰士長歌入漢關。」九姓自此衰弱，不復更爲邊患。

乾封初，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，高宗遣將軍龐同善、高侃等迎接之〔四〕。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，詔仁貴統兵爲後援。同善等至新城，夜爲賊所襲。仁貴領驍勇赴救，斬首數百級。同善等又進至金山，爲賊所敗，高麗乘勝而進。仁貴橫擊之，賊衆大敗，斬首五萬餘級，遂拔其南蘇、木底、蒼巖等三城，始與男生相會。高宗手敕勞之曰：「金山大陣，凶黨實繁。卿身先士卒，奮不顧命，左衝右擊，所向無前，諸軍賈勇，致斯克捷。宜善建功業，全此令名也。」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，諸將咸言兵少，仁貴曰：「在主將善用耳，不在多也。」遂先鋒而行，賊衆來拒，逆擊大破之，殺獲萬餘人，遂拔扶餘城。扶餘川四十餘城，乘風震慴，一時送款。仁貴便並海略地，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。高麗既降，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，仍授右威衛大將軍，封平陽郡公，兼檢校安東都護。移理新城，撫恤孤老，有幹能者，隨才任使，忠孝節義，咸加旌表，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。

咸亨元年，吐蕃入寇，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，率將軍阿史那道眞、郭待封等以擊之。待封嘗爲鄯城鎮守，恥在仁貴之下，多違節度。軍至大非川，將發赴烏海，仁貴謂待封曰：「烏海險遠，車行艱澀，若引輜重，將失事機，破賊卽迴，又煩轉運。彼多瘴氣，無宜久留。大非嶺上足堪置柵，可留二萬人作兩柵，輜重等並留柵內。吾等輕銳倍道，掩其未

整，即撲滅之矣。」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，遇賊擊破之，斬獲略盡，收其牛羊萬餘頭，迴至烏海城，以待後援。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，領輜重繼進。比至烏海，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，邀擊，待封敗走趨山，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。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。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，官軍大敗，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。仁貴歎曰〔五〕：「今年歲在庚午，軍行逆歲，鄧艾所以死於蜀，吾知所以敗也。」仁貴坐除名。

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，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。上元中，坐事徙象州，會赦歸。高宗思其功，開耀元年，復召見，謂曰：「往九成宮遭水，無卿已爲魚矣。卿又北伐九姓，東擊高麗，漠北〔六〕、遼東咸遵聲教者，並卿之力也。卿雖有過，豈可相忘？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，致使失利，朕所恨者，唯此事耳。今西邊不靜，瓜、沙路絕，卿豈可高枕鄉邑，不爲朕指揮耶？」於是起授瓜州長史，尋拜右領軍衛將軍，檢校代州都督。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，斬首萬餘級，獲生口二萬餘人、駝馬牛羊三萬餘頭。賊聞仁貴復起爲將，素憚其名，皆奔散，不敢當之。其年，仁貴病卒，年七十，贈左驍衛將軍，官造靈輿，并家口給傳還鄉。子訥，別有傳。

程務挺，洺州平恩人也。父名振，大業末，仕竇建德爲普樂令，甚有能名，諸賊不敢犯其境。尋棄建德歸國，高祖遙授永年令，仍令率兵經略河北。名振夜襲鄴縣，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。去鄴八十里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，悉放遣之。鄴人感其仁恕，爲之設齋，以報其恩。及建德敗，始之任。俄而劉黑闥陷洺州，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。母潘、妻李，在路爲賊所掠，沒於黑闥。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，時黑闥於冀、貝、滄、瀛等州水陸運糧，以拒官軍，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，盡毀其舟車。黑闥聞之大怒，遂殺名振母、妻。及黑闥平，名振請手斬黑闥，以其首祭母。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，封東平郡公〔七〕，賜物二千段、黃金三百兩。累轉洺州刺史。

太宗將征遼東，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，名振初對失旨，太宗動色詰之，名振酬對逾辯。太宗意解，謂左右曰：「房玄齡常在我前，每見別嗔餘人，猶顏色無主。名振生平不見我，向來責讓，而詞理縱橫，亦奇士也。」即日拜右驍衛將軍，授平壤道行軍總管。前後攻沙卑城，破獨山陣，皆以少擊衆，稱爲名將。永徽六年，累除營州都督，兼東夷都護。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，焚其新城，殺獲甚衆。後歷晉、蒲二州刺史。龍朔二年卒，贈右衛大將軍，謚曰烈。

務挺少隨父征討，以勇力聞，遷右領軍衛中郎將。永隆中，突厥史伏念反叛，定襄道行

軍總管李文暕、曹懷舜、竇義昭等相次戰敗。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，務挺爲副將，仍檢校豐州都督。時伏念屯於金牙山，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。伏念懼不能支，遂間道降於行儉，許伏念以不死。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，非行儉之功，伏念遂伏誅。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，封平原郡公。

永淳二年，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，僞稱尊號，署百官，又進寇綏德〔六〕，殺掠人吏，焚燒村落，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。務挺進攻其城，拔之，生擒白鐵余，盡平其餘黨。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、檢校左羽林軍。

嗣聖初，與右領軍大將軍、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，帥兵入殿庭，廢中宗爲廬陵王，立豫王爲皇帝。則天臨朝，累受賞賜，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。務挺泣請迴授其弟，則天嘉之，下制褒美，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。

文明年，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、單于道安撫大使，督軍以禦突厥。務挺善於綏禦，威信大行，偏裨已下，無不盡力，突厥甚憚之，相率遁走，不敢近邊。及裴炎下獄，務挺密表申理之，由是忤旨。務挺素與唐之奇、杜求仁友善，或構言務挺與裴炎、徐敬業皆潛相應接。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，籍沒其家。突厥聞務挺死，所在宴樂相慶，仍爲務挺立祠，每出師攻戰，卽祈禱焉。

貞觀、永徽間軍將，又有張士貴、趙道興，狀跡可錄。

張士貴者，虢州盧氏人也。本名忽崋，善騎射，膂力過人。大業末，聚衆爲盜，攻剽城邑，遠近患之，號爲「忽崋賊」。高祖降書招懷之，士貴以所統送款，拜右光祿大夫。累有戰功，賜爵新野縣公。從平東都，授虢州刺史，高祖謂之曰：「欲卿衣錦晝遊耳。」尋入爲右武候將軍。貞觀七年，破反獠而還，太宗勞之曰：「聞公親當矢石，爲士卒先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也。朕嘗聞以身報國者，不顧性命，但聞其語，未聞其實，於公見之矣。」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，改封虢國公。顯慶初卒，贈荊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趙道興者，甘州酒泉人，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。道興，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，明閑宿衛，號爲稱職。太宗嘗謂之曰：「卿父爲隋武候將軍，甚有當官之譽。卿今克傳弓冶，可謂不墜家聲。」因授右武候將軍，賜爵天水縣子。其父時廨宇，仍舊不改，時人以爲榮。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：「此是趙才將軍廳，還使趙才將軍兒坐。」爲朝野所笑，傳爲口

實。儀鳳中，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。文明年，以老病致仕於家。

子晈，亦爲金吾將軍，凡三代執金吾，爲時所稱。

史臣曰：孝恪機鈐果毅，協草昧之際；樹勳建策，有傑世之風。然而務奢爲恆，既未盡善，舉衆失律，不其惑與！張公經略，有天然才度，務穡勸分，董和成績，惜哉中壽，其才未盡。邢國公神略翕張，雄謀戡定，輔平屯難，始終成業。疏封陟位，未暢茂典，蓋闕如也。仁貴驍悍壯勇，爲一時之傑，至忠大略，勃然有立。噫，待封不協，以敗全略。孔子曰：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上加明命，竟致立功，知臣者君，信哉。務挺勇力驍果，固有父風，英概輔時，克繼洪烈。然而苟預廢立，竟陷讒構。古之言曰：「惡之來也，如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嚮邇。」其是之謂乎！士貴、道興，逢時立効，得盡義勇，以觀厥成；而繼父風概，三代執金，不亦美乎！

贊曰：五將雄雄，俱立邊功。張、蘇二族，功名始終。郭、薛、務挺，徼功奮命。垂則窮邊，兵無常勝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安西道　「安」字各本原無，據冊府卷九八五補。新書卷一一一郭孝恪傳、通鑑卷一九七作「西州道」。

〔二〕蓋決成敗法耳　冊府卷四五六「決」上有「未」字。

〔三〕恆篤城　本書卷六八程知節傳、冊府卷四五六、新書卷三高宗紀等均作「怛篤城」。

〔四〕高侃　「侃」字各本原無，據新書卷一一一薛仁貴傳、通鑑卷二〇一補。

〔五〕仁貴歎曰　「歎」字各本原作「欵」，據新書卷一一一薛仁貴傳、合鈔卷一三四薛仁貴傳改。

〔六〕漠北　各本原作「漢北」，冊府卷七八作「漠北」，舊唐書補校云：「『漢』當作『漠』。」據改。

〔七〕東平郡公　「平」字各本原無，據新書卷一一一程務挺傳、合鈔卷一三四程務挺傳補。

〔八〕綏德　各本原作「綏息」，據冊府卷三五八、通鑑卷二〇三改。

舊唐書卷八十四

列傳第三十四

劉仁軌　郝處俊　裴行儉　子光庭

劉仁軌，汴州尉氏人也。少恭謹好學，遇隋末喪亂，不遑專習，每行坐所在，輒書空畫地〔一〕，由是博涉文史。武德初，河南道大使、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，仁軌見其起草，因爲改定數字，瓌甚異之，遂赤牒補息州參軍，稍除陳倉尉。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，恃其高班，豪縱無禮，歷政莫能禁止。仁軌特加誡喻，期不可再犯，寧又暴橫尤甚，竟杖殺之。州司以聞，太宗怒曰：「是何縣尉，輒殺吾折衝！」遽追入，與語，奇其剛正，擢授櫟陽丞。

貞觀十四年，太宗將幸同州校獵，屬收穫未畢，仁軌上表諫曰：「臣聞屋漏在上，知之者在下；愚夫之計，擇之者聖人。是以周王詢于芻蕘，殷后謀于板築，故得享國彌久，傳祚無疆，功宣清廟，慶流後葉。伏惟陛下天性仁愛，躬親節儉，朝夕克念，百姓爲心，一物失所，納

隍軫慮。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。臣伏知四時蒐狩，前王恆典，事有沿革，未必因循。今年甘雨應時，秋稼極盛，玄黃亙野，十分纔收一二，盡力刈穫，月半猶未訖功，貧家無力，禾下始擬種麥。直據尋常科喚，田家已有所妨。今既供承獵事，兼之修理橋道，縱大簡略，動費一二萬工，百姓收斂，實爲狼狽。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〔三〕，垂聽一介之言，退近旬日，收刈總了，則人盡暇豫，家得康寧。輿輪徐動，公私交泰。」太宗特降璽書勞曰：「卿職任雖卑，竭誠奉國，所陳之事，朕甚嘉之。」尋拜新安令，累遷給事中。

顯慶四年，出爲青州刺史。五年，高宗征遼，令仁軌監統水軍，以後期坐免，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。時蘇定方既平百濟，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，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，安撫其餘衆。文度濟海病卒。百濟爲僧道琛、舊將福信率衆復叛，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，引兵圍仁願於府城。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，代文度統衆，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。轉鬬而前，仁軌軍容整肅，所向皆下。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，退保任存城。

尋而福信殺道琛，併其兵馬，招誘亡叛，其勢益張。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。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，進圍平壤，不克而還。高宗敕書與仁軌曰：「平壤軍迴，一城不可獨固，宜拔就新羅，共其屯守。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，宜且停彼；若其不須，卽宜泛海還也。」將士咸欲西歸，仁軌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便國家，專之可也。況在滄海之外；密

邇豺狼者哉！且人臣進思盡忠，有死無貳，公家之利，知無不爲。主上欲吞滅高麗，先誅百濟，留兵鎭守，制其心腹。雖妖孽充斥，而備預甚嚴，宜礪戈秣馬，擊其不意，彼旣無備，何攻不克？戰而有勝，士卒自安。然後分兵據險，開張形勢，飛表聞上，更請兵船。朝廷知其有成，必當出師命將，聲援纔接，凶逆自殲。非直不弃成功，實亦永淸海外。今平壤之軍旣迴，熊津又拔，則百濟餘燼，不日更興，高麗逋藪，何時可滅？且今以一城之地，居賊中心，如其失脚，卽爲亡虜。拔入新羅，又是坐客，脫不如意，悔不可追。況福信兇暴，殘虐過甚，餘豐猜惑，外合內離，鴟張共處，勢必相害。唯宜堅守觀變，乘便取之，不可動也。」衆從之。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，又當衝要，加兵守之。仁軌引新羅之兵，乘夜薄城，四面攀草而上，比明而入據其城，遂通新羅運糧之路。

俄而餘豐襲殺福信，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，以拒官軍。詔右威衞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。仁師旣與仁軌等相合，兵士大振。於是諸將會議，或曰：「加林城水陸之衝，請先擊之。」仁軌曰：「加林險固，急攻則傷損戰士，固守則用日持久，不如先攻周留城。周留，賊之巢穴，羣兇所聚，除惡務本，須拔其源。若克周留，則諸城自下。」於是仁師、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。仁軌乃別率杜爽、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，自熊津江往白江，會陸軍同趣周留城。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，四戰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煙焰漲天，海水皆

赤，賊衆大潰。餘豐脫身而走，獲其寶劍。僞王子扶餘忠勝、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，一時並降。百濟諸城，皆復歸順。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。

先是，百濟首領沙吒相如、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，鳩集亡散，各據險以應福信，至是率其衆降。仁軌諭以恩信，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，又欲分兵助之。孫仁師曰：「相如等獸心難信，若授以甲仗，是資寇兵也。」仁軌曰：「吾觀相如、常之皆忠勇有謀，感恩之士。從我則成，背我必滅，因機立効，在於茲日，不須疑也。」於是給其糧仗，分兵隨之，遂拔任存城，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。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，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，詔留仁軌勒兵鎮守。

初，百濟經福信之亂，合境凋殘，殭屍相屬。仁軌始令收斂骸骨，瘞埋弔祭之。修錄戶口，署置官長，開通塗路，整理村落，建立橋梁，補葺堤堰，修復陂塘，勸課耕種，賑貸貧乏，存問孤老。百濟餘衆，各安其業。於是漸營屯田，積糧撫士，以經略高麗。仁願既至京師，上謂曰：「卿在海東，前後奏請，皆合事宜，而雅有文理。卿本武將，何得然也？」對曰：「劉仁軌之詞，非臣所及也。」上深歎賞之，因超加仁軌六階，正授帶方州刺史，并賜京城宅一區，厚賚其妻子，遣使降璽書勞勉之。仁軌又上表曰：

臣蒙陛下曲垂天奬，棄瑕錄用，授之刺舉，又加連率。材輕職重，憂責更深，常思

報効，冀酬萬一，智力淺短，淹滯無成。久在海外，每從征役，軍旅之事，實有所聞。具狀封奏，伏願詳察。

臣看見在兵募，手脚沉重者多，勇健奮發者少，兼有老弱，衣服單寒，唯望西歸，無心展効。臣聞：「往在海西，見百姓人人投募，爭欲征行，乃有不用官物，請自辦衣糧，投名義征。何因今日募兵，如此儜弱？」皆報臣云：「今日官府，與往日不同，人心又別。貞觀、永徽年中，東西征役，身死王事者，並蒙敕使弔祭，追贈官職；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。從顯慶五年以後，征役身死，更不借問。往前渡遼海者，即得一轉勳官；從顯慶五年以後，頻經渡海，不被記錄。州縣發遣兵募，人身少壯，家有錢財，參逐官府者，東西藏避，並即得脫。無錢參逐者，雖是老弱，推背即來。顯慶五年，破百濟勳，及向平壤苦戰勳，當時軍將號令，並言與高官重賞，百方購募，無種不道。洎到西岸，唯聞枷鎖推禁，奪賜破勳，州縣追呼，求住不得，公私困弊，不可言盡。發海西之日，已有自害逃走，非獨海外始逃。又爲征役，蒙授勳級，將爲榮寵；頻年征役，唯取勳官，牽挽辛苦，與白丁無別。百姓不願征行，特由於此。」陛下再興兵馬，平定百濟，留兵鎮守，經略高麗。百姓有如此議論，若爲成就功業？臣聞琴瑟不調，改而更張，布政施化，隨時取適。自非重賞明罰，何以成功？

臣又問：「見在兵募，舊留鎮五年，尚得支濟；爾等始經一年，何因如此單露？」並報臣道：「發家來日，唯遣作一年裝束，自從離家，已經二年。在朝陽甕津，又遣來去運糧，涉海遭風，多有漂失。」臣勘責見在兵募，衣裳單露，不堪度冬者，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，且得一冬充事。來年秋後，更無準擬。陛下若欲殄滅高麗，不可棄百濟土地。餘豐在北，餘勇在南，百濟、高麗，舊相黨援，倭人雖遠，亦相影響，若無兵馬，還成一國。既須鎮壓，又置屯田，事藉兵士，同心同德。兵士既有此議，不可膠柱因循，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。除此之外，更相褒賞，明敕慰勞，以起兵募之心。若依今日以前布置，臣恐師老且疲，無所成就。

臣又見晉代平吳，史籍具載。內有武帝、張華，外有羊祜、杜預，籌謀策畫，經緯諮詢，王濬之徒，折衝萬里。樓船戰艦，已到石頭，賈充、王渾之輩，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。武帝報云：「平吳之計，出自朕意，張華同朕見耳，非其本心。」是非不同，乖亂如此。平吳之後，猶欲苦繩王濬，賴武帝擁護，始得保全。不逢武帝聖明，王濬不存首領。臣每讀其書，未嘗不撫心長歎。伏惟陛下既得百濟，欲取高麗，須外內同心，上下齊奮，舉無遺策，始可成功。百姓既有此議，更宜改調。臣恐是逆耳之事，無人爲陛下盡言。自顧老病日侵，殘生詎幾？奄忽長逝，銜恨九泉，所以披露肝膽，昧死聞奏。

上深納其言。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，與舊鎮兵交代，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，遣以招輯其餘衆。扶餘勇者，扶餘隆之弟也，是時走在倭國，以爲扶餘豐之應，故仁軌表言之。於是仁軌浮海西還。

初，仁軌將發帶方州，謂人曰：「天將富貴此翁耳！」於州司請曆日一卷，并七廟諱，人怪其故，答曰：「擬削平遼海，頒示國家正朔，使夷俗遵奉焉。」至是皆如其言。

麟德二年，封泰山，仁軌領新羅及百濟、耽羅、倭四國酋長赴會，高宗甚悅，擢拜大司憲。乾封元年，遷右相，兼檢校太子左中護，累前後戰功，封樂城縣男。三年，爲熊津道安撫大使，兼浿江道總管，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。總章二年，軍迴，以疾辭職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聽致仕。咸亨元年，復授隴州刺史。三年，徵拜太子左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。五年，爲雞林道大總管，東伐新羅。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，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。以功進爵爲公，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，州黨榮之，號其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。上元二年，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兼太子賓客，依舊監修國史。

儀鳳二年，以吐蕃入寇，命仁軌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。仁軌每有奏請，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，由是與敬玄不協。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，冀欲中傷之，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。高宗遽命敬玄代之。敬玄至洮河軍，尋爲吐蕃所敗。永隆二年，兼太子太傅。

未幾，以老乞骸骨，聽解尚書左僕射，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。永淳元年，高宗幸東都，皇太子京師監國，遣仁軌與侍中裴炎、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。二年，太子赴東都，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，仍令仁軌爲副。

則天臨朝，加授特進，復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專知留守事。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，請罷居守之任，因陳呂后禍敗之事，以申規諫。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喻之曰：「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，眇身且代親政。遠勞勸誡，復表辭衰疾，怪望既多，徊徨失據。又云『呂后見嗤於後代，祿、產貽禍於漢朝』，引喻良深，愧慰交集。公忠貞之操，終始不渝；勁直之風，古今罕比。初聞此語，能不罔然；靜而思之，是爲龜鏡。且端揆之任，儀刑百辟，況公先朝舊德，遐邇具瞻。願以匡救爲懷，無以暮年致請。」尋進封郡公。垂拱元年，從新令改爲文昌左相、同鳳閣鸞臺三品。尋薨，年八十四，則天廢朝三日，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，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賜其家實封三百戶。

仁軌雖位居端揆，不自矜倨，每見貧賤時故人，不改布衣之舊。初爲陳倉尉，相工袁天綱謂曰：「君終當位鄰台輔，年將九十。」後果如其言。仁軌身經隋末之亂，輯其見聞，著行年記行於代。

子濬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垂拱二年，爲酷吏所陷，被殺，妻子籍沒。中宗卽位，以仁軌

春宮舊僚，追贈太尉。

濬子冕，開元中，爲祕書省少監，表請爲仁軌立碑，謚曰文獻。

史臣韋述曰：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，劉則甘言接人，以收物譽；戴則正色拒下，推美於君。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，而戴氏之勣無所聞焉。嗚呼！高名美稱，或因邀飾而致遠；深仁至行，或以韜晦而莫傳。豈唯劉、戴而然，蓋自古有之矣。故孔子曰：「衆好之，必察焉；衆惡之，必察焉。」非夫聖智，鮮不惑也。且劉公逞其私忿，陷人之所不能，覆徒貽國之恥，忠恕之道，豈其然乎？

郝處俊，安州安陸人也。父相貴，隋末，與妻父許紹據硤州，歸國，以功授滁州刺史，封甑山縣公。處俊年十歲餘，其父卒於滁州，父之故吏賻送甚厚，僅滿千餘匹，悉辭不受。及長，好讀漢書，略能暗誦。貞觀中，本州進士舉，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，解褐授著作佐郎，襲爵甑山縣公。兄弟篤睦，事諸舅甚謹。再轉滕王友，恥爲王官，遂棄官歸耕。

久之，召拜太子司議郎，五遷吏部侍郎。乾封二年，改爲司列少常伯。屬高麗反叛，詔司空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，以處俊爲副。嘗次賊城，未遑置陣，賊徒奄至，軍中大駭。處俊

獨據胡床，方餐乾糒，乃潛簡精銳擊敗之，將士多服其膽略。總章二年，拜東臺侍郎，尋同東西臺三品。

咸亨初，高宗幸東都，皇太子於京師監國，盡留侍臣戴至德、張文瓘等以輔太子，獨以處俊從。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，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，請誅之。上謂處俊曰：「朕聞爲君上者，以天下之目而視，以天下之耳而聽，蓋欲廣聞見也。且天降災異，所以警悟人君。其變苟實，言之者何罪？其事必虛，聞之者足以自戒。舜立謗木，良有以也。欲箝天下之口，其可得乎？此不足以加罪。」特令赦之。因謂處俊曰：「王者無外，何藉於守禦。雖然，重門擊柝，蓋備不虞，方知禁衛在於謹肅。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，荆軻匹夫耳，而匕首竊發，始皇駭懼，莫有拒者，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？」處俊對曰：「此由法急所致，非寬慢也。」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秦法：輒升殿者，夷三族。人皆懼族，安有敢拒者？逮乎魏武，法尚峻。臣見魏令云：『京城有變，九卿各居其府。』其後嚴才作亂，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，魏武登銅雀臺遠望，無敢救者。時王脩爲奉常，聞變召車馬，未至，便將官屬步至宮門。魏武望見之，曰：『彼來者必王脩乎！』此由王脩察變知機，違法赴難。向各守法，遂成其禍。故王者設法敷化，不可以太急。夫政寬則人慢，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。聖王之道，寬猛相濟。詩曰：『不懈于位，人之攸塈，』謂仁政也。又曰：『式遏寇虐，無

俾作慝，』謂威刑也。洪範曰：『高明柔克，沉潛剛克，』謂中道也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

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，高宗將餌之。處俊諫曰：「修短有命，未聞萬乘之主，輕服蕃夷之藥。昔貞觀末年，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邏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。胡人有異術，徵求靈草祕石，歷年而成。先帝服之，竟無異效，大漸之際，名醫莫知所爲。時議者歸罪於胡人，將申顯戮，又恐取笑夷狄，法遂不行。龜鏡若是，惟陛下深察。」高宗納之，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，不服其藥。

尋而官名復舊，處俊授黃門侍郎。三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轉中書侍郎。四年，監修國史。上元元年，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。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，帝令雍王賢爲東朋，周王諱爲西朋，務以角勝爲樂。處俊諫曰：「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，恐其欺詐之心生也。伏以二王春秋尚少，意趣未定，當須推多讓美，相敬如一。今忽分爲二朋，遞相誇競。且俳優小人，言辭無度，酣樂之後，難爲禁止，恐其交爭勝負，譏誚失禮。非所以導仁義，示和睦也。」高宗矍然曰：「卿之遠識，非衆人所及也。」遽令止之。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。歲餘，兼太子賓客、檢校兵部尚書。

三年，高宗以風疹欲遜位，令天后攝知國事，與宰相議之。處俊對曰：「嘗聞禮經云：『天子理陽道，后理陰德。』則帝之與后，猶日之與月，陽之與陰，各有所主守也。陛下今欲

違反此道，臣恐上則謫見于天，下則取怪于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，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。況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二聖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陛下正合謹守宗廟，傳之子孫，誠不可持國與人，有私於后族。伏乞特垂詳納。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：「處俊所引經旨，足可依憑，惟聖慮無疑，則蒼生幸甚。」帝曰：「是。」遂止。儀鳳二年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，並依舊知政事，監修國史。四年，代張文瓘爲侍中。

處俊性儉素，土木形骸，自參綜朝政，每與上言議，必引經籍以應對，多有匡益，甚得大臣之體。侍中、平恩公許圉師，卽處俊之舅，早同州里，俱宦達於時。又其鄉人田氏、彭氏，以殖貨見稱。有彭志筠，顯慶中，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，詔受其絹萬匹，特授奉議郎〔三〕，仍布告天下。故江、淮間語曰：「貴如許、郝，富若田、彭。」

處俊遷太子少保。開耀元年薨，年七十五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荆州大都督。高宗甚傷悼之，顧謂侍臣曰：「處俊志存忠正，兼有學識。至於雕飾服玩，雖極知無益，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，皆好尚奢侈，處俊嘗保其質素，終始不渝。雖非元勳佐命，固亦多時驅使。又見遺表，憂國忘家，今既云亡，深可傷惜。」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，不視事，終祭以少牢，贈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。令百官赴哭，給靈輿，并家口遞還鄉，官供葬事。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

所贈賜及葬遞之事，高宗不許。侍中裴炎曰：「處俊臨亡，臣往見之，屬臣曰：『生既無益明時，死後何宜煩費。瞑目之後，儻有恩賜贈物，及歸鄉遞送，葬日營造，不欲勞官司供給。』高宗深嘉歎之，從其遺意，唯加贈物而已。

處俊孫象賢，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，坐事伏誅，臨刑言多不順。則天大怒，令斬訖仍支解其體，發其父母墳墓，焚爇屍體，處俊亦坐斲棺毀柩。自此法司每將殺人，必先以木丸塞其口，然後加刑，訖於則天之代。

裴行儉，絳州聞喜人。曾祖伯鳳，周驃騎大將軍、汾州刺史、琅邪郡公。祖定〔四〕，馮翊郡守，襲封琅邪公。父仁基，隋左光祿大夫，陷於王世充，後謀歸國，事洩遇害，武德中，贈原州都督，謚曰忠。

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。貞觀中，舉明經，拜左屯衛倉曹參軍。時蘇定方爲大將軍，甚奇之，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。顯慶二年，六遷長安令。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，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從此始，與太尉長孫無忌、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，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，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。

麟德二年，累拜安西大都護，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，徵拜司文少卿。總章中，遷司列少常伯。咸亨初，官名復舊，改爲吏部侍郎，與李敬玄爲貳，同時典選十餘年，甚有能名，時人稱爲裴、李。行儉始設長名姓歷牓，引銓注等法，又定州縣升降、官資高下，以爲故事。上元二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，嘗以絹素百卷，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，帝覽之稱善，賜帛五百段。行儉嘗謂人曰：「褚遂良非精筆佳墨，未嘗輒書，不擇筆墨而妍捷者，唯余及虞世南耳。」

三年，吐蕃背叛，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，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，並受元帥周王節度。儀鳳四年〔五〕，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動蕃落，侵逼安西，連和吐蕃，議者欲發兵討之。行儉建議曰：「吐蕃叛換，干戈未息，敬玄、審禮，失律喪元，安可更爲西方生事？今波斯王身沒，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，望差使往波斯册立，即路由二蕃部落，便宜從事，必可有功。」高宗從之，因命行儉册送波斯王，仍爲安撫大食使。途經莫賀延磧，屬風沙晦暝，導者益迷。行儉命下營，虔誠致祭，令告將吏，泉井非遙。俄而雲收風靜，行數百步，水草甚豐，後來之人，莫知其處。衆皆悅服，比之貳師將軍。

至西州，人吏郊迎，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。乃揚言紿其下曰：「今正炎蒸，熱坂難冒；涼秋之後，方可漸行。」都支覘知之，遂不設備。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

傑謂曰：「憶昔此遊，未嘗厭倦，雖還京輦，無時暫忘。今因是行，欲尋舊賞，誰能從吾獵也？」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。行儉假爲畋遊，教試部伍，數日，遂倍道而進。去都支部落十餘里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，外示閑暇，似非討襲，續又使人趣召相見。都支先與遮匐通謀，秋中擬拒漢使，卒聞軍到，計無所出，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，遂擒之。是日，傳其契箭，諸部酋長悉來請命，並執送碎葉城。簡其精騎，輕齎曉夜前進，將虜遮匐。途中果獲都支還使，與遮匐使同來。行儉釋遮匐行人，令先往曉喻其主，兼述都支已擒，遮匐尋復來降。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，擒都支、遮匐而還。高宗廷勞之曰：「比以西服未寧，遣卿總兵討逐，孤軍深入，經途萬里。卿權略有聞，誠節夙著，兵不血刃，而兇黨殄滅。伐叛柔服，深副朕委。」尋又賜宴，謂行儉曰：「卿文武兼資，今故授卿二職。」即日拜禮部尚書，兼檢校右衛大將軍。

調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溫傅反，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，衆數十萬。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，反爲所敗。於是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，率太僕少卿李思文、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，并西軍程務挺、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，連亙數千里，並受行儉節度。唐世出師之盛，未之有也。

行儉行至朔州，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，兵多餒死，遂詐爲糧車三百乘，每車伏壯士五

入，各齎陌刀、勁弩，以羸兵數百人援車，兼伏精兵，令居險以待之。賊果大下，羸兵棄車散走。賊驅車就泉水，解鞍牧馬，方擬取糧，車中壯士齊發，伏兵亦至，殺獲殆盡，餘衆奔潰。自是續遣糧車，無敢近之者。及軍至單于之北，際晚下營，壕塹方周，遽令移就崇岡。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，不可勞擾，行儉不從，更令促之。比夜，風雨暴至，前設營所水深丈餘，將士莫不歎伏。賊衆於黑山拒戰，行儉頻戰皆捷，前後殺虜不可勝數。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，以其首來降；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，餘黨走依狼山。

行儉既迴，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，與溫傅合勢鳩集餘衆。明年，行儉復總諸軍討之，頓軍於代州之陘口，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傅，令相猜貳。伏念恐懼，密送降款，仍請自效。行儉不泄其事，而密表以聞。數日，有煙塵漲天而至，斥候惶惑來白，行儉召三軍謂曰：「此是伏念執溫傅來降，非他。然受降如受敵，但須嚴備。」更遣單使迎前勞之。少間，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傅詣軍門請罪，盡平突厥餘黨。高宗大悅，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。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，上言：「伏念爲總管程務挺、張虔勗子營逼逐〔六〕，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，窘急而降。」由是行儉之功不錄，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。行儉歎曰：「渾、濬前事，古今恥之。但恐殺降之後，無復來者。」因稱疾不出，以勳封聞喜縣公。

永淳元年，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，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，率十將軍以討之。師未

行。其年四月，行儉病卒，年六十四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獻。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，五六年間，待兒孫稍成長日停。中宗卽位，追贈揚州大都督。有集二十卷，撰草字雜體數萬言，並傳於代。又撰選譜十卷，安置軍營、行陣部統、克料勝負、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，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，並密收入內。

行儉尤曉陰陽、算術，兼有人倫之鑒，自掌選及爲大總管，凡遇賢俊，無不甄採，每制敵摧兇，必先期捷日。時有後進楊炯、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，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，引以示行儉，行儉曰：「才名有之，爵祿蓋寡。楊應至令長，餘並鮮能令終。」是時，蘇味道、王勮未知名，因調選，行儉一見，深禮異之，仍謂曰：「有晚年子息，恨不見其成長。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，願記識此輩。」其後相繼爲吏部，皆如其言。行儉嘗所引偏裨，有程務挺、張虔勗、崔智辯、王方翼、党金毗、劉敬同、郭待封、李多祚、黑齒常之，盡爲名將，至刺史、將軍者數十人。其所知賞，多此類也。

行儉嘗令醫人合藥，請犀角、麝香，送者誤遺失，已而惶懼潛竄。又有敕賜馬及新鞍，令史輒馳驟，馬倒鞍破，令史亦逃。行儉並委所親招到，謂曰：「爾曹豈相輕耶？皆錯誤耳。」待之如故。初，平都支、遮匐，大獲瓌寶，蕃酋將士願觀之，行儉因宴設，遍出歷示。有馬腦盤，廣二尺餘，文彩殊絕。軍吏王休烈捧盤，歷階趨進，誤躡衣，足跌便倒，盤亦隨碎。

休烈驚惶，叩頭流血，行儉笑而謂曰：「爾非故也，何至於是。」更不形顏色。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，駝馬稱是，並分給親故幷副使已下，數日便盡。少子光庭，開元中爲侍中，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。

光庭早孤。母庫狄氏，則天時召入宮，甚見親待，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。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，左遷郢州司馬。開元初，六遷右率府中郎將，擢授司門郎中。歲餘，轉兵部郎中。光庭沉靜少言，寡於交遊，既歷清要，時人初未許之。及在職，公務修整，衆方歎伏焉。

十三年，將有事于岱岳，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，京師空虛，恐夷狄乘間竊發，議欲加兵守邊，以備不虞，召光庭謀兵事。光庭曰：「封禪者，所以告成功也。夫成功者，恩德無不及，百姓無不安，萬國無不懷。今將告成而懼夷狄，何以昭德也？大興力役，用備不虞，且非安人也。方謀會同而阻戎心，又非懷遠也。有此三者，則名實乖矣。且諸蕃之國，突厥爲大，贄幣往來，願修恩好有年矣。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，必欣然應命。突厥受詔，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。雖偃旗息鼓，高枕有餘矣。」說曰：「善。吾所不及矣。」因奏而行之，尋轉鴻臚少卿。東封還，遷兵部侍郎。

十七年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尋兼御史大夫。無幾，遷黃門侍郎，依舊知政事。從巡五陵迴，拜侍中，兼吏部尚書，又加弘文館學士。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，上表獻之，手制褒美，賜絹五百匹，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，以重其諷誡之意。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、拾遺張琪、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等〔七〕，令直弘文館，撰續春秋傳。上表請以經爲御撰，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爲之作傳，上又手制褒賞之。光庭委筆削於李融，書竟不就。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，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僚詳議。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，若有改易，恐貽後學之誚，密奏請依舊爲定，乃下詔停百僚集議之事。二十年，扈從祠后土，加光祿大夫，封正平男。尋卒，年五十八，優制贈太師，輟朝三日。

初，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。及爲吏部，奏用循資格，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，其流外行署，亦令門下省之。光庭卒後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，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。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，爲光庭腹心，專知吏部選官，每麟之裁定，光庭隨而下筆，時人語曰：「麟之口，光庭手。」

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，以其用循資格，非獎勸之道，建議謚爲「克」，時人以爲希嵩意旨。上聞而特下詔，賜謚曰忠獻，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。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，

論之曰：春秋之義，諸侯死王事者，葬之加一等，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。爰至漢、魏，則襚之印綬，寵被窀穸，唯德是褒，豈虛授也！近代已來，寵贈無紀，或以職位崇顯，一切優錫，或以子孫榮貴，恩例所加，賢愚虛實，爲一貫矣。裴光庭以守法之吏，驟登相位，踐歷機衡，豈不多愧，贈以師範，何其濫歟！張燕公有扶翊之勳，居講諷之舊，秩躋九命，官歷二端，議者猶謂贈之過當；況光庭去斯猶遠，何妄竊之甚哉！蓋名器假人，昔賢之所惋也。

史臣曰：昔晉侯選任將帥，取其說禮樂而敦詩書，良有以也。夫權謀方略，兵家之大經，邦國繫之以存亡，政令因之而強弱，則馮衆怙力，豨勇虎暴者，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！故王猛、諸葛亮振起窮巷，驅駕豪傑，左指右顧，廓定霸圖，非他道也，蓋智力權變，適當其用耳。劉樂城、裴聞喜，文雅方略，無謝昔賢，治戎安邊，綽有心術，儒將之雄者也。天后預政之時，刑峻如壑，多以諛佞希恩；而樂城、甑山，昌言規正，若時無君子，安及此言？正平銓藻吏能，文學政事，頗有深識。而前史譏其謬謚，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！非通論也。

贊曰：殷禮阿衡，周師呂尚。王者之兵，儒者之將。樂城、聞喜，當仁不讓。管、葛之

譚，是吾心匠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書空畫地　「畫」字各本原無，據冊府卷三八八、新書卷一〇八劉仁軌傳補。

〔二〕萬乘之尊　「尊」字各本原作「恩」，據御覽卷八三一、冊府卷五四二改。

〔三〕奉議郎　「議」字各本原作「義」，據本書卷四二職官志、御覽卷四七一改。

〔四〕祖定　各本原作「祖定高」，「高」字衍，據隋書卷七〇裴仁基傳、張九齡裴光庭神道碑刪。

〔五〕儀鳳四年　「四」字各本原作「二」，據本書卷五高宗紀、通鑑卷二〇二改。

〔六〕上言伏念爲　以上五字各本原在「總管程務挺、張虔勗」之後，據本書卷八三程務挺傳、卷八七裴炎傳、通鑑卷二〇二改。

〔七〕著作佐郎　「佐」字各本原作「左」，據新書卷一〇八裴光庭傳、合鈔卷一三五裴光庭傳改。